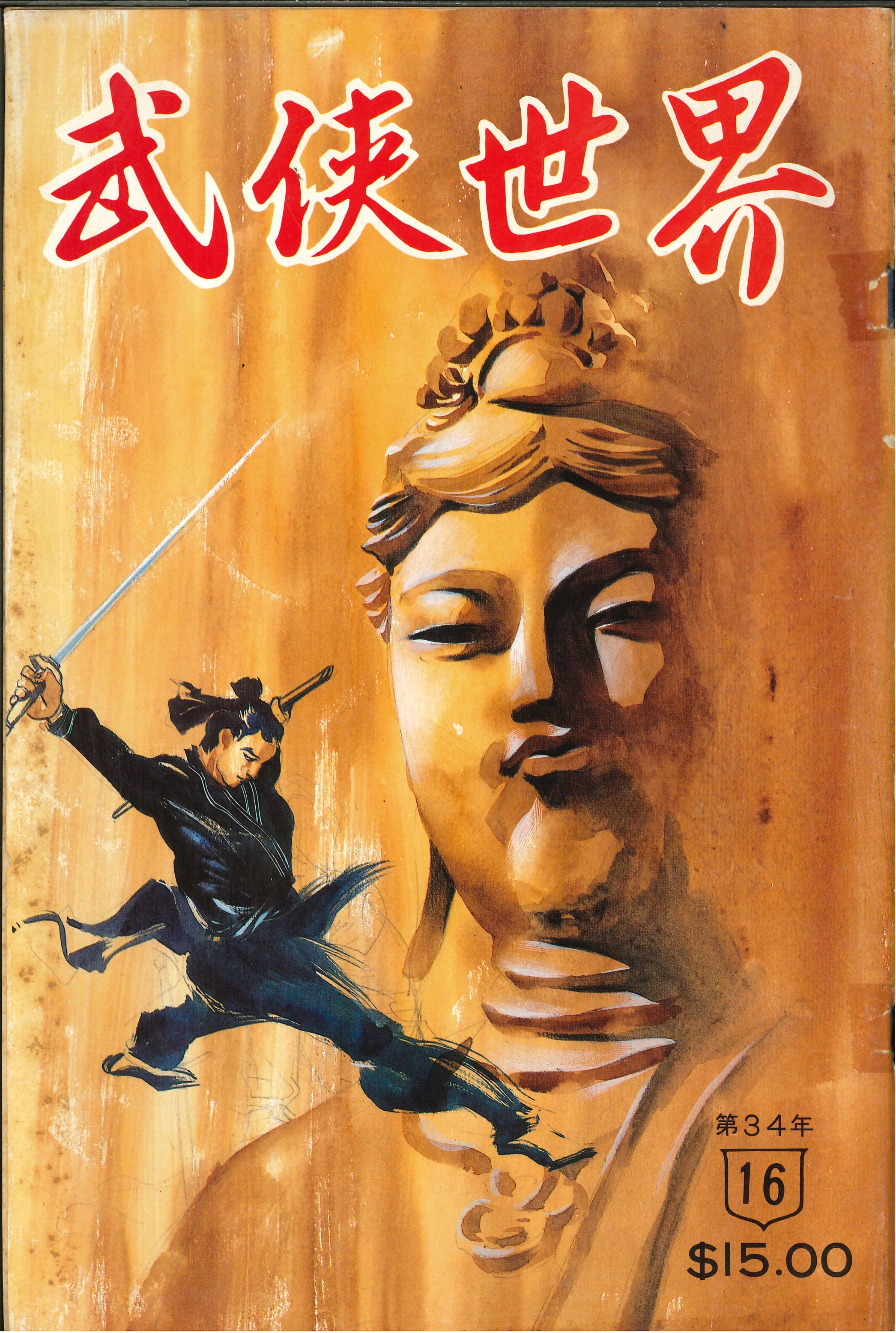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16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之「鬼域」。連戰勇少俠與夏侯蓉小姐情投意合，彼此相愛。因連戰勇非武林世家之後，莊主夏侯捷威極力反對。當夏侯莊教頭與莊丁們圍殺連戰勇的危急關頭，他突被「鬼域」帮的人搶擄而去，從此身陷鬼域，被逼做殺人工具。「鬼王」故意殺了俠士朱重慶一家數十口，嫁禍給他，使他被江湖人當作公敵追殺……連戰勇心存江湖道義，個人榮辱生死事小，與衆豪傑一齊對付「鬼王」……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打鬥場面激烈，鬼王下場如何，一讀便知。

*　　　*　　　*

鐵馬先生所著的短篇小說「紅燈殺手」在今期刊出，故事題材新穎，曲折緊張，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金玉蓮先生所撰著的「碼頭風雲」，故事內容精采，屆時請留意！

溫瑞安撰著的中篇故事「驚艷一槍」也將於下期起連載刊出。

81.8.26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6期
（總號172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俠義愛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鬼域

比翼雙飛　棒打鴛鴦

連戰勇跟襲擊他的那個人從岸上激鬥到水中——一隻翻轉了的小舟上。

兩個人都受了傷。

連戰勇於那人驟然出手襲擊他的時候，左背上便被刺出一道約半尺長短的傷口，皮破肉翻，鮮血直冒。

原來，當時他正站在岸邊，全神注視着水面上的一幅奇景——一條手臂粗細的水蛇正在跟一隻兇猛的魚鷹爭奪一條約有一斤重的草魚，水蛇噬咬住草魚的腹部，魚鷹尖利的腳爪攫抓住草魚的背鰭部位，互相爭持着，那條魚則在拚命掙扎——擺動尾部，濺起一片水花，而魚鷹則也不相讓，奮力爭奪，魚鷹奮力振翅，連魚帶蛇拉出水面，可惜却後力不繼，一下子又被蛇拉回水中，幾乎將魚鷹也拉入水中，如是者反反覆覆，誰也不肯放手，爭鬥得異常激烈。

這種情景，確是難得一見，連戰勇便是頭一遭看到，不禁看得出神……

偷襲他的人就在那個時候向他出手。

事前一點徵兆也沒有，附近不但一點動靜也沒有，亦沒有半個人影。

襲擊他的那個人彷彿是從空氣中幻化出來的，那樣神奇地出現，一劍向連戰勇的背心刺去。

連戰勇在背心被劍尖刺中的利那，才驚覺到有人向他出手。驚震之下，身子一擰一偏，刺向他背心的劍尖便在他的背上刺出一道二三分深的血口來。

負痛之下，連戰勇發出一聲厲吼，身形往前斜標出數丈之外，身形疾轉的利那，長劍出鞘，往前一撤，恰好將刺來的一劍撤擋開。



兩個人都是用劍，均在劍上有很高的造詣，因此，兩人交上手後，便鬥得激烈燦爛。

襲擊連戰勇的人，身穿一襲跟樹皮一色的黑黑褐褐的勁衣，劍上也塗上同一的顏色，乍看上去，就像是一棵會動的樹。

這一身裝扮，絕無疑問，那人是偽裝一棵樹，或是匿在樹上，因此，連戰勇並沒有發現那人。

那人的劍法好惡毒，每一招皆足以取人性命，就像毒蛇噬人一樣，祇要被噬中，便會叫人死去。

連戰勇暗暗心驚，他在江湖上行走了這麼些年，還是頭一次領教到這麼惡毒的劍法。但是，他不知道那人使的是那一個門派的劍法。

換言之，他不可能從那人的劍法上，判斷出那人的來歷。

雖然負了傷，還好不算傷得太重，加上他身手本就不凡，再加上他那一套獨步武林的靈蛇劍法，總算抵擋住那人的一輪急攻，於五十招過後還賣個破綻，在那人的左脅下刺了一劍，雖然刺得不深，總算扯個平手。

那人受傷之後，攻勢更狂，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連戰勇馬上落在下風。

可是，他很快便扳回劣勢，漸漸再佔上風。

那人似乎不想逃，想脫身祇怕也不容易，咬着牙根跟連戰勇拚鬥，令到連戰勇一時間奈何他不得。

那人從岸上先掠到水中那隻覆轉的小舟上面。

連戰勇緊追不捨，亦追掠上小舟上，又在那不到七尺長的舟底上激戰。

他一定要擊敗那人。

祇有將那人擊敗、制住，才能夠從那人的口裏查問出那人要殺他的因由。

——連那人的姓名及來歷皆不知道，連戰勇當然不知道那人殺他的原因。

那人本來可以借水遁逃，但他沒有那樣做，在連續被連戰勇在他身上刺了兩劍後，仍然兇猛地拚鬥。

兩人從小舟上鬥到空中——自小舟上掠起，在空中迅快地交手七八招。

「鏗」一聲，兩人全力拚了一招，那人身形一翻，往小舟翻墮下去。

連戰勇亦被震得凌空往上翻起，但立刻順勢往下衝掠，其勢有若老鷹攫小雞般，掠衝向那人。

那人大可以在掠落小舟上的剎那，斜躍入水中，但他沒有那樣做，居然才墮落在小舟上，立刻借腳下一點之力，人劍有如衝天炮般，向着掠衝下來的連戰勇衝射上去！

那是與敵俱亡的拚法。

連戰勇似乎不懼那人的拚命，勢式不變，直向衝射上來的那人掠衝下去。

霎時間，兩人「撞」上。

兩人都同時大叫一聲，連戰勇身形於那霎間倏地往外擰轉開去，往下疾墮下去，那人亦於大叫聲中，往上衝起的身形倏地一窒，接有如大石下墮般，往下跌落下去。

兩人的身上都有血濺出。

「砰」一聲，那人墮跌在小舟上，翻覆的小舟頓時被擊得往下沉去。

連戰勇一腳點落翹起的那一頭——舟尾上，橫身探手，一把抓住沉落水中的那人的頭髮——髮髻，喝一聲「起！」腳下在翹起的舟尾上一點，「嘩啦」聲中，自水中拉起那人，往岸上掠去。

帶着那人以及那人身上洒濺起

來的大片水花，連戰勇堪堪躍掠上岸上，就重重地跌在傾斜的岸邊，痛得他哼了一聲，仆在那裏直喘氣。

原來，他受傷不輕。

他的左肋上捱了一劍，傷口鮮血直流。

那人傷得比連戰勇還重——腹腔上被刺出一個血洞來，湧流出來的鮮血幾乎染紅了他的下半截衣衫，染紅了他身下的泥土青草。

那人雙眼緊閉、出氣多入氣少，看樣子那人可能活不了。

兩人是在空中「撞」上的刹那，互相吃了對方的一劍，連戰勇若不是於「撞」上的霎時，身子往外一擰，被刺中的便不是左肋，而是胸腹要害部位，可能傷得比那人還要重。

喘了幾口氣，他馬上爬起身，伸手用力摑那人的臉頰。「喂！醒醒，張開眼聽我說話！」

連摑了七八下，那人才有反應——眼皮顫動了兩下，口裏發出一聲呻吟，慢慢張開眼來。

連戰勇一手捂住肋下的傷口，大聲說道：「快說，你是什麼人？爲何要刺殺我？」

那人忽然張大眼，嘴唇連連噏動，但却沒有聲音發出。

連戰勇將耳朵湊到那人的嘴巴前，仍然聽不到那人究竟說什麼，急得他大叫道：「說呀！說大聲點！」

那人雙眼睁得大大的，吃力地噏動嘴巴，終於說出話來：「我…… 我…… 不 會 對 你……說……」陡地一口血自口裏吐出來，幾乎吐在連戰勇的臉上，幸好他及時閃避開去。

看一眼那人，祇見那人雙眼大睜，口微張，寂然不動了。

——他果然活不了。

連戰勇不由脫口咒罵那人。「該死的傢伙，爲何不將話說出來，才咽氣呀！」

陡地，他「喔」一聲發出一聲痛叫，原來他大聲說話咒罵的關係，牽動了他左肋上的傷口，痛得他直吸冷氣。

「眞倒霉！」他邊動手往左肋上的傷口敷上金創藥，邊自言自語。「莫名其妙的，差點死在那傢伙的劍下，却連他是什麼人，因何要刺殺我也不知道，這口氣怎咽得下？」

草草將肋上的傷口包紮好，連戰勇立刻動手在那人的身上搜起來。

他想從那人的身上，搜出一些有用的東西——能夠查出其身份來歷的物品。

結果，他從那人的身上搜出幾片金葉子和幾塊碎銀，別的什麼也搜不到。

他既失望又生氣，罵了一句粗話，從那人的身上撕下一塊濕淋淋的衣布，抹去那人臉上的僞裝。

看到那人的眞面目後，連戰勇仍然很失望——他仍然不能夠從他的眞面目上認出他是什麼人。

那人的樣貌很普通，年紀約三十上下，連戰勇根本就不認識那個人，而且，也沒辦法從那人的身上查出他要知道的事情。

歇了一會，他將那人推落水中，看着流水將那人的屍體順流帶走，口裏自言自語道：「本想埋了你，奈何我幾乎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祇好將你水葬。去吧，我不恨你，但我會查出因由！」

看着那具屍體被流水帶出老遠，連戰勇才艱難地站起身，仰頭看一眼天色，接擰頭往身後那個方向望去，口裏嘟喃一句：「太陽快下山了，怎麼還不來？莫非她也遭遇到什麼意外？」

一念及此，他頓時慌張起來，忘了身上的傷痛，手上緊緊握住那把劍，快步往身後那個方向走去。

那知道才走了兩步，腳下一踉蹌，幾乎跌倒，忙以劍拄地，總算穩住身子，但却痛得他臉上扭眉歪鼻，連連透氣。

用力吸一口氣，他又忍痛前行。

大概他傷得實在太重，走不了幾步，終於跌倒。

在地上歇了一會，他又吃力地站起來。

一聲呼喚突然傳來：「連大哥，你怎麼哪？身上滿是血，怎會受傷的？」

連戰勇聞聲色然而起，抬頭往前望去，口裏低叫一聲：「蓉蓉，妳終於來了！」喜極忘形之下，忘了自己身上的傷痛，搶步向前走去。

才走出一步，他便痛叫一聲，又跌倒下去。

「連大哥！」一個女子驚呼着自前路向連戰勇奔來，臉上滿是驚急之色。

連戰勇忍痛掙扎着想站起來，口裏叫道：「蓉蓉！別驚慌，我沒事……」

那女子像一陣風般奔到連戰勇身前，一把將他抱住，既心痛又着慌地道：「連大哥，怎會傷成這個樣子的？還說不要緊……」

連戰勇用力摟住那女子，激動地道：「蓉蓉，見到你眞好……眞擔心妳……現在好了……我沒事，受了一點傷，算不了什麼……」

那女子——蓉蓉却一臉緊張之色。「還說一點傷？你走也走不動了，快讓我看看。」突然發出一聲驚叫。「不要緊？背上也受了傷！」

縮回手看一眼，手上滿是血。

原來，連戰勇背上的傷口因他走動的關係，本已凝結的傷口又崩裂開來，鮮血沁湧出來。

蓉蓉放開連戰勇，仔細瞧看一遍前後的傷口，大驚失色道：「發生了什麼事？傷得這樣厲害，來，我扶你到那邊的樹下，替你料理傷口。」說着話，扶起連戰勇，向右邊不遠處的一棵樹下走去。

連戰勇想說話，蓉蓉橫他一眼。「什麼也別說，待我替你包紮好傷口後，再慢慢說。」

連戰勇聽話地閉上嘴巴。

花了好一會工夫，蓉蓉總算替連戰勇料理好身上的傷口，透口氣，坐在連戰勇的身旁。「現在你可以說了，發生了什麼事？」

連戰勇靠在樹身上，長長吐口氣。「有人想刺殺我，到頭來，反被我殺了。」將經過的情形一五一十說給蓉蓉聽。「過了時候妳還未來，眞叫我擔心……看到妳無恙，我才放下心來。」說話時，深情地輕輕握住蓉蓉一隻手。

蓉蓉白了連戰勇一眼，薄責道：「傻瓜，你自己傷成這個樣子，不擔心自己，却擔心我……」感動得不由摟住連戰勇。

連戰勇臉上綻出幸福的笑容，低頭在蓉蓉的鬢髮上親了一下，陶醉地道：「妳是我……最愛……怎不擔心妳……」

蓉蓉激動得用力摟住連戰勇。「連大哥……你對我……太好了，我不要你這樣，萬一你……我怎辦？」

連戰勇心裏熱騰騰的，熱情地抱住蓉蓉。「爲了妳……我不會……那樣容易死的，我要跟妳一生一世在一起，永不分開。」

「嗯。」蓉蓉閉上眼，夢囈般道：「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生死與共……」

兩人迷醉地摟抱着，渾忘一切，半晌，蓉蓉先從迷醉中醒過來，輕輕舒口氣，吹在連戰勇的臉上。「連大哥，無緣無故的，那個人怎會刺殺你？實在叫人猜不透……赫！會不會是我爹派人……」她忽然失聲叫起來。

連戰勇搖頭道：「妳爹雖然一直反對我跟妳來往，但祇限於反對，從來沒有對我怎樣，這一次妳離家跟我一起到別處去，妳爹應該毫不知情。要不，妳也不可能來這裏跟我會合，妳爹又怎可能事先派人來這裏刺殺我？」

蓉蓉點頭道：「我爹雖則一直反對我跟你來往，但却不至於要置你於死地，我爹若要那樣做，早已向你下手，不會等到現在。」

一頓，接又道：「猜不透的事情，不要再費神去猜了，先離開這裏，找個地方讓你養傷，待養好傷再說。」

連戰勇點點頭，蓉蓉馬上將他扶起來。「連大哥，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連戰勇想想，說道：「先到離這裏約七八里外的龍珠鎭去，那裏是去隆中的必經之路，待我的傷稍癒，馬上趕去隆中。」

「連大哥，你支持得了嗎？」蓉蓉邊扶連戰勇起來，邊關心地問。

連戰勇深吸一口氣。「別擔心，那人殺不了我，七八里路難不倒我的。」

「你就是好勝要强。」蓉蓉白他一眼。「希望在路上遇到一輛馬車，你不用走得那樣辛苦。」

連戰勇笑笑。「妳也不用那樣吃力。」忍不住在蓉蓉的臉上親了一下。

蓉蓉啐了他一口，含笑扶着連戰勇往前走。

* * *

夏侯捷威的大名，在方圓百里內，相信無人不知。

夏侯捷威乃是夏侯家的主人。

夏侯家不但是當地的首富，亦是當代武林道上第一把交椅的武林世家。

傳到夏侯捷威這一代，已經是第五代。

能夠在當地的武林道上屹立五代而不衰、不倒，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傳到夏侯捷威這一代，更加發揚光大，更上一層樓，夏侯家的威名更盛。

每當想及夏侯家在自己手上威名更盛，夏侯捷威便禁不住沾沾自喜，意氣風發。

可是，世間事很難有十全十美的，夏侯捷威雖然威風八面，近日却遇上一件不大如意的事。

那件事令到他心煩不已。

每當想起那件事，他心裏便不由氣惱起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令到他如此心煩氣惱？

夏侯捷威有四子一女。

長子夏侯嵩、次女夏侯蓉、三子夏侯嶽、四子夏侯川、五子夏侯海。

長子夏侯嵩年方二十，已婚，妻方氏。小夫妻恩愛異常，而夏侯嵩雖然年紀輕輕，已得乃父七八分眞傳，見過他的人，沒一個不讚一句「年少有爲」的。夏侯捷威對長子因而期望甚高。

四子一女中，夏侯捷威最疼的是二女夏侯蓉。

那大概是基於物以罕爲貴這個原因吧。五個孩子之中，祇有一個是女的，那仿如鷄羣中出了一隻鶴，自然較爲突出、寶貴了。

事實上，夏侯捷威夫婦對那唯一的女兒鍾愛有加，而夏侯蓉亦生得俏麗可人、慧巧過人，確實討人喜歡，不單父母鍾愛她，就是她的四個兄弟也很寵愛她，凡事都讓着她。

因此，夏侯蓉不但是家裏的寵兒，也是地方上的一隻鳳凰。

一直以來，夏侯家風平浪靜，微波不興，可是，自從那個連戰勇出現後，仿似在寧靜的水潭中投下了一塊石，濺起水花，令到夏侯捷威開始替女兒操心起來。

本來，夏侯捷威對連戰勇這個年輕人頗有好感，事實上，連戰勇確是人材出衆，武功人品俱佳。可是，自從他與女兒夏侯蓉相識，進而過從甚密後，夏侯捷威心裏便不快樂，而且加以反對。

說起來，夏侯捷威對連戰勇這個年輕人頗爲欣賞的，可是，當他知道女兒跟連戰勇來往後，他便對連戰勇改變了看法，大力反對女兒跟連戰勇來往，甚至不歡迎連戰勇到他家裏走動，對女兒的管束也嚴起來，不准她跟連戰勇見面。

不過，無論怎麼嚴，還是有個限度——總不能將女兒鎖起來關在房中，對女兒的鍾愛，教他狠不下心對女兒太過份。

男女之間的情愛是很奇妙的，也是不可理喻的，就像春天破土而出的新芽，無法阻擋，禁也禁不住，夏侯蓉和連戰勇的情形就是那樣，家裏越反對，夏侯蓉感受的壓力越大，反抗之心也越大，表面上，她沒有再跟連戰勇見面，暗地裏，千方百計跟他在一起，而且，兩人的感情還因此而有增無減。

終於，發生了事情。

晚飯時，家裏的人四處都找不到夏侯蓉，起先，還以爲她去了那裏趕不及回來，後來那個一直侍候夏侯蓉的婢女小荷在房中發現小姐留下的一封信函，急急拿去交給夏侯捷威，夏侯捷威心裏頓感不妙，急忙拆開信函閱看，氣、惱、急得他差點跳起來，怒叫一聲：「這還得了！」

妻子趙氏看在眼內，已知不妙，着慌地道：「老爺，蓉兒在信上寫些什麼？」

「她說要到江湖上去闖蕩，見識一下！膽大妄爲，不知天高地厚！」一手將信遞給妻子。「她一個女孩子家到江湖上去闖蕩，太危險了，我要馬上派人去找她回來！」跟着高聲向外大叫：「快去叫張總管來！」

外面有人答應一聲，匆匆去找總管張文樂。

長子夏侯嵩跟三個兄弟都被姐妹夏侯蓉的「出走」消息弄得呆住。

那太叫他們感到意外了。

他們作夢也想不到夏侯蓉會這樣做。

趙氏匆匆看過那張信箋，不知所措地道：「老爺……不能讓蓉兒到江湖上去闖蕩……她根本不知江湖險惡，萬一她有什麼……怎辦？一定要將她找回來啊！」

夏侯捷威正想說話，一人自外急急走入，垂首向他說：「莊主召文樂何事？」

夏侯捷威轉身面對總管張文樂。「文樂，馬上派人四出追尋蓉兒的下落，務必將她找回來。」

張文樂答應一聲，退出外面，分派人手。

「爹，二妹會不會跟連戰勇……私奔？」夏侯嵩猶豫了一下，才將憋在心裏的話說出來。

夏侯捷威雙眼一睜。「這個，爹早已想到了，九成九蓉兒是受了連戰勇的迷惑，才幹出這種事來。」

趙氏驚急地叫起來。「老爺，這件事若是眞的，傳出去，夏侯家還有……蓉兒日後……怎樣嫁……出去啊？千萬要盡快找她回來，要不……哎唷……如何是好啊！」

夏侯捷威聽妻子那麼說，心裏越加惱怒煩燥，禁不住喝道：「別再說了！還不夠煩嗎！」一摔袖子，大步走出廳外。

趙氏與四個兒子和一個媳婦見夏侯捷威發怒，全都呆住，那頓飯也沒有心情吃了。

夏侯捷威走出外面，來到前院，看到數十騎人馬正紛紛上馬，忙喝一聲：「且慢！」

張文樂扭頭看到莊主走來，立刻舉手向數十騎人馬高聲叫道：「等一等！」

數十騎人馬全停下來，全都看着快步走前來的夏侯捷威。

夏侯捷威沉着一張臉，走到張文樂的身旁，掃了那數十騎一眼，才張口沉聲說道：「留心聽着，一定要將蓉兒找回來！若發現那個姓連的跟她在一起，將姓連的格殺或是活捉回來！」

數十騎呼應一聲，倒也聲勢雄壯。

夏侯捷威看到數十騎人强馬壯，心裏稍慰，揮手道：「去吧！」

數十騎又是一聲呼應，魚貫馳出大門，蹄聲由慢至急，而至迅雷驟發般，由近而遠，由急驟而漸隱。

* * *

連戰勇跟蓉蓉——夏侯蓉並沒有去到龍珠鎮。

他倆在距龍珠鎮約三里遠的一個小村子內的一戶人家裡養傷。

他倆不去龍珠鎮，却在那個小村子內養傷，全因爲連戰勇傷勢太重的關係，支持不到龍珠鎮，便暈倒過去，夏侯蓉祇好央求一個遇上的農人幫忙背起連戰勇，返回那個農人的家中，讓連戰勇躺一會。

那個農人很熱心，眼見連戰勇傷得那麼重，好心地留兩人住下來，待他養好傷再走。

夏侯蓉也知道連戰勇傷得那樣重，不宜走動，接受那農人的好意，便住下來。

也幸虧他倆在那戶農家留下來養傷，若兩人到了龍珠鎮，便逃不過被夏侯捷威派出的人找尋到。

原來，夏侯家派出的其中一撥人馬夤夜找到龍珠鎮，在鎮上找遍了大小各家客棧，翌日再在鎮上找了半天，找尋不到兩人的踪影，才離開鎮上，繼續在前路追尋下去。

在床上躺了兩日，連戰勇的傷好了很多，但仍不宜下床走動。

夏侯蓉見連戰勇精神好了很多，放心不少，吃過午飯後，扶連戰勇坐起來，靠在床上，跟他說話解悶。

連戰勇握住夏侯蓉的手，輕聲道：「蓉蓉，這兩日要妳日夜照顧我……辛苦妳了。」

夏侯蓉抿嘴一笑。「連大哥，祇要你的傷快些痊癒，我辛苦一點算不了什麼，以後不准你再這麼說。」

連戰勇感動地道：「蓉蓉，妳眞好……」

夏侯蓉輕輕摸一下連戰勇的手背，柔柔地道：「你也很好啊……我不對你好，對誰好啊！」

連戰勇稍爲用力握住夏侯蓉的手。「蓉蓉，能夠跟妳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氣，也是最快樂的。」

夏侯蓉含羞低下頭，甜甜地笑了。

半晌，她忽然抬起頭，帶點擔心地道：「我留書出走，不知爹娘知道之後……還有幾個兄弟，擔心我……令到他們憂急得……茶飯不思……我越想越覺得……有點後悔。」說着話，雙眼紅起來。

連戰勇忙道：「蓉蓉，我明白妳的心情，要是妳捨不得離開家裏人，明天妳便返回家裏，我在這裏再養兩三日傷，獨自趕去隆中，辦完事後，便趕回來見妳。」

夏侯蓉連連搖頭。「不！我要跟你去隆中，說好了的，我不會變卦，第一次一個人離家出外，心裏總不免有點掛念家裏的人。」

連戰勇道：「蓉蓉，不要勉強自己啊……」

夏侯蓉又搖搖頭。「之前，我想清想楚，才下決心跟你去隆中的，半點也沒有勉强自己……我祇不過有點擔心……我爹會……一定會……派人四出找尋我，萬一被找到，不但去不成隆中，祇怕……也不會放過你，會誤會是你教唆我離家出走的。」

「妳爹娘視妳如珠如寶，忽然間不見了妳，他們不焦急擔心才怪，一定會派人四出找妳回去，妳爹一向不准妳跟我來往，若被他知道妳跟我在一起，一定不會放過我，不過，我不擔心妳爹對我怎麼樣，祇要跟妳在一起，我什麼也不怕。」

一頓，接又道：「眞不明白，妳爹怎會一直反對我跟妳來往？妳爹起先對我不錯的啊！」

夏侯蓉眨動一下長長的眼睫毛。「我也不明白，曾經問過娘親，她却不肯說。」

「不要說它了。」連戰勇有點疲乏地噓口氣。「總有明白的一天的。」

夏侯蓉看出連戰勇有點疲累，體貼地道：「你累了，躺下歇一會吧。」說着，動手扶他躺下去。

連戰勇閉上眼，握住夏侯蓉的手却不放開。「蓉蓉，我不累……」

夏侯蓉將另一隻手覆在連戰勇的手背上，柔聲道：「你累了，好好躺一會吧，我坐在這裏陪你。」

連戰勇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蓉蓉，妳眞好，妳對我太好了……」

* * *

帶領一撥人馬往龍珠鎮那一路搜下去的，是在夏侯家任護莊教頭一職的尤進。

像尤進這種護莊教頭，夏侯家一共有八個，在江湖上都是薄有名氣的人，武功都有兩下子。

在龍珠鎮連番搜查都沒有所獲，於吃過午飯後，尤進下令離鎮往前路搜尋下去。

路上，他又將二十騎人馬分成四撥，作扇面形往前搜尋，每一撥人馬若有發現，馬上發放訊號通知另外三撥人馬趕去會合，如是者一直搜出百里外，仍然毫無發現。

那已經花了他們兩日時間。

搜尋了百里遠，都找尋不到夏侯蓉，再追下去，亦未必找尋到，夏侯蓉極可能不是往這個方向走，可能往另外三個方向的其中一個方向走，說不定，另外三撥的其中一撥人馬已找到夏侯蓉，思想了一遍後，尤進下令折返回去。

折返龍珠鎮時，夜已深，尤進眼見人疲馬乏，下令在鎮上住宿一宵，明早才趕返夏侯家。

天剛亮，尤進便醒過來。

他是被突如其來的一下「罵」聲驚醒過來的。

由於職責(負責保護夏侯莊)的關係，尤進早已培養成一種警醒的本能，縱使在熟睡之中，祇要稍有風吹草動，都會霍然驚覺——醒過來。

聲響來自窗門上。

尤進馬上下床，順手抽出放在床頭枕畔的利刀，一個箭步竄到窗旁，疾喝一聲：「誰？」

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吸口氣，尤進運勁發出一掌，擊向關起來的窗門。

「篤」一聲，兩扇窗門應聲被震開來，窗外那裏有人？

尤進仍然不敢大意——貿然躍出窗外查看，等了一會，才大喝一聲。

住在左右兩邊房間的人——他率領的那些莊漢，大概被尤進那一聲喝驚動了，於一陣吆喝聲中，衝出十多個執刀握槍漢子，撲向尤進的房間。

「尤教頭，什麼事？」

尤進見手下起來，頓時膽氣陡壯，躍出窗外，四顧一下，不要說人，鬼影也沒有一隻。

不過，他卻發現被震開反彈回去的一扇窗門上，插着一把祇有三寸長短的飛刀，刀上穿着一個摺起來的紙摺！

至此，他明白了剛才那「篤」的一聲響，原來是飛刀插在窗門上發出的。

什麼人飛刀留柬？

心裏想着，手已伸前去，將插在窗門上的飛刀拔下來。

「尤教頭，發生什麼事？」

「沒事吧？尤教頭。」

衝入他房內及縱到窗外的莊漢紛紛向尤進發問，一個個神色緊張。

尤進吁口氣，舉起手上的飛刀揚動一下。「沒事，有人飛刀留柬，待尤某人看看柬上寫些什麼。」說着話，他已取下刀上的柬摺，打開來仔細看。

這時候，客棧內的店伙亦被驚動了，匆匆趕來瞧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尤進看完那張紙柬，抬眼掃了站在身旁的莊漢一眼。「柬上說，若想找到二小姐，要咱們往南面三里許的一個叫七分田的小村子去找！」

那些莊漢一聽，頓時臉露喜色，有人道：「既然二小姐在那裏，咱們馬上去。」

又有人道：「尤教頭，是什麼人要用這種方法將消息告知咱們？不親自向你面告？」

「管他是誰！」第三個道。「找到二小姐，那是一件功勞。尤教頭，咱們快去那個七分田找回二小姐吧！遲了，二小姐若是離開了那裏，又要費工夫去找尋啊！」

尤進眉梢揚動一下，說道：「別管那飛刀留柬的人是誰！找回二小姐最要緊，因此，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快回房去收拾一下，馬上趕去七分田。」

那些莊漢應一聲，急急返回房間。

大約一盞茶工夫，尤進帶領二十個莊漢，離開客棧，策騎馳出龍珠鎮，往七分田趕去。

* * *

將養傷三日，連戰勇恢復得很快，經已能夠下床走動。

由於在床上躺了三日，睡的時候比醒的時候多，這日，他一大早便醒過來，張大眼躺了一會，覺得悶，忍不住下床去漱洗。

——這兩日，由於他不能下床，都是由夏侯蓉服侍他洗臉漱口，斟茶遞水，料理傷口。

還未走出房外，夏侯蓉已推門進房，一眼看到他下地行走，慌忙搶前幾步，一把將他拉住，柔聲道：「你身上的傷還未癒好呀，怎麼下床行走，牽動了傷口怎辦？快回床上去！」

連戰勇連連搖頭，笑道：「我的傷已好了大半，我又不是泥捏的，走走不礙事的，在床上躺了兩日，躺得我全身又痳又硬，再躺下去，我怕會全身僵硬，不能行走。」

夏侯蓉聽他那麼說，仍然不放心地道：「眞的不礙事？」

連戰勇伸手在夏侯蓉的髮絲上輕撫一下，感動地道：「蓉蓉，我什麼時候騙過妳？妳瞧瞧，我不是很好嗎？」

夏侯蓉溜了他一眼，嫣然道：「得了，我陪你走吧。」

連戰勇忍不住在夏侯蓉的臉上親了一下。「我想去茅厠，妳陪我去嗎？」

夏侯蓉啐了連戰勇一口，嗔道：「你佔我便宜，我不依！」在他臂上捶一下。

連戰勇立時張口痛叫一聲，嚇得夏侯蓉大驚失色，連聲道：「連大哥，你怎麼了？我弄痛了你？」

連戰勇忍着笑道：「痛呀！傷口痛得要命，差點痛得昏了過去。」

夏侯蓉聽他那麼說，更加着急。「是我不好，一時忘了你身上的傷……快回床上歇一歇。」

連戰勇再也忍不住，笑出聲來，夏侯蓉這才發覺被他捉弄了，跺腳嗔道：「你壞！捉弄人家，害我擔心得……我不理你！」裝出生氣的樣子，別轉臉，放開扶住連戰勇的手，作勢往房外走去。

連戰勇忙求饒道：「蓉蓉，別生氣，是我不好，我不該跟妳開玩笑，以後不敢了，求妳原諒我……」

夏侯蓉忍着笑，板起臉道：「我出去了，怎知你說的是不是眞心話！」移步往房外走去。

連戰勇大急。「蓉蓉，妳若不信我是眞心向妳認錯，我跪下……」作勢跪下去。

夏侯蓉聽說他下跪，那裏還忍得住，慌忙轉身，一眼看到連戰勇向下跪，急搶前去。「人家跟你鬧着玩，你當眞的！快給我站着別動啊！」伸手一把扶住連戰勇。

連戰勇咧嘴一笑。「蓉蓉，原來妳是跟我鬧着玩的，妳好頑皮啊！」

夏侯蓉白他一眼，笑道：「彼此彼此，看你以後還敢不敢作弄我。」

連戰勇笑道：「二小姐，小人不敢了。」

夏侯蓉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別玩了，你不是要去茅厠嗎，我扶你出去。」扶着連戰勇往外走。

連戰勇乖乖地任她扶着走，一雙眼深情地看着夏侯蓉。

夏侯蓉被他瞧得臉上紅起來，嗔道：「幹嗎瞧着人家啊！不認得我嗎？」

連戰勇讚道：「蓉蓉，妳好美啊，教我忍不住要看妳……」

「油嘴滑舌。」夏侯蓉一指輕戳在連戰勇的額上，心裏却甜絲絲的。

世上的女人，相信沒有那一個不喜歡被人讚美的，特別是被自己喜歡的人讚美。

吃過早飯，連戰勇還想在小院子中走一會，夏侯蓉不許，連戰勇不好違拗，祇好躺在床上。

夏侯蓉怕他悶，坐在床邊陪他說話解悶。

忽然間，那個農人慌張地跑進房內，結結巴巴地對兩人說道：「不好了，外面突然來了一夥人馬，將房子包圍起來，聲聲要姑娘出去見他們，要不，他們便放火燒屋，還要殺了俺一家大小。」

夏侯蓉聽着，心裏着慌，霍地站起來，對那農人道：「那些人有沒有說他們是什麼人？」

連戰勇倒很鎮定，一點也不驚慌。「蓉蓉，看來是妳爹派出去找妳的人找到來了。」

一聲呼叫突然自外面傳進來。「二小姐，出來吧，尤某人知道二小姐妳在屋內，尤某人奉了莊主之命，找到二小姐妳後，務須請二小姐跟尤某人回莊去。」

夏侯蓉聽說是尤進帶人來找她回去，頓時放下心來，高聲向外說道：「尤教頭，我不會跟你回去，煩你回去告訴我爹，我要到外面去見識一下，旬月後必回去見他老人家，叫我爹和娘親不必掛念我。」

剛才大聲叫喚的人確是尤進，正站在小院內，聽夏侯蓉那麼說，馬上高聲道：「二小姐，恕難從命，請不要令尤某人爲難，速速跟尤某人回去見莊主。」

夏侯蓉怒道：「尤教頭，我不會跟你回去！」

「二小姐若不跟尤某人回去，尤某人不會離開。」

「尤教頭，你敢不聽我的話？」夏侯蓉氣怒得杏眼圓睜。

「二小姐，莊主之命難違，請恕尤某人不能從命。」尤進當然不肯空手而回。

那農人向夏侯蓉求道：「姑娘，請妳跟外面的人回去吧，他們將俺的一家大小都捉起來了，求妳做做好心。」

連戰勇接口道：「蓉蓉，跟尤教頭回去吧，不要擔心我，我到隆中辦完事後，一定會回來找妳。」

夏侯蓉咬着嘴唇，搖頭道：「不！我不會回去！」接着高聲道：「尤教頭，快放了黃大叔的家人，要不，我不會放過你。」

外面的尤進道：「二小姐，尤某人奉了莊主之命請二小姐回去，二小姐若不回去，尤某人很難向莊主交代，爲了不違莊主之命，尤某人萬不得已，祇好得罪二小姐了。」

夏侯蓉怒氣上衝，忍不住衝出外面，指着尤進罵道：「尤教頭，你敢！」

尤進向夏侯蓉抱拳一拱。「二小姐，尤某人一萬個不敢，萬望二小姐不要逼尤某人那樣做。」

夏侯蓉因爲氣怒的關係，一張臉嬌靨泛紅——連話也說不出來。

「蓉蓉，跟尤教頭回去吧。」連戰勇下床走出屋外對夏侯蓉說。「妳若不回去，尤教頭很難向妳爹交代的啊，別教他爲難。」

夏侯蓉見連戰勇走出來，忙道：「連大哥，你走出來幹嗎，快回屋內躺着啊！」

連戰勇道：「蓉蓉，妳若不跟尤教頭回去，我不回屋內。」

那個姓黃的農人向夏侯蓉哀求：「姑娘，請妳行行好，跟那位……大爺回去吧，請妳念在俺曾收留兩位在此傷養的份上。」

夏侯蓉仍然猶豫不決。

連戰勇沉聲道：「蓉蓉，黃大叔有恩於我們，說什麼也不能恩將仇報。」

夏侯蓉神色微變，咬咬嘴唇，對尤進道：「尤教頭，快放了黃大叔的家人，我跟你回去。」

尤進頓時色然心喜，扭頭向一個莊漢道：「李貴，去對何坤說，放了那幾個人。」

那個叫李貴的莊漢答應一聲，向小院子外面走去。

未幾，幾個莊漢押着姓黃農人的六個家人走進小院子，尤進揮手道：「放了他們。」

姓黃農人的六個家人立刻拔腳向他跑去。

姓黃農人張開雙手，激動地將最先奔到他身前的三個孩子緊緊摟抱住。

夏侯蓉看着，心裏一陣感動，暗責自己剛才祇顧想着自己，沒有顧及姓黃農人的家人的死活。

「二小姐，請。」尤進向夏侯蓉欠欠身。

夏侯蓉哼了一聲，對連戰勇道：「連大哥，到隆中辦完事後，記着立刻趕回來見我啊。」

連戰勇連連點頭。「妳說的話，我一定緊記在心。」

「記着，養好傷再上路啊。」夏侯蓉叮囑一句。

連戰勇點點頭。「蓉蓉，放心回家去吧，我曉得照顧自己的了，不要擔心。」

尤進向夏侯蓉道：「請二小姐上馬。」原來他已吩咐一個莊漢將他的坐騎牽來，讓夏侯蓉乘坐。

夏侯蓉看着連戰勇，露出依依不捨的神色。

連戰勇也捨不得夏侯蓉，眼前的情形他根本無能力改變，祇好硬起心腸，向夏侯蓉揮手道：「蓉蓉，走吧，免得妳爹娘掛念擔心。」

「連大哥。」夏侯蓉帶着哭音叫一聲。「保重啊！」

連戰勇用力點一下頭。「妳也要保重啊！」掉頭轉身，往屋內走去。

蓉蓉——夏侯蓉直看着連戰勇一步步走回屋內，被尤進一再催促上馬，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踏蹬上馬，尤進馬上吩咐幾個莊漢護送她出院外，跟着向連戰勇走進去的那個屋門口定定地看了一眼，才大步走出院外。

走出院外，他吩咐一個莊漢將坐騎讓給他，要那莊漢徒步走回去，實則，他暗中吩咐那個莊漢留在村外，監視連戰勇的動靜，若他離開，暗中跟踪他。

尤進扳鞍上馬，與一衆莊漢簇擁着夏侯蓉，往夏侯家所在的那個方向馳去。

＊　＊　＊

連戰勇在床上躺了一會，思前想後，認爲還是離開這裏爲妙，免得再有事情發生，連累黃大叔一家。

有了決定，他立刻起床，收拾好隨身衣物後，背在背上，走出屋外去找黃大叔辭行。

才走出屋外，差點跟一個人撞上，看清楚，原來是黃大叔。

黃大叔抬頭看着連戰勇，一臉愕然，顯然，他對連戰勇的舉動有點意外。

「公子……」

「黃大叔……」

兩人幾乎是同時叫出聲來，話才出口，又同時將下面的話咽住。

兩人愕然對視了一刻，連戰勇先開口道：「黃大叔，找我有事？」

黃大叔眨了眨眼。「公子，你要走嗎？」

連戰勇點點頭。「大叔，在你家打擾了幾天，蒙你熱心照料，我很感激，我的傷已開始痊癒，不礙事的了，我不想再打攪你，正要去找你辭行，大叔，我走了，我會記着你一家人。」

黃大叔急急道：「公子，你的傷還未痊癒，行動不大方便，還是……」

連戰勇截斷黃大叔的說話。「大叔，我已決定了，爲了你一家人的安全，我還是離開爲妙，我不想因爲我而連累大叔你一家。」

一頓，又道：「大叔，你來找我，可是有事？」

黃大叔遲疑了一下，搖頭道：「沒事了，公子既然拿定主意，俺不好勉强你留下來，俺送你出去。」忽然省起什麼，拍一下自己的額頭，自責般道：「赫！我眞是老糊塗，」其實他不算老，才不過四十出頭，「怎麼想不起家裏養了一頭騾子，公子請等一等，俺去將那頭騾子牽來，好讓公子代步，免得動了傷口，那時就麻煩了。」說完，不理會連戰勇的阻止，轉身急步走出小院子外面。

未幾，黃大叔牽來一頭騾子，騾背上佩上簡單的鞍子。「公子，請不要嫌棄。」黃大叔邊說邊將韁繩遞給連戰勇。

連戰勇本想不要，那頭騾子可能是姓黃農人找生活的工具，但又不好拂違他的一番好意，心裏好感動，於接過韁繩時，激動地用力握住黃大叔的手。「大叔，你眞是一個好人，難得的好人！你不但沒有怪我幾乎因爲我和蓉蓉姑娘，令到你的家人受驚而怪責我們……我實在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我對你一家的感激……」

姓黃農人戇厚地連連擺動一隻粗糙的大手，阻止連戰勇再說下去。「公子，俺不過做了一個……人應份做的事情……公子那麼說，俺受不起。」

「大叔，我好慚愧。」連戰勇激動得語聲也變了。「請收下，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從身上拿出一錠足有十兩重的金錠，塞在姓黃農人的手上。

姓黃農人縮回手。「公子，俺不要，俺不能要。」

連戰勇正色道：「大叔，你不要，我也不要你這頭騾子。」

「這……」姓黃農人着急了。「你的傷……一定要騎騾子代步的啊，要不……」

連戰勇捉住農人的手，硬是將那錠金子塞入農人的手上。「大叔

，那就收下吧。」說完，從農人的手上拿過韁繩，牽騾往外走。

那農人張口欲說，被連戰勇擺手阻止。「大叔，後會有期，我一定會回來探望你一家人。」

農人自知拗不過連戰勇，不再勉强，揮手道：「公子保重啊。」

連戰勇向那農人揮揮手，牽着騾子走出院外，吸口氣，騎上騾子，吆喝一聲，那騾子馱着他洒開碎步，輕快地往村外走去。

走出村子，連戰勇辨別一下方向，輕輕撥一撥韁繩，騾子馱着他往龍珠鎭走去。

走出不過里許兩里左右，後面倏地蹄聲雷動，有如迅雷閃電般瞬間來到身後，連戰勇禁不住回頭張望一眼，祇見當先飛馳而來的一騎人馬，赫然是護莊教頭尤進。

——這尤進何事去而復返，追上來？

他不由勒停騾子，看看尤進率騎趕來，竟欲何爲。

眨眼間，尤進跟十數騎一下子繞着連戰勇圍成一個圈，團團將他圍堵起來。

連戰勇眼見這種陣仗，明顯是衝着他來的，心裏打個「突」，力持鎭定。「尤教頭，去而復返，有何指教？」聲色俱冷。

尤進勒住坐騎，吐口氣，大聲對連戰勇道：「連少俠，莊主想見你，請跟尤某人回去見咱們莊主。」

連戰勇吸口氣。「尤教頭，請恕連某人不能從命，連某人有事要趕去隆中。」

尤進冷笑一聲。「連少俠，莊主命尤某人請你回去，尤某人若不能帶你回去，怎向莊主覆命？還請連少俠體諒尤某人之難處，跟尤某人回去見莊主。」

連戰勇從尤進的話聲、神態看出，尤進要他回去見夏侯捷威，祇怕不是好事，當下抱拳道：「尤教頭，請恕連某人不能從命。」

尤進臉色一沉。「連少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連戰勇思量一下，眼下的情形，自己傷勢未癒，若是跟尤進等人動上手，自己肯定不敵，但是跟他們回去，祇怕會對自己不利，大感進退兩難。

尤進見連戰勇沉吟不語，不耐煩地催道：「連少俠，拿定主意了嗎？」

連戰勇咬咬牙，下了決定。「尤教頭，請回覆夏侯莊主，連某人有要事趕去隆中，待日後自隆中回來，自當面謁夏侯莊主，向他當面請罪。」話落，向尤進抱拳一禮。「尤教頭，請回。」

尤進雙眼一翻，大喝一聲：「連少俠既然不飲敬酒，尤某人得罪了！」喝聲中，拍馬衝向連戰勇，同時呼喝一聲：「上！將他拿下！」

十數騎吆喝一聲，催馬衝向被圍在當中的連戰勇。

吆喝聲與馬蹄聲響成一片，聲勢動人。

連戰勇胯下那匹騾子那裏經歷過那麼驚天動地的聲勢，嚇得張口發出一聲驚嘶，陡地四蹄驚動，慌跳起來。

連戰勇雖然早有防備，仍被顚得差點從騾背上拋跌下去。

穩住身形，急忙勒緊韁繩，自身上拔出佩劍，疾使一招滿天風雨。

那知道那頭騾子驚得拚命蹦跳嘶鳴，令到連戰勇無法坐穩，倏地自騾背上連人帶鞍滑跌下去。

尤進跟十數騎就在那瞬間衝殺至，刀槍齊施，斬刺向騾上的連戰勇。

遭殃的是那頭騾子。

刀槍斬刺在騾身上，肉損血濺，那頭騾子哀鳴着，跌倒下去。

自騾背上滑跌下去的連戰勇急忙從地上滾開去，免得被倒斃的騾子壓着。

——剛才，他若不是被騾子顚得自鞍上滑跌下去，他可能應付不了尤進等人的雷霆一擊。

若沒有受傷，他才不將尤進等人放在眼內。

才向地上跳起來，剛才所在的地上，噗噗一陣疾響聲中，被五六根長槍刺戳下去，霎時現出幾個槍洞來。

連戰勇亦在那霎間反手揮出一劍，「刷刷」聲中，七支長槍被削斷了五支。

可是，使刀的尤進跟另外幾個手執利刀的莊漢躍馬衝向跳起來的連戰勇，吆喝聲中，揮刀猛斬向連戰勇。

連戰勇剛才施展出那一招，經已牽動了傷口，痛得他不由自主用力吸口氣，往前踉跌出一步，乘勢往前一撲，手上劍晶瑩乍閃，掃斬前面的馬腿，並且巧妙地避過尤進等人斬向他身上的數把刀。

血光濺現，有兩匹馬昂頭向上蹦跳起來，發出慘厲的嘶鳴聲，接倒下去，痛苦地掙扎踢動四蹄，被斬斷的前蹄流出的血染紅了附近的泥土地。

連戰勇斬倒兩匹馬後，立刻從地上斜竄起來，撲向一匹馬。

那匹馬上的莊漢長槍被斬斷，手上祇有一截槍桿，眼見連戰勇向他撲來，慌不迭吆喝一聲，踢馬扯韁斜閃開去，同時將手上的槍桿擲向連戰勇。

若是沒有受傷，連戰勇肯定可以在馬匹閃避開去之前，撲過去，

奪馬殺人。如今受傷在身，影響了他的行動，令他撲了個空。

尤進自馬背上一躍，飛身凌空一刀斬向連戰勇。

連戰勇倒地急滾，牽動傷口，痛得他連抽冷氣。

四五支長槍及槍桿向他飛射過去。

連戰勇咬牙揮劍，將擲來的長槍和槍桿悉數斬斷及磕飛。

就祇那一霎，身上的傷口痛得他氣促身軟，不但影響了他的動作，也影響到他的反應，因此，被尤進乘隙一刀抵在他的左胸肋上，驚覺的時候經已太遲了。

除非連戰勇想死，他當然不想死，因此，他不敢動。

尤進拿刀緊緊抵住連戰勇的左胸肋(握刀的手有點微微發抖)，喝道：「將他綁起來！」

幾個手上的槍已擲出去的莊漢應答一聲，一湧而上，七手八脚將連戰勇綑綁起來。

由於那幾個莊漢並沒有顧及連戰勇身上的傷勢，碰觸到他的傷口，痛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差點痛得暈死過去。

尤進接喝道：「將他抬上馬背上。」

兩個莊漢一頭一尾，將連戰勇抬起來，拋上馬背，由於傷口重重碰撞到，痛得他眼冒金星，腦袋暈眩，張口痛叫一聲。

尤進走到他面前，狠聲道：「你是咎由自取，敬酒不吃吃罰酒，怪不得誰。」

連戰勇連抽幾口冷氣，腦袋才清醒過來。「尤教頭，夏侯莊主要你這樣請我回去的嗎？」

尤進冷笑一聲：「你既然要吃罰酒，這已經算對你客氣的了！你知道嗎？夏侯莊主吩咐，可以殺了你！」

連戰勇一張臉煞白，大大地吸了一口氣，咬着牙道：「剛才你大可以一刀殺了我，爲何不那樣做？」

尤進眨眨眼。「因爲尤某人不想殺你。」一頓，接道：「尤某人跟你無怨無仇，下不了手。」

連戰勇盯着尤進，忽然道：「謝謝你。」

尤進掉首不理睬連戰勇，往坐騎走去，同時大聲呼叫道：「上馬，回莊。」

那些莊漢呼應一聲，紛紛上馬，其中一個莊漢騎上馱着連戰勇那匹馬，前呼後擁下，往來路馳去。

連戰勇閉上雙眼。

——他隱隱感到，此行凶多吉少。

對於死，他並不害怕，但却不甘心就這樣死去。

他憤怒得幾乎要爆炸。

* * *

想到這一次立下大功，回去後，夏侯捷威必有重賞，說不定還會升他爲護莊總教頭之職，尤進開心得幾乎要忍不住放聲大笑。

至於是什麼人飛刀留柬，通知他連戰勇跟夏侯蓉所在，他已忘記了。

他是於「護送」夏侯蓉返回莊前，吩咐四個莊漢送夏侯蓉進莊，便馬上帶着其餘十五個莊漢，趕返七分田，遁着那個暗中跟着連戰勇的莊漢留下的記號，飛趕下去，會合了那個莊漢後，將連戰勇截下，成功地將他擒下。

一直閉着眼的連戰勇忽然張眼大聲對走在旁邊的尤進道：「尤教頭，夏侯莊主會怎樣處置連某人？」

尤進扭頭看一眼連戰勇，嘆息道：「年輕人，尤某人實在替你可惜，本來，你大有希望在江湖上闖出一番名堂來的，天下間美貌的女子多的是，你明知夏侯莊主不喜歡你跟二小姐在一起，爲什麼還要跟二小姐糾纏在一起，你是咎由自取。」

連戰勇眨眨眼。「尤教頭，你是說，夏侯莊主會殺了尤某人？」

尤進不答話，良久，嘆口氣道：「紅顏禍水。古人之言敢不信焉！」

連戰勇咬咬嘴唇，慨然道：「人世間唯以情最眞，縱使爲情而死，死而無憾！」

尤進連連搖頭，却沒有說話。

連戰勇長長吁口氣。「尤教頭，可否幫連某人一個忙？」

尤進正想開口說話，驀地走在前面的數騎突然發出人馬驚叫聲，心頭一震的刹那，忙往前望去，祇見前面幾騎人馬翻人倒，急喝一聲：「小心應敵！」

其餘數騎經已驚覺到有人襲擊，吆喝聲中，勒馬停下，嚴陣以待。

「殺！」一聲霹靂也似的吆喝驀然響起，一片暗器仿似從天而降，罩射向尤進等人。

尤進大喝一聲：「散開閃避！」手中刀急舞，護住馱着連戰勇的那一騎，往外走避。

刹那間，兩條人影自前面丈外遠的樹上飛掠下來，有如鷹隼攫食般，凌空掠撲向尤進與那些莊漢。

那些莊漢立時響起一陣慘叫痛嚎聲。

尤進亦着了道兒——臉頰上被刺出一道血痕，右手也被射傷，痛得他幾乎從馬上跌下去。

原來，他揮刀硬接了其中一個凌空向他掠撲至的青衣人的一劍，於刀劍交擊中，青衣人一截劍尖竟然自動散碎濺射開來，化作一蓬星

芒，激射向尤進，範圍廣及六七尺範圍。

尤進若不是反應夠快——回刀急舞及身子往右邊馬腹下滑避，可能不單祇受傷兩處。

馱着連戰勇那匹馬上的莊漢便連中數點斷劍化成的星芒，慘叫一聲，墮馬慘死。

那匹馬亦中了兩點「星芒」，負痛慘嘶，往前狂竄。

那個凌空一擊得手的青衣人身形靈巧地一個翻掠，「刷」一聲飛掠落在馱着連戰勇的那匹馬的鞍上，雙腿一挾馬腹，縱馬飛馳。

另一個凌空掠擊那些莊漢的青衣人亦乘亂奪了一匹馬，雙脚用力連踢數下馬腹，往另一個方向馳去。

尤進手下莊漢則皆亂作一團，都來不及阻截那兩個青衣人。

原來尤進被中了「暗器」，倒斃下去的坐騎壓着一條右腿，痛得他死去活來，而那些莊漢亦多半被暗器或是另一個青衣人所傷，不是受傷墮馬便是驚慌竄避，全都亂了套，自顧尚且無暇，那裏還顧得了追截那兩個青衣人。

待到尤進被兩個莊漢自馬身下救出來時，那兩個靑衣人經已飛馳出數十丈外，要追亦無法追及。

尤進右腿原來被那匹坐騎壓斷了，祇好眼睜睜看着那兩個青衣人馳去無影無踪，內心不忿地握拳用力往地上捶了幾下。

不過，對於那兩個青衣人霹靂般的雷鳴電閃突襲手法，他還是驚嘆不已。

事實上，那兩個青衣人的突襲，確實快速異常，而且手法令人防不勝防，難怪一下子便得手。

那兩個救走了連戰勇的，到底是什麼人？

那是尤進最想知道的。

若是連襲擊他們、救走連戰勇的人也不知是什麼人，很難向夏侯捷威交代。

可是，人已走得無影無踪，到那裏去追查那兩個青衣人的身份？尤教頭雖然深感不忿，也祇好帶着死傷的莊漢返回夏侯莊。

陷身鬼域　忍辱聽命

連戰勇同樣不知道救走他的兩個青衣人是什麼人。

唯一知道的就是：救走他的那個青衣人，是女子。

他身上也中了一點碎劍化作的暗器。

他想開口詢問那女子是誰，却被那女子一點點了他的暈睡穴，頓時失去知覺。

待到他醒覺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張舒適無比的大床上，他試着動一下——轉頭四望，轉動自如，身上的傷一點也不覺痛，不由伸手往負傷的左胸肋上摸一下。

一摸之下，傷口隱隱作痛，但却感覺到包紮得很好，猜想是救了他的那個女子替他敷藥療傷的。

房間內的光綫不明不暗，叫人好舒服——他就有那種感覺，佈置很簡單，祇有一床、一几、一枱椅，如此而已。

房間內除了他之外，沒有別的人。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那是他心裏第一個想起的疑問。

身下軟軟的，用手摸一下，感覺到一大團軟軟滑滑的——那不是棉花，大概是絨毛，棉花不會那樣鬆軟的，怪不得躺着感覺整個人像是躺在雲堆中一樣，輕飄飄的。

窗門是關着的，透過窗紙，可以看到窗外一片光亮，不用說，該是白天。

他想起身下床看一下，費了一番氣力，仍然無法起身，原來，身下的軟墊太軟太厚了，稍一用力，便往下沉落去，使他無法着力，當然起不來了。

他不由生出一絲恐懼，忍不住叫起來。「來人呀，外面有人嗎？」

外面立刻有動靜——是脚步聲與開門聲，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隨着打開了房門走進來。

連戰勇看到有人進來，一顆心頓時定下來，透口氣，高興地道：「姑娘，妳是誰？快扶我起來，我想坐起來。」

那小姑娘並沒有理會連戰勇一連串的問話，一逕走到床前，才開口說道：「公子身上的傷不輕，不宜起床。」

連戰勇上下打量那小姑娘一眼，含笑道：「姑娘，我覺得很好啊，我想起床，妳扶我起來好嗎？姑娘怎樣稱呼？」

那小姑娘道：「小婢叫春顏，主人吩咐，公子要躺着休養，不宜起床。」

「妳主人是誰？」連戰勇好奇地問。

「公子見到小婢主人，自然會知道。」春顏語聲又軟又柔，聽得人心裏好舒服。

「這裏是什麼地方？」連戰勇又問。

「這裏是主人的地方。」春顏這句話答了等於沒答。

連戰勇心裏有太多的問題。

「姑娘，我在這裏多久了？」

「公子在這裏睡了一夜半日多了。」

「我想見見救我的那個……人，姑娘可否請她來一晤，好讓我向她多謝救命之恩。」

「請恕婢子不能從命。」春顏道：「主人吩咐，公子傷勢未癒之前，不能見任何人。」

連戰勇頓時閉上嘴巴。

——既然所問的都不得要領，那還問什麼。

春顏替連戰勇整理一下床上的床褥，才垂首道：「公子請好好休息，婢子告退。」輕悄地退出房外，將房門帶上。

連戰勇呆呆躺在床上，半晌，才吐出一句話：「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這樣神秘。」

突然，他衝動起來。「我不相信自己起不了身！」立刻動手動脚，奮力起床。

可是，他就是起不了床，越動，身子越往下沉，身下就像是一個無底洞那樣，終於，他掙扎得筋疲力竭，不得不放棄起床的念頭。

說也奇怪，他不動，陷下去很深的身子就慢慢地往上升起來。

經過剛才那番掙扎後，連戰勇察覺到，自己身上被點了五處大穴，眼下的情形，他跟一個普通人無異，這也是他無法起床的原因之一。

——因他無法運氣提勁施展輕功。

晃眼間，連戰勇在那張床上躺了四日。期間，唯一見到的人便是那個婢女春顏，每當他需要下床大小解的時候，便由春顏協助，甚至連換藥也是春顏一手包辦。

連戰勇在頭兩日，還想從春顏的口中問出一些他想知道的事情，但春顏照例一問三不知，使到他爲之氣結不已，祇好放棄，不再說話。

連戰勇不說話，春顏也像啞巴一樣，不吭一聲，每日默默侍候連戰勇。

連戰勇看出，春顏是個練過武的人。

整天被困在一個房間內，大多數的時候躺在床上，一言不發，連戰勇悶得幾乎要發瘋。

他一直極力按捺着，他知道，終有一日——大概是他的傷勢完全痊癒後——婢女口中的主人會跟他見面，那時候，他心裏的疑問應該會得到解答。

第八日，他身上的傷痊癒了。

那是春顏告訴他的。

那也是春顏於他不說話後，第一次主動開口說話的。

午飯時，春顏還破例捧上一壺美酒。

差不多十日了，連戰勇滴酒未沾，他雖非嗜酒之人，看到那壺美酒，忍不住連飲三杯，吃完飯，那壺酒也被他喝光了。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暢快，忍不住問春顏：「怎會破例送酒給我喝？」

春顏答道：「是主人吩咐的。」

「妳主人到底是誰？」連戰勇大概喝了酒，按捺不住，再問。

春顏仍是那句話：「見到主人，就知道了。」

「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妳主人？」

春顏這一次居然給了他一個明確的答覆：「黃昏前，你會見到主人。」

「眞的？」連戰勇大出意外，驚喜得霍然站了起來。

——終於可以見到那個神秘的主人了。

「妳主人是個怎麼樣的人？」連戰勇按捺不住心裏的好奇，問春顏。

春顏道：「見到主人，你就會知道。」跟着不再理會連戰勇，自顧自收拾碗碟，捧出房外。

這一次，她也破例沒有要連戰勇躺回床上去。

連戰勇整個下午都顯得焦灼不安——其實是興奮，不時隔着窗紗望望外面的天色，祇盼太陽快些西下，那就可以見到那個神秘的主人了。

窗外的太陽終於西下。

可是，春顏並沒有進來帶他去見「主人」。

連戰勇幾次走到門前，欲高聲呼叫春顏，但都忍住了，他不想讓春顏知道他是何等急於想見到那個「主人」。

太陽終於完全沉落西山下的時候，春顏終於開門走進房間。

她一眼看到連戰勇眼中閃現的一抹興奮時，她眼中亦閃現出一抹憂憐、可惜，但連戰勇察覺不到。

他再也壓仰不住心中的那股期待、焦急與興奮之情，劈面對春顏道：「你來帶我去見主人？」

春顏點點頭。「公子請跟我去。」

連戰勇雀躍道：「有勞姑娘帶路。」

春顏沒有再說什麼，轉身往外走。

連戰勇跟着春顏走出房外，一眼看到房外站着兩個人，驟然之下，嚇得他差點驚叫出聲。

門外左右，赫然站着兩個手執鐵叉的鬼差——牛頭馬面！

久未見人，一直只見到春顏，如今才走出房外，一眼看到兩個鬼差打扮的人，不駭然吃驚才怪。

吸口氣，上下打量一眼那兩個牛頭馬面，看清楚兩個鬼差臉上不過戴着造得頗精巧的面具，乍看之下，不易看出來，頗像傳說中的牛頭馬面。

「春顏姑娘，這裏怎會有打扮成牛頭馬面的人？膽小一點也會被嚇破膽。」

春顏淡然道：「等會你見到的，更叫你吃驚，別再說話，無論看到甚麼，婢子不會再答你。」說完，逕自往前走去。

連戰勇不得要領，聳聳肩，跟着春顏往前走了。

那兩個牛頭馬面跟在連戰勇身後，一左一右，仿似押送連戰勇到閻羅殿那樣。

前面那條甬道很長，越往前走越幽暗，仿似通向幽冥那樣。

那條甬道曲曲折折的，連戰勇感覺到似乎是向地下走去，他幾次忍不住想開口問春顏，但都强自按捺着，用力閉着嘴巴。

大約走了一袋烟工夫，走在前面的春顏忽然停下來，扭頭對連戰勇道：「到了。」

連戰勇急忙停步，抬頭往前望一眼，原來前面是一道門戶。那門戶造成一個張開的虎口形狀，上面掛了一塊牌匾，上書「幽冥之門」四個大字，門戶左右壁上插了兩支綠火磷磷的火把，映襯得那道虎口門森寒嚇人。

「春顏姑娘，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連戰勇再也忍不住了，開口問春顏。

春顏轉身道：「公子請跟兩位鬼差進去，婢子要回人間了。」

「人間？」連戰勇詫奇不已：「你是說，這裏是地府？」

春顏沒有理睬他，逕自往回走了。

連戰勇還想說甚麼，那兩個牛頭馬面突然上前，左右挾住他，牛頭鬼差接用手上的叉柄往那個虎口門上敲了五下。

那道虎頭門立刻打開來，連戰勇忙睜眼往內望去，只見門內煙氣繚繞，隱隱似有鬼影幽冥飄蕩，禁不住倒抽一口氣，扭頭對那個牛頭鬼差道：「喂！你們到底在搞甚麼鬼把戲，嚇不倒我的。」

那兩個鬼差不說話，架起連戰勇，大步往門內走去。

連戰勇沒有掙扎，因他知道掙扎只是白費氣力，任由兩個鬼差架着他往內走。

才走進裏面，兩扇門「砰」一聲關上，連戰勇立刻陷入如烟似霧的迷濛境界中，眼前除了陰霾的霧氣外，只有飄游不定的魅影，此外甚麼也看不到。

那兩個鬼差架着連戰勇，像是有天眼通一樣，飛快地往前走。

偶爾，連戰勇聽到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兩聲幽凄尖銳的叫聲，仿似自身邊，又仿似是從地底深處傳來。

連戰勇雖然膽大，處此境地，亦不禁心頭發虛，毛骨悚然。

「請連公子進殿！」一聲如虛似幻的呼叫聲驀地傳來，連戰勇陡覺眼前豁然開朗，其實只不過比剛才處身於烟霧中看得清楚一點，只見前面有一座殿堂上書「鬼殿」兩個大字。

看清楚，原來眼前的烟霧稀薄了很多，似有若無的，所以才能看清楚前面的景物。

殿堂的前面左右，有四個「鬼差」守着，眼中閃出幽幽的綠光，惡形惡相的，膽小一點也會被嚇暈過去。

連戰勇在心裏「哼」了一聲。「裝神扮鬼，嚇別人還可以，嚇我？白費心機！」

兩個牛頭馬面鬼差一聲呼應，架着連戰勇大步走上殿堂。

殿堂內幽幽森森空空蕩蕩的，左右兩邊擺放了兩個大火盆，盆內閃冒起尺許高的幽綠火光，發出劈劈啪啪的異响聲，偶爾，火光會倏地往上噴冒起來。

殿堂裏面當中的位置，擺放了一張骷髏大交椅，椅上端坐着一個戴了鬼王面具的綠袍人，赤髮獠牙，一雙又深又大的眼洞發出綠幽幽的光芒，好不猙獰可怕。

「鬼王」座下左右兩邊分別站着四個「鬼將」，形態各異，面具形貌兇惡。

饒是連戰勇明知那是人扮的，看着亦不禁打從心底生出一股寒氣。

兩個鬼差將連戰勇架上殿堂上，重重將他放下，同時向鬼王躬身一禮，稟道：「稟鬼王，人犯連戰勇帶到。」

「退下！」鬼王揮袖怪說一聲，兩個鬼差應一聲，躬身退出外面。

「新到遊魂，還不跪下見鬼王？」左首一個鬼將厲喝一聲。

連戰勇站着不動。

「再不跪下，將你打落十八層地獄！」右首那個「鬼將」接怪叫一聲。

連戰勇毫不動容：「這把戲玩夠了吧？別再裝鬼嚇人了，連某不吃這一套。」

「大膽！」鬼王怪喝一聲，左袖一翻，揮手向連戰勇雙腿拂去。

說也奇怪，連戰勇立時雙腿一軟，跪倒下去。

連戰勇當然不甘心跪那鬼王，身子一沉，一屁股坐在地上。

鬼王眼中幽芒頓熾：「大膽遊魂，竟敢不跪本王，左右！處以斷足之刑！」

站在左右最外兩個鬼將應喏一聲，大步走向連戰勇，左右將他按住。

連戰勇大叫：「且慢！我有話說！」砍揮那兩個鬼將的抓握，那裏揮得脫。

兩個鬼將已全力將他按在地上，一鬼自身上取出一柄鍾子，舉起

向他的膝上敲下去。

連戰勇怒叫：「你們憑甚麼斷我雙腿，濫施刑法？」

鬼王擺擺手：「暫緩行刑，聽他有甚麼話說。」

舉錘敲下去的鬼將立時住手——那個骷髏頭的錘子距連戰勇的右膝不到二寸，若是鬼王慢那麼一點發話，錘子敲下去，連戰勇的右腿便會被敲斷。

連戰勇驚出一身冷汗。

「有甚麼話，快說！」左首的鬼將叱喝一聲。

「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連戰勇問。

「鬼域！」答話的是右首的鬼將。

「鬼域？」連戰勇在心裏唸一遍，自涉足江湖以來，他還是第一次聽聞江湖上有「鬼域」這個地方。

「你是誰？怎樣稱呼？」連戰勇問。

「本王是鬼域之主，你稱本王鬼王吧！」鬼王大剌剌地道。

「是你派人將我救來這裏？」

「嗯！」

「為何要救我來這裏？」

「因為本王看中你。」

「看中我？」連戰勇心裏滿腹狐疑——這鬼王不要是個好龍陽之癖的人？不由得渾身直起鷄皮疙瘩：「你的意思是……」

「別擔心，本王不是看中你的人，而是看中你的武功，要你替本王辦幾件事。」

「甚麼事？」

「你答應了，本王自會對你說，」鬼王道：「總之，是你力所能及的。」

「我為甚麼要替你辦事？」

「為了兩個原因，」鬼王豎起兩隻手指：「一、本王有恩於你，二、為了你自己，也為了你至親至愛的人。」

「請恕我愚鈍，不大明白你所說的兩個原因。」

鬼王哼了一聲，不悅地道：

「你若是愚鈍，本王也不會看上你。」

連戰勇道：「你太看得起我了，教我受寵若驚。」

「本王派人救了你，還將你的傷醫好，是不是有恩於你？」鬼王不等連戰勇說話，又自說下去：「江湖上講究的是恩怨分明，有恩不報，怎算是人？」

連戰勇連連搖頭：「鬼王，在說甚麼有恩報恩之前，先要弄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並沒有叫你派人去救我，而事前我也不想有人救我，這是至關重要的，你自作主張，我可以不領情，你自誇有恩於我，我可以說你多管閑事，因此，我不認為你有恩於我……」

「好一個忘恩負義的小人！」鬼王怒喝一聲。

連戰勇毫無懼色地道：「鬼王，我心裏根本就沒有存着感恩之意，何來忘恩負義？古語說，施恩莫望報，你却挾恩求報，那不是施恩，而是威脅，因此，請你別再對我說感恩圖報，忘恩負義這些話，你一開始便是有目的，根本就不是出於俠義之心，這太卑鄙了！」

鬼王對連戰勇那番話氣得七竅生烟，眼中幽芒大盛，怒喝道：「利口小鬼，胡說八道，掌嘴！」

兩個按着連戰勇的鬼將應喏一聲，你一巴，我一掌，一連摑了連戰勇二十巴掌！

連戰勇兩邊面頰頓時紅腫漲起，嘴角流血，但却沒有哼一聲。

鬼王冷笑一聲：「好小子，有種！待本王下令斷你雙腿，殺死你的心上人夏侯蓉，看你還硬麼？」

連戰勇一顆心頓時狂跳不已，他倒不是害怕自己雙腿被敲斷，是擔心夏侯蓉，叫他震驚的是，對方——鬼王似乎對他所知甚多，要不，怎會知道他最愛的人是夏侯蓉？

「怎麼樣？害怕麼？」鬼王冷笑連聲。

連戰勇忍着雙頰火辣辣的劇痛，大聲道：「你們敢動她一根頭髮，我不會放過你！」

鬼王陡地發出一陣狂笑聲：「小子，你自身難保，還說甚麼狠話？」

連戰勇道：「你們將她怎樣了？」

「暫時她還好好地呆在夏侯莊，她是生是死，便要看你的了。」鬼王道。

聽鬼王那麼說，連戰勇頓時鬆口氣：「鬼王，夏侯莊可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夏侯莊莊主也不是好惹的，夏侯蓉亦不是你說殺便殺得了的！」

鬼王發出連聲冷笑聲：「本王要殺誰，誰便難逃一死——若不相信，本王可以教你見識一下。」

連戰勇大搖其頭：「大話人人會說，我不相信。」

「好！本王就叫你開開眼界，」鬼王哼了一聲：「斷腿之刑暫且寄下！待你見識過本王的手段後，再不答應替本王辦事，本王再敲斷你的雙腿，還要你親眼看到夏侯蓉被殺！」

一頓，喝道：「將他押下去，帶返人間！」

按着連戰勇的兩個鬼將立刻將他拖起來，架出殿外，交給那兩個將他押入鬼域的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左右挾着連戰勇，循來路返回「人間」。

*　　*　　*

躺在床上，連戰勇彷似發了一場噩夢，幾乎不相信在鬼域的經歷是眞的。

但是，那確是千眞萬確的。

他雖然不清楚「鬼王」是甚麼人與其底細，但從其經營之「鬼域」的規模，可以想到「鬼王」所說的，並不是恫嚇之言。

「鬼王」到底要他幹些甚麼？這是他最想知道的。

另一個疑問他也找不到答案。

——「鬼王」為何一定要找上他，而不找別人？

江湖上，比他本領高强的人多的是，相信就是鬼王的手下，也有本領比他高强的，這其中莫非有甚麼陰謀？

他胡思亂想了半天，結果還是不得要領。

他又想起夏侯蓉，擔心她被帶回家後，夏侯捷威會怎樣處罰她，不知她會不會吃苦頭？

打從他醒過來後，在此養傷，每一日，他都在掛念及擔憂夏侯蓉回家後的遭遇。

早上，春顏照例送上早飯，連戰勇那有心情吃，坐在桌前發呆。

春顏站在一旁一直不吭聲，半晌，終於忍不住開口道：「公子，怎麼還不吃啊？」

連戰勇吁口氣，轉眼望着春顏：「春顏姑娘，我沒心情吃，你捧回去吧！」

「公子，你別為難小婢。」春顏懇求。

連戰勇目光一抬，直視着春顏：「姑娘，可是我不吃早飯，你會受到責罰？」

春顏沒有答他，只是說：「公子請用早飯。」

連戰勇深深地看了春顏一眼，拿起碗筷吃起來。

春顏看着，眼中露出感激之色。

吃罷早飯，春顏這頭才將食具收拾好拿出房外，那頭已走進了一個人。

是一個戴了白面無常面具的人。

「白面無常」大剌剌地在連戰勇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兩道淩厲的目光從面具上的兩個眼洞中射出來，射在連戰勇的身上，「連公子，本將奉鬼王之命，特來催問，公子是否已考慮清楚，給個答覆，好讓本將回稟鬼王。」

連戰勇道：「請你回覆鬼王，我還未想清楚，未能給他一個肯定的答案。」

「白面無常」語聲一沉：「鬼王要本將轉告你，明晚再沒有確實的答覆，便要你遍嘗十八層地獄之刑！你若不想受盡酷刑而死，別再三心二意！」說完站起身，大步往房門外走去，臨走出房外之前，扭頭抛下一句話：「明晚本將會來聽你的答覆。」

連戰勇一直看着「白面無常」消失在房外，才長長地透口氣站起來，在房內踱步。

——他在思想脫身之法。

思想了半天，幾乎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能夠脫身的辦法。

眼下的情形，他跟一個普通人沒有兩樣，要想闖出龍潭虎穴，無異痴人說夢，根本無法成功。

看來他只能夠選擇是與否兩條路，也就是生與死。

他當然不想死，但在是與否之間，他會選擇否。

他不會苟且偷生。

忽然間，他想到春顏。

春顏是他來到這個地方後，唯一接觸最多的一個人，或許可以動動她的主意，說動她放他走。

坐言起行。

午飯時，連戰勇主動跟春顏說話，「春顏姑娘，請問你是那裏的人氏？你一個人在這裏，父母家人一定很掛念你了。」

春顏居然毫不動容，冷冷道：「公子別白費心機了，婢子根本就沒有父母家人，婢子不會被你迷惑的。」說完，緊緊閉着嘴唇，一副天塌下來也不會再開口的樣子。

連戰勇呆了一呆，却不氣餒：「姑娘年紀輕輕，難道自甘困在這個鬼地方？」

「婢子的事不勞公子操心，」春顏一口截斷連戰勇的話：「你只會白費心機。」

連戰勇閉上嘴巴，定定地看着春顏，春顏別轉臉，半晌，連戰勇嘆口氣，起身道：「想不到，眞想不到，我怎會傻到對牛彈琴？」

春顏聽着，臉上起了輕微的變化。

飯後，無所事事，連戰勇乾脆躺到床上睡覺。

其實，他不是眞的睡覺——躺了這些天早已睡夠了。不過用睡覺來做掩飾，暗中在嘗試運氣打通被點封的穴道。

一個時辰了，依然徒勞無功，無法打通被點封的穴道，只好頹然作罷。

正想起床走，房門突然被推開，兩個鬼差——牛頭馬面大步走入房內，走到床前，左右將連戰勇挾起來，往外便走。

連戰勇沒有掙扎——白費氣力，平靜地問：「帶我到那裏去？」

「奉鬼王之命，帶你到外面走走，見識見識！」戴牛頭面具的開口道：「放心吧！不會要你死！」

「帶我到那裏去？」連戰勇問。

「去到自然知道。」馬面答。

連戰勇知道問也沒用，不再說

話，任由牛頭馬面架着他走。

＊　＊　＊

牛頭馬面並沒有騙連戰勇，果然帶他出外走走。

只不過這一走，走了約有百多里路。

幸好牛頭馬面將他安置在一輛馬車上，要不，他只怕支持不來。

除了牛頭馬面之外，還有二十個戴了鬼面具的人陪着連戰勇，爲首的一人乃是一個臉上戴着赤髮獠牙鬼面具的「鬼將」，連戰勇聽「牛頭」稱之爲赤髮鬼將。

坐在車上，連戰勇心裏滿是找不到答案的疑問：「他們到底要帶我到那裏去，是幹甚麼？」

天亮前，他們在一個地方停下來。

那是一個破敗的莊院，大概荒棄了很久，到處都是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牆瓦頹敗，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他們就在那裏歇下來。

晌午時分，赤髮鬼將下令取出乾糧進食。

連戰勇本來以爲可在那些人吃乾糧時，得睹他們的廬山眞面目，那知道却是使他大失所望，吃乾糧的時候，他被兩個鬼卒押到另外一間破屋內呆着，叫他無緣看到那些人除下面具吃乾糧時的情形。

——他一直渴望有機會得睹那些「鬼物」的眞面目，從而希望或許能夠從那些人的身上(眞面目)，知道他們的身份來歷。

可惜，他這個希望又落了空。

在兩個「鬼卒」的監視下，連戰勇吞下那份乾糧之後，便被點了黑甜穴，沉沉睡去。

待他醒過來的時候，天色已開始黑下來，那些「鬼物」已齊集起來，準備出發。

連戰勇依然被放在馬車內。

一行人出發上路。

大約奔馳了一個時辰左右，一行人在一個樹林子前停下來，牛頭馬面將連戰勇抬下馬車，左右將他架着。

赤髮鬼將下令五個「鬼卒」留下來看守馬車和馬匹，其餘的人跟着赤髮鬼將，穿過樹林子，向着月亮升起的地方疾走。

走出三里左右，前面出現一個大莊子，連戰勇雖然不知道是甚麼地方，但却隱隱猜到目的地極可能就是那個大莊子。

他沒有猜錯，他們在大莊子前停下來，赤髮鬼將立刻指揮手下散開來，潛入莊內。

牛頭馬面則陪着連戰勇留在外面。

「你們要幹甚麼？殺莊內的人？莊子裏面住着甚麼人？」連戰勇再也憋不住，開口問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沒有回答，忽然出手點了連戰勇的啞穴，令到他有口說不出話。

連戰勇忽然替莊內的人擔心起來。

——他忽然想到「鬼將」帶着手下潛入莊內，極可能會對莊內的人不利。

大約一盞茶工夫，莊裡驀地有了動靜——一聲慘叫劃破空寂的夜空，更加叫人驚心。

接下來是火光與喊殺聲，兵刃交擊聲，慘呼痛叫聲，莊子內像一鍋煮沸了的水。

連戰勇恨不得衝入莊內，助莊內人一臂之力，殺一個痛快。

——他憋得太久了。

可惜，他不但有口難言，手脚也動彈不得，急得他只有乾瞪眼。

驀地，莊內响起一聲尖銳的鬼號聲，「牛頭馬面」立刻將連戰勇架起來，往莊內掠去。

連戰勇無從掙扎，只好任由「牛頭馬面」擺佈，目光所及的地方，到處火光熊熊，屍橫血流，人影追逐打鬥，好不慘烈。

若不是親眼目睹，連戰勇眞不相信看到的是眞的。

剛才——不過一頓飯的時候，莊內的人睡得好不安寧，這一刻，却彷似變成了人間煉獄，教人看得怵目驚心。

若是能夠說話，連戰勇一定會大聲吼叫，喝止這場屠殺。

說是屠殺，一點也不過份，連戰勇所經之處，盡是屍橫血流，死的人幾乎全是莊內的人。

他們——來自鬼域的人，到底因何要下毒手屠殺這個莊子內的人？

來到打鬥最激烈的地方——中院的一座廳堂前，只見地上躺着十多具屍體，男女老幼都有，亦有兩個戴着鬼面具的屍體，赤髮鬼將已跟一個年約五十出頭的長鬚老者在廝殺。

那長鬚老者臉如重棗，蠶眉細目，懸膽鼻，頷下一把花斑長鬚，手執一把大刀，足有三四十斤重，舞起來却輕如無物，刀風虎虎，與「赤髮鬼將」鬥得難分難解。

「赤髮鬼將」的武功出乎意料的高明，手上一把勾魂鈎使得詭變奇幻莫測，纏住長鬚老者的大刀，却不與之硬碰，配上迅捷飄忽的身形，居然應付得了長鬚老者那開山劈石般的刀勢。

連戰勇看着那老者，陡地心頭跳動，想起一個人來。

花鬚公朱重慶。

眼前的長鬚老者，可不是與江湖傳聞的花鬚公朱重慶一模一樣嗎。

連戰勇驚詫得禁不住張口大

叫。

可是，那裏叫得出聲來。

這才記起，自己被點封了啞穴，情急之下，欲掙脫牛頭馬面的挾持，但那裏掙得脫，急得他幾乎炸開來。

要知道，花鬚公朱重慶在江湖上素有俠名，甚得江湖中人敬佩，提起花鬚公，聽聞其名的，莫不翹起大拇指，讚一句夠意思，如今眼見花鬚公朱重慶莊中上下遭到鬼域中人的屠殺，花鬚公看來也支持不了多久，怎不叫連戰勇急得要拚命。

他不忍心看着朱重慶死在赤髮鬼將的勾魂鈎下。

原來，就在這一時之間，不知怎的，朱重慶手上的大刀越使越沉重滯緩，彷佛手上的刀有千斤重般，脚步也虛浮起來，像是一個有了八九分醉意的人在跟人動手，起先還勉强應付得了赤髮鬼將的勾魂鈎，十招過後，便左支右絀，力不從心，結果，在第十四招上，左膝上挨了一下，被赤髮鬼將的勾魂鈎勾破皮肉，那道血口足有兩寸長，鮮血湧流，看樣子傷得頗重。

接下來，於三招不到之間，右腿外側又吃勾魂鈎割傷，朱重慶步法更亂。

赤髮鬼將突然開口叫道：「朱重慶，你莊中上下已死得一個不剩，何不陪他們一起到地府去報到，留着一條命還有甚麼意思？」

長鬚老者果然就是花鬚公朱重慶。

連戰勇急得目眥欲裂。

驀地，馬面放開挾着他的左手，向他躬身抱拳，大聲道：「稟連堂主，朱家莊全莊上下，無一個漏網，只剩朱老鬼一人拚死反抗，遲早都會死在赤髮鬼將的勾魂鈎下！」

朱重慶聽到「馬面鬼使」的話，拚盡氣力，一刀磕開赤髮鬼將的勾魂鈎，斜蹌出兩步，喘氣戟指連戰勇，聲色凄厲地吼道：「甚麼連堂主！那裏鑽出來的妖魔鬼怪，無端屠殺吾莊上下，朱某縱使只有一口氣，也要跟你等鬼怪拚個死活，替莊中上下報仇！」

連戰勇眼見朱重慶誤將自己視爲鬼域一伙的人，氣急得張大口，欲向朱重慶表白自己是誰，那知道居然發出聲音是：「朱老鬼！死到臨頭，還口出狂言？待你死後，本堂主稟告鬼王，將你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語聲怪厲，彷似出自他的口中。

連戰勇却知道，那聲音不是他的，是在左面暗中挾持着他的「牛頭」代他說的。

由於連戰勇站於半明不暗的地方，又張大口狂叫，看上去像是他口裏叫出來的聲音。

朱重慶脚步虛浮，搖搖欲墜，聞聲睜眼往連戰勇那邊望去，悲憤塡膺地大叫：「你們到底是甚麼人？爲何要屠吾全莊？」

赤髮鬼將就在那刹那一招電光火石，鈎光有如電光乍閃般「鏟」向朱重慶。

朱重慶居然無力捧刀招架，只好向後閃退，脚下一蹌，跌倒下去。

牛頭就在那時代連戰勇答話：「本堂主乃地獄中人，大名連戰勇，你莊勾魂簿上有名，今晚特來取你莊上下之命，到地獄報到！」

連戰勇聽得目眥欲裂，氣炸了肺。「牛頭」那樣說，分明是想拖他下水，令他別無選擇，非要投靠鬼王不可。

因爲，今晚的事情若是傳到江湖上，從今後，只怕江湖上已沒有他容身之地。

話聲剛落，跌在地上的朱重慶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聽得連戰勇心底亦生寒。

原來，赤髮鬼將已一鈎扎入朱重慶的腹腔內。

慘叫過後，朱重慶便寂然不動，大概已喪生了。

赤髮鬼將仰頭爆出一陣嘎嘎的笑聲，一會，才止笑走到怒目圓睜的連戰勇身前，定定地看着連戰勇：「姓連的，你一定很想知道朱重慶因何那樣不濟？死在本將的鈎下，是不是？」

接着，他自問自答：「因爲朱老者吸入了鬼王秘製的鬼域迷香，令到他在不知不覺中，功力消散，要不，本將那裏殺得了朱老鬼！」

連戰勇由於「有口難言」，只好用雙眼表達他心裏的憤怒，一雙眼像要噴出火來那樣，用力緊咬着嘴唇，唇破血流也不知道。

赤髮鬼將拍拍連戰勇的肩頭，說道：「姓連的，今晚上演的這齣戲是不是很好看？比整日悶在房中刺激得多了吧？」

連戰勇想向赤髮鬼將吐口水也不能，但實在怒極難忍，使盡氣力一脚踢向赤髮鬼將。

赤髮鬼將料不到連戰勇會出脚踢他，挨了一脚，雖然不怎麼痛，因連戰勇踢出的一脚跟普通人踢出的一脚沒有甚麼分別，但却惱怒得怪叫一聲，幾乎忍不住一掌將連戰勇擊殺，驟然抬起手掌及時停住，咬牙切齒地道：「小子，你若不歸順鬼王，管教你還有好戲可看！」說完，一掌摑落連戰勇的臉上。

啪一聲，連戰勇被摑得腦袋歪摔，臉上指痕股然。

一個鬼卒忽然奔到赤髮鬼將身前，躬身道：「稟將軍，全莊上下

，雞犬不留。」

赤髮鬼將點一下頭：「幹得好！召集人手，將死傷者抬走。」

那個鬼卒答應一聲，轉身奔去。

＊　＊　＊

連戰勇又被帶到鬼域中跟鬼王見面。

鬼王高坐在當中那張骷髏大交椅上，一雙綠芒閃閃的鬼眼在連戰勇身上溜轉了一圈，然後注定在連戰勇臉上，片晌，才開口道：「怎麼樣？跟赤髮鬼將出外走了一趟，很開心吧？」

連戰勇咬牙怒道：「噁心！怒憤！」

鬼王眼中綠芒陡盛：「你不喜歡？」

連戰勇哼了一聲，將頭別轉。

鬼王目光一寒：「連小子，你已別無選擇，不出多久，朱家莊的慘事傳到江湖上，江湖中人不找你算賬，將你殺之而後快才怪！」

「你好卑鄙！」連戰勇怒叫：「我不會答應你，死也不會答應！」

一頓，又道：「我不會受你威脅的！你們既然將朱大俠全莊上下殺個雞犬不留，你們誣害我的那番話，自然不會傳到江湖上！」

鬼王陡地哈哈大笑起來：「連小子，你太天眞了，本鬼王既然有心誣害你，又焉會不留活口將那番話傳到江湖去，哈哈，不怕告訴你，將那番話傳到江湖上去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朱重慶！由姓朱的老鬼口中說出來，相信江湖上沒有那一個不相信你就是元兇的！」

「別唬我！」連戰勇冷笑一聲：「我親眼目睹朱大俠死在赤髮鬼將的鈎下，死了的人，怎會復活？」

「死人當然不會復活，」鬼王道：「可是，一個未死的人，却極有可能活過來！」

連戰勇心頭一震：「朱大俠並沒有被赤髮鬼將殺死？」

鬼王點點頭：「朱老鬼只是受了重傷昏迷過去，憑他的功力，應該保得住一條老命！」

連戰勇驚喜得呆住。

驚者，朱重慶若死不了，將聽到的話傳到江湖上，那他便成了替罪羔羊，衆矢之的，無容身之地。喜者，朱重慶傷重不死，實乃不幸中之大幸。

「連戰勇，是本鬼王不要赤髮鬼將殺死朱重慶的，留他一個活口，就是要朱老鬼親口向江湖中人說出滅門慘禍的主謀元兇是誰，教你在江湖上無立足之地，非要投效本鬼王不可！」鬼王倒也說得坦白。

連戰勇怒罵一口：「卑鄙！可惡！」跟着又道：「我不會受你威脅，我有一把口，可以加以辯白的啊！」

鬼王又大笑起來：「小子，你以爲江湖中人相信朱老鬼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還是相信你這個小子的空言白話？轉換是本鬼王，也會相信朱老鬼說的話。」

連戰勇呆住。

因鬼王說的是實情。

換轉是他，也會相信朱重慶說的話。

江湖上素重名聲身份，論名聲身份，連戰勇怎比得上朱重慶，只怕他會越描越黑。

「小子，你已無路可走，只有投效本鬼王，才可得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連戰勇把心一橫：「你殺了我吧，我不會屈服！」

「本鬼王要殺你，早已殺了，還會等到如今！」鬼王語聲略沉：「你若一意孤行，將會看到更多的江湖人物被殺！」

連戰勇咬着嘴唇，不作聲。

鬼王陰森森道：「你想不想知道跟着下來被殺的會是誰？」

不等連戰勇有反應，自顧自說下去：「下一個會是玉麒麟馮玉麟一家，若你再不答應，第三個便是飛龍在天龍騰霄，接下來是……」

「不要說了，」連戰勇以手掩耳，嘶聲大叫。

鬼王狂笑。

半晌，鬼王洋洋得意地道：「答應了麼？」

連戰勇吸口氣，痛苦地道：「我能夠不答應麼？」

鬼王放聲大笑。

連戰勇緊握着拳頭：「要我幹甚麼？」

鬼王笑聲倏止，沉聲道：「放肆！以後在本鬼王面前，要稱屬下，知道嗎？」

連戰勇緊咬着牙，不作聲。

鬼王喝道：「說！」

連戰勇倔強地緊閉着嘴唇。

「再不說，本鬼王便下令殺馮玉麟一家！」

連戰勇屈服了：「……屬下知道……」

鬼王拍着大腿直笑。

連戰勇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全身禁不住抖顫起來。

半晌，他才按捺憤激的心情：「請問鬼王，到底要屬下幹甚麼？」

鬼王語聲中透出壓抑不住的興奮得意：「別急，到時候本鬼王自會對你說個清楚。」

一頓，沉下語聲道：「以後對本鬼王說話，還要恭敬有禮！」

連戰勇忍住氣，說道：「屬下知道。」

鬼王滿意地笑笑。

連戰勇忽然想起一件事，「鬼王，屬下請問，爲何要殺朱……重慶一家？」

趙晋揚起手中尖刀，準備向連戰勇心胸扎下。

「因爲本鬼王看朱老鬼不順眼，便揀上他，算他一家倒霉！」鬼王聳聳肩，透出一份輕鬆的心情。

連戰勇看着，幾乎按捺不住，要破口大罵鬼王視人命如草芥。

「眞的如你所說，沒有別的原因？」吸口氣，連戰勇不相信地問。

鬼王哈地笑了一聲：「本鬼王何必對你打誑語？合該他一家倒霉，被本鬼王看上了，就是這樣，別無原因。」

連戰勇氣炸了肺，却沒有發作。人在矮簷下，只好吞一口怒氣。

＊　＊　＊

雖說已投效了鬼王，答應替他做事，連戰勇似仍然沒有受到優待，仍然被困在那個房間內，對於鬼域內的情形，所知有限。

唯一不同的只有春顏不再守口如瓶，幾乎有問必答。

可惜，春顏所知也不多，只限於那座莊宅內的事情，對鬼域內的情形，幾乎一無所知。

原來，她根本未踏入過鬼域。

換言之，對鬼域的所知，連戰勇比春顏還多。

春顏原來姓溫，未到十六歲，十歲便被父母賣到這座莊宅內，這座莊主表面上的主人是一個姓魯的中年人，實則不過是一個管事，眞正的主人是鬼王。

春顏的功夫就是魯管事教的。

春顏自入這座莊宅後，便受到嚴訓，不許走出莊宅一步，否則敲斷雙脚，不得亂說亂問，否則割去舌頭，魯管事吩咐說甚麼，才能夠對外人說甚麼，若是犯了事，除了本身受到責罰外，也會連累父母家人受到懲罰，所以，春顏不敢行差踏錯。

連戰勇知道從春顏的口中問不出甚麼，便決定見一步走一步。

五日之後，鬼王又再召見他。

這一次，鬼王終於說出要他幹甚麼。

「連戰勇，你不是很想知道本鬼王要你幹甚麼嗎？」鬼王一雙綠芒閃閃的「鬼眼」看着連戰勇。

連戰勇沒有說話，等鬼王說下去。

鬼王定定地看了連戰勇足有一袋烟工夫，才一字字說道：「你要去殺一個人！」

連戰勇對鬼王那句話一點也不感震驚，因他早已猜到鬼王會要他幹這種勾當。

不過，他忍不住問：「誰？」

鬼王看了連戰勇半晌，才一字一頓道：「夏、侯、捷、威！」

「要我殺夏侯捷威？」連戰勇一下子從座位上蹦跳起來，意外得忘記了自稱「屬下」。

事實上，確實叫他太驚詫了。

他作夢也料不到，鬼王要他去殺夏侯捷威，夏侯蓉的父親。

鬼王對連戰勇的驚詫一點也不在意：「你沒有說錯，你要殺的人千眞萬確是夏侯捷威。」

「爲甚麼要我殺他？」連戰勇大聲問，仍未接受聽到的話。

「因爲本鬼王要他死！」鬼王語聲很沉：「難道你不想夏侯捷威死麼？據本鬼王所知，夏侯捷威一直反對女兒跟你來往，本鬼王要你去殺他，是成全你跟夏侯蓉，夏侯捷威一死，你可以跟夏侯蓉在一起，不是沒有人再從中作梗了嗎？嘿嘿，你應該高興才是。」

連戰勇默然不語。

鬼王道：「說！答應與否？」

「……屬下還可以選擇？」連戰勇心亂如麻。

鬼王大搖其頭：「你只有答應一條路可走，要不，本鬼王會下令殺別的人，直到你答應爲止。」

「爲甚麼一定要……屬下去殺夏侯捷威？」連戰勇無奈地道。

「因爲你是最適合的人選，」鬼王道：「你可以接近夏侯捷威，出其不意下手殺他！」

連戰勇在心裏大叫：「你可有想到，我若是殺了夏侯捷威，蓉蓉一定會恨我一輩子，一生一世也不會跟我在一起，那會令我痛苦一輩子……」

鬼王見連戰勇緊咬嘴唇不作聲，不由厲聲道：「快說，殺或不殺？」

連戰勇用力吸口氣，把心一橫：「屬下答應！」

「好！」鬼王顯然很高興，翹起大拇指：「本鬼王沒有找錯人！」

連戰勇在心裏恨恨地大聲咒罵鬼王。

「記住，別口是心非，你逃不出本鬼王的掌握的！」陡地張開手掌，接一下手捏成拳狀，用力晃了晃：「你若三心二意，你會後悔莫及。」

連戰勇依舊不作聲。

「去吧！回去準備一下，明天有人帶你出莊，十日之內殺不了夏侯捷威，馮玉麟一家十五口便會遭殃，是你害死馮家十五口的！」

連戰勇聽得心驚肉跳，把心一橫，大聲道：「別說了，我殺，我一定會殺死夏侯捷威！」

鬼王沉聲道：「你好大膽！一而再在本鬼王面前自稱我！下次再犯，決不饒恕。」

連戰勇吞下一口氣：「屬下謹記。」

「去吧！」鬼王一揮袖子。

連戰勇向鬼王道：「屬下告退。」退出殿堂外面，乃是由「牛頭馬面」帶他離開「鬼域」，走回「人間」。

* * *

兩日後，連戰勇終於踏出那座困了他近二十日的莊宅，自由自在地走在路上。

他身上被點封的穴道已被解開，離開莊宅之前，他曾運功調息，發覺一切跟以前一樣，鬼王並沒有在他的身上暗中做了手脚，令到他大大放心。

扭頭回望，只見身後一大片樹林子，根本看不到那座莊宅，他曾經試圖找尋，但却找不到，找來找去，只在那樹林子的邊沿打轉，起先他大感奇怪，後來才猜到，鬼王大概是一個精通五行陣法，奇門遁甲的人，附近佈下了五行奇門遁法，所以，他才會在樹林子的邊沿團團轉，其實是被佈下的陣法所惑。

對於五行奇門陣法，連戰勇略有所聞，也曉得五行生尅之理，但那只是皮毛，他根本就沒有習過陣法，因此，他可說一竅不通。

才走出不遠，便找不到那座莊宅，那他若要回去，豈不是走不回去？

這一點，鬼王早有安排，在連戰勇離開之前，那個姓魯的管事一再叮囑他記住，若要回去莊宅，可在離開莊宅約三里外，向西，長在一個形如饅頭的小土丘上的一棵大樹幹上連擊五掌，便會有人出現，帶領他回莊宅。

自出道以來，這是他遭遇的最離奇詭異的經歷。

既然自己身上沒有被做了手脚，遭到下毒等禁制，自己又恢復了自由，他大可以不再聽從鬼王的指使——不去殺夏侯捷威，暫時走得遠遠的，不就可以擺脫鬼王的控制？

主意既定，走出十多里後，他馬上改變方向——不再向夏侯莊那個方向走去，往另一個方向走去。

他想到京師走走。

京師乃天子脚下重地，管治森嚴，相信鬼王不敢派人到京師去對付他。

一路上，他都瞻前顧後，恐怕鬼王的手下突然出現阻截他，豈料一路上皆風平浪靜，這又叫他既感奇怪又擔心，不知鬼王在搞甚麼把戲。

因他知道，鬼王放他出來，絕不會放任他隨便往那裏去的，要不，若是他溜走，鬼王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

世上那有這樣兒戲的事。

午前，他來到一個鎮集前，雖然肚子有點餓，却不敢進鎮內歇一下吃飽肚子再走，恐怕在鎮上遇上江湖人物，找他算賬——因爲朱重慶全莊上下被殺之事。

走過鎮口後，他忽然想到，縱

使在鎮上遇上武林人，他們未必認出他就是連戰勇——殺害朱重慶全莊上下的主兇，他在江湖上算得上是一個無名之輩，不大可能會有人認識他的。

想及這一點，脚下不由放緩，停住，跟着轉身往回走——到鎮上去。

走入鎮上，還好，沒有遇到一個江湖人物，連戰勇不敢到較大的食肆去——較易遇上江湖人物，隨便找了一家小店子進食。

由於時過晌午，那家小小的食店內幾乎座無虛席，連戰勇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也不計較店內的食物是否可口美味，但求吃飽肚子，要了飯菜，加一壺酒，吃起來。

出乎意料食物並不難吃，那壺酒更給他一份驚喜。

——那壺酒居然又香又醇。

驚喜之餘，一壺酒喝光之後，連戰勇感到意猶未盡，再要了一壺酒。

要是在平常時候，難得遇上好酒，他一定會開懷暢飲，非喝它三五壺不夠癮，如今，他只好强抑酒癮，喝完第二壺酒後，不敢再喝。

會鈔後，連戰勇離開那家店子，甫走出門外，便遇上一個女子——含笑向他迎面走來。

連戰勇不由心頭跳一下，一時間不知所措——是走還是停下來？

因爲，那女子顯然是衝着他而來的。

那女子年約三十五六，容貌不俗，笑起來透出一份教人會看多兩眼的風情。

連戰勇並不認識那女子。

換言之，那女子也不認識他。

可是，那女子却開口向他招呼：「喂，請問公子可是姓連？」

連戰勇沒有猜錯，那女子果然衝着他來的，心裏立時生出一份警惕：「小可確是姓連，這位姑娘……小可與芳駕素未謀面，怎知小可賤姓？」一臉狐疑之色，雙眼不住四下掃視。

那女子却道：「妾身於日前見過公子一面，所以知道公子貴姓。」

「芳駕有何指教？」連戰勇問。

「連公子大名可是戰勇？」那女子一直含着笑，看不出有絲毫惡意。

連戰勇猶豫了一下——心裏暗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何須藏頭露尾，」點頭道：「正是。」

「妾身果然沒有認錯人，」那女子笑意更盛：「打擾了，對不起。」向連戰勇施一禮，盈盈轉身，往街道裏頭走去。

連戰勇感到莫名其妙，扭頭看着那女子輕快地往街道裏頭走去，怎也想不透那女子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葯，抓抓耳朵，也跟着往鎮口那頭走去。

一路上，他却加了小心，提防有人突然出現，但却白擔心了一場，一直走出鎮口，都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走出鎮外，連戰勇大大地鬆了口氣。

那知道才鬆口氣，身後驀地响起一陣馬蹄聲，連戰勇心頭一跳，急忙回頭望去，只見五騎人馬如風捲殘雲般，自鎮上疾馳出來。

馬上騎着四男一女。

那個女的赫然是在小食肆門前請教他姓名的女子。

連戰勇心裏陡地生出一絲不安的感覺。

這時候要想脫身，已無可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連戰勇把心一橫，豁了出去，人也鎮定下來。

五騎馬眨眼便馳到來，前頭三騎自連戰勇身旁一繞，跟後面兩騎一接，圍成一圈，將連戰勇圍起來。

連戰勇鎮定如常，心裏道：「要來的終於來了。」兩眼轉動，逐一打量馬上五人。

二個人之中，除了那個女子外，其餘四人他根本不認識。

「連戰勇，終於給咱們找到了。」首先開聲的是一個頷下無鬚，唇上長了兩撇鬍子的中年人，一雙眼凌凌有威，教人不敢直視。

「朱前輩陰魂顯靈，教咱們找到這賊子！」另一個三十出頭的漢子咬着牙說，目中滿是怒憤。

連戰勇吸口氣，「幾位截住小子，意欲何爲？」

「嘿嘿，還裝蒜啊！」另一個眉心長了一顆白豆般大的黑痣的漢子惡狠狠地道：「賊子，咱們要將你抓起來，押到朱家莊，生劏了你，生祭朱大俠一門大小在天之靈！」

連戰勇聽着，打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氣，但却毫不示弱地道：「幾位誤會了，小可跟朱大俠一家被殺之慘事，毫無關連。」

「住口！」兩眼威凌四射的中年人怒喝一聲：「好賊子，你抵賴不了，既有膽幹，爲何沒膽認？朱大俠親口對咱們說出殺他們的帶頭人是你這賊子，才含恨而歿，當時咱們都聽得清清楚楚，帶頭的兇手就是你——地獄門堂主連戰勇！」

「賊子，你親口對我說，姓連名戰勇，年紀樣貌爲跟朱老前輩所描述的一樣，抵賴不了！」接口說話的是那個笑起來很好看的女子。

連戰勇急急道：「五位確實誤會，朱大俠也誤會了，當時，小可被鬼域中人挾持着。」

「就算你這賊子舌粲蓮花，也

狡脫不了，項大哥，不要跟他胡扯，將他拿下!」說話的是第四個男子——一個文士打扮的人。

那個兩眼威光閃射的中年人原來姓項。

姓項的中年人立刻揮揮手，喝一聲：「動手拿下這可惡的賊子!」

其他四人立時呼喝一聲，各自從馬鞍上飛身掠起，撲向連戰勇。

連戰勇自忖憑一己之力，無法應付得了那五個男女而脫身，那倒不如束手就擒，免得傷了和氣，令到五人更加不肯聽他的解釋：「住手!小可跟你們走!」他大喝一聲。

五個人雷霆一擊的攻勢頓時窒停下來，各自掠落地上，仍然虎視眈眈地圍着連戰勇。

「連賊!耍甚麼花樣?」姓項的中年人沉聲喝道。

連戰勇道：「你們不用動手，小可跟你們走!」

「嘿嘿，總算你還知高低進退，要是勞煩咱們動手將你拿下來，那你就有苦頭吃了!」說話的是眉心有顆大黑痣的漢子。

「提防這賊子使詐，」那女子道：「這賊子狠心狗肺，怎會這麼便宜束手就擒?」

連戰勇被說得哭笑不得，大聲道：「請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可願意束手就擒，是不想傷了彼此的和氣，令到五位不肯聽小可的解釋。」

「還有甚麼好解釋?」那個文士打扮的人道：「朱老前輩臨終時，親口對咱們說，是你這個賊子帶領一批惡賊，夜襲朱家莊，以下三濫的手段，屠殺了全莊上下，鷄犬不留，難道還有假的?」

連戰勇極力辯白：「當時小可是被人挾持，不但被點了身上的穴道，連啞穴也點了，說出小可姓名的，不是小可，而是挾持小可的人，他們欲來個嫁禍插贜，令到小可在江湖上無路可走，不得已要投靠他們!」

「胡說八道!」姓項的中年人喝斷連戰勇的話：「憑甚麼要咱們相信你說的話，怎知你是不是為了脫身而編造出來的!」

連戰勇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五位，小可若有一言半語虛假，天誅地滅，不得好死!」

「你幹了那件人神共憤的事，還想有好下場?」三十出頭的漢子怒道：「江湖上的同道聽聞朱前輩滅門遭屠殺慘事後，莫不悲憤填膺，發誓要擒到兇手，將之生祭朱前輩在天之靈。」

那個女子忽然開口道：「你說當時被人挾持，那些人是甚麼人?」

連戰勇馬上道：「鬼域中人!」

「鬼域中人?」那女子與四個同伴幾乎是同時叨唸一遍，互相看了一眼，臉上露出茫然無知的神色。

「鬼域?咱從來沒有聽聞過江湖上有這麼一個名稱!項大哥、趙二哥、柳四弟、五妹，你們可有聽聞過?」說話的是眉心有顆黑痣的漢子。

姓項的中年人跟三十出頭的漢子、文士還有那個女子都搖搖頭：「愚兄在江湖上闖蕩了十多二十年，還是第一次聽聞鬼域這個名稱!」姓項的中年人一臉不相信的神色。

文士模樣的人接口道：「姓連的賊子，你編故事也編一個咱們聽聞過的名稱，江湖上、武林中哪有一個叫鬼域的地方或是帮會組織?你不是將咱們當作白痴吧!項大哥，咱們不要再跟這賊子白費唇舌，將他押去朱家莊，生祭朱老前輩滿門慘死的亡魂吧!」

連戰勇大叫：「小可所言千眞萬確，小可可以帶你們去那個地方——鬼域!証明小可不是信口開河，杜撰出來的。」

「你若要辯白，到朱前輩的墳前再辯白吧!」姓項的中年人說話間，突然出手向連戰勇的左肩頭扣去!

連戰勇本能地往斜裏一閃，避開那一招抓扣。

這一來，却引得其餘四人一齊向他出手攻擊，雖則他及時避過姓項的那一招。

連戰勇一閃之後，並沒有再動，口裏大叫：「不勞各位動手，小可跟你們走便是!」

姓項的與四個同伴及時住手：「總算你識時務，知厲害!」說話的是姓項的中年人：「乖乖地讓咱們點封你身上期門、風附等穴，跟咱們去朱家莊!」

連戰勇此刻奇怪鬼域的人怎不現身出手來解救他?

照說，鬼王不會不派人監視着他，任由他到處走的。

到底鬼王在搞甚麼把戲?

結果，連戰勇被那文士出手點了身上五處大穴，押着他往朱家莊走去，而鬼域中人一直沒有出現來解救他。

*　*　*

偌大的朱家莊幾乎變成一片焦土，只有一座大廳堂僥倖燒掉半邊，還可以停留。

連戰勇是被姓項的五人於翌日午前，押到朱家莊的。

他們就在那倖存的半壁廳堂暫作停留。

在昨晚住宿的那個墟集上，姓項的和四個同伴買了三牲祭品，帶到朱家莊。

將三牲祭品放下，五人都坐在

還有幾張沒有被燒掉的椅子上，歇一歇。

連戰勇看到朱家莊變成一片焦土，想到那一晚被慘殺的人，心裏一陣難過。

他沒有椅子坐，只好坐在地上。

由於他束手就擒，姓項的跟四個同伴都沒有為難他。

連戰勇很想知道五人是何許人物，坐了一會，開口道：「請問幾位怎樣稱呼?縱使小可屈死，也知道死在甚麼人的手上。」

眉心有顆黑痣的漢子瞪眼道：「賊子，你說甚麼?到了這裏，仍想抵賴?你那麼說，可是恫嚇咱們，咱們不怕你死後找咱們索命，正如你這賊子所說，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你用心聽着了，項大哥名銅城!趙二哥名晋，柳四弟名俠生，五妹姓李，名晚香，咱叫尚劍川!」

連戰勇不等眉心有顆黑痣的漢子——尚劍川說完，已想起五人的來歷，「五位原來就是江湖人稱神州四義一枝花的五位大俠。小可聞名已久，想不到在這種情形下得識五位。」

「別拍馬屁奉承……」趙晋喝斷連戰勇的話：「縱使你舌底生花，說得天花亂墜，咱們也不會放過你，想當年朱大俠曾有恩於咱們，如今他死得那樣慘，咱們在他遺體前發誓，一定替他報仇!你這賊子死有餘辜，不將你生祭大俠在天之靈，怎對得起朱大俠!」

連戰勇大聲道：「你們要怎樣才相信小可沒有殺害朱大俠一家大小?」

尚劍川冷笑一聲：「咱們只相信朱大俠咽氣前所說的話，無論你這賊子怎麼說，咱們也不相信。」

連戰勇幾乎氣炸了：「五位一意孤行，不怕殺錯人，讓眞正的兇手暗裏掩嘴竊笑麼?」

「混賬，難道朱大俠臨終所言，會是假的?」項銅城怒喝：「無論你這賊子說甚麼，今日也難逃一死!」

尚劍川突然出手，點了連戰勇的啞穴：「討厭，看你還能不能聒聒叫!」

連戰勇啞穴被點，當然說不出話來，想到自己快將屈死在五人手下，氣炸了肺，同時後悔放棄抵抗，如今連辯白的機會也沒有了，早知五人如此偏激，倒不如跟他們拚個死活，或許能夠逃脫!總好過如今成為待宰的畜牲般。

這時候，他極之盼望鬼域王的手下突然出現，解救他。

他實在不想含冤而死，那會死不瞑目。

「時辰到了，」柳俠生抬頭往天上望一眼，太陽已高掛在中天。

午時。

連戰勇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心裏那股冤屈之氣一下子填滿了胸膈，還往上衝，結果，一口氣換不過來，昏死過去。

尚劍川「嘿」地笑了一聲，上前一把抓起連戰勇：「這小子原來這樣怕死!」大步往外面走去。

*　*　*

連戰勇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堆新坟的前面，身前那個大坟上的墓碑上，觸目地寫着「大俠朱公重慶之墓」幾個大字。

再看看自己的身上，一頭一臉的水，才知道自己是被人用水淋醒的。

這一刻，他心裏居然很平靜，既沒有憤怒，也不感到冤屈，只想到，人總有一死，若該死在項銅城五人手上，那是天意，冥冥之中自有註定，若不該死，便死不了。

趙晋一把將他抓起來，要他跪下。

連戰勇沒有反抗，抱着贖罪的心情跪在朱重慶墳前。

此刻，他忽然想到，朱重慶滿門上下慘遭屠殺，自己多少也要負上一點罪責。若不是自己不答應投效鬼王，朱重慶滿門上下便不會被殺，情形有如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那樣。

墳前的供桌上已擺放好三牲祭品，李晚香點燃了香燭，分派給項銅城四人，由項銅城領頭，逐一上香。之後，由項銅城半跪在墳前，向墳墓尖聲道：「朱大俠，幸得你在天之靈保佑，教銅城五人遇上殺你滿門的主兇惡賊連戰勇!今日，銅城五人就以惡賊生祭朱大俠你滿門在天之靈!」說完，站起來大聲道：「二弟三弟動手，先剜出連戰勇的心肝，再砍下他的首級，祭奠朱大俠滿門在天之靈。」

趙、尚兩人呼應一聲，一步跨到連戰勇身前，尚劍川一手抓住連戰勇的髮髻，往後一扯，連戰勇被扯得上身一挺，頭後抑，趙晋雙手一落，抓住連戰勇胸前的衣服，左右一扯，裂帛聲中，衣服被扯裂開來，露出壯實的胸膛。

連戰勇臉上很平靜，閉上眼，沒有一絲緊張，也沒有半點怨恨。

趙晋揚起手上的尖刀，「嘿」一聲，準確地往連戰勇的心胸上扎下去。

驀地，弓弦聲乍响，一片激矢有如飛蝗般，疾射向項銅城五人。

項銅城五人大驚急閃封擋，顧不了去剜連戰勇的心肝。

連戰勇乘機倒在地上，免得被箭矢射中。

箭矢一陣接着一陣，射得項銅城五人終於應付不了，各自縱竄開

去，找地方躲避。

五人中，除了項銅城、尚劍川、柳俠生外，趙晋跟李晚香都中了箭。

一伙戴着各式鬼面具的人刹時間衝殺出來，發出慘叫尖嘯，雖在光天化日之下，仍然教人感到心寒。

最先衝到墳前的三個人，立刻將地上的連戰勇抓起來，其中兩人一左一右挾着他，另一人護着，往回飛奔。

其他的鬼卒，則繼續向項銅城五人撲殺。

連戰勇被挾到一棵燒成黑炭的斷樹下，挾着他的兩個「鬼卒」將他放下，一人即時從樹後閃出來，赫然是鬼王！

連戰勇自激矢驟發的刹那，已猜到襲擊項銅城五人的人極可能是鬼域中人，因爲，除了鬼域中人外，他想不到還有甚麼人會出手救他！

只是，他想不到鬼王竟然親自帶人來救他。

鬼王沒有說話，出手解開他的啞穴，才問道：「他們還點了你那個穴道？」

連戰勇「哼」了一聲，說出身上被點封的五處大穴。

鬼王飛快地出手一連解開連戰勇說的各穴道。

穴道一解，連戰勇立刻跳起身，舒展一下手脚，並運氣行功。

那邊廂——墳墓那邊，項銅城五人已與三四倍於他們的鬼域中人廝殺。

鬼王似乎並不擔心手下應付不了項銅城五人，只往那邊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對連戰勇道：「幸虧本王及時帶人趕到，要不，你現在已被剜心斬首，祭奠朱老鬼靈魂了！」

一頓，接又道：「如今你知道，江湖之大，除了鬼域之外，沒有一處可供你容身了吧？」

連戰勇咬咬嘴唇：「……要救……屬下，却要等到這個時候……無非是想屬下感受深刻，令到屬下對鬼王你不敢再生異心，屬下明白，那不過是你要屬下死心場地的一種手段！」

鬼王拍掌道：「聰明，果然是個聰明人，不枉本鬼王費盡心機，也要將你收服在麾下。」

跟着又道：「你說得對，本鬼王確是可以早些救你。本鬼王之所以要等到緊要關頭才出手救你，確實是要讓你知道，無論你怎麼辯白，那些要替朱老鬼報仇的俠義之士，都不會聽你的，你只有一條路可走，永遠投效本鬼王，只有本鬼王才能保護你，鬼域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經此一役，看你還敢不敢

再生異心？」

連戰勇咬着嘴唇不作聲。

那邊廂的情形有了急劇的變化。

項銅城五人不知怎的，突然變成了軟脚蟹——幾乎連兵器也使不動，在這種情形下，如何抵擋得了鬼域中人的攻擊，結果，先後被鬼域中人擊殺！

連戰勇猜想項銅城五人極可能中了鬼域迷香，以致功散力消，比普通人還不如，終於死在鬼域中人的手下。

對於項銅城五人之死，連戰勇一點也不感到痛快解恨，雖則他差點被五人剜心斬首，反之，對五人之死，感到難過。

說到底，項銅城五人是爲了道義——替朱重慶報仇，才死於鬼域中人的手上的。

「連戰勇，希望你經此一役，不敢再生異心，要不，本鬼王不再輕恕！」鬼王沉聲對連戰勇道：「馬上動手趕去夏侯莊吧，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本鬼王的監視之下，你好自爲之。」

連戰勇說一聲：「屬下知道，馬上往外掠去。」

他不想跟鬼域中人在一起，特別是鬼王。

鬼王待連戰勇走後，下令手下將項銅城五人就地埋了。

那個赤髮鬼將上前對鬼王道：「鬼王，那小子經此一役，大概不敢再生異心，爲了自保，不敢不殺夏侯捷威！」

鬼王哈哈笑道：「好戲開鑼了，將有連場好戲！」

赤髮鬼將也放聲大笑起來。

逼虎跳墻　强充殺手

連戰勇大概是被上一次的遭遇嚇怕了，聽聽話話的，一逕趕去夏侯莊。

快到夏侯莊的時候，他又遇上一個人。

那個人直挺挺地站在路當中，肩上扛着一柄開山斧，少說也有六十斤重。

遠遠看到那人，連戰勇已暗感不妙，欲迴避，只怕避不了，只好硬着頭皮走前去。

從那人的樣貌，以及肩上扛着的兵器，連戰勇已猜到那人是誰。

江湖上，只有一個人使用一柄重約六十斤的開山大斧——開天劈地的徐猛。

徐猛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沒有聽聞過其大名的，相信沒有多少人。

連戰勇甫出江湖，便聽聞徐猛的大名。

走到徐猛身前，連戰勇裝出好奇的樣子，瞥了徐猛一眼，身子一側，繞過他身旁，往前走。

才繞過徐猛身旁往前走出兩步，只聽身後响起徐猛一聲霹靂也似的暴喝聲：「小子，站住！」

連戰勇渾身一震，不由自主停下脚步。

「小子，可是連戰勇？」身後又响起徐猛打雷般的喝叫聲。

連戰勇吸口氣，緩緩轉身，正好跟霍然轉身的徐猛面對面。

徐猛人如其名，威猛嚇人，粗眉巨目，獅鼻海口，針刺般的繞腮鬍，臉膛紫黑，身高七尺過外，仿似一尊金剛。

面對着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徐猛，連戰勇感到自己矮了一截。

不等連戰勇開口說話，徐猛已自張口喝道：「呔！小子怎不答話？」

連戰勇不由伸手摸向腰間的長劍，開口說道：「小可正是連戰勇，未知閣下有何指教？」

徐猛巨目怒睜：「好！好！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連戰勇心裏叫苦連天，口裏却說道：「小可有急事要趕路，告辭了！」向徐猛拱拱手，拔脚往前急走。

焉料徐猛大吼一聲：「小子，給俺站住！」

連戰勇應聲站住，一顆心跳個不停——被那聲打雷般的吼聲所震懾。

「閣下，小可與你素未謀面……」連戰勇裝傻扮懵。

「住口！」徐猛鬚髮俱豎：「小子你雖與俺素未謀面，却是俺要找的人。」

連戰勇一顆心跳得更厲害，仍然裝糊塗：「既未謀面，閣下找小可幹嗎？」

「找你小子算賬！」徐猛威態嚇人。

「小可跟閣下毫無轇轕，算甚麼賬？」連戰勇心知又遇上天大的麻煩了。

「你小子帶人夜襲朱家莊，殘殺朱大俠滿門上下，俺要算這筆賬！」徐猛將肩上的大斧卸下來，擧斧作勢。

連戰勇急道：「閣下且聽小可辯解，那晚之事，根本不是小可所爲，當時小可被一伙自稱鬼域之人制住，小可既不能動也不能言……」欲將當時的情形對徐猛說出來，希望得到他的諒解。

那知道徐猛跟銅城五人一樣，根本不聽他的解說，「俺不聽你小子胡說八道，看招！」一斧向連戰勇劈去。

看徐猛一招使得輕輕鬆鬆，擧斧輕若無物的樣子，可知他臂力之

強。

連戰勇不敢硬接那一斧，身形一縱，閃避開去。

徐猛那一斧却是虛招，陡地斧勢疾變，利斧斜斬閃縱開去的連戰勇。

連戰勇縱拔起來，利斧過處，強大的勁風激蕩起連戰勇的衣襬。

「小子，那裏走？」徐猛一斧斬空，身形縱旋而起，手中大斧隨勢往上揮斬。

連戰勇人在空中，無法借力再掠起，只好兵行險着，身形疾挺中，刷地拔出長劍，飛刺向那泛着寒芒的斧鋒。

「叮」一聲，劍尖準確地刺擊在大斧的鋒刃上，連戰勇被反震得連人帶劍，橫飛出去，差點便因虎口劇痛而握不住長劍。

那一劍他若是刺歪分毫，大斧便會貼着他的劍身將他斬爲兩截。

若是有人在旁觀看，準會替連戰勇捏一把冷汗。

連戰勇橫飛出二丈過外，手一抄，抓住頭上一根橫伸出來的枝椏，身子一蕩，手一鬆，往前飛蕩出去。

「轟」一聲，那棵大樹——足有腰身粗的樹桿已齊腰倒折，砸在地上，弄出一陣地動山搖的聲响，砸起了一天黑土。

連戰勇幸好及時鬆手蕩了出去，要不，準會被倒折的大樹壓着。

那棵大樹是被徐猛一斧砍斷的，可想他臂力何等強大，眞不愧稱爲開山劈石的外號。

連戰勇蕩出三丈過外，掠落地上，立刻往前縱掠。

——他不想跟徐猛糾纏下去，自知憑手上長劍，未必應付得了徐猛那柄重六十斤的大斧，所以，還是走爲上着。

徐猛眼見一連三招，皆被連戰勇避過，氣得吼叫連聲，洒開大步，追趕下去。

可是，就是他輕功再高，帶着一柄六十斤重的大斧，自不免大受影响，追趕之下，越追越遠，那裏追得上連戰勇。

結果是，被連戰勇跑掉。

＊　＊　＊

夏侯蓉返回莊上（實則被押回去），無時無刻不在掛念連戰勇，日日盼他回來，對於父親的責罰，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一個女孩子若是愛上一個男人，有時候是會不顧一切的。

夏侯蓉被父親足足關在房裏半個月，才被放出來。

對於女兒的私自出走，夏侯捷威大爲動怒，警誡女兒若有再犯，決不饒恕。

夏侯蓉却在心裏打定主意，待連戰勇回來見她，便要連戰勇向父親提親，若父親不答應，便跟連戰勇私奔，決不管後果如何。

除了連戰勇，這一生她都不會喜歡別的男人。

夏侯捷威雖則將女兒放出來，但却不準她一個人外出，沒有奶娘王媽陪着，不准踏出大門一步。

這一日，吃過午飯後，夏侯蓉忽然心血來潮，想到蓮花庵去上香。

稟過母親後，在王媽的陪同下，出門往蓮花庵走去。

王媽雖然是一個奶娘，但千萬別小覷她，要不，準會吃虧。

原來，王媽的武功比夏侯蓉還厲害，要不，夏侯捷威也不會要她陪着女兒。

蓮花庵在夏侯莊東南面約四里外，庵內供奉的是觀音菩薩，那裏不但是一個香火鼎盛的地方，也是一個遊玩的好去處。

原來，蓮花庵的附近不但有一個蓮花池，亦有一個紫竹林，更有一大片桃李園，每當春日秋天，到那裏去上香遊玩的善信滿園滿林。

夏侯蓉在庵內上過香後，信步往桃李園走去。

她在觀音菩薩前上香，是求觀音菩薩保佑連戰勇早日平安歸來跟她相會。

王媽奉了夏侯捷威之命，對夏侯蓉寸步不離，她走到那裏，便跟到那裏。

夏侯蓉雖然有點討厭，並沒有責怪王媽之意，因知她是奉命而行，若王媽看不住她，會受到父親的責罰。

走入桃李園，在花樹間漫步，夏侯蓉不由又想起連戰勇。

不知他是否平安？

大概他已趕回來了吧？

但願他平安無事。

正自思想間，無意中瞥到一棵樹後似有人影閃沒，頓時心頭一緊，隨即便生氣地暗哼了一聲：「鬼鬼祟祟的，本小姐要看看你這無賴是誰？」依舊悠閒地往前走去。

走到那棵樹的附近，夏侯蓉停住腳步，抬手在一根枝條上摘了一朵李花，張口向那棵樹後嬌喝道：「出來吧！是那一個無賴，鬼鬼祟祟的，下流！」

那棵樹後應聲閃出一人。「蓉蓉！」

夏侯蓉一眼看到那人，頓時驚喜無限地歡呼一聲：「連大哥，是你！」

從樹後閃出來的那個人，並不是無賴也不是癟三，赫然是連戰勇。

「連大哥，你終於回來了，怎會在這裏的？」夏侯蓉歡笑着走向連戰勇。

連戰勇迎上去，緊緊握住夏侯蓉的手。「蓉蓉，我想給你一個驚喜。」

「什麼時候回來的？」夏侯蓉上下不住打量着連戰勇，像是要看個夠。

連戰勇的兩眼也沒有離開過夏侯蓉那張俏麗的嬌臉。「今早才到……」

「那怎不立刻去找我？」夏侯蓉微嗔道：「這個時候才來見我？知不知人家……記掛着你？」

連戰勇含笑道：「蓉蓉，我恨不得馬上去見妳，可是……妳也知道，我若去妳家找妳，妳爹一定不會讓妳見我。所以，我忍耐着，跟到這裏才見妳。」

兩人只顧說話，將站在不遠處的王媽渾忘了。

王媽雖則盡忠職守，但對自小看着長大的小姐疼惜有加，此刻，她便站得遠遠的，免得打擾了兩人的相會。

對於夏侯蓉跟連戰勇相會之事，她決定當作看不到，不告知夏侯捷威。

「連大哥，你好像有點不開懷……也好像有心事。」夏侯蓉女兒家心細，居然被她看出連戰勇有點不妥。「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或是惹上麻煩？」

連戰勇被夏侯蓉一問，頓時百感交集，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這些日子發生的事情，就像發了一場不可思議的夢，說出來只怕不會有多少人會相信。

猶豫了一下，連戰勇淡淡地道：「是發生了一些事情，待會再慢慢告訴妳。」

夏侯蓉着急的問：「發生了什麼事？快說給我聽。」

連戰勇搖搖頭。「別心急，先告訴我，妳回去後，令尊可有責罰妳？」

夏侯蓉苦起臉。「被爹關了半個月，不准出房間一步。之後，只要踏出家門一步，都要叫奶娘陪着。」一頓，深情地道：「你知道嗎？人家多掛念着你，生怕你遇到意外。」

連戰勇感動地道：「蓉蓉，我也記掛着妳，擔心妳爹不知會怎樣責罰妳。」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夏侯蓉很心急想知道連戰勇在跟她分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連戰勇四下張望一眼，壓着聲道：「這裏說話不大方便，也不是跟妳細說的時候，妳先回去。」下面他還對夏侯蓉說了幾句話，低到只有夏侯蓉才聽到。

跟着，他又提高聲音道：「那個奶娘會不會將我倆在此見面的事告知令尊？」

夏侯蓉扭頭望一眼站在遠處一棵樹下的王媽，搖搖頭道：「奶娘自小便很疼惜我，不會將我跟你的事告知我爹。」

「那我就放心了。」連戰勇道：「妳跟奶娘先回去吧。」

夏侯蓉依依不捨。「才見面，我不想這樣快便回去，我還有很多話對你說啊。」

連戰勇道：「我何嘗不是。」聽我話，以後我們見面的時間多的是。」

蓉蓉嘟嘟嘴，「好吧，我聽你的。」

連戰勇伸手輕撫一下夏侯蓉的頭髮，放開握住夏侯蓉的手。「再不走，妳奶娘要不耐煩了。」

夏侯蓉朝連戰勇甜甜一笑，才轉身向奶娘站着的地方走去。

奶娘待夏侯蓉走到身前，輕責道：「小姐，原來妳跟連少俠相約在這裏見面？」

夏侯蓉拉着王媽的手。「妳猜錯了，我根本不知……他來這裏見我。奶娘，妳不會告知我爹吧？」

王媽疼愛地看夏侯蓉一眼，「小姐，老身不會做那種棒打鴛鴦的事啊！」

「奶娘，妳眞是個大好人。」夏侯蓉笑着在奶娘的臉頰上親了一下。「我們回去吧。」

奶娘扭頭看一眼站在原地、一直看着他倆的連戰勇。嘆口氣道：「眞不明白妳爹爲何不喜歡連少俠。老身怎麼看，也看不出連少俠有那一點不好。」

夏侯蓉秀眉輕蹙，邊走邊說道：「奶娘，我爹是嫌連大哥出身不夠好，不是什麼名門世家的子弟，跟我家門不當、戶不對，所以，他不喜歡我跟連大哥來往。」

奶娘頗有感觸地嘆口氣，欲言又止。

夏侯蓉看在眼內，好奇地問：「奶娘，妳想說什麼？怎麼不說啊？」

王媽道：「老身不過是一個下人，有些話不是下人該說的。」

蓉蓉握住奶娘的手，眞摯地道：「奶娘，我從沒有將妳當下人看待……」

「老身知道。」奶娘感激地看了夏侯蓉一眼。「妳是一個好孩子。」一頓，接又道：「老身決不會做半點傷害妳的事。」

夏侯蓉感動得眸中淚光閃現，輕輕摟住王媽。

＊　＊　＊

連戰勇正想離開桃李園，一個人忽然現身出來，向他警告。「連戰勇，別耍花樣，別將你要殺夏侯捷威的事透露給夏侯蓉或是夏侯捷威知道，要不，你會後悔一輩……永遠也見不到夏侯蓉。」

連戰勇緊張萬分地道：「你們

若敢對……她……不利，我就算拚了一條命，也不會放過你們。」

那人面上沒有戴面具——鬼面具，却明顯地讓人看出經過易容。「只要你依照鬼王說的話去做，保証不會動夏侯蓉一根頭髮，記住！」

那人說完，重重地盯了連戰勇一眼，又說道：「無論你幹什麼，也逃不過咱們的眼底，好自爲之！」話落，身形一閃，掠沒於附近的一棵樹後。

連戰勇平靜地看着那人迅速地掠去，若有所思地站了半晌，才往地上吐口唾沫，離開桃李園，往鎮上走去。

夏侯莊在鳳鳴鎮南面約二里的地方。

連戰勇是在入黑後，才返回鳳鳴鎮。

他不想遇上武林中人，免得又惹上麻煩，返回住宿的客棧房間後，便一直沒有外出一步。

晚飯，他也是叫伙計送到房內吃的。

晚飯，他房內的燈光便熄火了。

二更，他悄然離開房間，自客棧的後面越墻而出，往鎮南那面掠去。

掠出鎮外，不多久，便掠到夏侯莊前。略爲停留了一會，跟着便向莊子的左面掠去，自那面掠上莊墻，潛入莊內。

以前，他曾到過夏侯莊數次，雖不是對夏侯莊瞭如指掌，却不至於像盲頭蒼蠅一樣，閃閃掩掩的，掠到一個小院子內。

那個小院子佈置得很清雅，荷池花架的旁邊，有一座小房子。

連戰勇似乎對這個小院子頗熟悉，閃掩了兩下，便掠到小房子的窗下，在一扇窗上輕輕叩了四下。

房子內立刻響起輕微的動靜，虛掩着的窗門輕輕推開來。「連大哥，是你嗎？」是夏侯蓉的聲音——低細得一尺外的人便無法聽到。

連戰勇立刻自窗下冒起來。

「蓉蓉，我來了。」

「快進來。」夏侯蓉將窗子推開一點。

連戰勇搖搖頭。「蓉蓉，不用了，就這樣說話吧。」就在說話時，他以異常快速的動作，將一個紙摺塞入夏侯蓉一隻放在窗沿上的手中，同時向她連連眨動眼睛。

夏侯蓉起初沒有領會連戰勇的說話，拿着那個紙摺，幾乎開口問連戰勇那是什麼，幸好她及時會意，將到了唇邊的話咽住。

「連大哥，你說有話對我說，現在可以說了吧？」夏侯蓉裝作抬手輕掠鬢髮，將手上的紙摺巧妙地放入衣袖內。

連戰勇道：「蓉蓉，若果有一日我殺了妳爹，妳會怎樣？」

夏侯蓉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嗤地輕笑一聲。「連大哥，別開玩笑了，你怎會殺我爹？」

連戰勇正色道：「我不是說笑的，世上的事變幻無常，什麼事情也會發生的啊！」

夏侯蓉道：「無論怎樣，爲了我，你不會殺我爹的。」

「萬一，我是說萬一，妳會怎樣？」

「我不知道。」夏侯蓉茫然道：「我不知該怎辦……連大哥，不要說這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吧，說說別的，說說你跟我分手後的事情。」

連戰勇抓住夏侯蓉的手。「蓉蓉，自從跟妳分手後，我經歷的事情，說出來妳不會相信，直到現在，我也有時懷疑不是眞的。」

「連大哥，到底是怎麼回事，快說啊！」夏侯蓉搖動連戰勇的手。

連戰勇猶豫了一下，說道：「那日妳跟尤進教頭回去後，尤教頭去而復返，將我擒下，押回妳家，讓妳爹處置我……」

「姓連的，好大膽哇！居然敢潛入本莊，私會夏侯某之女，簡直膽大妄爲，傷風敗俗，今晚若不將你拿下，好好處置，怎保得住蓉兒的名節聲譽。」一把聲音突然暴响，人影閃現，赫然是夏侯捷威。

隨着夏侯捷威的現身，附近刹那間人影閃現，少說也有十多二十人，其中一部份人手執火把，一下子着火燒起來，將小院子照得一片光亮。

看來，夏侯捷威早已發現連戰勇潛入莊內，暗中召集人手，將小院子包圍起來，才突然現身。

連戰勇跟夏侯蓉都驚呆住。

事情實在太突然了。

幸好，連戰勇並沒有進入夏侯蓉的房間內，要不，只怕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在火把照耀下，除了將小房子圍起來的人外，院墻上也滿是人，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爹！女兒沒有做出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啊，爹你也看到，女兒不過跟連大哥在說話……」夏侯蓉着急得高聲叫。

「住口！」夏侯捷威怒喝。「妳是個女孩兒家，半夜三更跟他私會，像什麼話？要是傳到外面，不但令夏侯家蒙羞，也丟了爹的臉，妳怎有臉見人？」

「爹！女兒自問沒有做出……苟且之事，不怕人說！女兒跟連大哥是眞心相愛的，爹你爲什麼不准女兒跟連大哥來往？」

「不要臉的賤人，不知羞耻說出這種話來。」夏侯捷威氣怒得聲音發顫。「自古以來，男婚女嫁，自當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容妳逾越規矩，氣煞我也！」

夏侯蓉似乎豁了出去，什麼也不怕。「爹，男女相悅天經地義，父母之命當然要從，可是，做女兒的也是人啊！做父母的總不能不顧兒女的喜惡，給做女兒的找一個不喜歡的人嫁了便算。男婚女嫁乃是人生大事，做父母的難道不可以讓兒女作主，擇一個喜歡的人嗎？女兒喜歡連大哥，連大哥也喜歡女兒，這有什麼錯？爲什麼不能夠在一起？爹，你講講理啊！」

「住口！」夏侯捷威怒極厲喝。「妳太放肆了！眼中還有我這個爹嗎？」

連戰勇終於開口了。「夏侯莊主，小可自問配得上你女兒，你爲何一再阻撓小可跟蓉蓉在一起？」

「好賊子！你深夜潛入本莊，私會夏侯某女兒，分明不懷好意，存心想壞我夏侯家名聲，今晚若不好好教訓你一番，怎咽得下這口氣！」

話落，擧手一揮。「殺了這賊子！」

那些護院教頭及莊丁呼喝一聲，向連戰勇撲去。

連戰勇猶豫着不知該怎辦才好，窗內的蓉蓉催促道：「快走，連大哥快走啊！」

一言提醒連戰勇，但却不放心夏侯蓉。「蓉蓉，我擔心妳……」

夏侯蓉着急地催促他。「連大哥，你放心走吧，我不會有事的，再不走便走不了啊！」

就這說話之間，幾個護院及莊丁已搶先撲到，連戰勇不敢再留，身子一躍，往上拔起來。

幾個撲到的教頭莊丁皆截不住連戰勇。

「小賊，往那裏走！」一聲暴喝中，一條人影有如旗花火箭般，「射」向拔起來、掠向房瓦上的連戰勇。

那人影的身法好快，連戰勇脚尖才點在房瓦上，那人已「射」到，一掌向他當頭擊去。

——欲取他性命。

連戰勇身形一矮，斜縱出去。

那人一掌擊空，即時飛起一脚疾踢連戰勇。

連戰勇發覺那人赫然是夏侯捷威。

於竄躍之間，身形變化不易，結果連戰勇閃避不及，股側被夏侯捷威那一脚擦過，身形斜翻開去，在瓦面上疾滾。

夏侯捷威一蹤，寒光掣閃，追刺連戰勇。

疾滾中的連戰勇陡地往上彈掠起來，劍光撇閃，擋開夏侯捷威的利劍。

可是，幾條蹤掠上房瓦來的人影手上的兵器紛紛斬刺向連戰勇，令到他幾乎應付不了，結果腿上挨了一刀——被削下一片皮肉來，身形落在瓦面上，總算避過那幾個人的攻擊。

可是，他的身形才落在瓦面上，夏侯捷威的利劍已如電光石火般遞到——刺向他的腰眼部位，咬咬牙，連戰勇冒險一掌拍向劍背。

「啪」一下疾响，手掌拍在劍背上，確是將夏侯捷威的利劍拍開，連戰勇右手劍同時使出一招鳳舞龍飛，險險擋開那霎那間擊向他身上的三件兵器。

另外兩件兵器疾如星火般接着向他身上擊去，連戰勇來不及變招應付，危急之間，身形順着瓦面疾滾下去，總算避過那兩件兵器。

「嗤」一下破空聲疾响，夏侯捷威人劍有如激矢般，追着連戰勇疾滾的身形射去。

連戰勇身子一空，自瓦簷上摔墮下去。

就在那刹那，夏侯捷威人劍自連戰勇的身上射過。

連戰勇發出一聲痛哼聲。

原來，連戰勇背側被射過的夏侯捷威那把利劍割破了一道三四寸長的口子，衣破肉裂，痛得他失聲痛哼。

瓦面上的幾條人影跟着追掠下去，看來，夏侯捷威非要致連戰勇於死地不可。

連戰勇身形着地，脚下斜蹌兩步，才站穩下來。

腿上的傷令到他幾乎站不穩。

「連大哥！」站在窗前的夏侯蓉看到連戰勇似是受了傷，心痛驚急得嬌呼一聲。

連戰勇已無暇理會夏侯蓉那一聲呼叫，忙於接下夏侯捷威那一劍。

跟着，紛紛從瓦面上掠下來的幾條人影接連向連戰勇攻擊。

連戰勇奮起神威，應付接着而來的攻擊。

夏侯蓉眼見連戰勇陷於父親及數名教頭的聯手合擊中，空自驚急擔心，不能助連戰勇一臂之力。

原來，有兩個護院教頭早已奉了夏侯捷威之命，將她看着。

若是單對單，連戰勇縱使不是夏侯捷威之敵，自信還可以全身而退，如今以一敵五(另外四人是護院教頭)，俗語有話，雙拳難敵四手。加上他又受了傷，更加應付不了夏侯捷威五人的聯手攻擊。

不到十招，連戰勇便迭遇險招，情況危殆。

眼見危在旦夕，連戰勇把心一横，嘶吼一聲，拚盡全力施展出一

招風起雲湧，長劍幻起一圈激芒，只聽鏗鏗鏘鏘之聲連串响起，末了是一聲震人心弦的激震聲，一道閃芒斜飛而起，投落三四丈外的地上，赫然是一柄劍。

連戰勇的長劍。

原來，連戰勇連續擋撥開四件兵器，欲蹤拔起來，溜之乎也，却擋不開第五件兵器——夏侯捷威的長劍，反被震得長劍把握不住，脫手飛了出去。

他亦縱拔不起來。

因爲夏侯捷威於震飛他的劍後，順勢一劍向他斬去，逼得他身形急矮，斜滑出一步，才避過夏侯捷威那一劍。

四個教頭的兵器已閃電般向他遞到。

連戰勇手上已無兵器，只好赤手空拳應付四個教頭的攻擊。

拳擊、掌拍、脚踢，總算應付過四個教頭的攻擊，但身上又挨了一下——左臂膀上被刺了一劍，一口氣還未喘過來，夏侯捷威的長劍化作一團耀目的劍花，向他當頭直刺過去。

連戰勇無法以雙掌應付那一招，只好歪身往橫裏滑開一步，那知道夏侯捷威那一招是虛招，那刹那掌脚齊施，連戰勇倉猝間接下一掌，却避不過那一脚，被夏侯捷威一脚踢得翻跌開去。

四條人影追着連戰勇翻跌開去的身形撲擊。

連戰勇於翻跌急墮中，手脚齊施，居然被他逼開四個教頭的兵器，衝天直射起來。

一條人影即時如箭矢激射般，彈射過去，「啪」一聲，一掌擊在連戰勇的身上。

連戰勇被擊得人如斷綫風箏般，飛跌落丈許外的地上，被四個跟蹤追撲過去的教頭的兵器抵住，動彈不得。

其實，他右胸肋上挨了一掌，有兩條肋骨已斷了，受傷頗重，根本不能跳起身，縱使沒有被制住，他不大可能逃得了。

一掌將連戰勇截擊下來的，是夏侯捷威。

夏侯捷威厲喝一聲：「殺了他！」

四個教頭中，有兩個執刀的手起刀落，向連戰勇身上斬劈下去。

「住手！」一聲尖厲的呼喝驀地响起，震得那兩個教頭刀勢一窒，不敢斬劈下去。

因爲，所有人都聽到，發出喝聲的是夏侯蓉。

夏侯捷威怒不可遏，向女兒喝道：「蓉兒，妳好大膽！」

夏侯蓉手執一柄精芒閃爍的匕首，抵在胸脯上，决然道：「爹，你若殺連大哥，女兒立刻死在你跟你。」

夏侯捷威氣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賤人，竟然爲了那小子……以死來威脅你爹爹，氣煞我也！」

夏侯蓉决絕地道：「連大哥若被殺，女兒决不苟活偷生，女兒說得出，做得到！」

夏侯捷威氣得渾身抖顫，嘴唇咬動，半晌，才說出話來。「將那小子抓起來，押到地牢關起來。」

「爹，女兒要你放了他！」夏侯蓉語聲堅决。

夏侯捷威再也按捺不住了，咆哮道：「賤人，爲了那小子，妳竟然不惜跟爹反目？……妳到底認不認我是妳爹？」

夏侯蓉含淚道：「爹對女兒的恩德，女兒一生一世也記着，但連大哥是女兒最愛的人……」

「住口！」夏侯捷威暴吼一聲，氣怒得鬚髮俱張，神態駭人。

夏侯蓉也禁不住被父親的神態嚇得窒了窒——因她從未見過父親那麼震怒的神態。

氣氛沉悶得叫每一個人都不敢喘大氣。

半晌，夏侯捷威終於有氣無力般揮手喝一聲：「放他走！」

四個教頭應聲移開抵在連戰勇身上的兵器，退開去。

至此，夏侯蓉才暗暗鬆口氣。

連戰勇掙扎着站起來，忍痛對夏侯蓉道：「蓉蓉，謝謝妳。」

夏侯蓉緊張地道：「連大哥，傷得重嗎？」

連戰勇慘笑道：「別擔心，一點傷，不要緊的。」

夏侯捷威喝道：「快滾！夏侯某不想見到你！」

連戰勇向夏侯蓉揮揮手。「保重。」拐着脚，往外走。

兩個教頭及四個莊丁在夏侯捷威的示意下，押送連戰勇往外走。

夏侯蓉高聲說：「連大哥，你也要保重啊，知道嗎？」

連戰勇激動地扭頭道：「蓉蓉，我不會忘記妳的！」

夏侯蓉回應道：「連大哥，除了你，我不會喜歡別的人。」

連戰勇聽着，感動得眼中一片淚光。

* * *

離開夏侯莊後，連戰勇找個地方，草草料理包紮好傷口，便往鎮上走去。

快到鎮上時，前面忽然有兩條人影閃現，連戰勇一顆心不由往下沉，脚步放緩下來，由於身上沒有兵器，出於本能，緊緊地握起雙拳，緩緩往前走。

他懷疑那兩個攔在前路的人是夏侯捷威派來殺他的人。

夏侯捷威在莊內已想殺他，迫不得已才放他走，來個先放後擒，

絕不出奇。

終於走到距那兩個人的面前，連戰勇看到兩個人臉上戴着鬼面具，一顆心才放下來。

兩人原來是鬼域中人。

其中一人戴一個赤髮鬼面具，不就是赤髮鬼將。

「怎麼樣？受了傷？準是殺不了夏侯捷威吧？」赤髮鬼王語帶揶揄之意。

連戰勇沒好氣地道：「既然知道了，還問什麼？」

赤髮鬼將冷笑兩聲：「別洩氣，只要你還活着，終有一日，你會殺死夏侯捷威的。」

連戰勇冷冷道：「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我根本不是夏侯捷威的敵手，無論怎樣，我也殺不了他。」

「別長他人志氣。」赤髮鬼將道：「天下間沒有什麼事做不成的，只要你全心全意去做。」

連戰勇帶氣道：「說得輕鬆。你們在夏侯莊內看到我被夏侯捷威擊倒，眼看便要死於非命，你們爲何不出手相救？」

赤髮鬼將嘿嘿笑了幾聲。「咱們知道你不會死的，若咱們貿然出手救你，被夏侯捷威知道你跟咱們的關係，恐怕夏侯捷威不會放過你，咱們不出手，是爲你着想。」

「狗屁！」連戰勇不自覺說了一句粗俗的話。「我不會再去殺夏侯捷威，因我根本殺不了他，另找高明吧！」

「連戰勇，你不想聽到夏侯蓉的死訊吧？」

連戰勇頓時不作聲。

「回客棧去躺一會，養好傷，咱們會替你找一個包保可以殺得了夏侯捷威的機會，記着！」赤髮鬼將說完，招呼身旁的同伴一聲，雙雙往路的左邊掠去，很快便消失在黑沉沉的夜中。

連戰勇往地上吐口唾沫，拐着脚，往鎮上走去。

* * *

夏侯蓉被父親關在房子內，派了十多個莊丁、兩個教頭看守，不准任何人進去——除了他跟妻子外，亦不准女兒踏出房外一步。

另外，還要王媽在房子內日夜陪着女兒，若女兒有什麼閃失，唯王媽是問。

夏侯蓉是在翌日早上，才記起連戰勇暗中交給她的那個紙摺子，忙取出來展開看看紙摺上寫些什麼。

起先，她以爲紙摺上寫着關於她跟連戰勇將來怎樣打算的緊要之話，看過那張紙條後，她才知道不是。不過，可能是比她倆的前途還重要的秘密。

原來，紙摺上寫着，他——連戰勇——有一個大秘密想告訴她爹——夏侯捷威，是有關她父親生死的秘密，希望她能夠先跟父親說一聲，摒除對他的成見，好讓他跟她父親見面詳談一次，若她父親答允，可在連花庵的桃李園內那棵粗大的桃樹上留下記號——一點胭脂，他便會跟她父親見面。

到底是什麼大秘密？爲何不先對我說？又說關係到我爹的生死，莫非有人要殺我爹不成？他爲何不寫個清楚明白啊？

拿着那張紙摺，夏侯蓉怔怔地想着，以至王媽走到她身後，也不知覺。

「小姐，發什麼呆呀？可是在想着妳那個連大哥？」

直到王媽開口說話，夏侯蓉才如夢初醒，猛然回過神來，扭頭看到王媽含笑看着她，想起王媽剛才說的話，一張臉頓時紅起來。「奶娘，連妳也笑人家，我不依！」夏侯蓉嗔道：「人家那裏想着……他啊……」

王媽笑道：「若不是想着他，怎會那樣出神？」

夏侯蓉揚一下手上的紙摺。「我是想着紙摺上所寫的東西。」

王媽好奇地道：「紙上寫些什麼啊？能夠令到小姐妳看得出神的，一定是連少俠寫給妳的，是不是？」

夏侯蓉點點頭。「是他昨晚暗中給我的，上面寫着他知道一個大秘密，關係到我爹生死的，他要我先跟我爹說，說服我爹跟他見面，他才詳細地再對我爹說。」

王媽的神色馬上凝重起來。「小姐，既是關係到老爺生死的大事，快去跟妳爹說吧。萬一延誤了，老爺因此而……」

夏侯蓉也緊張起來。「可是，爹不准我走出房外一步啊，還有，經過昨晚的事，不知爹會不會聽我說，相信他所說的是眞的。」

「事關重大，無論如何，老身馬上去見老爺，請老爺來見妳。」王媽說完便急急往外走。

夏侯蓉看着王媽走出房外，心裏一個勁禱告，望父親相信連戰勇在信上所寫的，答應跟他見面，那就有機會冰釋前嫌，那時，他倆便可以在一起。

大概她的禱告感動了神靈，未幾，夏侯捷威跟王媽來了。

大概王媽已對夏侯捷威說了，他見到女兒劈頭第一句便道：「蓉兒，王媽說……那……給了妳一張紙摺……」

夏侯蓉不等父親繼續說下去，馬上將手上的紙摺遞給父親。「爹，你看看吧！」

夏侯捷威接過，馬上細看一遍。

夏侯捷威才看完，夏侯蓉便急不及待地道：「爹，你要相信他啊，他不會騙你的。」

夏侯捷威冷笑道：「爹為什麼要信他？怎知他不是為了討好爹，故意編造出來的？」

夏侯蓉急道：「爹，他不是那種人，女兒知道他不是那種人，要不，他也不用要女兒先對你說。爹，他說那是關係到你的生死的啊，何不聽聽他怎麼說。」

王媽插口道：「老爺，寧可信其有。畢竟，他所說的並不是閒事啊。」

夏侯蓉接着道：「爹，你想一下，他若是為了討好你而編造出來，根本沒有那回事的話，一定會查出來的啊，那他豈不是弄巧反拙？」

夏侯捷威想了一會，點頭道：「好吧，爹姑且相信他。」

夏侯蓉喜道：「爹答應見他？」

夏侯捷威點點頭。「若是爹發現他編造出來騙我，爹這一次決不會放過他。」

「爹，那我立刻去通知他。」夏侯蓉一副急不及待的神色。

「叫王媽依照紙摺上所寫的，到蓮花庵去留下記號，蓉兒，妳不准去。」夏侯捷威扳起臉道。

「爹……」

夏侯捷威馬上道：「若不聽爹的話，爹不見他。」

夏侯蓉頓時閉上嘴巴，不敢再說下去。

「王媽，吃過午飯後，到蓮花庵去走一趟，」夏侯捷威望對女兒道：「若他來見妳，馬上帶他來見我。」說完，便往外走。

王媽待夏侯捷威走出外面，才對夏侯蓉道：「小姐，忍耐一下吧，老爺肯見他，遲一點妳便可以見到他。」

夏侯蓉嘆口氣。「奶娘，妳記清楚怎樣留下記號了吧？」

王媽笑起來，「小姐，老身已看得很清楚，妳若不放心，老身就看多一次吧。」

夏侯蓉真的要王媽再看一次。

* * *

連戰勇於黃昏時分，來到蓮花庵。

本來，他不想來的，因受傷不輕，特別是胸肋上的傷，由於斷了兩根肋骨，不要說走動，起床也感到痛不可當。若不是記掛着夏侯蓉可能會到蓮花庵去留下記號，他不會去。

在他的心中，夏侯蓉比他的生命還重要，為了她，不惜犧牲，受點痛苦算不了什麼。

當他在桃李院中那棵最粗大的桃樹上找到他要夏侯蓉所留下的記號後，歡喜若狂。

夏侯捷威肯跟他見面，那表示有可能相信他說的話，若他相信，他跟夏侯蓉便大有機會在一起，怎不教他狂喜。

忘記了身上的傷痛，連戰勇大聲歡呼。

胸肋間一陣劇痛，令到他省覺起自己受了頗重的傷，不宜大聲說話或是用力。緩緩吸口氣，壓下心裏的那股喜悅之情，小心地走出桃李園。

才走出桃李園，連戰勇的一顆心便陡地往下一沉，不自覺停下腳步。

園外，距他若二丈過外的地方，一字排開，站着六個武林人物。

其中一人肩上扛着一把大斧，巨目海口，虎背熊腰，不就是開山劈石徐猛。

另外五人年紀相差頗大，最老的年紀在六十開外，最年輕的只有二十歲出頭。

那六十開外的老者鬚髮斑白，一管鼻子頗大，只要在江湖上闖盪過的人，就算不認識此人，大概也聽聞過他的大名。

——朱砂掌胡東。

說起來，朱砂掌胡東成名也有三十年了，名頭還在朱重慶之上。

剩下的四人大概在武林江湖上的名氣不怎麼响亮，所以，連戰勇不能從四人的樣貌上辨認出他們的身份姓名。

「姓連的惡賊，你今日逃不得了！」徐猛喝聲中，一斧砍落地上，地上居然被砍出一條二尺長的裂縫來，若是砍在人身上，還不是如斬瓜切菜般，輕易地砍為兩截？

「徐老弟，此人就是殺害朱老弟滿門上下的惡賊連戰勇？」朱砂掌胡東上下打量着連戰勇。

徐猛點點頭，道：「胡老哥，就是這惡賊！」

胡東嘖嘖連聲。「瞧你好眉好貌的，怎看也不像一個心狠手辣的人。而且，年紀輕輕的，居然帶人殺害朱老弟滿門上下，真教老朽心寒！」

「胡老，如今的惡人大有青出於藍的聲勢。」說話的是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下巴左邊有一道約二寸長的刀疤。「若不是朱大俠死前親口對人說，率人殺他滿門的就是眼前這小子，洪某真不會相信。」

那中年人原來姓洪，名越山。

一直沒有說話的連戰勇終於忍不住開口道：「諸位，小可知道幾位不可能相信小可的辯解，可是，小可仍然要辯解，希望幾位能夠聽小可辯解後，再判斷小可所言是否屬實。」

一個年約三十許的漢子振聲道：「胡老、徐兄，洪兄，不要聽這

賊子胡謅亂道！難道朱大俠臨死之言，會是假的不成？咱們若聽他說，豈不是懷疑朱大俠臨終之言不真不實，于某不會聽那惡賊胡說八道！」

那漢子叫于振漢。

年紀最輕的那個小伙子刷地抽出腰間佩劍。「這種心狠手辣的惡人，留他在世上多活一刻，便有可能多害一個人，晚輩要殺了他替朱老前輩報仇！」話聲未落，他已仗劍衝上去。

這年紀最輕的後生晚輩姓馬，名超烈。人如其名，性子火爆。

洪越山恐馬超烈不是連戰勇的敵手，抽出兵器——子母槍，撲前去助馬超烈一臂之力。

胡東、徐猛、于振漢亦身形閃動，各佔一方，成三角之勢，封住所有的去路。

連戰勇連走動也感到胸肋部位隱隱作痛，遑論動手了，但他又不甘心束手被殺，眼見馬超烈一劍向他斬來，急忙忍痛往外橫閃一步，避過那一劍。

那一閃，牽動傷口，痛得連戰勇直冒冷汗，咬牙強忍。

「嗤嗤」兩下急响，洪越山的子母槍閃電般刺到，連戰勇無法閃避，只好往下撲跌，才避過洪越山的子母雙槍。

那一跌，跌得他禁不住痛哼出聲。

「刷」一聲，馬超烈的長劍又向連戰勇身上斬到。

連戰勇拚命滾動身形，閃避那一劍。

雖然滾了開去，但仍被馬超烈那一劍劃破腰背上的皮肉，痛得他頭昏眼花，幾乎昏暈過去。

洪越山叱喝一聲：「惡賊，看你還躲得過洪某這一槍！」槍桿一振，槍尖抖開碗大的槍花，向連戰勇身上罩刺下去。

連戰勇已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那裏還有氣力閃避洪越山那奪命的一招「梅花三弄」。

原來，「梅花三弄」乃是洪越山那套槍法中的一招殺着，一槍使出，槍花接二連三，教人應接不暇，敗於他那一招或是喪生的武林江湖人不在少數。

眼看連戰勇便要喪生在洪越山的槍下。連戰勇已閉上雙眼，在心裏叫一聲，我命休矣！認命了。

驀地，「波」一聲响，就在他的身前爆發出一大團濃烟，刺鼻難聞，一下子將連戰勇、洪越山、馬超烈罩沒。

濃烟中，傳出一陣劇烈的嗆咳聲。

分別站在不同方位上的胡、徐、于三人乍見一顆烟彈擲來，落地爆發瀰漫，都吃了一驚，心知有人（他們認為是連戰勇的同黨）來解救連戰勇，三人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因三人不知烟霧是否有毒，就這猶豫的剎那，波波連聲，數顆烟彈擲落在三人身旁，爆發開來。

三人大驚失色，急忙閉氣躍避開去，顧不了被烟霧罩住的洪、馬兩人。

——自保要緊。

只不過，三人亦避不過被烟霧籠罩，波波的爆响聲連續响起，幾顆烟彈就在三人躍避開去的地方爆破開來，爆發的烟霧一下子將三人吞噬了。

烟霧中，傳出三人的嗆咳聲。

烟霧像是凝住了一樣，久久不散，待到胡東五人先後從烟霧中衝出來，烟仍未完全散去。

五人都很狼狽，忙不迭運氣調息，看看是否中了毒。

真氣暢順，並沒有中毒的象徵，五人才放下心來。

五人沒有中毒，但連戰勇卻失了踪。

烟氣完全消散後，除了五人外，沒有別的人，換言之，連戰勇乘機溜了，或是被人救走了。

胡東拂拂衣袖——似欲拂去沾在衣服上的烟味。「一定是施放烟彈的人救走那惡賊！」

徐猛接口道：「這就証實朱大俠臨死之言絕對真確，那惡賊有同黨，救走他的人，極可能是他所屬那個組合的人——地獄幫中人。」

「那斯好像受了傷。」馬超烈道：「既然是地獄幫的一個堂主，斷不會那樣不濟的啊。」

洪越山點頭道：「那斯確實受了傷，而且受傷不輕，看他動手時的情形便知道。」

「可恨！」于振漢握拳虛擊一下。「眼看洪兄一槍便刺殺那斯，卻被他的同黨救了，真不甘心！」

胡東捋鬚道：「別洩氣，那斯逃得過咱們，避得過今日，躲不過別的武林同道的追殺。終有一日，他的人頭會放在朱老弟的墳前。」

洪、于、徐、馬四人都點了頭。

* * *

連戰勇確實被人救走。

救走他的人，就是鬼域中人——赤髮鬼將跟兩個鬼卒。

三人將連戰勇帶到他租住的那家客棧的後面。

「連戰勇，你又欠咱們一個人情了。」赤髮鬼將伸手拍拍連戰勇的肩頭，痛得連戰勇差點叫出聲來。「若不是咱們，你今日已被割下人頭，用來拜祭朱老鬼的陰魂。」

連戰勇吸了兩口大氣，強忍痛楚。「我寧願被他們殺了！我忍受夠了！」

赤髮鬼將沉聲道：「連戰勇，你要死，本將不會阻止你！可是，你可有想過，若你死了……殺不了夏侯捷威，若由咱們動手，夏侯捷威一家都會死絕，你那個心愛的夏侯蓉也不能倖免！」

連戰勇聽着，禁不住全身抖震了一下。

「怎麼樣？還想不想死？殺不殺夏侯捷威？」赤髮鬼將兩道目光緊緊射在連勇戰的臉上。

連戰勇用力咬着嘴唇，半晌，才點點頭。

赤髮鬼將道：「記住，十日之期很快便過去，到時你仍殺不了夏侯捷威，咱們便會動手，鷄犬不留！」

說完，從身上拿出一包東西，遞給連戰勇。「這是鬼王吩咐本將給你的傷藥，是鬼王秘製的療傷靈藥，外敷內服，三日必癒，拿着吧！」

連戰勇伸手接過。

「好自爲之！」赤髮鬼將帶着兩個手下走得飛快，眨眼便消失在暮色沉沉之中。

連戰勇拿着那包傷藥怔呆了一會，才移動脚步，自客棧的後門走入裏面。

＊ ＊ ＊

連戰勇於二更將盡的時候，來到夏侯蓉所居的小院子內。

才現身，早已被望眼欲穿的夏侯蓉看到，急不迭開口招呼。「連大哥，你來了！」像小鳥一樣自屋內飛出來，迎向連戰勇。

連戰勇看到夏侯蓉欣喜地向他迎來，雖則心裏百感交集，臉上却不由自主展現出笑意。「蓉蓉！」

兩人迎上，互相緊緊握住對方的手。

「連大哥，爹答應跟你見面，肯聽你說那件事。」夏侯蓉急切地道。

連戰勇雖然已從留下的暗號知道，仍舊高興地道：「太好了，蓉蓉，妳爹昨晚沒有責罰妳吧？」

夏侯蓉搖搖頭。「你的傷怎樣？重不重？」

連戰勇忙道：「說輕不輕，敷過藥後，好多了。」

他說的並不是安慰夏侯蓉的話，而是事實。

原來，赤髮鬼將並沒有誇大其詞，給他的藥確是療傷靈藥，他返回客棧房間後，外敷內服過那包傷藥，在床上調息了一會，再躺在床上一個多時辰，傷痛居然減輕了很多，特別是內傷，似乎輕了，不大力吸氣或是不怎麼用力，都不覺痛。

「連大哥，你沒有什麼，我就放心了。」夏侯蓉跟着說道：「我帶你去見我爹。」

連戰勇點點頭，跟着夏侯蓉往小院子外面走去。

在內廳中，連戰勇見到夏侯捷威。

夏侯捷威看到女兒帶了連戰勇來見他，臉上的神色並沒有任何變化，開門見山便道：「聽說你知道一個關係到某家生死的秘密，希望你說的是眞的。」

雖則夏侯捷威昨晚欲殺他而後快，連戰勇仍然對他很恭敬(誰叫他喜歡他的女兒)，抱拳行禮後，才答道：「前輩所言不錯，有人要我殺你！」「你」字才出口，陡地一步標前，右拳疾擊，疾擊在夏侯捷威的心胸上。

夏侯捷威大吼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連退數步，夏侯捷威被連戰勇掠前一掌擊在他的左胸上，頓時應聲栽跌下去。

這一着，可謂變生肘腋，待到夏侯蓉於極度驚震中回過神來，發出一聲尖駭的驚叫。

她萬萬料不到，連戰勇會猝然出手殺她父親。

在她來說，那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因爲，連戰勇深愛她，在愛屋及烏的情形下，他怎會向她爹下毒手？他應該知道，她會恨死他，一生一世也不會原諒他的。

莫非他……連戰勇……瘋了不成？

就在她張口尖叫的刹那，連戰勇身形半轉，一下子撲到她的身前，在她還未來得及有所反應時，一手將她的肩頭——肩井穴制住。

呼喝聲乍然響起，幾條人影分別自外面撲來，一眼看到廳中的情形，都嚇得呆住，隨即便回過神來，呼叫着：「不好了！莊主遭到姓連的小賊的毒手，倒地不起，不知死活！」分別撲向地上的夏侯捷威及連戰勇。

外面即時起了一陣騷動，接着又撲入幾條人影，赫然是胡東、徐猛、洪越山、于振漢、馬超烈五人。

胡東五人在夏侯莊出現，而且這麼快便撲入廳內，看來在廳外早已守候着。

莫非夏侯捷威說要見連戰勇是假的？誘他到此擒殺才是眞的？

要不，胡東五人怎會在外面守候着？

胡東五人一眼看到夏侯捷威面如白紙，已被兩個護院教頭小心地扶起來，莫不大驚失色。「徐老弟爾等四人將姓連的惡賊截住，別讓他跑了，待老朽瞧瞧夏侯莊主。」胡東說着已急急撲到夏侯捷威身前，瞧着他的傷勢。

徐猛四人呼應一聲，身形閃掠，將扣住夏侯蓉的連戰勇圍堵起

來。

有兩個護院教頭早已將連戰勇堵住。

夏侯蓉於被連戰勇扣住後，死命掙扎，大聲哭罵，一副要跟連戰勇拚命的樣子。

「惡賊，你果然心狠手辣，向夏侯莊主施毒手！」徐猛聲如霹靂，恨不得一斧將連戰勇劈爲兩段。「如今你這廝還有什麼話說？今晚不將你剁爲肉碎，俺不姓徐！」

夏侯蓉也嘶聲哭叫：「爲什麼？爲什麼要向我爹下毒手？你殺了我爹，我不會放過你，我要殺你替爹報仇。」

連戰勇木無表情。「蓉蓉，是你爹要殺我，我不殺他，他遲早也會殺我，妳不要怪我，是他逼我殺他的。」

「你胡說！」夏侯蓉悲痛恨怒。「我爹說答應跟你見面，怎會殺你，我看錯了你……嗚……爹啊，是女兒害死了你……」

洪越山喝道：「連惡賊，快放開夏侯姑娘，你不是連她也要殺害吧？」

連戰勇一張臉鐵青。「我不會傷害她，但你們若不放我離開這裏，……你們別逼我那樣做。」

「夏侯莊主死了！」胡東陡地抬起頭，大聲說，神色悲憤。

每一個人都呆住(包括夏侯蓉)。

夏侯蓉尖叫一聲，暈死過去。

連戰勇依舊木無表情，一手摟住夏侯蓉，不讓她跌倒下去。

廳外忽然響起一陣哭聲，有兩個人哭叫着衝入廳內，當先一人撲向已被放倒在地上的夏侯捷威。

那人原來是莊主夫人。

跟在莊主夫人後面的那個婦人，是侍候莊主夫人的貼身僕婦。

莊主夫人撲在丈夫的身上，放聲哭叫。

一時間，廳內只有夏侯夫人的悲哭聲及那僕婦的哀泣聲。

每一個人(未知連戰勇是否一樣)都很難過、悲痛。

連戰勇雖然木無表情，但却用力咬着嘴唇，半晌，他似乎忍受不住了，開口喝道：「讓開，我要帶蓉蓉一起離開。」

徐猛巨目圓睜，喝道：「賊小子，你還想離開？俺第一個不答應。」

洪越山接口道：「若不殺你爲夏侯莊主報仇，誓不爲人！」

胡東語聲沉肅地道：「小子，你走不了的，快放開夏侯姑娘，咱們可以給你一個痛快的，要不，教你死得死不如生。」

說話間，五人跟幾個教頭都向連戰勇逼前去。

連戰勇回顧一眼，兇狠地一手捏住夏侯蓉的咽喉，厲聲道：「停下！別再逼前來！別逼我殺蓉蓉！」

胡東等人投鼠忌器，全都聽話地停下來。

「還不讓開，讓我走！」連戰勇顯得有點歇斯底里，「你們不是眞的要蓉蓉陪我死吧？」扣在夏侯蓉喉頭上的拇食中三指緊了緊。

胡東等人互相覷看一眼，不爲所動。「殺啊，怎麼還不動手？」胡東淡淡說，似乎看準了連戰勇不會——也不敢殺夏侯蓉。

連戰勇目露兇光，獰厲地嘶叫：「以爲我不忍心也不敢殺蓉蓉？我就殺給你們看！」吸口氣，運勁扣下去。

「住手！」夏侯夫人突然哭叫一聲。「放他走！老爺死了，妾身不想再失去女兒。」

連戰勇的手聞聲一鬆。

胡東等人仍然猶豫着，夏侯夫人怒叫道：「幾位是不是存心想害死妾身女兒？這裏是妾身的家，妾身有權作主！」

胡東五人(那幾個教頭已退開去)聽夏侯夫人那樣說，不敢不聽從，都讓開去。

「走啊！你快離開我家！」夏侯夫人向連戰勇怒叫。「我不想看到你，錯過這晚，妾身誓必取你項上人頭，以祭老爺之靈！」

連戰勇沒有理會夏侯夫人那番話，挾起仍然昏迷不醒的夏侯蓉，往外走。

胡東五人各自使個眼色，跟着連戰勇。

連戰勇扭頭喝道：「站住！我不想有人像狗一樣跟在後面。」

徐猛勃然怒喝：「賊小子，敢罵咱們是狗，俺要活劈了你這狼心狗肺的王八！」舉斧撲前去。

胡東跟洪越山忙攔住徐猛。「徐老弟，暫且忍下這口氣，錯過這晚，終有擒殺他的機會，那時，再慢慢地跟他算賬。」

徐猛重重地哼了一聲。手上的巨斧重重地住地上一頓，斧柄頓時洞穿了地下，深入半尺。

連戰勇挾着夏侯蓉繼續往前走。

胡東五人看着，不敢再跟下去。

沿途之上，皆有莊丁及幾個教頭手執兵器，舉高火把在守着，由於得到夏侯夫人的命令，沒有人敢莽動——攔截連戰勇，眼巴巴目送他挾着夏侯蓉急步往莊外走去。

連戰勇走出莊外，扭頭看到後面沒有人跟着，才大大地鬆口氣，直至走到一個他認爲安全的地方，才放下夏侯蓉，拍醒她，自己才急掠而去。

＊ ＊ ＊

連戰勇回到客棧棧房內，還未關好門，房內陡然响起一把聲音：「你還敢回來？不怕死嗎？」

連戰勇冷不防之下，大吃一驚，身子一閃，低喝：「誰？」

火光一閃，桌上的燈亮起來，燈光下站着一人，赫然是鬼王。「有人在房內也不知覺，你也太過大意了。」

連戰勇舒口氣，忙向鬼王抱拳行禮。「原來是鬼王駕到，屬下拜見。」

鬼王點點頭。「此地不宜久留，快跟本王離開！」話未落，已向房外快步走去。「你可知道，一伙武林人已知道你在這裏落脚，要不是本鬼王命手下製造出一些小事故，這時候那伙武林人早已趕到來，你插翅也飛不掉。」

連戰勇聽得大驚失色，急忙跟着鬼王走出房間，離開客棧。

鬼王帶着連戰勇來到客棧附近一個地方，才停下來。「別以爲本鬼嚇唬你，等一會，你便會看到那些武林人趕到客棧找你算賬。」

話聲未落，有兩條人影自暗處閃現出來，向鬼王躬身道：「參見鬼王。」

鬼王向那兩個手下擺擺手。「附近沒動靜吧？」

其中一個人答：「平安無事。」

鬼王點點頭。「回去守着。」

那兩個手下答應一聲，各自閃回暗處。

「來，上樹去，你會看得清清楚楚。」鬼王當先向樹上掠去。

連戰勇猶豫了一下(由於受傷的關係他不知是否能夠掠上樹去)，吸口氣，脚下一彈，往上掠起，傷處一陣劇痛(特別是腰背上的新傷)，令到他幾乎眞氣一散，墮跌回去，但也影响了上掠之勢，若不是鬼王及時拉他一把，他肯定掠不上去。

在樹上穩住身子，連戰勇連噓兩口大氣，禁不住伸手摸摸腰背上的傷口。

鬼王突然疾聲道：「來了！」

連戰勇聞言心頭一跳，急忙往客棧那邊望去，果然有人向客棧飛快地掠去，數一下，一共十一人。

不要說是十一人，就是二三個人，他也應付不了，不由倒抽一口氣。

若是被那些人捉住，他肯定活不了，拿他來生祭朱重慶。

那十一人掠到客棧前，立刻左右分開，往客棧的後面抄去，行動迅快，而且沒有半點聲响。

未幾，客棧內便响起呼喝聲，跟着燈光閃亮，人聲嘈吵，本來靜悄悄的客棧鬧了起來。

連戰勇在樹上看着，知道必是那些武林人在客棧內找不到他，因而大搜起來，驚動了客棧內的所有人，「僥倖！」他在心裏暗道一聲。

鬼王壓着聲道：「如今相信本鬼王所言非虛了吧？」

客棧內擾攘了足有一頓飯工夫，才漸漸平靜下來。那些武林人紛紛從客棧內走出來，交頭接耳說了一會話，其中九人離去，兩人留下。大概是留下來監視，若連戰勇回客棧，便逃不過兩人的眼睛。

看着那九個離去的武林人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鬼王對連戰勇道：「下去吧，咱們也該走了。」縱身跳落地上。

連戰勇爲免震動傷口，自樹上爬落地上。「去那裏？」他問鬼王。

「當然是回鬼域去。」鬼王道：「除非你想死，否則，只有鬼域才能收藏你，不會被那些要替朱老鬼及夏侯捷威報仇的人找到你。」

一頓，又道：「眼下你受了多處傷，傷勢頗重，不宜與人動手，鬼域最適宜你養傷了。」

連戰勇沒有說什麼，只是點點頭。對於鬼王這麼快便知道夏侯捷威被殺，他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因鬼王一直派人跟踪監視他的行動，對於他殺死夏侯捷威之事，可能早有人向他報告。

鬼王不提起，他也不去說。在趕回鬼域的路上，鬼王終於向他說及。

「連戰勇，本鬼王果然沒有看錯你，但有點出乎意料，你負傷在身，仍然那樣輕易便殺了夏侯捷威，只怕夏侯捷威臨死也想不到，你會向他下手。」

聽鬼王的語氣，似乎頗欣賞連戰勇的當機立斷。

連戰勇道：「在鬼王眼中，似乎很輕易，但在屬下來說，頗爲艱難。屬下這一次出手，乃是豁了出去，萬一殺不了夏侯捷威，屬下肯定活不了，所以，屬下經過一番佈置，故意於前一晚給他的人擊傷，令到他以爲屬下既無能力也無膽量殺他，才利用夏侯蓉替屬下向夏侯捷威傳話，令他相信屬下知道一個有關他生死的大秘密，猝然向他下手，總算沒有白費一番心機，果然殺了他！」

鬼王讚道：「本鬼王一早便知道你是一個識時務的人，果然不負本鬼王所望。」

一頓，忽然沉下語聲道：「你爲何肯改變主意，下手殺夏侯捷威？」

連戰勇嘆口氣，痛苦地道：「還不是爲了夏侯蓉！屬下不想她也被殺，只好殺她父親。」

「你殺了夏侯捷威，父仇不共戴天，你以爲她還會喜歡你？」鬼王若有憾焉，實則喜之。

連戰勇咬咬嘴唇。「屬下早已

想到，唯望她能夠明白屬下那樣做是迫不得已，爲了她，希望她能諒解屬下。」

「嘿嘿，你想得倒天眞。」鬼王冷笑道：「換轉是你，她殺了你至親的人，你會原諒她嗎？」

連戰勇無言。

「死了這條心吧。」鬼王道：「好好替本鬼王辦事，本鬼王不會虧待你，將來，說不定本鬼王會將鬼王之位傳給你，哈哈，那時候，還怕沒有貌美如花的女子投懷送抱？」

連戰勇道：「若不聽到她親口對屬下說，她不再喜歡屬下，屬下不會死心。」

「原來你是一個多情種子。」鬼王笑了。「本鬼王好開心。」說完，放聲大笑起來。

連戰勇忍受着那刺耳的笑聲，緊閉着嘴巴。

* * *

連戰勇在鬼域內一共呆了半個月，身上的傷才完全痊癒。

其間，鬼王曾召見過他，告訴他兩個消息。

一、夏侯捷威確實死了，已於死後五日下葬。

二、夏侯捷威擧殯之日，除了胡東五人到夏侯莊致祭送殯之外，還有二三十名武林人聞訊趕去吊祭送殯。就在夏侯捷威的墳前，發誓上天入地，刀山火海，也要捉到連戰勇，拿他項上的人頭來祭夏侯捷威與朱重慶在天之靈。

另外，夏侯蓉亦發誓，不殺連戰勇替父報仇，誓不甘休！

連戰勇聽完後，沒有什麼反應。

其實，說他在鬼域內養傷，並不確實。返回鬼域後，他一直住在他先前養傷的那個房間內，除了鬼王那一次召見外，沒有再到過鬼域。

侍候他的仍然是春顏。

活動的範圍也大了，可以在房子所在的那個院子內到處走，但却不准踏出院外一步。

所以，他不知道這座莊宅有多大——除了這個院子外還有些什麼地方。

待到他的傷勢將癒的時候，他獲准走出院子外面。

可是，他仍不能夠在整座莊宅內隨處走，只能夠在院子所屬的那一部份內走動。

不過，他見到一些人，還見到春顏口裏所說的那個總管——姓魯的中年人。

那姓魯的總管身形高大肥胖，看上去像個財主。連戰勇便看不出他是否一個武林人。

連戰勇跟那個魯管事沒有說過一句話。

他很想探查一下莊宅內別的地方，希望可以知道多一點，但始終沒有付諸行動。

他是怕打草驚蛇，引起鬼王對他的猜疑。

待到傷勢完全痊癒，他主動要求見鬼王。

仍然是在鬼域那座殿堂內，鬼王接見他。

「連戰勇，何事要見本鬼王？」鬼王直截了當地問。

連戰勇道：「屬下想外出，找個機會見夏侯蓉。」

「你難道不怕死？」鬼王語聲陡高。「你以爲夏侯蓉會原諒你？」

連戰勇抿抿嘴唇。「屬下不到黃河心不死，若不見她一面，親耳聽聽她說是否原諒屬下，屬下始終不死心！」

「你眞的這麼喜歡她？」

「這一生一世，屬下只喜歡她一個。」連戰勇說的是眞心話。

「嘖嘖，連本鬼王也被你感動了！」鬼王語聲中透着笑意。「好吧，本鬼王就讓你去見她一面，好教你死了那條心，死心塌地替本鬼王效力。」

「謝鬼王。」連戰勇心裏暗喜。

「你這一次外出，千萬小心。」鬼王叮囑他。「外面可說風聲鶴唳，不少武林人在四出找尋你的下落。若被那些人找到你，不一定每一次都那樣幸運，脫得了身。」

連戰勇躬躬身道：「謝鬼王提點，屬下自當小心行藏。」略頓，接着道：「屬下若猜測不錯，鬼王一定會派人暗中保護屬下。」

鬼王居然點頭直認。「你是一個難得的人材，本鬼王不想失去你，在可能的範圍內，本鬼王的人都會暗中保護你。」

連戰勇道：「那屬下就不用那樣擔心了。」心裏却「哼」了一聲，暗罵：「說得好聽，明說保護，實則是監視！」

「還有什麼話說？」鬼王問。

連戰勇搖搖頭。

「走吧。」鬼王揮揮手。「明天會有人帶你出莊外。」

「屬下告退。」連戰勇躬身抱拳向鬼王行了一禮，退出殿堂外面，牛頭馬面馬上迎上去，將連戰勇帶離鬼域。

殺人遊戲　玩火自焚

雖然事已隔約一月了，夏侯莊依舊籠罩着一股悽慘氣氛，特別是掛在莊門兩邊的那對白紙藍字大燈籠，教人一看便知道，莊內有人死了，喪期仍未過。

自從夏侯捷威死後，夏侯莊不再像以前那樣熱鬧，變得門庭冷落車馬稀。

錦上添花時常有，雪中送炭有幾回？

人情冷暖，於此可見一斑。

連戰勇來到鳳鳴鎮已有兩日，由於怕露了面，引來找他麻煩的武林人，因此，他只好掩藏行踪。

他曾夜探過夏侯莊——到夏侯蓉所居的那座小院子找她，却不得要領——夏侯蓉已不在那座小院子內居住。

夏侯莊佔地頗廣，前後共分四進，加上院中有園，園內又有院，不知道夏侯蓉的確實所在，要找到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連戰勇不敢冒險在夏侯莊內到處找尋，只好改用其他的辦法見夏侯蓉。

一連兩日，他都在夏侯莊附近徘徊，希望看到夏侯蓉外出，但却落了空，夏侯蓉沒有外出。

他心急了。

突然間，他想起夏侯蓉最喜歡去蓮花庵走動，何不去蓮花庵走走，或許有意外的收獲。

翌日，他天未亮便來到蓮花庵。

這麼早到蓮花庵，是不想被人看到他，免得被仍在找尋他的武林人遇上。

時令已是春殘夏至，天氣頗熱，日頭頗猛，連戰勇戴了一頂遮陽帽，遮掩臉面，在蓮花庵各處走動遊覽。

他一直盼望在這裏能見到夏侯蓉，可是，好教他失望，直到黃昏日落，要見的人始終見不到。

他開始焦急不安了。

莫非她出了甚麼事，又或是病了？要不，她不會天天待在莊中不出來逛逛的啊。

他眞想不顧一切，登門去見夏侯蓉。

日落西山，暮色瀰漫，終於，夜色在不知不覺中降臨，蓮花庵內忽然傳來晚禱的鐘聲，空靈悠揚，教人渾忘俗世間的煩擾。

連戰勇聽得入了神。

那刹那，他有一種出世的衝動。

久久——鐘聲早已停歇消逝，連戰勇才如夢初醒，發出一聲長嘯，但覺心胸舒暢，靈台清明。

一把安詳的聲音突然傳來。

「施主竟日在敝庵內外徘徊，流連不去，可是心中有解不開的鬱結，未知貧尼幫得上忙否？」

連戰勇聞聲往語聲傳來的地方看去，那裏站着一個年老的比丘尼，已舉手打個問訊，含着安詳的笑意在看着他。

連戰勇頓覺心頭生出一種安樂的感覺，忙向那比丘尼還禮。「小可驚動了大師，罪過、罪過。」

那年老比丘尼道：「施主可要到庵內歇一會兒，施主整天米水未沾，想必又渴又餓了。」

不說還好，聽那比丘尼一說，連戰勇頓感又餓又渴，當下不客氣道：「小可打擾了。」

那比丘尼喧一聲佛號。「佛門方便之門大開，普渡衆生。施主請。」說完，轉身向庵內走去。

連戰勇在後跟隨。

一盞茶不到的工夫，連戰勇便出來了。

說得正確一點，他是追着一個人走出來的。

被他追着走出來的那個人，赫然是他在蓮花庵內外找了一天的夏侯蓉。

「蓉蓉，妳聽我說啊！我全都對妳說了，我是爲了妳，不得已殺了妳爹的，我那樣做，全是爲了妳和妳的家人！妳還不原諒我麼，蓉蓉？」

夏侯蓉頭也不回直往外走，一臉悲憤，聲音却不高。「無論怎樣，你殺了我爹是不爭的事實！父仇不共戴天，我怎能原諒你？你走，我不想看到你，更不想在佛門之地跟你拚命，以免沾汚了佛門清靜之地！」

連戰勇呆了一呆，仍然追着夏侯蓉，極力求夏侯蓉原諒他：「蓉蓉，妳也知道，我愛妳有多深，我不能失去妳，妳要是原諒我，我甘願被妳殺死，成全妳！」

夏侯蓉沒有理睬他，一個勁往前走，神情激動，走出頗遠，見連戰勇仍然緊追不捨，突然停下來，霍地轉身怒瞪着連戰勇，切齒道：「你既然甘願成全我，好，那你引頸受死吧！」刷地拔出佩劍，怒視着他。

連戰勇噗一聲跪下來，引頸待戮。

夏侯蓉緊咬着嘴唇，眼眸中透着愛恨悲憤，陡地揚起手上劍，作勢斬下去。

可是，却久久斬不下去，一個身子却抖顫得很厲害。

連戰勇閉上雙眼，等着夏侯蓉斬下他的首級。

夏侯蓉握劍的手抖得好厲害，咬破了嘴唇也不自知，陡地，手一揮，將劍摔落地上，哭叫出聲：「你走！爹，我對不起你！」掉頭飛奔。

連戰勇雖然甘願受死，但在長劍摔落地上，發出撞擊聲的刹那，仍然忍不住身子震顫了一下，抬頭看到夏侯蓉哭叫着飛奔而去，呆愣了一下，隨即欲起身追下去，身子動了動便停住，懊悔地長長嘆口氣，直到夏侯蓉的身影消失在遠處的暮靄中，才頹然起身，孤單地往鎮上走去。

*　*　*

鬼王親自找上連戰勇。「怎麼？一臉失魂落魄的，可是夏侯蓉不肯原諒你？」鬼王劈頭就說，見連戰勇不吭聲，接又說道：「嘿嘿，不聽本鬼王之言，自討沒趣，活該！你如今知道，本鬼王之言沒錯了吧？殺父之仇若是能够那麼快便淡忘，那簡直不是人！」

「不要說了。」連戰勇近乎呻吟般說：「屬下不想再提起那件事。」

「如今你該死心了吧？」鬼王兩道綠幽幽的目光直射在連戰勇的臉上。

連戰勇又嘆口氣。「屬下能不死心麼？」

「好，你終於能够放下了！」鬼王似乎很欣賞連戰勇的「覺悟」，伸手拍拍他的肩頭。「不枉本鬼王一番心機！」

一頓，帶笑道：「別爲了一個女子傷心喪氣！世間上比夏侯蓉好百倍的女子，多的是！大丈夫何患無妻，振作點，只要你一心一意替本鬼王效力，不會虧待你。」

連戰勇又嘆口氣。「屬下不投靠鬼王麾下，還有別條路可走嗎？」

「來，本鬼王有一件事要你立刻去辦！」鬼王觸觸連戰勇的手臂。「跟本鬼王來。」轉身往前掠去。

連戰勇毫不猶豫，跟在鬼王身後奔下去。

來到一處墳地前，鬼王突然停下來，待連戰勇停下來，馬上開口道：「本鬼王要你辦的那件事，實則是替你自己辦的。」

連戰勇臉上露出不解之色，沒有作聲，等鬼王說下去。

鬼王溜了連戰勇一眼，說道：「你也知道，江湖上有不少人要找到你，替朱老鬼及夏侯捷威報仇，你若給他們找上，只怕很難脫身，與其時常提防被他們找到你，不如反客爲主，將他們全都擺平了。」

連戰勇開口道：「鬼王，到底要屬下如何？」

鬼王目中綠光一閃。「那些人不是想殺你而後快，要替朱老鬼和夏侯捷威報仇嗎？你已成了他們追獵的目標，你大可遂他們之願，現身讓他們發現你的踪跡，然後，將他們引到一個地方，本鬼王親領手下，將他們圍而殲之，那不就替你解決了那個棘手的問題？」

連戰勇猶豫道：「鬼王這個主意不是不妙，可是，屬下恐怕這並不能杜絕江湖上的人對屬下的追殺，殺了一批……」

鬼王打斷連戰勇的話。「你這個顧慮不無道理，本鬼王早已想到。其實，這一點你不用過慮，鬧得最起哄的不過是那麼一些人！將他們一網打盡後，殺鷄儆猴之下，其他的人不打退堂鼓才怪！本鬼王敢擔保，不會有後來者！」

連戰勇點頭道：「鬼王英明，屬下顧慮太多，沒想到這一點。」

鬼王拍拍連戰勇的肩頭。「將來，你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本鬼王不會看錯人的。」

連戰勇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鬼王太看得起屬下了，只怕屬下會令鬼王失望。」

鬼王哈哈大笑。「本鬼王一向眼光獨到，絕不會看錯人！」

一頓，接道：「待本鬼王安排妥當，你便依計而行。」

「屬下謹遵鬼王吩咐。」連戰勇向鬼王躬身抱拳行禮。

*　*　*

計算一下，在鳳鳴鎮方圓百里內找尋連戰勇的武林人士，一共有五撥人。

一撥是已知的胡東、徐猛、洪越山、于振漢、馬超烈五人。

第二撥是以夏侯捷威的知己好友陳楚衣爲首的一伙，一共有七個。

第三撥是跟夏侯家世交的以秦高寒爲首，一共有九人，都是秦家堡中的高手。

說起來，夏侯、秦兩家相交已有三代，當年，兩家的祖宗曾立下盟誓，兩家世世代代守望相助。傳到他們這一代，兩家仍然恪守當年的盟約，兩家時有往來，夏侯捷威跟秦高寒更是酒中知己。

第四撥人數最多，有十三人，全都是道上頗有名氣的正道中人，爲首的是天罡刀項傳義。

第五撥乃是以朱重慶的妻弟爲首，人數十一個。朱重慶的妻弟楊敬仁發誓，若捉不到連戰勇及其同伙，替姐夫報仇，誓不罷休！

五撥人合起來，差不多五十之數。

這五撥人雖然各自尋找連戰勇，却互有聯絡，無論那一撥人發現連戰勇的踪跡，立刻會以最快的方法知會其餘四撥同道，務必替朱、夏侯兩人報仇！

五撥人馬已搜尋了十多天，仍然找尋不到連戰勇的一踪半跡，不少人開始不耐煩起來。

這一日，秦高寒那一撥人手來到太和集，九個人走了大半日，又渴又累，都沒有心情再搜尋下去，決定在集上歇上半天，明日再繼續搜尋。

他們先不去投店，走入最先看到的一家小酒館內歇脚，其實，是想喝酒。

將兩張桌子拼成一張，幾個人圍坐着，店裏的伙計看出他們都是不好惹的大爺，不等他們招呼，立刻過去殷勤地招呼他們。

「衆位爺喝甚麼酒？要些甚麼

下酒菜？」

坐在秦高寒旁邊一個禿額漢子道：「有甚麼好酒，只管拿幾罈來！下酒菜麼，好吃的只管拿來。」

那伙計聽着，暗暗咋舌。原來店裏的酒每一罈裝二十斤酒，要幾罈，就算是兩三罈，最少也有六十斤，九個人，喝幾十斤酒，只怕喝個不亦樂乎。但他不敢亂說話，免得開罪了那些大爺，吃不了兜着走，當下迭聲答應，退下後，悄悄跟老闆說，老闆想出一個主意，改用酒壺送上去，每一樣好酒送三壺，一壺一斤，送十五壺上去，該够他們喝了。

伙計送上杯筷後，立刻去倒酒，連老闆也幫上手，一口氣送上十五壺酒。

那個禿額漢子見送上來的不是罈子，而是酒壺，不由睜眼道：「咱要的是罈子裝的酒啊，不是用壺裝的！」

老闆早已想好答話，陪笑道：「這位爺，俺是怕爺們用罈子倒酒不方便，才叫伙計改用壺子裝酒送上來，爺們斟酒方便啊！若爺們不喜用壺子裝酒，俺馬上換下來，送上幾罈酒。」

禿額漢子張口欲說，被秦高寒截住。「老闆，不用換了，就這樣吧，記着送酒上來，要快！」

那老闆迭聲答應，跟伙計退下去。

九個人你斟我倒，喝起來。

九個人都是好酒之人，十五壺很快便喝光，老闆跟伙計看到九人中有一人舉手，馬上又捧上十五壺酒。

對於九人的酒量，老闆跟伙計都看得咋舌不已。原來，老闆經營了這家小酒館差不多二十年，還是頭一遭看到酒量這樣好，喝得那樣快的人。

秦高寒九人很滿意老闆跟伙計那麼快便送上酒來，一個漢子豪爽地打賞了老闆跟伙計一錠足有三兩重的銀子。

老闆跟伙計迭聲致謝，高興得心花怒放。

第一次有人客出手這麼闊綽，打賞三兩銀子。

十五壺酒不一會又喝掉了九壺，剩下六壺。

喝酒的速度慢下來了，九人邊喝邊說話。

之前，九人只是一個勁地喝酒。

「秦大哥，找了這些天，姓連的小賊踪影杳然，那小賊會不會俏溜到別的地方去了？」一個眉毛又粗又短，身形也是粗粗矮矮的漢子抹抹嘴巴，對秦高寒說。

秦高寒放下酒壺，搖頭道：

「不會的，那小賊對秦某姪女兒一往情深，他不會不跟秦某姪女見一面才遠走高飛的！他怎捨得呀！」

秦高寒雖然年已四十，仍然改不了想到就說的習慣，而且喜歡說笑。

另一個臉面像南瓜皮般的漢子接口道：「秦大哥，夏侯姑娘怎會喜歡姓連的殺父惡賊的呀？如今，她可是悔恨嫌遲了！」

秦高寒一口氣將半壺酒喝掉，然後長長噓口氣，嘆道：「悔恨確已遲了。不過，不能怪秦某姪女不帶眼識人，想當年，咱們年少氣盛的時候，不也是幹出很多糊塗事來？特別是男女間的事，又豈是用常理解釋得了的！」

「他媽的，那小子到底是甚麼來頭？」一個滿臉鬍鬚的漢子重重地放下酒杯。「地獄門，咱可從未聽聞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個組合！你們可會聽聞過？」

其餘各人都搖頭。

「他媽的一個小子便弄到咱們勞師動衆，東追西查！抓到那小子，他媽的俺不將他剝皮剜心才怪！」滿臉鬍鬚的漢子忿憤地說。

「張兄，這裏每一個弟兄都不會放過那小子，稍安毋躁，總會找到那小子的。」

九人談說着，話題離不開連戰勇，不知不覺間，第二次送上的十五壺酒又被他們喝光了。

老闆跟伙計馬上再送上十五壺。

客人吃喝越多，做老闆的當然越開心。不過，那個老闆在開心之餘，又擔心秦高寒九人若是喝醉了，鬧起上來，砸爛了店內的食具，那就得不償失了。

九個人喝四十五斤酒，平均每人喝五斤，酒量再好的人，只怕也會喝醉。

幸好，救星來了。

在幾人喝下第三十六壺酒的時候，一騎人馬馳到店前。

馬上的騎者翻身下馬，快步走入店內，向正在喝酒的秦高寒九人躬身抱拳。「舅老爺，八位大俠，小人奉夫人之命，特來告知九位一個消息，已知道惡賊連戰勇的行踪所在，夫人請九位速速趕回莊上，共商殺賊之計。」

九人一聽，頓時喜形於色，禿額漢子霍然站起身，宏聲道：「姓連的惡賊在那裏？」

那個莊丁回道：「這位爺，小人不知，夫人沒有對小人說。」

另一個漢子開口道：「尚兄，心急甚麼？趕回夏侯莊，不就知道了！」

姓尚的禿額漢子道：「咱恨不得馬上趕到那裏，將那惡賊擒下！」

秦高寒舉手道：「咱們馬上趕回夏侯莊。」說完，從身上摸出一塊重約二兩的金葉子，放在桌上，快步走出店外。

姓尚的八人跟隨在後。

九人走到店後，牽回座騎，翻身上馬，與那個莊漢會合，馳出集外，往夏侯莊那個方向飛馳。

* * *

四出找尋連戰勇的五撥人手陸續趕回夏侯莊。

秦高寒那一撥是最遲趕回去的一撥。

夏侯夫人眼見五撥人馬到齊，着人請他們到大廳上，當衆宣佈有關連戰勇的消息。

夏侯夫人這樣做，是不想讓人說她有厚此薄彼之嫌。

齊集在大廳內的武林人都看着夏侯夫人，等她說話。

夏侯夫人環顧了衆人一眼，清晰地說道：「各位，妾身於日前收到連戰勇派人送來的一封信函，他決定於十九那一日，就是四日後，於仙台崗下跟各位見面，當面向各位解釋他殺人的原因，若各位相信他的解釋，從此冰釋前嫌，要不，他願一死以息衆位之怒。」

衆人聽完夏侯夫人的說話後，互相覷看一眼，跟身旁的人悄聲議論起來。

夏侯夫人看着，沒有作聲，等待衆人表態。

有人開口說話了。「夏侯夫人，姓連的賊子詭詐奸惡，咱們怎信得過他！」說話的是柳隱田。

另一個名叫何解之的跟着道：「對啊，萬一那小子使詐，在那裏設下陷阱，誘咱們踩下去，咱們焉不危矣？」

胡東站起身說話：「柳老弟跟何老弟所慮不無道理，但咱們不用太過擔憂，只要咱們有備而去，縱使龍潭虎穴，咱們又何懼之有？」

大部份人附和胡東說的話。

秦高寒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姓連的惡賊在咱們面前，耍不出甚麼花樣來的！誠如胡老哥之言，只要咱們有備而去，怕他甚麼？」

「咱們大可先派人到仙台崗下查察一下那裏的地勢，然後再從長計議，那便萬無一失矣！」說話的是項傳義。

義薄雲天項傳義。

衆人紛紛點頭稱是。

接下來，衆人便計議起來。

* * *

「鬼王，您明天一定要帶人接應屬下啊。」連戰勇顯得有點緊張不安。「要不，屬下萬一應付不了……」

鬼王擺擺手，截斷連戰勇的話。「你放心，本鬼王到時一定會親自指揮人手，一網將那些人打盡，替你清除後患！」

「屬下擔心那些人不會上當。」連戰勇擔心道：「那些人都是老江湖，不會對屬下深信不疑的。」

鬼王點點頭。「你所慮極是！但不用擔心，本鬼王保証他們明日全都會赴約到仙台崗，但會在暗中有所安排，應付突變。他們的一切舉動，已在本鬼王的測算中，明日便是他們的死期！」

「鬼王既已安排好，屬下就放心了。」連戰勇寬慰地舒口氣。

「來，本鬼王將明天的佈置對你細說一遍，好讓你放心赴明日之約。」鬼王接將他的安排詳細對連戰勇說出來。

連戰勇聽得連連點頭，佩服得五體投地。「鬼王神武英明，算無遺漏，屬下佩服得五體投地。」

鬼王自得地笑起來。「將來，說不定你會青勝於藍！」

連戰勇忙道：「屬下愚蠢，怎及鬼王萬一。」

鬼王笑得更響亮。

* * *

十九日。

午後，本來只聞鳥語的仙台崗下，忽然變得熱鬧起來。

仙台崗不算高，看上去像一張大石案般，崗頂是平的，崗勢陡斜，加上崗腰上草樹稀疏，只有從縫隙中長出來的野樹籐葛，很難登上崗頂上面。

崗下，有一塊大石，足有大半人高，大石對着的地方是一大片空地，空地的邊沿是一片稀樹林子，這就是仙台崗下的形勢。

出現在崗下石前的人陸續而來，計有徐猛、洪越山、秦高寒、柳穩田、項傳義等人，共計約三十人左右。

約三十人之中，有三分一的人分站在空地的邊沿，監視四外的動靜，其餘的人聚集在那塊大石前，等待連戰勇出現。

不知怎的，衆人很自然地聚集在大石前。大概他們都以爲，連戰勇一出現，便會在大石附近現身。

等了有一袋烟工夫了。

秦高寒等人中，有人開始不耐煩了。

「他媽的，那惡賊還不現身，說不定他存心耍咱們，根本就不會出現。」

「那惡賊若耍咱們，找到他，咱第一個要好好地消遣他！」

「他來了！」突然有人叫。

衆人急忙張望，只見一人自空地外的一棵樹上像飛鳥般凌空飛掠過來，三數個起落之間，於衆人的噓哄聲中，掠上那塊大石上。

「連惡賊，你終於來了！」

「好大的膽子，居然單人匹馬

來會咱們？」

眾人七口八舌喝叫，石上的人安然站着。

那不就是連戰勇！

「下來！你他媽的高高在上，神氣活現，咱要你趴在咱們脚下！」有人吼叫。

叱喝之聲此起彼落。

「各位前輩、大俠，可否聽小可辯白？」連戰勇振聲大叫。

可是，眾人都不聽他的，依舊喝罵連聲。

「各位靜一靜，且聽他怎麼說！」秦高寒振聲高叫，雙手揮動，眾人才漸漸平靜下來。

「各位前輩大俠，小可的辯白，相信各位都聽夏侯莊主轉述了，各位到這裏來，亦表明相信了小可是清白的，並相信小可之言！今日，咱們正好趁這時機，鏟除鬼域中人！擒殺鬼王，替朱老前輩報仇！」

「報仇，報仇！」石下眾人齊聲呼叫，「拿下鬼域中人，先祭朱大俠滿門之靈！」

呼叫聲響徹晴空，聲勢震人。

呼喊聲中，四下响起一片喊殺聲。

石下眾人哄一聲，各自向空地外面衝殺前去。

連戰勇縱身從大石上掠下來，隨着眾人往外衝去。

空地的外圍上，數十人正在互相廝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臉上都戴了鬼面具，人手一具連弩，但却來不及發射，在胡東等人的衝殺下，紛紛倒下。

夏侯捷威赫然在廝殺的人羣當中。

他居然沒有死！

驀地，那塊大石「轟」然一聲，震天動地爆炸開來，碎石激射飛濺，方圓十數丈的範圍內，飛石如雨落下。

幸好連戰勇、秦高寒眾人已往空地外撲出去，並已衝出爆炸的範圍之外，要不，沒有多少人能够倖免。

戴鬼面具的人有二三十人，他們本來匿在空地外面幾處土坑中，只要聽到爆炸聲，便破土衝出來，以連弩襲擊僥倖沒有被炸倒的眾俠，那知道爆炸未响，被迅速掩至外圍的胡東、夏侯捷威等一眾襲擊，將他們逼出來，展開廝殺！

若不是連戰勇早已通風報訊，將鬼王的佈置告知夏侯捷威一眾，恐怕他們全都不能倖免！

鬼王這一着佈置異常陰毒，企圖一網打盡夏侯捷威等人。

原來，連戰勇殺夏侯捷威，夏侯蓉不肯原諒連戰勇，夏侯捷威假死出殯，胡東、秦高寒等五撥人發誓要找到連戰勇，替朱、夏侯兩人報仇，全是做戲，做給鬼王看的，讓他相信連戰勇眞的殺死了夏侯捷威。

不過，有一樣是眞的，連戰勇出手襲擊夏侯捷威，以獨門手法將他的經脈截停，令到所有的人都相信夏侯捷威已死。事前，連戰勇並沒有知會夏侯蓉或是夏侯捷威。

因爲他根本無機會跟夏侯捷威父女說出他的計劃。再者，夏侯捷威也未必肯聽他說，所以，他只好先下手，再解說。

連戰勇是在下手「擊殺」夏侯捷威後，制住夏侯蓉的時侯，以傳音入密之法，將整件事情的始末和眞相，以及他的計劃說出來，而夏侯蓉之昏死，是依照他說的話，假裝的。

夏侯蓉完全相信連戰勇說的話。

她深信他不是那種邪惡的人。

正由於胡東等人都被夏侯捷威的「假死」所騙，所以，那齣戲才會上演得那樣逼眞。

事後（是夏侯蓉在蓮花庵內告訴他的），連戰勇才知道，夏侯捷威那一次根本不想聽他的，不過是想誘他到夏侯莊，然後任由胡東五人將他拿下，押到朱家莊生祭朱重慶滿門之靈。幸好他先出手，要不，胡東等人肯定不會聽他辯說，他極可能會死在五人刀下！

那一晚，胡東五人早已伏在廳外，夏侯捷威亦暗中佈下人手，不要說連戰勇身受數傷，就是毫髮無損，插翅也飛不了！

夏侯捷威那一次的安排，連女兒也瞞住。

夏侯捷威是於一個時辰後，醒過來的，當時，只有夏侯夫人母女及胡東五人知曉。

夏侯蓉在靈堂後，將連戰勇告訴他的話，轉述給父親及胡東五人知道。

夏侯捷威於「死」過翻生後，終於相信連戰勇所說的話。

因爲，連戰勇若有心殺他，完全有能力殺死他，因此，他相信連戰勇是無辜及有苦衷的。

既然他們都相信連戰勇說的話，於是，他們便依照連戰對夏侯蓉所說的計劃去做，上演一齣好戲。

之後，連戰勇一直暗中用早已跟夏侯蓉在蓮花庵內說好的暗號跟夏侯捷威等人聯絡，暗通消息。

這一次夏侯捷威等人在仙台崗下佈置的反伏擊，就是在得到連戰勇送出的消息後，擬訂的。

原來，鬼王確是利用連戰勇約胡東等人在仙台崗下會面，表面上是由連戰勇辯白，實則暗中佈下埋伏，企圖將胡東等人一網打盡。

若他的陰謀得逞，胡東等人全都遭殃。

而鬼王似乎相信連戰勇已全心全意投效他，就將他的陰謀告訴連戰勇。

那塊大石的下面，鬼王早已派人暗中埋下火葯，引綫由地下伸展出去，透入一個埋伏了人的地坑中，由地坑內的人燃點引綫。

連戰勇當然知道大石下埋了火葯，所以，他只簡單地說了幾句話，便跟着石上的秦高寒等人飛快地往外衝殺，離開爆炸的範圍。

他還知道鬼王在那裏。

＊　＊　＊

羣俠於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便解決了鬼王派來伏擊他們的二三十個手下。

說得準確一點，並不是全部解決了鬼王那二三十個手下，有幾個跑得快的逃了。

有人想斬盡殺絕，連戰勇忙對夏侯捷威道：「夏侯莊主，擒賊擒王，那幾個爪牙饒他們一命吧，抓鬼王要緊！」

夏侯捷威的想法跟連戰勇一樣，他還想從鬼王的口中知道爲何要殺他而後快，當下高聲招呼幾個追下去的同道回來，並向連戰勇詢問：「連少俠，鬼王那傢伙在那裏？」

連戰勇往仙台崗後一指。「鬼王帶領一部份人手在崗後約三里外的一個山谷中，本來，他原先是帶人伏在崗後隨時接應的，出發前突然改變主意，他帶人到山谷內等候消息，若伏擊成功固然好，要是失敗，便要小可及他的手下將你們誘到山谷中，來個聚而誅之，教你們一個也逃不掉！」

一頓，接道：「由於時間倉猝，所以，小可不能將消息送出去。」

夏侯捷威道：「某家明白的，事不遲疑，咱們火速趕去山谷，擒殺鬼王那見不得人的王八！」

待羣俠齊集，夏侯捷威大聲對眾人道：「連少俠說，鬼王突然改變主意，帶人改在崗後約三里外的一個山谷中等候消息，怪不得張、尚二兄那一撥人摸到崗後，發覺不到鬼王及其手下，咱們立刻趕去那裏，由連少俠詐敗帶咱們進山谷！」

胡東接口道：「夏侯莊主，鬼王極可能在谷內有所佈置，咱們若貿然進入山谷，說不定會中埋伏，依胡某之見，應該預作應變之安排。」

夏侯捷威連連點頭：「胡老哥所言極是，小弟已顧慮到這一點，由於急着趕去山谷，咱們大可在路上商議一下，以策萬全。」

胡東連聲說好，當下在連戰勇的帶引下，羣俠飛趕去那個山谷。

＊　＊　＊

那個山谷頗狹，不到三十丈闊，却有里許長，兩面的山不很高，從山上下到谷中，普通人約一刻鐘左右，像夏侯捷威一眾武林人士，相信抽半鍋烟的工夫便成。

山雖然不高，却長滿了樹，雖不算密，也不疏。

鬼王跟手下就在谷中待着。谷中有五丈左右闊，由谷中可以望到約二十丈遠的谷內。谷口的形勢並不算險隘。

連戰勇狼狽地奔入山谷內，不但衣衫破裂，身上還染了幾處血跡。

才奔入山谷，連戰勇便發覺谷口兩邊的山石上，有幾個戴着鬼面具的鬼域中人在把守，看到他奔入谷中，一人立刻發出一聲猴子的尖叫聲。

連戰勇知道，那是通知谷內的鬼王的訊號。

奔入谷中約三十多丈，順着谷中地勢拐了半個彎，連戰勇便看到鬼王跟十多個手下在幾棵樹下的石上坐着，大概聽到谷中手下傳來的訊號，全都翹首向谷口張望。

夏侯捷威等人並沒有追入谷內，只有一部份人追到谷口，便停下來，似乎恐怕谷內有埋伏，只在谷口張望呼喝。

連戰勇奔到樹下，鬼王已自手下之中穿出來，沉聲道：「怎麼只有你一個回來？」兩道綠幽幽的目光透過面具上的洞孔，射在連戰勇的身上。

連戰勇連連喘氣，臉有驚色。「回鬼王，咱們雖然炸死他們不少人，但他們有備而來，而且人數眾多，屬下等反被他們包圍，屬下等拚命衝殺，結果，只有屬下跟少數人衝殺出來，可是，他們窮追不捨，結果，只有屬下一人僥倖逃脫回來，並將他們引來。」

由於鬼王臉上戴着面具，連戰勇無法看到他的表情變化，只能够從他的目光及聲音，猜測他的感受。

「他們來了便好！」鬼王沉聲道：「你帶人去將他們引進來！」居然沒有責怪連戰勇只得一個人跑回來，其他的人手全都折損了。

連戰勇答應一聲，帶了十多個鬼卒，往谷口跑去。

跑到谷口，只見守在谷口兩邊的鬼卒手持連弩，防範谷口外的羣俠衝進來，而谷口亦橫七豎八堆放了幾塊大石及一截截樹木，阻礙谷外的羣俠衝到谷口。

在谷外呼喝，作勢往谷內衝殺的，是以徐猛爲首的十數個同道。

連戰勇趁那些鬼卒不覺，向徐猛等人打個手勢。

那個手勢是通知谷口外的徐猛等人，谷內發現不到甚麼埋伏，鬼王在谷內。

徐猛看到連戰勇的手勢後，立時揮舞大斧，發出一聲洪烈的嘯聲。

嘯聲亦是一個訊號，通知不見了踪影的另一撥人——以夏侯捷威、胡東、秦高寒等人爲首，知道鬼王在谷內。

那一聲洪烈的嘯聲，是他們預先說好的聯絡訊號。

徐猛等人仍然裝腔作勢，並不急着衝入谷內。

他們似乎在等待甚麼。

他們確實在等待，夏侯捷威那一撥人發出的訊號。

訊號終於響起來。

一長一短，接連的嘯聲。

嘯聲傳來，連戰勇第一個發難，雙手飛快地在地上抓起一把石子，撒射向守在谷口兩邊、手持連弩的幾個鬼卒，同時衝殺向其他的鬼卒。

那些鬼卒在冷不防之下，頓時陣脚大亂，谷口外的徐猛等人發一聲喊，衝入谷口。

裏應外合之下，徐猛等人如狼似虎，輕易便衝入谷口內，跟連戰勇聯手，殲殺谷內那些鬼卒。

那些鬼卒眼見把守不住，急急往谷內飛竄。

驀地，谷內兩邊的山坡上，响起一陣有如萬馬奔騰的雷動聲，聲勢駭人，山谷內彷似地動山搖。

連戰勇、徐猛等人發出一陣歡呼聲。

原來，谷內兩邊的山坡上，滾下無數石塊及斷樹，石撞石之下，帶動被撞擊的石塊往下疾滾，有如萬馬奔騰，塵飛土揚，樹倒石飛，直似有千軍萬馬往下衝殺！

造成如此驚人聲勢的，是夏侯捷威等人手。

原來，夏侯捷威等人先連戰勇一步搶登上兩邊的山上立刻搬運了一大堆石頭，最小的也有皮球般大，最大的像磨盤般、，並斬下不少樹幹，當作滾石擂木，於聽到徐猛那一聲嘯聲後，眼見已準備就緒，於是發出攻擊的訊號——一長一短連接的嘯聲，於徐猛等人向山谷衝殺後，便將擂木滾石推下去。

這一切的佈置，皆是他們事先在路上商議好的。

除了左右兩撥在山上推下擂木滾石的人手外，還有第三撥人手在山谷深處(擂木滾石所及的範圍之外)的一邊山上等着，攻擊的嘯聲一起，便立刻往山下衝下去，堵截往山谷另一頭鼠竄的鬼域中人，務必將鬼域中人一網打盡。

在兩邊山上的夏侯捷威，胡東等人於推下擂木滾石後，跟着往下面的山谷衝下去。

在山谷中的鬼王及一部份手下驟見兩邊山上飛滾下擂木滾石，莫不大驚失色，他們不往谷內衝去，反往谷口衝去。

有幾個跑得慢的鬼卒被飛滾下去的擂木滾石擊中，慘叫倒下，或死或傷。

鬼王跟其餘的手下衝出滾石擂木飛揚的範圍，跟連戰勇、徐猛等人遇上，立時斷殺起來。

徐猛跟連戰勇雙戰鬼王。

擒賊擒王，徐、連兩人决不讓鬼王逃脫。

擂木滾石如暴雨般飛滾激砸下谷中，引發了鬼王設在谷中的埋伏。

那是佈置在樹上及草叢中的弩箭，固定好由隱藏起來的痳綫牽發，只要一拉痳繩，弩箭便發射，還有埋伏在兩邊山脚下的伏兵。

那些伏兵可慘了，他們驚覺欲走避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只好慌不迭覓地躲避，結果，大部份被擂木滾石砸死砸傷，只有少數人躲避過，倖免於難。

幸好將那些伏兵逼了出來，原來那些伏兵全都帶着火葯，若是被他們點着火葯扔回羣俠，羣俠武功再高，也抵擋不了，極可能會被炸得死傷枕藉。

谷中似乎沒有埋下火葯，除了像萬馬奔騰般的滾動聲外，沒有爆炸聲响起。

只不過，谷中有如天崩地塌般，滿是擂木滾石以及被砸死撞傷的人體，觸目驚心。

僥倖沒有死的伏兵還未回過神來，亦沒有時間點燃火葯扔出去，已被跟隨在擂木滾石之後衝下去的夏侯捷威、胡東等人擊殺。

看到那些被殺的伏兵身上的火葯包，夏侯捷威等人莫不心驚，暗說一聲：「好險！」

衝下山谷後，他們立刻向正在跟鬼王及其手下在斷殺的連戰勇等人衝去。

鬼王在連、徐兩人的聯手合擊下，居然仍能夠支撐着，但已左支右絀，狼狽得很。

那些鬼卒在馬超烈等同道的衝殺下，已倒下七八人，剩下的三數人眼見夏侯捷威等呼喝衝到，嚇得膽破魂飛，扔掉兵器，跪倒下去。

剎時間，只剩下鬼王一人仍在作困獸鬥。

衆人圍成一圈，等着徐、連兩人將鬼王解决。

鬼王居然寧死不降。

驀地，徐猛發出霹靂也似的一聲大喝，震得衆人莫不心頭一震，鬼王更是被震得身子一窒，被徐猛一斧逼開他的兵器——鬼王杖，杖頭鑄了一個獠牙怒突的骷髏頭，連戰勇覷準了一劍刺在他的右腿膝上，鬼王發出一聲痛叫，跌倒下去。

徐猛喝一聲「撤手！」，一斧將鬼王手上的骷髏杖磕飛！

羣俠發出一陣歡呼聲。

連戰勇一劍將鬼王的面具挑飛！

鬼王終於露出他的眞面目。

鬼王在被挑飛面具的剎那，驚怔了一下，隨即仰首大笑起來。

羣俠看到鬼王不過四十上下年紀，窄額濶腮，三角眼，唇上留了稀疏的鬼鬚，其中不少人於一怔之後，失聲叫起來：「地鼠霍耀天？」

「他媽的你就是鬼王？」

鬼王大笑不止。

其他並不認識地鼠霍耀天的同道，大多聽聞其名，莫不睜大眼看着鬼王：「他就是臭名遠播的地鼠霍耀天？」

胡東道：「除了這斯，天下間還有那一個人長得跟他那副尊容一樣的？」

「姓霍的，嘿嘿！眞想不到，你就是鬼王！」秦高寒眼中冒火，怒視着霍耀天。

連戰勇忽然生出一種感覺，霍耀天不似是鬼王。

他是從霍耀天的笑聲察覺出來的。

鬼王的笑聲不是那樣尖吭的。

「你不是鬼王！」連戰勇突然厲聲疾喝。

所有的人都被連戰勇那一聲喝叫弄得怔愣了一下，目露疑惑之色。夏侯捷威正想開口詢問連戰勇憑甚麼說霍耀天不是鬼王，鬼王已陡地大笑，大聲道：「不錯，霍某確不是鬼王！哈哈……你們上當了！」

衆人聽得心頭跳動一下，連戰勇的反應最快，疾聲道：「不好，咱們中計了！」

「中甚麼計？」有人問。

「中了鬼王的計中之計！」說話的是霍耀天，又狂笑起來。

「說！何謂計中之計！」徐猛將大斧擱在霍耀天的肩頭上，鋒利的斧刃割破了霍耀天頸脖皮肉。

「計中之計，就是爾等墮入了本鬼王的反奸計之中！」一把聲音驀地自山上遠遠傳來，說話的當然不是霍耀天。

「鬼王，那人才是鬼王！」連戰勇心頭大駭，抬頭往聲音傳來的山上望去。

羣俠亦聽得心中震駭，那句話分明表示，鬼王已識穿了連戰勇跟夏侯捷威等人暗通消息，上演的好戲。

換言之，他們全都墮入鬼王的圈套之中。

可笑，他們還一直以爲騙倒了鬼王，那知道，被騙的原來是他們。

不遠處的一座山頭上，站着近十人，當中一人戴着鬼王面具，正自仰天狂笑。

兩邊的山上，現出不少戴着鬼面具的人，俯視着谷中羣俠。

「連戰勇，你以爲你那點伎倆可以騙倒本鬼王？哈哈！未免太小覷本鬼王了！不怕告訴你，本鬼王從來就沒有相信你！也從來不相信你殺了夏侯捷威！俗語有謂：愛屋及烏。你那樣深愛夏侯捷威的女兒，又怎會下毒手殺夏侯捷威？本鬼王早已看出你不是那種心狠手辣的人，本鬼王更知道，武林中有一種獨門手法，可以令到一個人假死。過後自會醒過來。連戰勇，本鬼王猜你學會了那種手法。如今夏侯捷威不是活生生的站着麼？証明本鬼王的猜疑對了！爾等裏外串通，欲將本鬼王及手下一網打盡。本鬼王來個將計就計，教爾等全部伏屍在這個山谷之內！」跟着又放聲大笑。

衆人聽着，面面相覷，一顆心往下沉，以爲聰明，那知道鬼王比他們更聰明。

「退！快衝出谷口！」不知是誰突然大叫出聲。正是人同此心，剎那間，羣俠紛紛往谷口衝去。

羣俠所在的地方距谷口約二十丈遠，以羣俠之身法，幾個縱掠便衝到谷口。

羣俠衝到距谷口還有六七丈的時候，驀地自谷口兩邊的山上扔下兩團閃冒着火花的物事，羣中立時有人疾聲驚叫：「退回去！扔下來的是火葯！」

叫聲未遏，谷口响起「轟轟」兩聲巨大的爆炸聲，頓時石崩土飛，塵烟飛揚，衝在最前面，剛要轉身急退的幾個好漢立時被炸倒，其他人急不迭往回掠的往回掠，撲倒的撲倒，躲匿的躲匿，好不狼狽。

爆炸聲中，傳來鬼王的狂笑語聲。「炸！往下扔火葯包！將他們炸個血肉橫飛，炸個落花流水！」

笑聲中，谷中响起一聲接一聲的爆炸聲，情形就像天崩地塌，烟塵遮蔽了那一段爆炸不絕的空地，根本看不到那段谷地中羣俠的行動，亦沒有一個好漢從迷漫飛揚的塵烟中衝出來。

看來，羣俠是兇多吉少。

鬼王這一着也可算毒辣了，爲了令到夏侯捷威、胡東等一羣好漢入彀，不惜先後犧牲數十名手下，如此手段，比惡鬼還要可怕。

到底他跟夏侯捷威等一衆好漢有何深仇大恨？非要殺盡他們。

爆炸持續了足有一盞茶時分，才停止下來，但遮天蔽日的烟塵仍未消散。

鬼王站在山頭上，樂得放聲狂笑。

「哈哈……痛快，痛快極了！」鬼王邊笑邊放聲大叫。「本鬼王要

誰死，誰也逃不脫！本鬼王才智誰人能及！」

站在附近的鬼將鬼卒一齊向鬼王躬身讚頌：「鬼王英明神武，天下第一。」

鬼王笑得更加得意忘形。

* * *

烟消塵散，那片炸得地翻樹折石崩的空地上，滿目瘡夷，觸目驚心，到處都是斷肢殘體，血漬斑斑。僥倖沒有被炸死的，不是斷手便是失去腿脚，呻吟聲與痛苦的慘叫聲聽得人心裏難受。

沒有一個可以行走的人。

看來，羣俠無一僥免。

鬼王在山頭上看了一會，確定谷地上活着的人都沒有行動的能力，才振聲喝叫一聲：「本鬼王成功了，給本鬼王下去瞧瞧，活着的人中，不是本鬼域中的人，全給本鬼王殺！不留一個活口！」

幾個鬼將振臂一呼，帶領鬼卒往山谷下面衝下去。

鬼王在赤髮鬼將的陪同下，不快不慢地往下走。

那片空地上還活着的人全是義不容辭，參與對付鬼王的武林好漢。有七八人之多，大都不是斷了腿便是缺了手的，有兩個只剩半邊身子和上半截，居然還活着，那個樣子，死了比活着好。

起碼不用那樣痛苦。

那些鬼將鬼卒衝下山谷後，對於那些受傷未死的好漢一刀一個，斬殺了五六個人。

只剩下兩個受傷的好漢未殺。

那兩個好漢一名屠大雄，一名江鳴遠，屠大雄左手、脚被炸斷，江鳴遠則半邊身被一塊重逾百斤的大石壓着，頭上也被炸飛的碎石擊中，半邊頭臉全是血，但手上仍然緊握着一把三環大刀。

看到受傷的同道被殘殺，屠、江兩人悲憤怒恨塡膺，忘了自己身上難以忍受的傷痛，破口怒駡。

幾個鬼卒握着血斑斑的刀槍，慢慢向屠、江兩人走來。

——待宰的「猪羊」全無反抗之力，何需急急宰殺。

幾個鬼卒分別走到江、屠兩人身前，獰笑道：「駡啊，駡得好痛快啊，你想死，咱們偏不下手，看你慢慢痛極死去！」

江鳴遠把上身撑起來，嘶吼一聲，將手上的三環刀奮力擲出去。

首當其衝的一個鬼卒躲不過，被三環刀擲中，慘叫一聲，仰跌下去。

其他的鬼卒一陣慌亂，隨即便吼叫着，兇惡地向江鳴遠撲擊。

屠大雄比江鳴遠先一步慘遭斬殺。

他是一口血沫吐射在一個鬼卒的咽喉上，將之射殺的。

那口血沫是屠大雄運聚體內殘存的眞氣內勁，蓄勁吐射出口的，其勁道足以射穿那個鬼卒的喉頭。

屠大雄於吐出那口血沫後，氣絕身亡。可是，那些鬼卒恨他臨死也殺了他們一個同伴，含恨揮刀亂斬他的屍體。

谷地上除了鬼王的手下外，沒有一個活人了。

鬼王跟伴隨他一起下山的鬼將來到谷地上。

環顧了殘肢碎石樹斷土翻的谷地一眼，鬼王對他的「傑作」似乎頗滿意，發出幾聲志得意滿的笑聲，跟着大聲吩咐那些鬼卒：「搜尋一下，本鬼王要看到夏侯捷威、連戰勇、胡東、秦高寒等人的屍首！」

看來，鬼王非要看到夏侯捷威等人的屍首才心滿意足。

那些鬼卒應諾一聲，在谷地上搜尋起來。

找遍了那片谷地，那些鬼卒都無法找尋到夏侯捷威等人的屍首，只好向鬼王回報。

鬼王聽後，好一會沒有作聲，半晌，才說道：「找不到那幾個傢伙的屍首，不可能的啊，莫非讓他們逃了不成？」

赤髮鬼將道：「鬼王，夏侯捷威跟連戰勇幾個傢伙不可能逃得了的，咱們根本看不到有人往山上逃，谷口已被炸塌的山石封了，找不到他們的屍首，或許他們被炸得肢離破碎，屍首無存，所以找不到他們的屍首。」

另一個披髮鬼將接口道：「鬼王，除非那幾個傢伙會遁地，要不，他們絕對逃不脫，準死無疑。」

鬼王聽了兩人的話後，沉吟了一下，才道：「大概是本鬼王過慮了，那一陣爆炸如此猛烈，幾乎將整片谷地炸翻，他們絕無生機。」

「鬼王英明，夏侯捷威等人妄圖跟鬼王作對，無異自取滅亡！」赤髮、披髮兩鬼將齊聲向鬼王拍馬屁。

鬼王大樂，放聲笑起來。「本鬼王可謂戰無不勝，這一次，本鬼王又勝了一仗，痛快！」

赤髮、披髮兩鬼將陪着笑。

鬼王笑得既開心又痛快，好一會，才止住笑聲。「既已全殲夏侯捷威等人，咱們回去擺酒慶功，開懷暢飲，每人皆有獎賞！」

鬼將與鬼卒發出一陣歡呼聲。

* * *

鬼王帶領手下才自谷中的另一頭離去，那片谷地右邊山脚下三塊堆叠的大石突然移動起來，一點一點地移動，終於，叠在最上的那塊大石一翻，滾跌落地上。

跟着，下面的兩塊大石一左一右移開，露出一個僅容一人進出的洞口來。

一個人自洞中鑽出來，赫然是秦高寒，接着二個，三個，四個……最後鑽出來的是第九個。

居然有九個人生還。

九個人分別是：胡東、秦高寒、夏侯捷威、連戰勇、洪越山、蔣捷先、陳楚衣、項傳義、毛植森。

九個人的身上都有損傷，其中洪越山、毛植森傷得較重，尚幸還能行動。

九人都是在爆炸中遭爆飛的碎石擊傷的。

九人看到空地上碎石斷樹殘肢血肉滿佈，既猶有餘悸，且復感悲痛憤恨。

「那鬼王好殘毒的手段！咱若不手刃此獠，拿他的首級來祭奠慘遭炸死的同道，咱誓不爲人！」秦高寒語聲沉痛悲憤！

胡東深長地嘆口氣。「若非徐老弟捨身相救，咱們焉能倖存！徐老弟，還有死去的所有同道，瞑目吧，咱們不會讓你們白死的！」

想起徐猛，九人莫不滿懷感激。

原來，九人得以倖存，全仗徐猛以巨斧劈開他們藏身的那個洞口，讓九人鑽進去，復以大石堆叠在洞口，九人才逃過一劫。

原來，在爆炸中，陳楚衣發現那個山洞口，長約尺許，闊不到半尺，洞口是厚厚的岩石，往內張望，裏面又深又大，足可容人躲藏，遂告知徐猛、夏侯捷威等人，徐猛立刻奮起神力，揮動巨斧，將洞口岩石劈開，足容人身鑽進去，於是，九人先後鑽進去(當時空地上炸得七暈八素，九人被炸得暈頭轉向，是徐猛先後找到連戰勇、胡東等人，拉他們到山洞前讓他們鑽進去的)，九人一再催促徐猛，他堅拒鑽入山洞躲藏，其時他已被炸得遍體是傷，奮起神力，將一塊巨石劈開，搬了三塊重約三四百斤的大石塊堵遮住洞口，結果，他被炸死，炸得肢體破碎，無從辨認。

徐猛犧牲自己，救了九人，總算值得。

難怪九人對他滿懷感激。

夏侯捷威握拳道：「夏侯某縱使粉身碎骨，誓殺鬼王此獠！」

連戰勇沉痛悔疚地道：「是小可該死，是小可害死了慘被炸死的同道先輩先進！若不是小可以爲騙倒了鬼王，咱們便不會中計。」

胡東喝道：「小伙子！那不是你的錯，我們同樣察覺不到鬼王之奸計，你無須自責，要說該死，不單是你，咱們也該死！說到底，該死的人應是鬼王！」

秦、夏侯、洪、陳等人紛紛點頭。「連少俠，胡老說得對，該向鬼王此獠算這一筆血賬！」陳楚衣振臂悲呼！

其餘八人都激動地擧臂揮拳，但却沒有呼叫出聲。

他們是恐怕發出的呼叫聲驚動了離去不久的鬼王及其手下。

「要報仇，要算賬，必須要找到鬼王的巢穴，咱們馬上追下去，暗中跟着他們！」胡東說着便往谷地裏頭掠去。

其餘八人立刻跟上去。

奔掠中，秦高寒對連戰勇道：「連少俠，你在鬼域呆過，該知道鬼域在那裏的啊。」

連戰勇道：「鬼域就在附近，佈下了奇門陣法，小可雖在鬼域中呆過，却不知怎樣進出。小可曾試圖自行返回鬼域，結果走了半天，走來走去，仍然回到原來的地方，這我已暗中跟夏侯莊主說了，要是曉得走回鬼域，小可早已帶各位直搗鬼王巢穴，不會發生今日的慘事。」

陳楚衣恍然道：「嗯，原來如此。」

九人追出谷外，往前追出一段路，追上鬼王一行。

九人壓着心中的悲憤，一直在後面跟下去。

* * *

鬼域之中，鬼王於殿堂上擺下酒宴，大宴鬼兵鬼將。

由於飲宴的關係，上自鬼王，下至鬼卒，全都除下臉上的鬼面具，露出本來面目。

鬼王原來是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人，馬面、雙目狹長、蜈蚣眉、牛鼻、闊口，長相頗爲怪異。

赤髮鬼將是一個年約三十六七的漢子，黃臉膛，頷下留着鋼釘一樣的短鬚，目露兇光，看來是一個兇惡的人。

披髮鬼將的年紀比鬼王要大，約四十三四，臉色慘白，仿似一個大病初癒的人，要不是一雙眼精光閃閃，眞以爲他是一個病夫。

除下面具的鬼王雙眼不再綠芒閃爍，可能是面具上的眼洞中塗抹磷粉之類的東西，所以發出綠芒。

酒過三巡，赤髮、披髮分別敬了鬼王一杯酒，衆鬼卒跟着亦向鬼王敬酒。

鬼王一副心得意滿的樣子，開懷暢飲，對於手下的恭維顯得很受用。

赤髮鬼將又敬了鬼王一杯，開口說道：「鬼王所向披靡，連除朱、夏侯等一衆武林人物，可喜可賀，敢問鬼王下一個要對付的是那一個武林人物？」

鬼王一口喝乾杯中的酒，大笑數聲，才說道：「本鬼王打算下一個對付的是，有江湖四大世家之稱的慕容世家！」

一頓，又道：「慕容德勳比夏侯捷威强多了。本鬼王喜歡跟一個

比一個强的對手交手。越强的對手，本鬼王鬥志越强，興趣也越濃。」

赤髮鬼將道：「以鬼王之智謀，武功之高强，慕容世家之主慕容德勳根本不是咱們的對手。」

鬼王放聲大笑，似乎慕容世家覆滅在即。

披髮鬼將道：「稟鬼王，這一次咱們對付夏侯家，損折了不少人手，屬下之見，要盡快招募人手。」

鬼王連連點頭。「本鬼王正有此意。披髮，招募人手之事，就由你負責。」

披髮欠身抱拳道：「屬下遵命。」

鬼王舉杯道：「來，爲了本幫成功殲殺夏侯捷威等一衆武林人物，乾杯！」

一衆鬼將鬼卒齊舉杯。「乾杯！」

一片乾杯聲中，鬼域上面响起一聲震天動地的巨响，跟着是連串的爆炸聲。

殿堂被震得搖撼起來，鬼王跟一衆手下莫不大驚失色，抬頭往上張望。

鬼王不愧一個「人物」，立刻喝叫一聲：「鎮定！全部退出殿外，赤髮、披髮，馬上帶人上去看發生了甚麼事！」

喝聲中，他已第一個向殿外掠出去。

——殿堂震動得仿似要倒塌下來。

那些鬼將鬼卒紛紛爭先恐後往外奔。

赤髮、披髮剛奔出殿外，馬上喝令手下鬼卒跟隨到上面去。

鬼王在殿前站着，下令手下守在自己身前，佈成一個半月陣。

上面，爆炸聲不絕傳來。

赤髮跟披髮帶了二十多個鬼卒沿着地下甬道往上急奔，奔到甬道的出口前，赤髮下令兩名手下將關閉着的鐵門打開。

兩個鬼卒領命上前去，才將門上的鐵栓拿下來，一聲「轟」然巨响聲驀然响起，鐵門隨着被炸塌的出口往內倒塌下去，那兩個鬼卒被震得神魂顚倒，根本來不及走避，慘叫聲中，被倒塌的鐵門壓扁了。

爆炸的氣浪跟激濺崩射的碎石將五六個鬼卒拋跌擊傷，甬道內一片混亂。

赤髮跟披髮幸好站在後面，沒有被炸倒，但却被爆炸聲震得耳鼓嗡鳴直响，變成聾子。

「快退！」赤髮於喝叫聲中，跟披髮往回掠。

那些鬼卒却充耳不聞，仍然驚慌失措，亂作一團。

原來那些鬼卒被爆炸聲震得雙耳欲聾，根本聽不到赤髮的呼叫。

「轟」的又是一下炸响，那些鬼卒被炸得東飛西跌，血肉飛濺，慘叫連聲。

原來，在被炸開的出口外面，飛入一個火葯包，落在那些鬼卒當中，爆炸開來。

其餘的鬼卒亡魂皆冒，拚命往回奔。

出口外面有人衝進去，一個、二個、三個……共六個人。

領頭的是洪越山，緊隨在後的是秦高寒、連戰勇、夏侯捷威、陳楚衣跟胡東。

六人衝入甬道內，發一聲喊，往裏面衝去。

赤髮跟披髮突然停下來，轉身向着往回逃奔的鬼卒喝叫：「停下來，截住那些傢伙！」

那些鬼卒奔到赤髮跟披髮身前，才停下來，轉過身，驚魂未定地握刀挺槍戒備着。

赤髮跟披髮之所以停下來，因爲聽到傳來鬼王的一聲厲喝，才不敢不停下來。

鬼王於聽到甬道那頭傳來一聲巨响，頓時心知不妙——有敵來犯！一眼望到赤髮、披髮當先往回跑，怒不可遏，喝令赤髮、披髮兩人全力堵截來犯之敵。

他自己則往殿後奔去。

* * *

夏侯捷威六人衝到距赤髮跟披髮站立的地方前停下來，雙方距離不到一丈。

甬道兩壁上插着的火把有不少被震熄，只有他們站着的那一頭火把仍在燒着，因此，互相可以看到對方的面目。

赤髮跟披髮一眼看到夏侯捷威六人，立時神色驚變，倒抽一口氣，同時失聲叫道：「是你們？沒有被炸死？」臉上盡是驚異之色。

夏侯捷威冷然道：「嘿嘿，咱們命大炸不死，天敎咱們來收拾爾等牛鬼蛇神！」

「你們怎會炸不死的？不可能！咱們分明看到沒有一個人逃出山谷，那塊谷地被炸得一場糊塗，根本沒有一個活人！」

夏侯捷威道：「你們怎也想不到，咱們會遁地之法，逃過那一劫！」

披髮哼一聲。「咱不相信，爾等若會遁地之法，不會有那麼多人被炸死了！」

秦高寒喝道：「廢話少說，連叫鬼王出來受死！」

赤髮雙眼一睜，一橫手上的狗牙刀。「爾等膽敢闖入鬼域，自尋死路，待爾等變爲死鬼，鬼王自會召見爾等，將爾等打下十八層地獄！」

「殺了這兩個幫兇，看鬼王還

能够躲得到那裏去。」陳楚衣道。

「赤髮鬼將劉俅，原來你躲在這裏。」胡東突然開口說話。精芒閃了閃，雙眼盯着赤髮鬼將。

赤髮鬼將神色遽變，「胡老鬼，這麼多年了，居然還記得劉某。」

胡東冷冷道：「除非你化作灰！要不，一百年後，胡老朽跟你都死不了的話，仍然認得你！」

一頓，接道：「原來你詐死躲藏在這鬼域內做鬼，不敢做一個人！」

連戰勇提醒各人：「五位前輩大俠，提防他們的暗器，烟霧彈與鬼域迷香。」

「殺！」洪越山陡地吼喝一聲，挺槍向披髮鬼將刺去。

那一槍，洪越山暗藏了七個變化，七子連環。

赤髮自知應付不了洪越山那一招，只好閃避。

披髮就在那刹那縮手入袖中，似有圖謀。

一點寒芒像流星追月般，倏地從陳楚衣的袖中發出，疾射在披髮那隻縮入袖子內的左手腕臂上。

披髮痛得臉色慘變，哼出聲來，那隻左手立時軟垂下去。

「速戰速決！別讓鬼王乘機逃了！」秦高寒陡地擲出一顆物事。

「炸他個落花流水！」

那些鬼卒跟赤髮鬼將劉俅、披髮一聽，膽破魂飛，各自慌忙四散躲避。

那顆物事並沒有爆炸開來，只是在地上滴溜溜地滚動。

那刹那，夏侯捷威等人衝向鬼卒及赤髮劉俅及披髮。

那些鬼卒怎抵擋得了六人的衝殺，一下子被六人擊倒近十人！

赤髮也挨了洪越山一槍。

披髮被胡東跟陳楚衣合擊之下，眞的到鬼域地府去報到了。

赤髮眼見抵擋不了，負傷往裏逃。

殘餘的鬼卒亦跟着往回跑。

夏侯捷威六人衝殺前去。

赤髮鬼將奔逃到殿堂前，一眼看到只有鬼卒站在那裏，鬼王不見了影踪，頓感不妙，忙喝問：「鬼王何在？」

一個頭目答道：「鬼王返回寢居。」

赤髮那刹那心頭狂跳，扭頭便往回跑，口裏驚急大叫：「快跑出去！鬼王引爆早已埋在殿堂下面的炸葯！」

剛追撲到的夏侯捷威六人陡聞之下，莫不大驚失色，顧不了擒殺赤髮，飛快地返身往出口疾掠。

那些鬼卒聽說鬼王會引爆火葯，炸毀鬼域，莫不魄散魂飛，爭先恐後拚命往出口奔去。

夏侯捷威六人飛掠出鬼域的出口，裏面驀地响起一聲震天動地「轟隆」巨响，脚下的地面猛烈震動，出口被震得磚石泥土紛塌。

夏侯捷威六人不敢停留，憋着一口氣急奔離出口。

赤髮終於奔出泥石墮塌的出口，身上被墮塌的泥石砸傷多處。

鬼域內响起一連串天崩地陷的震响聲，地面震動得敎赤髮站不住，跌跤倒下去，但他馬上竄起來，沒命地往前奔。

天崩地陷的震响聲持續了好一會，才漸漸停止，鬼域所在的地方上的地面，塌陷了一大片，方圓足有畝許，除約二丈許的出口外，其餘完全坍塌堵埋了。可憐那些來不及逃出來的鬼卒，全部被埋在鬼域下面。

鬼域上面所在的莊院，早已被連戰勇等人摸進去後，炸得幾乎變成廢墟。

夏侯捷威、連戰勇、胡東等六人驚魂未定，即時聽到莊院的另一頭傳來一聲吼叫，六人怔了一下，互相覷看一眼，不約而同縱身往吼叫聲傳來的地方掠撲過去。

六人心裏都生出同一的想法：一定是留在上面的項傳義、蔣捷先、毛植森發現了鬼王自鬼域中逃出來，趕過去將他截下來。

六人猜得沒有錯，自鬼域中溜逃出來，企圖將夏侯捷威六人炸死，不惜連自己的手下也一併犧牲的鬼王，確是被項傳義三人發現，將他截下來。

是鬼王得意忘形之下發出的笑聲，令到項傳義三人發現他的。

原來，鬼王於秘密甬道逃出鬼域後，想到雖然毀了鬼域，但夏侯捷威等人終於被炸死在鬼域內，勝的仍然是自己，禁不住放聲大笑。

夏侯捷威、胡東、連戰勇六人撲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只見毛植森倒在地上，蔣捷先亦跌坐在地上起不了身，只有項傳義在跟鬼王拚命。

項傳義跟鬼王都受了傷，顯然鬼王受的傷較重，但仍然兇悍異常，而且佔了上風。

鬼王一眼瞥到夏侯捷威六人撲到，臉色驟變，一杖逼開項傳義，縱身斜掠，妄圖逃走。

陳楚衣喝一聲：「那裏逃！」右手一抖，發出一蓬暗器，激射向鬼王。

鬼王驚覺，舞杖封擋，「喔」一聲，被一枚暗器射中，跌墮地上。

凌空追掠的連戰勇、夏侯捷威、胡東、秦高寒、洪越山五人叱喝聲中，掠落鬼王的身前，將他圍堵起來。

鬼王的左肋上中了陳楚衣一顆銀星暗器，由於深嵌入胸肋內，痛

得他直吸冷氣。

胡東六人一眼看清楚鬼王的眞面目，除了連戰勇外，其餘五人皆失聲叫起來。「佘謬人！原來是你這惡賊！」

原來鬼王就是江湖中惡名昭著的惡鬼佘謬人！

惡鬼佘謬人厲聲道：「是佘某又如何？」

「惡鬼，你不是瘋了，投水淹死了的麼？原來在此自稱鬼王，殘殺咱武林同道！」胡東怒憤得眼中噴火。

惡鬼佘謬人狂笑。

夏侯捷威壓抑着心裏的怒火，沉聲道：「佘惡鬼，某家跟你無怨無仇，因何千方百計都要置某家於死地？」

鬼王倏地止住笑聲。「因為本鬼王看上了你！你便要死！凡是被本鬼王看中的人，就算是皇帝老子，本鬼王也要殺之而後快，管他有仇無仇！能够誅殺越强的對手，本鬼王越感痛快興奮！越想對付更强的武林人物！」

秦高寒切齒道：「朱重慶滿門被你這惡鬼慘殺，就為了你看中了他們一家？」

鬼王狂態畢露：「說對了，你好聰明。朱老鬼號稱大俠，被武林同道捧上了天，他媽的，原來不堪一擊，本鬼王略施手段，老鬼滿門上下便死在本鬼王的手上！哈哈哈……甚麼大俠義士，不過浪得虛名！」

「瘋子！你這惡鬼竟然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項傳義、陳楚衣、夏侯捷威齊聲怒喝！

「瘋子？本鬼王是瘋子？那你們是甚麼？與本鬼王有甚麼分別？你們不過披着俠義之名，手段比本鬼王還要惡毒！本鬼王頂着個惡名，幹的便是不可饒恕的……便是瘋子所為，哈哈哈……本鬼王既然是個瘋子、惡鬼！本鬼王寧願死在自己手上，也不死在你等披着仁義之名，幹的還要比本鬼王兇殘之人的手上！」話落，舉杖反手砸在自己的天靈蓋上，血漿四濺，倒地喪生。

衆人料不到佘謬人居然會自己了斷，全都愕住了，半晌，胡東才吁口氣，說道：「佘惡鬼確是瘋了！瘋得太可怕了！若不是被咱們逼得自己了斷，只怕繼續有同道被其殘害！」

秦高寒道：「這樣死了，便宜了他！」

陳楚衣道：「但終於除去了這個瘋子。」

夏侯捷威却感嘆道：「咱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衆人都有同感，心裏一陣難過。

連戰勇忽然道：「他們雖然犧牲了，武林江湖中正是有這種不怕犧牲的俠義之士前仆後繼，武林江湖才得以浩氣長存，不致惡人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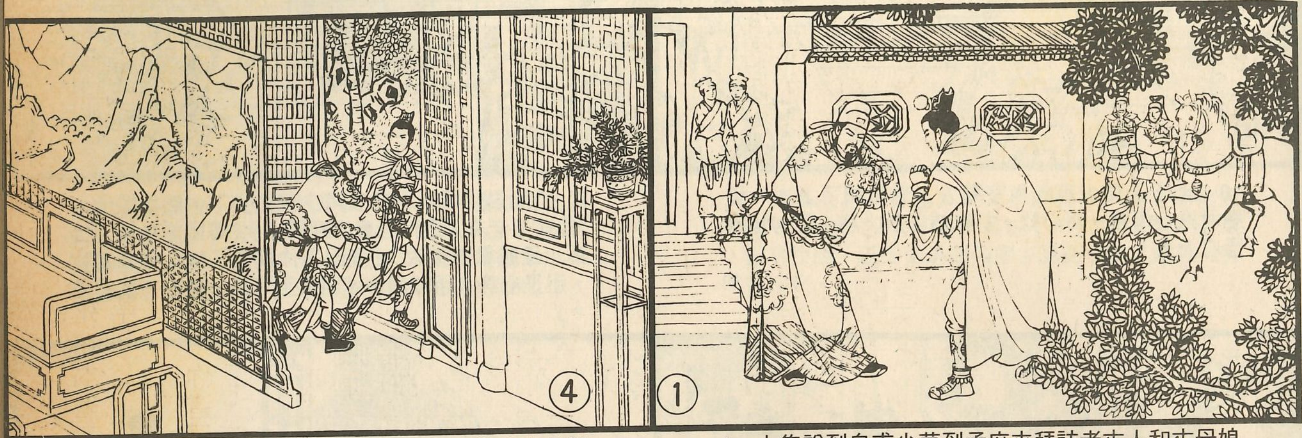
衆人紛紛點頭。

胡東讚道：「武林中，江湖上，正是有像連少俠這樣的後進，武林江湖上的俠義之風，才得以永遠留傳下去。」

（全文完）

再生緣之八　任明·編繪

三美巧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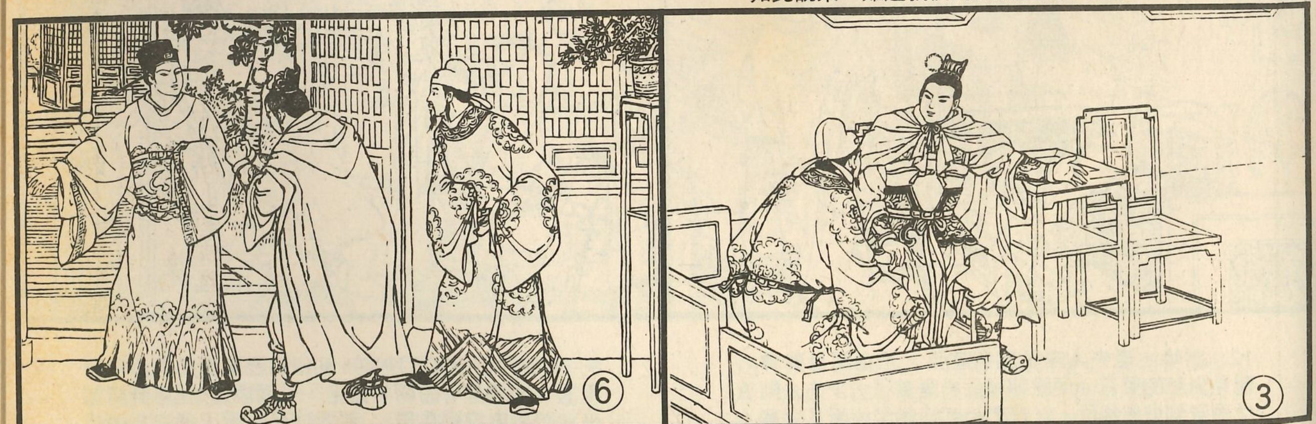
1　上集說到皇甫少華到孟府來拜訪老丈人和丈母娘，孟士元親自出迎，使少華感到很尷尬。他隨丈人來到前廳，老相爺要用大禮參拜王爺，弄得少華不知所措。

4　少華說完拔腿就往內室走去，孟士元搶步上前攔住他說：「我家夫人有病，你不要去驚動她。」少華固執地說：「岳母患病，小婿更應該進去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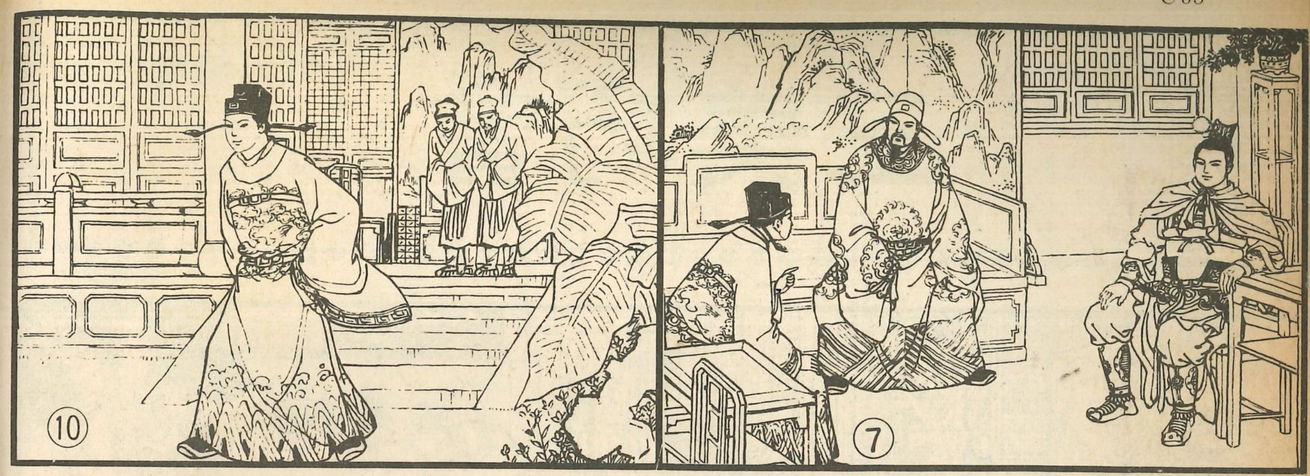
2　二人在廳上分賓主坐定，孟士元問道：「王爺新婚燕爾，如魚得水，你與小女的婚姻也就算了，何時將小女眞容還來？」少華一聽，着急地說：「岳父大人，如此說來，難道我們的翁婿之親，就斷了不成？」

5　正當兩人爭執不休時，孟麗君從內室走出，怒喝一聲：「大膽！什麼人在內宅亂闖！」少華一見是恩師酈明堂，忙上前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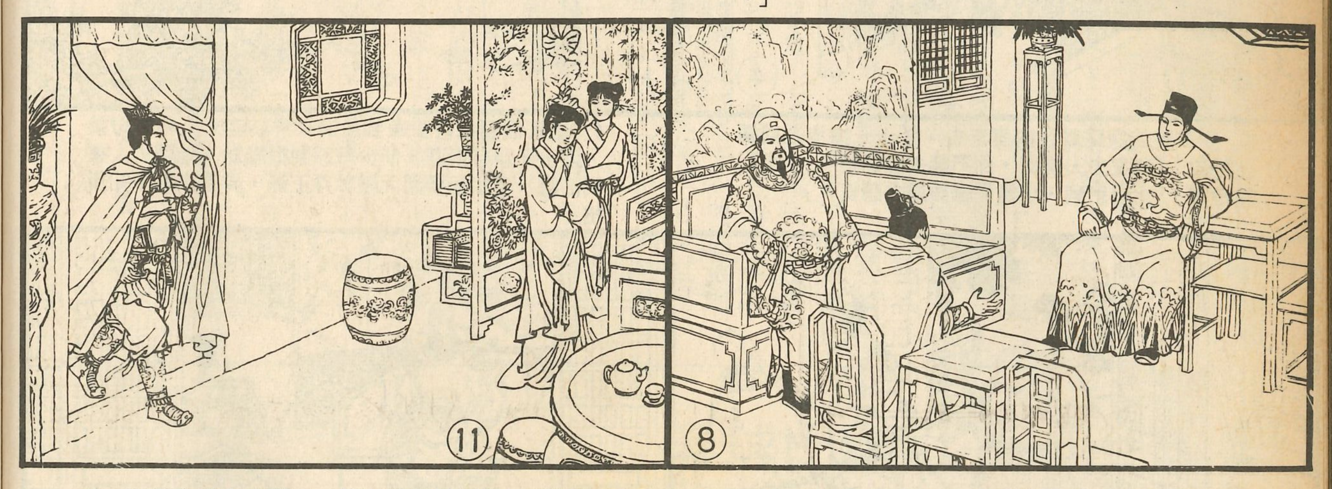
3　孟士元冷冷說道：「斷不斷你心裡最有數！」少華見丈人發了火，便說：「岳父大人不要生氣，小婿並非不還畫像，怎奈是岳母大人借的，我還要物還原主。」

6　孟麗君冷笑一聲：「原來是忠孝王，慌慌張張闖相府內宅，成何體統？」少華分辯道：「門生聽說岳母病重，急於探視，來得魯莽，恩師休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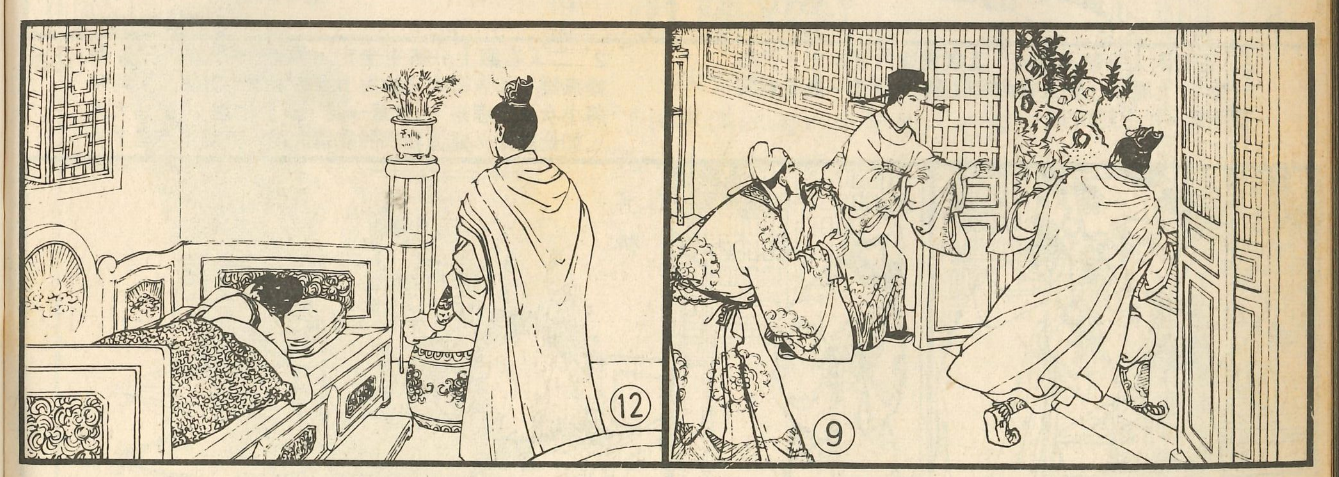
7　孟麗君用眼睛示意皇甫少華先坐下，然後問他：「你知道老夫人爲何身患沉疾嗎？」少華困惑地搖了搖頭。孟麗君厲聲說：「是因爲你騙走了她女兒的眞容，這是心病，所以請你速將眞容還來，這病方能痊癒。」

10　孟士元見少華向內室闖去，急忙跟了上去，孟麗君擔心母親一時心軟，將眞情告訴少華，便匆忙離孟府而去。



8　少華沒想到恩師也來向他討還眞容，他着急地說：「畫像難以歸還，我要伴着畫像義守三年！」麗君一聽更加惱火：「你不要口是心非，自欺欺人！旣然要義守三年，又爲何娶妻成親？」

11　少華來到內室門口，使勁咳嗽了兩聲，然後挑起門帘邁進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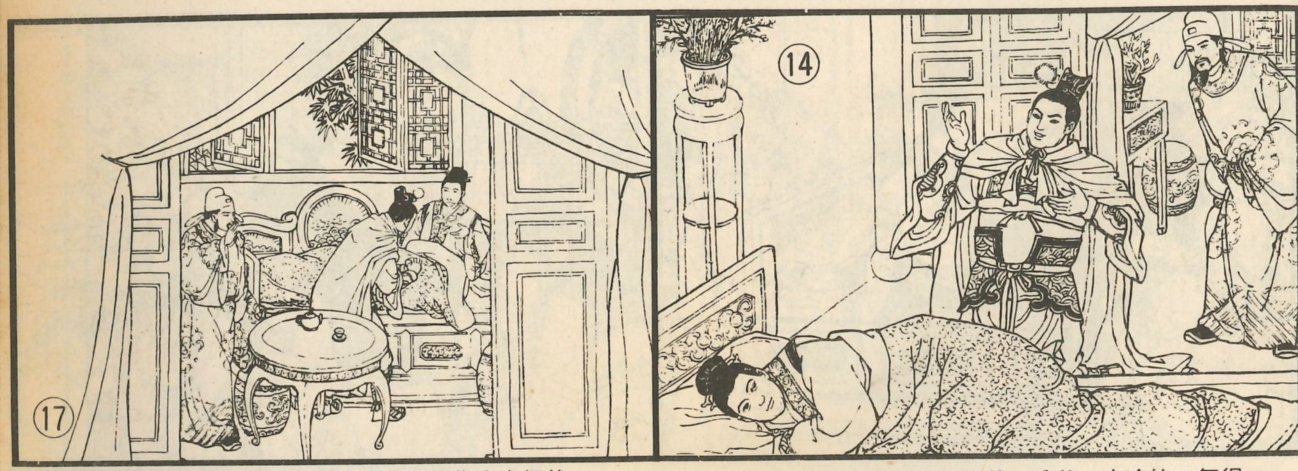
9　少華見恩師怒氣冲冲，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辯解不清，便起身一面朝內室走，一面說道：「恩師請寬坐，門生去探視岳母。」麗君連忙阻攔，却沒有攔住。

12　這時，老夫人喝了點燕窩粥，正在閉目養神，聽見少華的聲音，便臉朝裡假裝睡着了，少夫人則急忙迴避到屏風後面。丫環們也都扭頭裝沒看見少華。



13　少華心裡十分惱火，又不便發作。他上前輕聲呼喚：「岳母大人，小婿少華來了。」老夫人緊閉雙眼，沒有反應。孟士元走進內室，見此情景，便在一旁暗自冷笑。

16　少華却說：「岳母大人不叫我女婿，我就跪在這裡永不起來。」老夫人衹得說道：「賢婿請起。」少華這才起身道謝、問安。老夫人說：「我的病無非是思念我那苦命的女兒，請你把小女的畫像還給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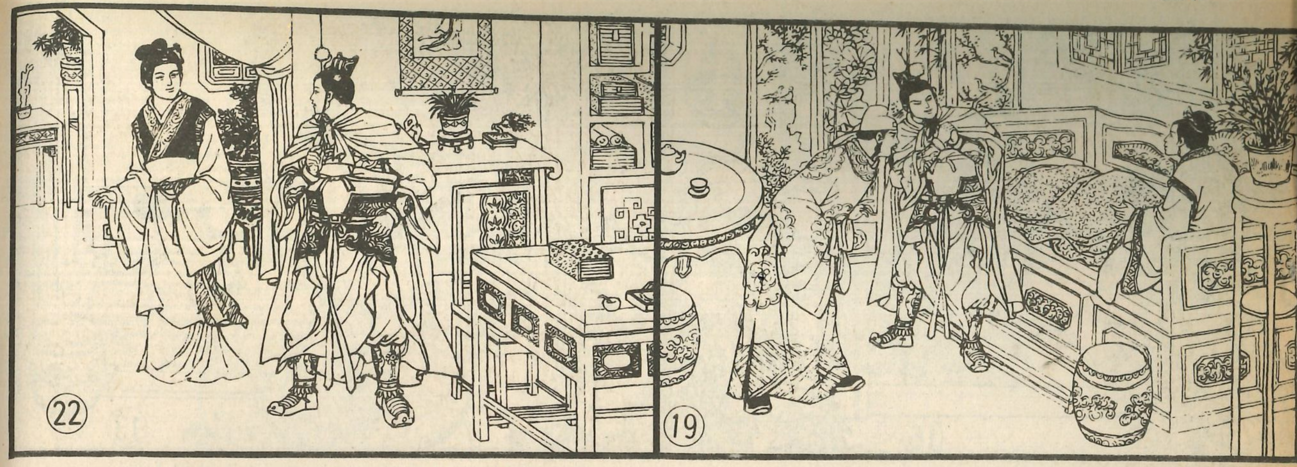
14　少華見岳母執意不理他，岳父一旁冷笑，氣得把脚一跺，走到窗前，雙膝跪地，仰望上天，大聲說道：「蒼天有眼，少華寃枉啊！與劉燕玉結婚是君命難違，至今我仍獨居陪伴畫像，定要守她三年！如有虛言，天地難容！」

17　少華眞切地說：「我現在與麗君畫像晝夜相伴，請岳母大人體諒小婿的心情。」孟夫人被少華的眞情打動，脫口而出：「那你爲何不去找她呢？其實小女……」孟士元在一旁急得大聲咳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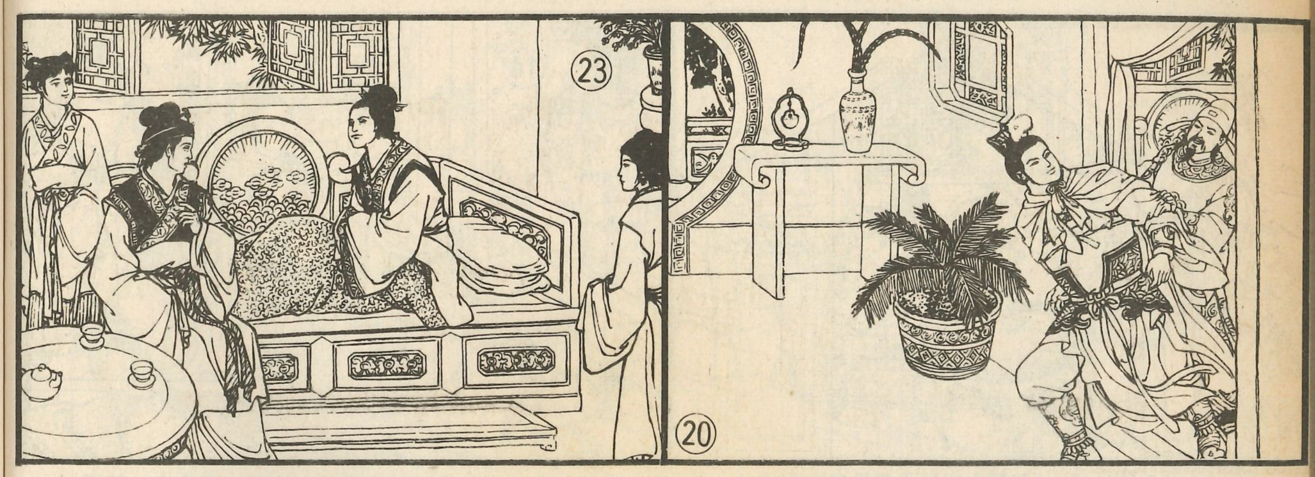
15　少華見岳母仍不理他，又說道：「我若是口是心非，將來不得好死，家破人亡！」老夫人聽少華發如此重咒，不忍心再讓他着急，便坐起身說：「忠孝王，言重了，快些請起。」

18　老夫人自覺失口，及時收住了話語。少華却已聽到其中奧妙，問道：「岳母爲何吞吞吐吐，難道還不相信小婿？」孟士元搶着說：「我家夫人病勢沉重，神志不清，她的話是聽不得的，你還是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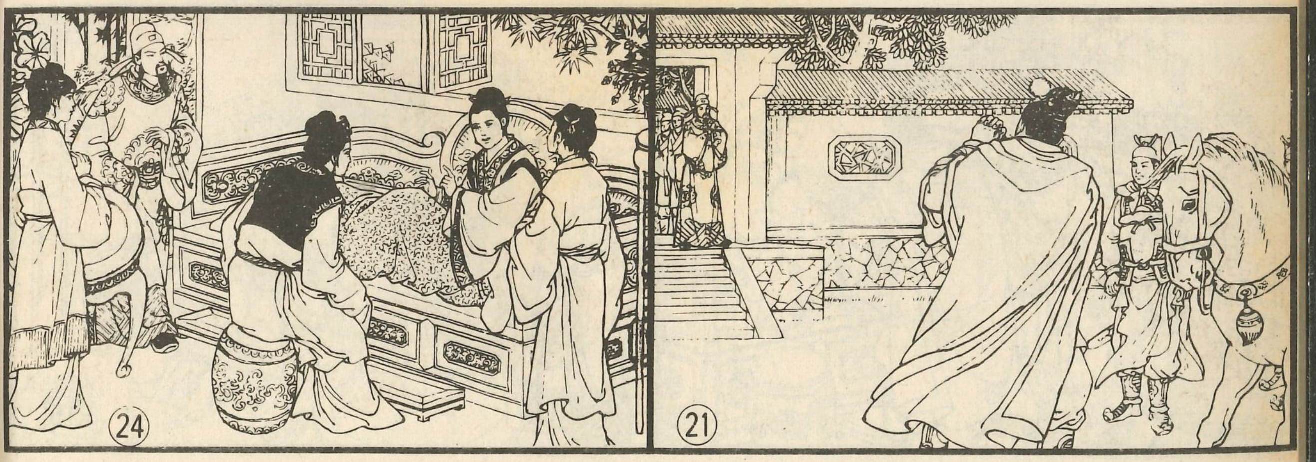
19　少華見岳父下逐客令，哪裡肯聽。他再三央求岳母告訴他實情。老夫人實在不忍看女婿失望，便說：「小女有心將螺髻換烏紗，你仔細思量思量，遇事要考慮周全，你去吧，我想休息一會兒。」

22　少華回府後，立即把蘇大娘找來，把去孟府的經過詳細告訴蘇大娘。他請蘇大娘帶一份重禮去孟府探望老夫人，順便把麗君的眞情打聽出來。蘇大娘欣然答應下來。



20　老夫人的話使少華頓開茅塞，這恩師酈明堂肯定就是孟麗君。他一拍腦袋，立刻回身去前廳想找孟麗君解釋誤會，爭取夫妻團圓。孟士元一把拉住他說：「夫人說的是胡話，千萬不能信。」

23　蘇大娘帶着丫環石榴來到相府，老夫人見蘇大娘來格外高興，互相問候，老夫人又向蘇大娘打聽女婿的狀況。蘇大娘把少華獨守空房，爲思念小姐茶飯不香的情況說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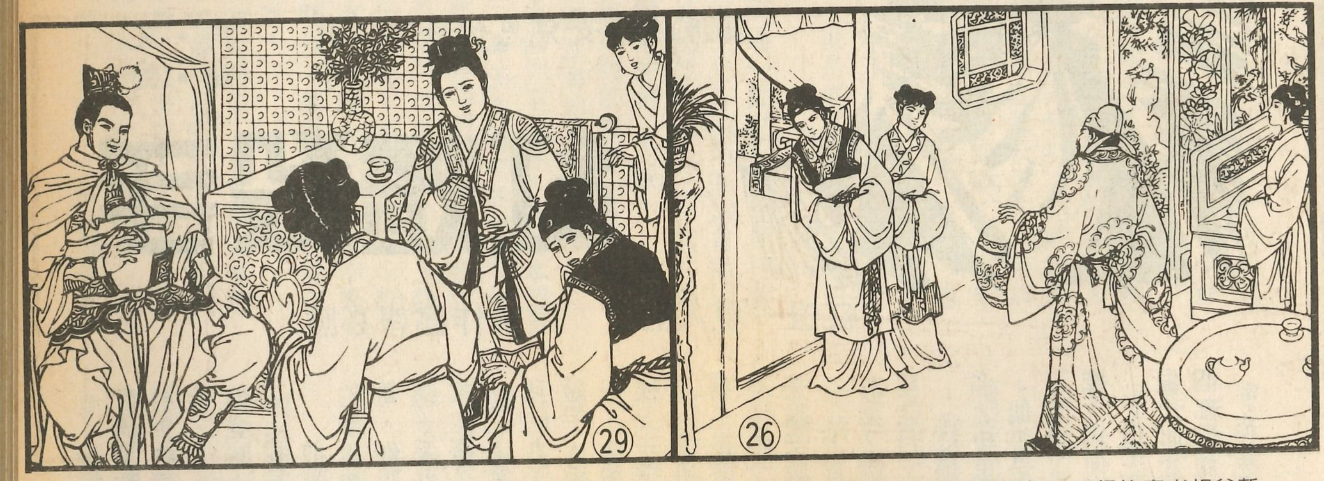
21　少華掙脫孟士元拉着他的手說：「岳父大人不要阻攔，小婿告辭了。」說完快步來到前廳，却已不見孟麗君的踪影。孟士元這才鬆了一口氣，定要將少華送到大門口。少華無奈，祇得悻悻回府。

24　老夫人相信蘇大娘說的全是眞話，心裡很是感動，便把麗君醫病認母的經過全說了出來。正巧孟士元走了進來，見夫人把女兒眞情全說了出來，覺得很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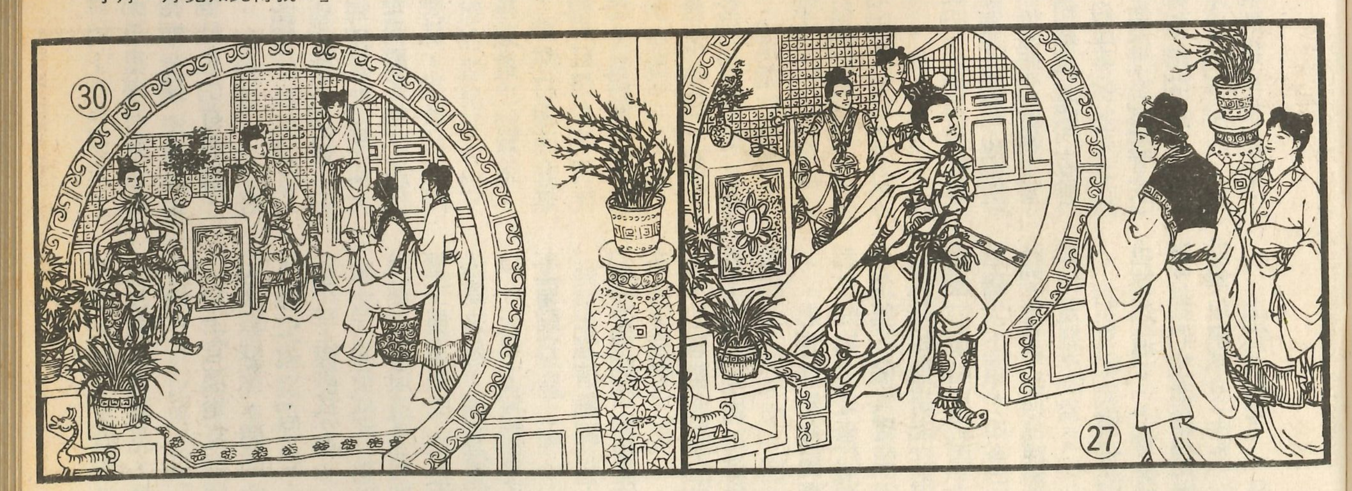
25　蘇大娘安慰老相爺說：「姑爺是有良心的，還是讓他們早日團圓吧。」孟士元嘆着氣說：「妳可知小姐顚倒陰陽，身犯欺君大罪，這少華若萬一奏明皇上，就是我家教不嚴，縱女不法，要是滿門抄斬，一家人就完全了。」

28　丫環石榴在一旁實在看不下去，便插言道：「蘇奶奶，我可要說啦，妳是相府的人，我可是王府的人。不過，王爺，我要是說了眞情，得賞我五百兩銀子。」少華連忙點頭答應。蘇大娘却嚇得直發抖。



26　蘇大娘一聽不知如何是好，祇得答應老相爺暫時不把眞情告訴姑爺，待想出個萬全之策再說。孟士元這才放下心來。

29　石榴把相府上下無人不曉宰相酈明堂就是孟麗君的情況一說，少華高興得立刻吩咐下人賞石榴五百兩銀子。隨後，少華問蘇大娘：「大娘，我哪兒虧待了妳，妳竟如此待我？」



27　蘇大娘帶着丫環回到王府，少華迫不及待地向她打聽麗君的消息。蘇大娘支吾地說：「小姐沒有音訊，你就別想她了。」少華再三追問，蘇大娘仍是這句話，皇甫少華大失所望。

30　皇甫夫人也有些不高興：「我兒爲孟麗君急得要命，你這樣做眞是太不近情理了。」蘇大娘又氣又急，委屈地直淌眼淚：「人非草木，誰能無情，祇因相爺再三叮囑，說小姐身犯欺君大罪，講出去全家性命難保，所以我才不敢說。」

（待續）

紅燈殺手

新派俠情女兒恩仇故事

鐵馬・文
可飛・圖

紅燈一現人必亡　壞事作盡報必應

雄霸西北武林的上官堡堡主上官清正和他的拜弟千里獨行袁世海對坐飲酒，偶然抬頭一望，看見正樑之上，掛着一個紅色的紅燈籠，他登時大吃一驚，駭然道：「不好了，我家有滅門之禍！」

他這麼一說，坐在對面椅子上的千里獨行袁世海愕然問道：「大哥，你說什麼？是喝醉了嗎？憑你這一手九子連環絕技，誰敢找上門來生事？」

上官清搖了搖頭道：「賢弟，我的九子鐵連環，雖然打遍西北無敵手，但是敵不過那紅燈殺手司徒丹，你看這是什麼？」說罷用手往樑上一指。

千里獨行袁世海抬頭一看，啊！奇怪的事情立刻呈現眼前，忍不住嗯了一聲道：「這個紅燈籠，是誰安放在正樑之上？」

上官清沒精打采的說道：「還有誰？剛才我說過啦，是紅燈殺手司徒丹。」

紅燈殺手司徒丹這個綽號和姓名，千里獨行袁世海先後聽了兩次，他不是沒聽見，而是不認識，當下問道：「大哥，司徒丹是何方神聖，為何稱為紅燈殺手？」

但上官清不回答他，卻把管家倪忠叫了過來，鄭重的問道：「這個紅燈籠是何時掛上去的？」

倪忠戰戰兢兢的道：「小人不知道，但是，昨天晚上點燃燈火時，我還沒有看見，敢情是昨夜掛上去的。」

上官清看見這個紅燈籠，本來已驚駭欲絕，聽聞此說，更加驚惶，連忙道：「倪忠，這麼大事，為何不早告訴我？」

倪忠怔怔的說道：「稟堡主，我還不知道這是件大事，還祇道是堡主掛上去的，可不是，除了你老人家之外，誰有這般好的身手？所以今天早上我看見了，還吩咐家人不要動它。」

上官清聽到此，呸的一聲說：「你這個糊塗的傢伙，我全家都毀在你手裡啦。」

他這麼一說，不但倪忠誠惶誠恐，連千里獨行袁世海也愕然問故。

上官清怒氣衝衝的道：「你們都不知道，近來江湖上出現了司徒丹這麼一個大魔頭，他定下的規矩，凡是給他掛上紅燈籠的戶口，就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將這戶人家殺個鷄犬不留，如今已是午後啦，以時間推算，他今晚準到來了，教我如何是好？」

本來不大慌張的袁世海，此時也駭然道：「上官大哥，這事怎麼辦？我們想邀請幾位武林高手前來助拳也來不及了。」

上官清嘆了一口氣道：「請人助拳那就難了，誰肯披蓑衣救火去惹禍上身呀，而且也沒有誰能夠和他對敵，問題是我如果早些知道，還可以及時的將我孩子遣去遠處避禍，如今，什麼也來不及了，除了坐以待斃之外，實在是無計可施了……」

他說到凄涼之處，不禁老淚交流，站在一旁的倪忠此刻跪在地上，連連叩頭道：「老奴該死，累及小主人，如果你老人家肯把小主人付託給我，老奴寧願拚却一命，也帶他遠走他方。」

上官清冷笑道：「你有什麼本領可以携帶鵬兒逃出生天呀。告訴你吧，紅燈殺手司徒丹的殺人部署是有計劃的，事前他已打聽我家有多少人口，不用說，他自然也把你列入被殺的人數之內。」

上官清越說，氣氛越是恐怖，倪忠被嚇得面如土色，倒是千里獨行袁世海鎮定些，立刻說道：「上官大哥，我是初從關外回來的，而且今天午刻才進入堡中，我想紅燈殺手，事前一定不知道我到上官堡來的，如果你將傲鵬姪兒交給我携帶，紅燈殺手定不知道，縱然知道，他也跑不過我的千里獨行絕技。」

袁世海綽號千里獨行，他天生兩條長腿，比任何人長得多，每日可飛行千里，而且又獲得凌霄道長秘傳的「踏雪無痕」上乘的輕功本領，在雪地上飛走，脚底下不留痕跡，因此，上官清點了點頭，道：「賢弟，事到如今，我祇好將傲鵬性命付託於你，不過我得告訴你，千萬不要以為你的輕功本領妙絕武林，以我所知，紅燈殺手在一年前也曾追殺過冲天玄鶴史炳文，結果，史炳文的『雲裡蹤』輕功本領，也不能逃脫而給他追上，最終也逃不過他十二口飛刀。你看，正樑上紅燈的絨繩，就是掛在柳葉飛刀的刀柄上。」

上官清這一提點，千里獨行袁世海和管家倪忠不約而同仰首而望去，果然見紅燈的頂上，一條紅絨繩貫在正樑上的飛刀刀柄上，而燈下的紅絲穗却隨風飄忽，使人望而生畏，但袁世海却突然說道：「上官大哥，這個你不用愁，輕功本領有很多種，冲天玄鶴史炳文的『雲裡蹤』是竄高躍低的輕功，而我之『踏雪無痕』是平地飛去，再加上我這兩條天生長腿，不是我誇口，紅燈殺手不可能會趕上我的，可不是，我闖蕩關外，馬賊頭子老北風也趕不上我啦。」

袁世海越誇口，上官清就越擔心，擔心他會仗着脚底下的功夫快速，而小看了紅燈殺手之厲害，但事已至此，不將兒子付託給他，再沒有別人可以付託了，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便鄭重的對袁世海道：「老弟，我就將鵬兒付託給你，但是，你得依我主意，第一站，將他送去南鄭托塔天王金必律那裡，如果紅燈殺手趕來，你再將他送往劍門山清風寺鄧千修道長那裡，若再不能躭下去，就把他送往青城山，請青城劍師高亮領他入西康喇嘛寺，拜投天龍長老門下，因為這些人都和我有八拜之交，而且全是見義勇為的武林豪俠，他們會看在我的交情，為鵬兒賣命的。」說完之後，便叫倪忠到後堂去為上官傲鵬收拾行裝。

消息傳到後堂，上官夫人悲愴欲絕，因為她兒子——上官傲鵬才十五歲，她夫婦倆垂暮之年，膝下祇有此子，向來珍如拱璧，一旦分離，自然依依不捨。

古語說得好：「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何況這是生離死別，上官夫人手足無措的替兒子收拾，許久也未能收拾完妥。

這一邊的上官清見日已西斜，急得連連跺足，叫倪忠一再催促。

上官夫人雙淚交垂，挽着上官傲鵬走了出來，兩個丫頭在扛着一個大包袱。

上官清一見之下，頓足說道：「妳收拾這麼大的行裝幹嘛？鵬兒是逃命不是搬家，快給我拏進去。」

說完之後，一把抓住上官傲鵬道：「孩子，咱們今生今世再不能相見了，你隨袁叔叔立刻離去，我已吩咐他了，路上你必須聽他主意，跑得越遠越好。」

他說話聲音喘促，焦急萬狀，但上官傲鵬年紀雖小，却很有志氣，當下便道：「爹，聽說來殺我家滿門的人，是紅燈殺手司徒丹那個魔頭，那末我們和他有什麼過節？他會如此斬盡殺絕嗎？」

上官清不暇詳述，祇說一句道：「你見到青城劍師高亮時，他會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了，現在沒空談啦，你隨袁叔叔走吧！」

上官傲鵬在老父催促之下，想叩別爹娘也不得，上官清已揮手叫袁世海出門，而且要他們二人打從後花園的小門離去，生怕給人知道其驚惶駭懼之情。

袁世海也給他催得不能稍延片刻，可是，千里獨行袁世海出關多年，壓根兒不知道紅燈殺手的厲害，而且亦不相信紅燈殺手眞有這麼厲害，所以他一面將上官傲鵬馱在背上，撒腿向南疾去，一面心裡在想，我出關以來，會過不少武林高手，與關外豪雄，也不會走過下風，以自己的武功藝業，尚且能揚威大漠，上官清之九子鐵連環絕技比我强得多呀！

他邊走邊想，三更後，已離開

上官堡一百二十餘里，而且渡過了二條小河，到達前疊谷，那是山石巒疊的深谷，古木參天，人跡罕到所在地，他想，在這裡將上官傲鵬放下，誰也不會知道的，於是，身形一矮，把背上的上官傲鵬卸下，對他說：「侄兒，你爹打發我送你去南鄭托塔天王金必律那裡避禍，以金必律在江湖上的萬字兒响噹噹，無疑是個安全的去處。但是，我想看看這個紅燈殺手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你在這兒等候我半晚如何？我給你一口削鐵如坭的短劍，以備防身自衛之用。」

說罷，刷一聲，從靴筒裡拔出一口尺許長的晶光奪目短劍。

這委實是一口寶劍，兩邊鋒刃呈現着淡藍色的光輝，刃薄如紙。

上官傲鵬自幼隨乃父學武，年紀雖小，家學淵源，武藝功夫亢自不弱，本來也不願意遠離父母出去的。

袁世海這麼一說，正合他的心意，當下便說道：「袁叔叔，我和你一起回去看看，要是紅燈殺手眞的到我家來，我們出其不意的襲擊他，以助我爹爹一臂之力。」

他人小膽大，志氣高昂，初生之犢不畏虎。袁世海連連搖手道：「這個使不得，你爹將你付託給我，萬一這個紅燈殺手厲害，那時多了你我逃不及，你還是在這裡守候好了。」說罷，便將短劍交他，再三叮嚀而去。

袁世海不愧有千里獨行的綽號，兩個更次，便趕回了上官堡來，那時雖然月已西沉，但中旬之夜，星光閃爍，大地上一片銀光，纖毫畢現。

他看得清楚，上官堡一切依然，上官清的莊院也如白天一樣，矗立在平原曠野之上，燈火輝煌，祇是大門關閉罷了。

袁世海看到此，心中想道：「莫不是紅燈殺手還未到來。」本能地放輕脚步，朝莊院走去。

要知道他練成了「踏雪無痕」的上乘輕功本領，端的是步履無聲，脚程又快，一刹那便到了莊院，一丈多高的圍墻，他身形一晃，便已竄進去，啊！就在此時，發覺兩條大黃狗，雙雙倒斃在地上。清一色全是額前被利刃擊破的，不用猜，這兩條黃狗準是給人殺死的了，心頭一凜，暗自說道：「怪不得我走來時沒有狗吠，原來都給人殺死了。」

觸目驚心之事尚不止此，當他走到莊墻之內五丈，管家倪忠屍體橫陳地上，血漬殷紅，旁邊橫七竪八的還有幾具屍體，全是武士衣裝打扮的莊丁，他們死狀和兩頭大黃狗一模一樣，前額給利刃擊中，血從額上流出，看光景，死了沒多久。

這種恐怖情形和死者之慘狀，盡管遊踪萬里，闖蕩江湖的千里獨行袁世海，也看得心驚膽戰，就在此時，莊中傳來鏗鏘之聲及兵刃破風之聲，前者是單响的金鐵交鳴之聲，後者是滾滾如波濤澎湃的兵刃破風之聲。

久走江湖的袁世海，已辨出兵刃破風之勁聲，不是刃劍而是上官清的「九子鐵連環」了，因爲「九子鐵連環」這種特殊武器，是九個以鑌鐵鑄成的圈子構成，所以他破空之聲沉着有勁，容易辨別。

袁世海是個俠義門中人，聽聞九子鐵連環之聲，知道上官清正在與人惡鬥，他猛然提了一口氣，身形拔地而起，人如飛鳥般竄進莊中，循聲望去，燈光下，遙見上官清在大廳中鬚髮皆直，正對着一個披頭散髮穿袍服的巨人搏鬥。而且這巨人手中扣着亮晶晶的暗器，施展出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在九子鐵連環的光影中，忽起忽落的襲擊上官清，口中却哈哈大笑道：「上官清，十年前，你和冲天玄鶴史炳文，在九里鋪一口氣追擊我五十里，打了我一鐵連環，差點給你要了我的性命，今晚該是報仇的時候了，史炳文一家十七口喪在我手中，你一家二十口人，也死了十七個，剩下來祇是你夫婦及兒子罷了，幹嘛不叫你兒子出來助戰？」

上官清並不回答，祇顧揮動手中的鐵連環，舞成一片光幕護體，但袁世海聽在耳中，却知道紅燈殺手還不知道上官傲鵬已逃出。

正因爲上官傲鵬已逃出，袁世海拔出長劍，想上前助戰也不敢，因爲上官氏的後裔能否一脈相傳下去，端賴他的保護。

由於這個緣故，袁世海手中空有長劍，却猶疑不決應否上前協助盟兄上官清。這在此時，紅燈殺手一聲長嘯，聲如裂帛，雙掌一揚，六口柳葉飛刀一齊打出，構成兩股勁風。

千里獨行袁世海闖蕩江湖，遊踪萬里，會過不少能人，見過不少暗器，但是，像紅燈殺手的柳葉飛刀這般勁道的甚少。

以上官清的九子連環，抖成一股勁風，狀如攔江鐵網，也抵擋不住，一陣轟轟的兵刃撞擊之聲，六口柳葉飛刀給他砸飛了三口，但是，另三口飛刀却如弩箭一般射在他面門上，前額破碎，鮮血迸流，哎唷一聲，倒斃地上。

好鎭定的紅燈殺手司徒丹，他從容不迫地從屍體上拔回飛刀，揩抹乾淨，藏回衣袖裡，大搖大擺的向後堂走去。

說時遲，那時快，才轉入屏風之後，便如老鷹抓小鷄似的，將上

官夫人提了出來。往下一扔，將她擲在地上，猙獰一笑，道：「妳兒子呢？快叫他出來納命。」

此時上官夫人給他這一擲，已倒地不起，看光景，必然內腑受了傷，一時說不出話來，但是紅燈殺手司徒丹厲聲喝道：「妳這雌兒，是跟我作對嗎？還不把上官傲鵬叫出來，更待何時？」

說罷，一脚將上官夫人踏住，用力一踹，上官夫人已受傷，怎能再經得起他這一踹之力，登時慘叫一聲，兩眼翻白。

紅燈殺手司徒丹戟指罵道：「要是妳不將上官傲鵬交出來，我便將妳作靶子，用十二口柳葉飛刀將妳射個半死不活。」

上官夫人被嚇不過，祇得將實情說出來。

紅燈殺手司徒丹不聽猶可，一聽之下，牙齒咬得吱吱格格的在响，大叫一聲：「我紅燈殺手要殺的人，從不許別人沾手的，何物千里獨行，膽敢將上官傲鵬帶走？」

他說到這裡，大喝一聲道：「千里獨行袁世海把他帶往到何處？」

上官夫人那裡敢隱瞞，戰戰兢兢的說：「千里獨行將他帶往南鄭去。」

好狡獪的紅燈殺手，他明知道托塔天王金必律和青城劍師高亮等人和上官清有深厚交情，仍然厲聲斥道：「此話當眞？」

上官夫人道：「眞的，我不敢瞞你。」

話剛說完，紅燈殺手司徒丹一抖手，柳葉飛刀從衣袖中甩出，不偏不倚，正正射進上官夫人前額，登時倒斃地上。

躲在簷前的千里獨行袁世海看得氣往上衝，呸的一聲吐出了一口口涎，他這動作是鄙屑紅燈殺手司徒丹，欺凌弱小，對不懂武功的上官夫人下毒手，但是，由於他這一聲呸，激於義憤，不自覺的聲音大了一些，紅燈殺手耳目何等聰敏，立刻發覺了，以挑戰口脗冷笑一聲道：「朋友，是好漢的站出來，藏頭露尾算是什麼角色？」

這幾句說話眞使千里獨行袁世海爲難，依他本意，早就想動手助拳，匡扶上官清，祇因受了付託，爲了上官氏的後裔安全，不能不耐着性子，如今，自己行藏敗露，對方又肆意揚威，出言挑戰，不接受，低了自己名聲，若然挺身而出，接受挑戰，又恐怕誤了大事，因爲剛才眼見紅燈殺手司徒丹之本領，果然是妙絕武林。

他正在猶豫之際，陡地一股衣帶飄風之聲，颯然落在身後。

千里獨行袁世海以輕功本領著譽於武林的，自然是識貨的大行家，知道這一股風來得突然，也不翻身觀看，手中往後一甩。

饒是如此，對方竟然有本領一掌向劍上拍去，壓根兒不畏懼劍刃之鋒利，而事實上他這一掌拍下，鋒利的劍刃對他毫無損傷。

這麼一來，千里獨行袁世海嚇得心頭一凜，那還敢再動手，急急竄身下去，撒腿便跑，可是對方如影隨形的跟到，縱聲大笑：「好小子，既然膽敢充好漢，何以沒膽接我一招？」

這幾句話，聲音洪亮，氣發丹田，不是內功修爲湛深，怎能臻此，千里獨行頭也不回，發足狂奔，一口氣跑出了上官堡。

要知上官堡是一個市鎭，從上官堡之莊院跑出堡外，少說也有十多里之遙，袁世海一口氣跑了出去，其快如風，紅燈殺手司徒丹追他不上。

正因爲趕不上，他才恍然大悟，吼叫如雷道：「原來你這小子就是千里獨行，好哩，你把上官傲鵬帶走，饒你不得。」

一股兵刃破風之聲，猛地襲到，袁世海見過他的柳葉飛刀，勁道十足，那裡還敢接招，脚下加勁，趕忙奔出一箭之外。

但凡暗器，都有其一定的射程，儘管紅燈殺手內勁沉雄，袁世海急走了幾步，便脫出他之飛刀射程之外，一溜煙似的向南疾去。

紅燈殺手追在後面，吼叫如雷道：「忘八羔子，雜種龜兒。」

袁世海爲了逃命，那還管他辱罵，天亮時候，萬疊谷在望，紅燈殺手已不見了，不用猜，他自然趕不上來。

袁世海跑了一百二十多里路，重回萬疊谷，滿以爲可以和上官傲鵬重逢，誰知找遍了谷內谷外，足足找了兩個時辰，踏遍了萬重山嶺，搜過了幾處叢林，上官傲鵬踪跡杳然，袁世海這一急非同小可。

他未見過紅燈殺手之厲害，尚可不躭心，昨晚見過了，他就非躭心不可，因爲紅燈殺手之武功，當今武林英傑，能與之匹敵者甚少，上官傲鵬遇着他，那能倖免。

袁世海找到辰牌時分還沒找到，當眞心急如焚，鼻尖出汗，因爲上官傲鵬是上官氏一族唯一的後裔，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上官清從此絕後，所以他越找越心急，急得頭昏腦脹，耳目失靈，六神無主。

武林道義，最重諾言，他答應過護送上官傲鵬的，如今上官傲鵬丟失了，他便自怨自艾的說：「上官大哥，我對不起你老人家了，千錯萬錯，錯在我折回上官堡去，此時此際，應該到達南鄭，會上托塔天王金必律……」

他越想越認爲自己對不起上官

清，長嘆一聲道：「上官大哥，侄兒丟了，有負所托，上官宗嗣，從此而斷，我無顏獨生。」

說到這裡，他亮劍出鞘，往咽喉抹去，打算一死以萌其志。

却不料錚然一聲，劍刃給一件暗器擊中，登時脫手飛出，墮在地上。

袁世海吃了一驚，以爲是紅燈殺手趕到來，翻身便走，可是，走出萬疊谷時，一路上並沒有紅燈殺手的影踪，壓根兒不見有人隨後追趕，他才定了定神。

由於他這一定神，思潮陡起，一股意念襲上心來，猛地想起上官夫人已洩露了上官傲鵬逃走之目的地，紅燈殺手司徒丹必然會到南鄭去，如上官傲鵬因爲等候得不耐煩，也趕到南鄭投奔托塔天王，在這樣情形之下，說不定上官傲鵬寃家路窄，在路上碰見紅燈殺手。

袁世海想到此處，不由自主的向南便走，希望在路上遇到了上官傲鵬，所以一路上，遇着茶樓酒肆，便向酒保打聽，將上官傲鵬的相貌說了出來，詢問酒保們有沒有看見這個模樣的孩子？

酒保們都搖頭答道：「沒有，敢情還沒有到來啦！」

由於南鄭途中，沿途未發現上官傲鵬之踪跡，袁世海比較安心了些，午後，斜陽夕照之下，到達了城郊金家屯。

袁世海是認識托塔天王金必律的，一口氣跑到了金家屯金家莊去，不待通傳，排闥而入，大叫道：「我找金天王！」

當他走進長廊時，突地裡，後面有人高聲呼叫：「快報進去，紅燈殺手司徒丹要拜見主人。」

袁世海聽聞這一聲傳呼，登時心膽俱裂，他竟想不到，紅燈殺手會在此時此際趕來了。於是，連忙往側一閃，縱出拱門去。

拱門之外是花圃，此時暮春三月，百花盛放，萬紫千紅，當前兩株長青樹，新枝嫩葉，特別碧綠，拱門門頂，再一個騰身箭步，人已到了瓦面，爬行疾走，向莊中大院子奔去，耳畔聽聞一陣哈哈大笑之聲說：「金必律，我司徒丹殺人，有例先掛上紅燈籠，提出警告，然後在十二個時辰內動手，讓被殺的人有充份時間料理後事。如今，你定要跟我作對，聽什麼父交子往，基於道義，不能不照顧上官傲鵬這個孤兒，那就怪不得我破例行兇。」

袁世海見過紅燈殺手之厲害，聽聞此說，本能地循聲望去，啊，原來紅燈殺手司徒丹站在朝廳中，面對托塔天王金必律，恣意恐嚇，而金必律則坐在靠背長椅上，面目莊嚴，不愧有托塔天王之綽號，委實是個硬漢英雄。尤其使袁世海欽仰的，却是金必律義正辭嚴，莊然的說道：「司徒丹，我知道你紅燈殺手的綽號來由，但是，我姓金的頂天立地，不畏強暴。上官清和你結樑子的經過，我雖然不大清楚，但是沒來由算到第二代的，上官傲鵬今年才十五歲，他不曾和你結怨呀！」

面對着兇狠殘忍的紅燈殺手司徒丹，膽敢語氣凌厲的評論道理，江湖上沒有幾人，現在金必律居然申明立場，表示上官傲鵬如果投奔到來，他不能袖手旁觀，讓這孤兒被人殺害。像這樣不顧自身安危，堅決維持正義的精神，着實令人感激，兇暴如紅燈殺手，也被他這一股凜然正氣的態度壓住了，跺了一脚說道：「金必律，我希望上官傲鵬沒有到你這裡來，要是出乎我願望之外，我紅燈殺手是敢作敢爲的。」說罷，一抬腿，騰身飛越，向瓦面竄去。

這出乎意外的意外，千里獨行袁世海差點給他撞見了。

紅燈殺手走後，袁世海飄身而下，逕奔廳中，口中說道：「金天王，究竟上官傲鵬已否到你這裡來？」

金必律看見袁世海突然竄進來，吃了一驚，接着便問道：「袁老弟，剛才紅燈殺手說上官清將兒子付託於你的，傲鵬到那裡你應該知道的，何以來問我？」

袁世海便將在萬疊谷失散經過細說一遍，托塔天王金必律聽了，大吃一驚道：「依你這樣說來，上官傲鵬還未到達南鄭，紅燈殺手悻然而去，準是攔途截殺，袁老弟，上官兒祇此一點後裔，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說罷，大叫一聲：「人來！」

兩個健僕應聲走進來，金必律吩咐道：「拿我的虎頭釘牌來。」

不一刻，兩個健僕把七十二斤重的釘牌扛進來，那是鑌鐵鑄成的鐵盾，形如虎頭，盾面嵌鑲了數十根釘子，釘尖鋒利，令人恐怖。

金必律一手接過，對袁世海道：「老弟，咱們一起去，如果在路上光是遇着紅燈殺手，你往暗處躲，若然遇上了上官傲鵬，咱們合力保他到劍門山去，如果我招架不住紅燈殺手，你不要顧我，帶着傲鵬逃走吧，我將拚却一死，爲武林伸張正義。」

二人雄赳赳、氣昂昂，出了金家莊，直奔大路而來，這時日已沉西，在暮色蒼茫中，遙見紅燈殺手司徒丹當路而立，兩道眼神極目遙望，每一個前來金家屯的人，面相老遠便給他打量清楚。

金必律低聲對袁世海道：「老弟，紅燈殺手這樣嚴密的監視着，

上官傲鵬縱有七十二變化，也難以逃過他的視線，待我上前跟他搭訕，你躲在暗處吧！」

說完之後，不待袁世海回答，他已大踏步往前走去，高聲大叫道：「司徒丹，你呆在這裡作甚麼？」

司徒丹回頭一看，金必律手挽七十二斤重虎頭釘牌，輕如無物，不禁心頭一凜，因爲他已看出金必律是爲了拯救上官傲鵬而來，於是悻然答道：「我呆在這裡是爲了仇人之子，你呆在這裡幹什麼？」

金必律笑答道：「這裡是屬於金家屯的地方，是我家鄉，爲了保護桑梓，我不能不任勞任怨。」

紅燈殺手司徒丹瞪了他一眼，本想用飛刀把他射殺，但想起自己的老例，掛了紅燈籠才殺人，成了名的紅燈殺手的綽號，已威震江湖，非不得已，不好破例，於是，回過頭來，仍然目光炯炯的監視途人。儘管金必律再三搭訕，他並不打話，心中却立定主意，待殺了上官傲鵬之後，才再掛紅燈籠殺金必律全家。

時間過得很快，暮色蒼茫漸漸變了夜幕高張，此際月亮未出，大地一片昏暗，途人稀少，但是，就在這當兒，遠處忽地車輪轆轆，夾雜着蹄聲得得，飛馳而來，金必律眼快，已看見兩乘雙馬車，前一乘滿載着沉重的東西，後一乘雖然車帘下垂，密不透風，却輕得很，這兩乘馬車，一前一後，距離不過三丈，說時遲，那時快，前一乘馬車在一個壯漢驅策之下，直線的向紅燈殺手撞去，其快如風。

這突然而來的意外，金必律看得心情緊張，忍不住駭叫一聲，「當心撞死人！」但是眼前毫光一閃，人叫馬嘶，這乘載重的馬車，戛然而止，驅車的和拽車的兩匹駿馬，同時倒斃在地上，而紅燈殺手，却飛也似的向後一乘馬車撲去。

情形大出意外，更意外的事情，立即呈現眼前，一個紅衣少女，從車中躍出，手持長劍，劈面向紅燈殺手刺去，劍快如風，紅燈殺手哎喲一聲，倒下在地，這個少女兇得很，兩枚金錢鏢打出，狀如流星趕月一般，射向紅燈殺手胸前。

金必律看到此，不但詫異，更感驚奇，驚奇這個少女會欺身襲擊紅燈殺手，但是，更驚奇的事又接踵而來，紅燈殺手非但未死，反而身形暴起，兩枚金錢鏢同時打出。

那紅衣少女不虞有此，躲避不及，前額立被射中，鮮血奔流，倒斃地上。

紅燈殺手詐死還擊兩鏢，雖然將紅衣少女打死，但是他頓足一叫：「中計，中計。」原來這一輛輕車，已乘機疾馳而去，紅燈殺手暴跳如雷，急得連連跺足。

金必律和袁世海也暗暗地叫苦，因爲這一輛輕車，由兩匹駿馬拖着疾走，絕塵飛馳而去，它不是狂奔金家屯，却從金家屯的邊境掠過，向東而去。

這麼一來，根本就脫離了入四川的路徑，因爲由南鄭入川，應該繼續朝南，如今這輛車却由南偏東，方向不同，誰也不知道它之目的地往那兒。

紅燈殺手在盛怒之下，把倒斃地上之少女剁成數塊以洩憤，再看這個身軀高大的壯漢，前額中了一柳葉飛刀，也死了多時，馬仰人翻，車廂中載的全是石塊，看光景，這些車輛，準是臨時向趕車的車伕買來的，但這個紅衣少女和高大的壯漢，却是武林中人，肋下佩着長劍和鏢袋，全身短裝勁服，祇是看不出他們是那一路的人物。

不但紅燈殺手看不出，托塔天王金必律也看不出，因爲這個少女，渾身上下，紅衣紅裳，包頭裹髮的絲巾也是血紅色的，而御者那個壯漢則藍綢箭袖密扣緊身，腰束獅蠻帶金抹額英雄帽，從衣飾看來，都不是普通江湖人，倒似是武林世家，如果檢視遺物，却不難尋到蛛絲馬跡的，可是紅燈殺手並不仔細檢視，翻了翻屍體，掉頭便走，投東而去。

他走了之後，金必律和袁世海，不約而同的走上前來觀看。

金必律很留意的將這個御者壯漢腰間的鏢囊摘下，把囊中的鏢倒在地上，再將紅衣少女的鏢囊也摘下。

兩袋鏢的鏢型雖然不同，女的是金錢鏢，男的是鴨舌鏢，唯一的重量都是一樣，沉甸甸少說也有四兩重。

要知道飛鏢是普通的暗器，但重逾四兩重的可不普通了，非手勁強大不能施展，金必律從這一角度，認爲這兩個少年男女，大有來頭，這一邊廂的袁世海，在仔細查視了兩個死者的佩劍之後，也發覺他們之劍與普通的不同，狹窄而短，中間有一條凹痕，不禁訝然道：「奇！這不像是普通長劍。」

金必律聽聞此說，回頭看去，果然發覺劍型有異，順手將兩種鏢撿了過來說：「老弟，不但劍不尋常，鏢也是奇特，你見過有人用這般重的鏢嗎？」

袁世海接在手中一掂，異常沉重，比普通的飛鏢至少也重了三分之一，而鏢衣潔白如雪，這是江湖絕少見的。

由於明、暗武器，俱是與衆不同，金必律便懷疑這兩少年男女是關外武林人，並證實道：「祇有關外武士，手勁強大，膂力沉雄，才喜歡用重暗器。」

袁世海道：「我出關多年，關外武士，不光是暗器愛用重的，兵刃也沉重，絕不喜歡這般狹小而短的劍，因爲它輕飄飄不稱手，祇有長白山上採參人，將劍作鐵鍬用，掘地採參，才使用這一類型的劍。」

金必律愕然而悟道：「是了，你猜得對，這種鏢也是採參人才用的，因爲鏢身沉重，可以攻遠，而鏢衣雪白，在他們晚間踏勘人參時，發現了野生人參，便以這種沉重的飛鏢擲去，旨在留得記號，以便白天找尋發掘，所以配上白色的鏢衣。」

却不料說話至此，突然有人哈哈大笑道：「你們兩個腦袋忒是聰明，爲我猜出這一雙狗男女是那長白山焦三泰的黨羽，怪不得焦老兒在萬叠谷啦，原來他也沾手我的事，好吧！回頭跟他算賬，現在却先算你們這一筆。」

袁世海見過紅燈殺手的功力，叫道：「當心。」一步躍出尋丈之外。

金必律仗着自己這一面七十二斤重虎頭釘牌，有恃無恐，大吼一聲：「要算賬的放馬過來，我金某人不怕找麻煩。」

於是，單臂一揮，虎頭牌掄舞如風車似的，直向紅燈殺手拍打過去。

牌未到，勁風先到，隆然一聲砸下，好像一片烏雲。

虎頭釘牌委實厲害，沉重非常，數十口長釘突出，形狀恐怖，紅燈殺手縱然武功已達火候，也要畏懼三分，不敢抵抗，因爲他生平不喜歡用兵器的，更仗着武功高强，也不屑用刀劍等與人搏鬥，以指掌搏擊，如今遇到金必律這一面虎頭釘牌，可以說吃盡了虧。

原來牌上這百數十口尖釘，鋒利如刀，指掌都不能擋他，甚至施用柳葉飛刀也都受了障礙，由於虎頭釘牌有一尺多寬闊之故，比任何兵刃易於撥架飛刀，因此，接連鬥了七八個回合，彼此互換了十多招，紅燈殺手司徒丹仍然未能取勝，眼看三口柳葉飛刀已被撥落地上。

比武決鬥，祇要能抵擋得住，鬥志便昂揚，不但當事人如此，旁觀者亦如此。

袁世海本來畏怯紅燈殺手這十二口柳葉飛刀的，現在看見金必律之虎頭釘牌接連撥落了三口柳葉飛刀，便大聲道：「金天王，我來助你。」

一個箭步便竄到紅燈殺手背後，刷刷刷，一連三劍扎出，全是絕技劍招，紅燈殺手兩面受敵。

不用說，托塔天王金必律之虎頭釘牌更趁機的大開大闔，狂攻猛襲，口中大叫：「不要放走這個殺

人惡魔，定要結果他的性命，好爲上官清及史炳文報仇，爲江湖上除一大害。」

袁世海是上官清把弟，有此機會爲盟兄報仇，那還肯罷休。劍走中宮，突如暴雨。

紅燈殺手司徒丹武功卓絕，在袁世海、金必律二人前後夾攻之下，仍沉着應戰，祇用一雙肉掌和矯捷的身形步法，在兩般兵刃之間，穿來插去，扣在掌中之柳葉飛刀，並不打出，他祇有十二口飛刀罷了。

但是，他拖到月上東山，大地一片光明之時，他的戰術立時一變，施展「游魚逆浪」絕妙步法，身形一晃，便已溜出圈外，大喝一聲：「我看你兩個釜底遊魂能活得多久？」

形勢一變，首先着了忙的是千里獨行袁世海，因爲紅燈殺手溜出圈外之後，可以貫注全神的打暗器了，他本來左掌扣着柳葉飛刀，現在右掌也扣上三口飛刀，換句話來說，左右手俱控着飛刀，兩道眼神烱烱的凝視着。

就是這般形勢，就使袁世海不寒而慄，因爲他是見過紅燈殺手射殺上官清的恐怖的場面，至今仍留在腦海中。

托塔天王金必律却不然，他仗着手中這一面虎頭釘牌，容易擋撥敵人之暗器，什麼也不怕，於是，虎吼一聲：「袁老弟，咱們哥兒齊上，祇要將他纏住就行了。」

話是說得不錯，但實行起來却有困難，他仗着寬闊的虎頭釘牌，可以放膽衝上前去，袁世海兵刃狹窄，就沒有這麼大膽了，所以兩個人雖然一齊撲出，却本能地有先後之別，紅燈殺手就利用他有先後，兩手一揮，六口柳葉飛刀，分打兩路。

右手三口飛刀向左，左手的向右，構成了交叉形，使金必律左右兩邊都沒有迴旋之地，不能躲避，祇能夠硬接。

這麼一來，虎頭釘牌雖然寬闊逾尺，也不能同時照顧兩邊射來的飛刀，嗤一聲，左肩中上了一口，登時痛徹心肺，身形一歪，站不住脚。

袁世海看見這樣情形，立即撲上前去搶救，但狠毒的紅燈殺手那肯讓他有此機會，大袖一拂，將碩果僅存的三口飛刀也通通激射而出，搶先一步，向金必律胸前射去。

可憐金必律肩膊上已受了重傷，身體搖搖欲倒，再也舞不動這七十二斤重的虎頭釘牌，啪啪連聲，胸前鮮血直冒，倒仆地上，三口柳葉飛刀，並排一列插在他胸前，袁世海悲憤填膺，破口大罵，紅燈殺手却氣虎虎的道：「你罵什麼？爲了他，已破了我的老例，未能將他的前額擊碎。」

袁世海一想也是，因爲他見過紅燈殺手，不論射人射馬，都把飛刀射向對方之前額，作爲他殺人的標誌。

袁世海想到此，縱然膽大包天，也不敢逗留片刻了，於是翻身疾走如飛。紅燈殺手還得從金必律屍體上拔回了飛刀，不及追趕，祇好咬牙切齒的罵道：「饒你這小子多活些時，天涯海角，非把你射殺不可，才消我心頭大恨。」

他的確是恨透了袁世海，但袁世海疾走如飛，不消一刻，已走得無影無踪了，消失在遙遠的大路上。

紅燈殺手殺人成癖，他不但殺一個敵人，還要把敵人的全家殺掉，即以現在而論，他拾回了十二口飛刀之後，便直奔金家屯而來，鷄犬不留，盡將金必律的妻兒殺個清光。

由於他躭擱在金家屯之故，千里獨行袁世海有充足的時間奔往劍門山去，將始末詳情，向鄧千修道長細說一番。

鄧千修是江湖上老劍客，他處理事情鎮定得很，看了看天色，再望一望袁世海，從容地道：「袁英雄，你脚程快得很啦，一夜之間，便從南鄭跑到我劍門山來，紅燈殺手必然沒有你這般快，可是你也跑得疲了，氣喘吁吁，面容憔悴，到後面去休息一下吧，不然，你會損傷元氣，以後跑不快了。」

袁世海也知道自己長途奔跑，跋涉山川，中氣損耗，但爲了上官傲鵬，他焦急道：「鄧道長，我跑折了兩條腿，也得爲上官氏保留宗嗣，上官大哥行俠一世，就只有這點骨肉，如今，被長白山採參的焦三泰黨羽架走了，紅燈殺手又到處找他殺害……」

鄧千修不待他說完，擺了擺手道：「這不但你着急，我也急啦，說不定今天晚上，紅燈殺手就會到我清風觀來，這裡十多個道士之性命，能否生存，我還得傷透腦筋，去歇息吧！待恢復了力氣之後，從長計議好了。」

鄧千修這一頓話，說得一點不錯，紅燈殺手到來是意料中事，因爲上官夫人已洩露了秘密，他一路追踪到西康喇嘛寺也不奇怪，所以袁世海接受了鄧千修的好意，到後殿去歇息。

袁世海委實疲乏已極了，一睡便睡了大半天，睡醒起床，已是三更時分了，他心中惦掛着上官傲鵬的安全，直奔去三清大殿，找鄧千修道長商量，誰知才跨進大殿，便看見十多個道士，人人翹首仰望，默默無言，面色悲憤。

袁世海心中一怔，本能地也翹首望去，啊！正樑上掛着一盞紅燈，紅色燈穗已低垂，和日前在上官堡的一模一樣，祇是多了一張字條。

此時，鄧千修道長施展「一鶴冲天」的招式，身子凌空拔起，兩個指頭一探，便將這條字條取下。

袁世海立刻走前去觀看，祇見字條上寫着兩行小字：「鄧千修，你包庇袁世海在觀裡，不能饒你這一夥牛鼻子的性命。」

寥寥二十五個字，等如一道催命符，而且催的是十多條人命，道士們看了，都倒抽了一口涼氣，面容不是悲憤，立時變了絕望的悲愴，因爲紅燈殺手之名震動了江湖，祇有袁世海遠遊關外，還不十分清楚罷了。

雖然如此，他見過上官清滿門被殺，觸目驚心，忙向鄧千修問道：「鄧道長，怎麼辦？」

鄧千修苦笑道：「這一回不好了，我一世英名也丢啦。」

他說完了這句話，便往丹房去，站在殿上的道士都驚得呆了，因爲他老人家也說丢了英名，這等如敲起喪鐘，這一夥道士怎能不驚惶失色？

袁世海立刻跟進丹房去，此時鄧千修在房中踱來踱去，看樣子焦慮得很，也煩燥得很。

袁世海站在一旁，他覺得自己給清風觀帶來了滅觀之禍，抱歉之極，不好意思開口說話，倒是鄧千修見他這般尷尬之情，安慰他道：「袁世海，你用不着難過的，咱們俠義門中人，路見不平，尚且拔刀相助，何況上官清跟我有八拜之交啦。」

袁世海說：「雖然如此，這件事情實在棘手，依紅燈殺手的老例，十二個時辰之內便來殺人了。」

鄧千修微微一笑，道：「紅燈殺手來到，我們已先跑，剛才我不是說過嗎，打定主意，將一世英名丢啦。」

鄧千修這個主意，大出袁世海意料之外，囁嚅道：「像你老人家這個萬字兒是不容易闖的，焉可不交手就丢在他手裡？」

鄧千修道：「現在沒空多說這個問題，我認爲最棘手的是長白山焦三泰這一夥人，照你所說，上官傲鵬準是落在他手中，他爲什麼寧願損折黨羽把上官傲鵬架走，跟紅燈殺手作正面衝突？此中原因，實在令人莫名其妙，我知道這老兒孤僻成性，城府甚深，多年來隱居長白山中，不但不跟武林人打交道，甚至和長白派中人也是水火不容。聽聞他在煉製一種『七絕奪魂幡』，準備殺盡天下所有武林高手，消滅各門各派，獨霸武林，尤其是他……」

袁世海聽到此，插口說道：「他這麼兇，豈不比紅燈殺手更殘暴？」

鄧千修點了點頭道：「他女兒焦一秀更殘暴啦，凡是給她捉住的人，不管服從她也好，反抗她也好，都要吞服她的『三月絕命丹』，吃了她的『絕命丹』之後，三個月內便毒發身亡，而且毒發之時，死狀甚慘，越是好武功之人，越發難受，要三昏三厥，全身武功消磨淨盡，這才氣絕身亡，除非在三個月之前，獲得她獨門解藥療治，但是，她在給解藥之前，一定重新逼人再服一顆『三月絕命丹』，換句話說，她即使給人解毒，但舊毒才消，新毒又已潛伏，如此循環不息，要受害者永遠做她的奴隸。」

袁世海愕然問道：「她爲什麼要人永遠做她的奴隸呢？」

鄧千修並不回答，却在書架上拿了一張地圖，鋪陳桌上。

那是一幀很詳細的山嶺重疊圖畫，一溝一壑之微，亦描繪詳盡，高峯頂上，全是雪景。

袁世海看了良久，看不出什麼來，鄧千修解釋道：「這是當今七大門派的掌門人，費盡心機，才偸繪得這一幅長白山全景。你看，長白山高峯絕壑，如此星羅棋佈，而野生的人參，都生長在這些人跡罕到的地區，祇有猿猴才能攀登的懸崖峭壁之上，如果焦一秀不强迫奴隸們吞服『三月絕命丹』，一旦走進這麼難以找尋的地方，誰肯回去受她的鳥氣，要知道奴隸們都被驅策到深山大澤去，去替她採取人參，採得人參回來，她方肯給奴隸解藥……」

袁世海聽至此，不禁拍叫道：「焦一秀這個傢伙，當眞是千兇萬惡的女魔頭，比紅燈殺手更陰險，更惡毒。」

鄧千修嘆息一聲道：「她如不是這般惡毒，七大門派的掌門人，那會同心一致的聯合對付她呢？武林七大門派，互相爭雄，已達三十年了，各不相讓，祇有這一次，各門各派的門下弟子，以及嫡系親人，大部份被捉到長白山去當奴隸，這才激起七大門派之公憤。試想七大門派聯合對付，也奈何她不得，上官傲鵬落在她父女手中，我們怎能拯救，棘手的問題就在這裡，紅燈殺手還容易應付，最難應付的是焦三泰父女二人。」

千里獨行袁世海越聽越躭心，因爲他想起這一輛馬車，向東疾馳，那正是往長白山去的方向，何況這個紅衣少女和那高大壯漢的御者，都是以自己生命去搏擊紅燈殺手，根本就超越出了一般比武搏鬥的常態。

不用猜，這兩個少年男女，定然是焦家父女的奴隸，說不定以前就是七大門派中弟子，武林後起之秀。

事情纏到長白山焦家去，袁世海、鄧千修二人都束手無策了，就在此時，外面有人高呼：「師傅！」

接着清風觀兩個領班道士走了進來，那是一清道人和二風道人，清一色月白道袍，頭上角梳縮髮髻，他二人之面色也同一樣愁眉苦臉，雙眼無神。

鄧千修不待他們開口，已先說道：「一清、二風，你倆用不着說了，這座清風觀是註定遭受浩劫了，你倆去吩咐衆人，各自收拾立刻下山逃命。遠走高飛，待會兒我一把火將它燒掉，就此完了，將來我如果能夠撲滅紅燈殺手時，才重建清風觀。」

鄧千修這一頓話，說得斬釘截鐵，完全是絕望措施，一清二風兩位道人想將各師兄弟的意思轉達也是多餘，祇好稽首拜別，退出丹房，自然都帶着悲愴的情緒。

袁世海看在眼中，也爲之黯然。但鄧千修却泰然自若，因爲他對焦三泰父女之殘忍，奴役武林子弟，什麼也看淡了，金碧輝煌的清風觀，視如身外物。

就在次日早飯後，放一把火，眼看着熊熊烈火將清風觀夷爲瓦礫之地，不用說，紅燈殺手這盞紅燈，也隨火而逝，化爲灰燼了。

一道一俗，聯袂走下劍門山，袁世海忍不住問道：「前路茫茫，道長打算往那兒去？」

鄧千修用手一指，道：「這邊路上停放着一輛篷車，咱們僱了它吧，省點脚力，由它送我們到青城山去，待會上見到了高亮之後，再作打算。」

袁世海道：「如果紅燈殺手跟踪而來，豈不是又累了高老前輩人亡家散？」

鄧千修苦笑道：「這個年頭，誰也保不住將來啦！」

他這種悲觀的情緒，袁世海是瞭解的，因爲焦一秀荼毒武林，七大門派無計可施，所以興趣索然，並非是爲了紅燈殺手之兇暴。

可是到了青城山莊，情形却完全不同，他二人還未跨進大門去，青城派諸弟子已熱哄哄的迎上來，一個年輕劍客老遠的就招呼道：「啊！你兩位爲什麼到得這麼遲，上官公子盼望了許久，要是你們今天還不來，他就跋涉川陝道上，去找尋你們了。」

這個年輕劍客不是別人，是青城派掌敎高亮的入室弟子呼天慶，年紀雖是二十左右，肋下却佩着五口長劍，好像一束柴似的。

青城劍術與衆不同，劍越佩得多，劍術越好，掌門人高亮經常佩九口長劍，因爲青城劍術練的是「子母劍」，像高亮之高深造詣，高度發揮劍術時，九口長劍一齊使用，玄妙莫測，變化無窮。

呼天慶熱哄哄的喜悅之情，已似一團火似的，使人鼓舞，何況他說出上官傲鵬之消息，袁世海立刻問道：「呼賢侄，傲鵬在你們這裡嗎？」

呼天慶笑道：「袁叔叔，難道你不相信嗎？他是由一個漂亮姑娘送來的，如今在練劍堂練把式。」

儘管呼天慶說得這般清楚，袁世海却思疑自己耳朵聽錯了。

鄧千修也聽得楞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因爲這個消息太出乎他意料之外，實在使人有點迷惘。

但不一刻，迷惘的錯覺豁然開朗，高亮和上官傲鵬一起走了出來，尤其是上官傲鵬，他跟袁世海才見面，便欣然大叫道：「袁叔叔，那天途次金家屯，我在車裡就看見你啦，可是焦姊姊不許我開口打招呼，倘不，咱們早就相會了。」

他說到此，猛然問道：「怎麼金叔叔不來？」

袁世海不暇回答，立刻問道：「你說的焦姊姊是誰？」

上官傲鵬道：「我也不知道她是誰，但人人都稱她秀姑娘。」

這一說，最感驚奇的就是鄧千修，連忙問道：「你說的秀姑娘，是不是尖下頷，長面如驢的醜女？」

上官傲鵬連連點頭道：「正是她，不但她長面，她老子的臉也特別長，唇上兩撮長鬍子分隔，乍看之下，好像是兩張面一樣，人人都稱他老人家爲『三公』。」

鄧千修聽得一驚，但高亮却笑吟吟說：「鄧道長，你不要怔怔的望着他了，當今武林七大門派的劫運，也在他一人身上挽救過來，可不是，素來陰險惡毒的焦一秀，竟然愛上了上官侄兒，不但她愛上了他，焦三泰也喜歡這個未來女婿。特地派人護送他到青城山來，鄧道長，這一場武林浩劫，豈不在他身上有了轉機嗎？」

這幾句話聽在鄧千修耳中，他不禁長長的吁出一口氣，本來充滿悲觀失望的他，現在却喜得笑逐顏開，因爲焦三泰什麼都敢蠻橫，獨是對女兒却是千依百順，把焦一秀看作掌上明珠，要怎麼樣他便怎麼樣，從來不曾執拗的，如今焦一秀愛上了上官傲鵬，他喜歡這個未來女婿，自是意中事。

由於這個關係，鄧千修哈哈一笑，「袁老弟，你可以高枕無憂了，不會負上官清所託，上官傲鵬一定得到安全。」

千里獨行袁世海也是這般想，

上官傲鵬有這般厲害的未婚妻和岳丈，紅燈殺手必然奈何他不得。

但出乎意料之外，高亮插口道：「鄧道長，你不能這麼樂觀，焦一秀親自護送上官傲鵬前來，路上還不敢跟紅燈殺手亮招啦，據上官傲鵬說：焦一秀的師弟宋福麟和貼身侍女紅艷艷，都給紅燈殺手毀了。」

焦一秀不敢跟紅燈殺手交手，這是一個嚴重的消息，宋福麟和紅艷艷之死，袁世海是眼見的，從這情形看來，焦一秀是犧牲了兩個親信而換取上官傲鵬的性命，而且還逃得十分狠狽，以此引證上官清之言，紅燈殺手確實是個了不起的黑道大魔頭。

高興的心情給這個壞消息冲淡了，袁世海默默的回憶，猛然想起一件事來，向上官傲鵬問道：「那晚你在萬叠谷，爲什麼我回來找不到你呢？」

上官傲鵬從靴筒拔出那口削鐵如坭的短劍說道：「就因爲它我才邂逅秀姑娘。」

袁世海急不及待的問道：「這話怎麼說？」

此時不但袁世海急欲知道，鄧千修也渴欲知道，但是，一陣勁風飄過，上官傲鵬背後已站着兩個人，一個面長如驢，紫衣翠袖，另一個是渾身上下，全是青色衣裳。

鄧千修眼快，已認得面長如驢的女子不是別人，正是令人亡魂喪膽的焦一秀。

那青衣女子雖然不認識，但看她一身出色的輕身功夫，能夠在青城派掌教駐地——青城山莊之內，悄然無聲的竄到這裡來，估量必是長白山傑出人物，否則也不會和焦一秀同時出現。

果然不出所料，焦一秀顧盼自豪的說道：「你們這幾個傢伙，我如果不念在你們是我丈夫的長輩，剛才我就把你們殺個清光，尤其是你……」她說到此，用手指着鄧千修道：「你說我是面長如驢的醜女，該當何罪？」

上官傲鵬怕她再說下去，使在場幾個長輩難堪，連忙打岔了焦一秀的話，高聲說道：「各位叔伯，我給你們引見，這位姊姊是秀姑娘的侍從青嬌嬌姑娘，她和紅艷艷，都是我救命恩人。」

千里獨行袁世海也說道：「青嬌嬌紅艷艷兩個名字，好漂亮的名字，擁有如此漂亮的侍從，主人決不會是醜八怪，秀姑娘，妳不要責怪鄧道長，其實他老人家也高興妳做傲鵬的媳婦啦。」

在上官傲鵬和袁世海二人打趣之下，焦一秀回嗔作喜，嫣然一笑道：「我並不責怪誰，反正傲鵬不嫌我貌醜，說句亮話，我倆的結合是在武功，那晚，他在萬叠谷，拏着這口削鐵如泥的短劍，戳石刻碑，立誓要報父母之仇，滿門之恨，剛巧我和父親也在谷中搜索『縮骨飛鱗蛇』，採取這條毒蛇的涎沫，用以煉製『七絕奪魂幡』，因爲蛇的毒涎之氣沫，沒有我們的『七絕還魂散』解藥，縱然內具修爲，能夠吞精養氣，也抵受不住。

「當時我追逐一條雌性的縮骨飛鱗蛇，一時不愼，却給另一條雄的蛇纏上手臂，正在急危之際，傲鵬及時趕到，用這口短劍削斷了蛇的尾巴，救了我的性命。

「我爹看見這般湊巧，認爲是天賜良緣，因爲縮骨飛鱗蛇之鱗甲極其堅靭，普通刀劍是不能損蛇分毫，祇有削鐵如泥的寶刃，方能破蛇之鱗甲，傲鵬不但及時趕到，而且手上又有削鐵如泥的寶劍，所以我爹視爲天緣巧合，招他爲婿，可是他不肯……」

說到這裡，上官傲鵬羞答答道：「不用說啦，反正我已願意娶妳爲妻，妳也答應了助我報父母之仇。」

焦一秀嬌嗔道：「爲什麼不讓我說呢，你是在三次比武都輸了才許婚的，最後一次我將你的寶劍奪了過來啦。」

武林兒女，說到武藝功夫，夫婦也不讓。但比武論婚，是武林佳話，袁世海哈哈大笑道：「鵬兒，輸給妻子有什麼要緊呢？如果她武藝不比你强，怎能助你報殺父之仇，不用害羞，告訴我，岳父爲什麼不和你一起來？」

上官傲鵬赧然道：「他老人家忙着搜索這條雄性的毒蛇，所以打發她和宋福麟和紅艷艷送我走，省得紅燈殺手找到來，打岔他的捕蛇工作。」

衆人聽聞此說，這才知道他倆結合的過程，俱欣然大喜，但鄧千修躭心地說：「紅燈殺手不久就會趕到來，他在清風觀撲了個空，這一回定必大開殺戒，不可不防。」

焦一秀泰然道：「怕什麼！正因爲他會來，我才在這裡暗暗埋伏，爲宋福麟和紅艷艷報仇雪恨。」

話雖如此，衆人都躭着心事，高亮便吩咐呼天慶，要他會同長幼兩輩十八個劍客，在山前山後警戒，一發現了紅燈殺手，立刻回來報告，又命人收拾兩間客房作爲焦一秀、鄧千修等四人下榻之所，裡外戒備。

是晚，上官傲鵬聞金必律慘死惡耗，悄悄對焦一秀道：「幸虧岳父料事如神，使宋福麟爲紅艷艷纏住他，否則，我們是逃不出來，如今危機逼近，妳爹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到這裡來？」

焦一秀滿不在乎的說：「他老人家來不來有什麼要緊，難道我不能抵擋得紅燈殺手嗎？你少瞎躭心。」

上官傲鵬道：「不是妳不能，妳是我的妻子，我不想妳冒險。」

焦一秀道：「我才不願你有危險，到時你得躲起來，千萬不要露面才好。」

他兩口子燈前私語，都給千里獨行袁世海聽見了，不禁心中大喜，因爲這一對小兒女，未曾成親已如此相愛，他作爲叔父的，那有不喜上眉梢，一時忘形，脚底下重了些，瓦簷的一聲响，在室外防守的人立刻高聲吆喝道：「誰？」

一對金錢鏢射了上來，袁世海雖然避得快，也險些兒給打中了。

鄧千修、高亮二人聞聲奔到，看見全是自己人，這才納劍歸鞘。

青城山莊爲了提防紅燈殺手，戒備森嚴，日夜不懈，但是，在第三天的早上，練劍堂中，正樑上竟然掛起一盞紅燈籠，燈穗低垂，隨風飄忽。

這麼一來，莊內莊外，守衛之人都吃了一驚，要知道練劍堂，是青城派掌門人傳授高深劍術之所，其莊嚴肅穆，等如寺院的大雄寶殿，道觀的三清大殿，不分日夜有四個劍客守護，何况莊外有呼天慶等十八人逡巡，莊內有青城劍門兩派宗師，又有焦一秀及青嬌嬌與袁世海、上官傲鵬等人，高手林立，劍客如雲，照理鳥兒也飛不過，紅燈殺手憑什麼本領，竟然能夠潛進練劍堂中，高高掛上殺人的標誌——紅燈籠。

這一個悶葫蘆，誰也猜不透，但紅燈殺手之厲害，由此可見一斑，端的是來去無踪，高亮身爲主人，未接招先輸了一個頭勢，給紅燈殺手落了威，氣得發抖。

袁世海惴惴不安道：「高掌教，你生氣也沒用的，當心今夜才好，依紅燈殺手老例，掛上紅燈，十二個時辰之內便來殺人。」

一言催緊了衆人的情緒，這天，連日帶夜，誰也不敢離開了自己崗位，三更時候，也不敢寬衣上床。

整座大莊院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日。然而四更甫過，一陣哈哈大笑之聲，由遠而近的傳來。

不一會，笑聲頓斂，兵刃破風之聲，集成一片，顯然外面有人在動手搏鬥，而且是激烈的搏鬥，但祇是一刹那間而已，代之而起的是哎喲慘叫之聲，此起彼落，不用說，在外面守衛的十八個劍客，擋不住紅燈殺手司徒丹了，所以紛紛重傷倒斃。

身爲青城派掌門人的高亮，聽弟子哎喲慘叫之聲，肝腸欲斷，心膽俱裂，因爲這十八個劍客，全是青城派後起之秀，如今好幾個已喪在紅燈殺手之手上，他怎能不滿懷悲愴呢？

爲了拯救門人弟子性命，他祇好施展高度的氣功本領，用「傳音入密」的絕技，尖聲呼叫道：「你有種的闖進這裡來，我在練劍堂中等待你。」

他這麼一叫，是想紅燈殺手進來決戰，可是紅燈殺手惡毒得很，他並不立刻進來，却桀桀大笑道：「姓高的，你安心毋躁，我既然掛上了殺人的標誌，就一定要將這裡的人殺個清光，待我打發了這幾個小子之後，便來取你性命，你等一等吧！」

話說至此，重傷慘叫之聲又起，這是呼天慶受挫的尖叫聲。

要知呼天慶是青城派晚一輩最傑出的劍客，如今被紅燈殺手毀了，高亮怎能忍耐得住，大吼一聲：「我跟你拚個死活。」身形一起，勢如飄風，從練劍堂竄了出去。

鄧千修叫道：「不好！」也就隨後奔去，雖然如此快速的接應，但奔出莊門之外時，高亮已中了一口柳葉飛刀，仰面朝天的倒在地上，鄧千修看見這情形，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高亮是青城派掌門人，劍術功夫已練到昇華階段，能夠一雙手運用九口長劍，像他這般能耐，當今武林中沒有幾個，但是，才接戰幾招，便被柳葉飛刀擊中，受傷倒地。

鄧千修這刻着了忙，想翻身逃走又太丟臉，硬着頭皮迎上去接戰，實在沒有把握保存自己的生命，所以趦趄不前。

這情形，紅燈殺手看在眼中，仰面打個哈哈道：「鄧千修，你這個牛鼻子道人，到今時今日還想逃命，哼！劍門山上，你已逃過了一次，這一回是饒你不得了。」

說罷雙掌連環，一步竄到鄧千修身前，他兩掌掌心扣着五口柳葉飛刀，刀光閃閃。

紅燈殺手的飛刀比任何暗器更厲害，不但百發百中，而且勁道十足，鄧千修爲了保護自己之性命，一出招就將畢生的功力施展出來，腕底一抖，劍尖便抖出百數十道光芒，直向紅燈殺手刺去。

這是劍門派的「一劍幻千劍」絕技，劍光如電，使人眼花撩亂。

紅燈殺手果然厲害，他雙掌一錯，兩股掌勁直射，風從掌起，立刻掀起一陣罡風，把鄧千修的劍光擊散，人也給這陣罡風震撼得搖搖欲墜。

紅燈殺手正欲將柳葉飛刀射出，結果對方性命，但一眼看見千里獨行袁世海與上官傲鵬趕到。

在他眼光看來，上官傲鵬是仇

人之子，比鄧千修更爲重要，於是雙掌一偏，罡風便向上官傲鵬打去。

這麼一來，上官傲鵬功力微薄，抵擋不住，直往後飄，狀如斷線風箏一樣，兩口柳葉飛刀，就在此時激射而出，千里獨行袁世海搶救也來不及，眼看着兩口飛刀快如閃電的向上官傲鵬前額射去。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焦一秀翠袖一拂，一股陰柔勁氣，嗤一聲把上官傲鵬攝了過來，兩口柳葉飛刀，打從他頭上掠過，頭髮紛紛墜下，不用說，這是給柳葉飛刀削斷下來的了。

焦一秀勃然大怒，戟指罵道：「司徒丹，你敢傷害我丈夫的性命，我是長白山焦一秀。」

好兇悍的紅燈殺手，別人聽聞焦一秀之名都往後退，怕被她捉住，他却泰然自若，嘿嘿冷笑道：「是不是要給我吃『三月絕命丹』呀？要是妳給我吃，我會當它是蜜餞枇杷果一樣的吞下肚去。」

焦一秀被氣得發抖，一長身，左掌探出道：「要是你有本領跟我硬碰一掌，這裡的人都讓你殺個清光，包括我在內，如果你接不得我這一掌，哼！『三月絕命丹』你非吞不可。」

焦一秀雖然醜陋，長面如驢，但十指尖尖，肌膚白如凝脂，端的是美人玉掌，柔如無骨。誰也看不出她這一掌有什麼功力，但侍婢青嬌嬌却知道她這一手「冰功掌」捉過不少武林豪傑，所以有恃無恐的款步走了過來，嬌聲嚦嚦的道：「公子，你不用躭心，秀姑娘會替你報殺父母之仇的。」

這一邊廂的鄧千修也乘此機會上前去援救高亮，把他攙扶起來道：「你老人家怎麼樣？送你回練劍堂好嗎？」

高亮搖首道：「不，我要看看這場熱鬧怎麼結局。」

不但他要看這一場熱鬧怎麼結局，其他之人也想知道如何煞科。

因爲焦一秀是令人聞名喪膽的黑道女魔頭，當今七大門派的門人弟子，給她捉了去長白山當奴隸的可不少，而紅燈殺手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武功高不可測，如今，他們二人聚在一起，勢必互出奇謀絕招，這可能是亘古未有的絕妙武術。

果然不出衆人所料，紅燈殺手才接招，面色陡變。

原來焦一秀這一手「冰功掌」，掌心奇寒徹骨，任何人與她交手，都抵受不住她這一股奇寒之氣，滲入肌膚，不消一刻，寒氣攻心，四肢僵硬，動彈不得，任她擺佈，不能反抗，現在紅燈殺手也有此情形，所以面色陡變，如墮冰窖之中。

凡是武功修爲已臻化境之人，其練功之道，迥異尋常，即以焦一秀之「冰功掌」而論，除了她家學淵源，自幼隨乃父修練之外，還得以她的先天稟賦，配合練功之環境。

長白山絕峯之上，終年積雪，陰寒之極，所以土地之下，生產人參。焦一秀就利用陰寒之極的積雪，鍛練一雙肉掌，以自己之內功氣勁，吸攝陰寒之氣，蘊藏於丹田，練成「冰功掌」絕技。

「冰功掌」一經施展，掌心奇寒如冰，令人不能抵受，但是紅燈殺手司徒丹之修爲也練成了一種「罡經功」，丹田罡氣已練至九轉功行，能貫通奇經八穴，當他感到奇寒之氣滲入肌膚時，立刻運氣行功，將丹田罡氣運行全身四肢百竅，企圖將已滲入肌膚的寒氣迫了出來。

高手過招，不祇決勝負，而且賭生命，即現在紅燈殺手與焦一秀而論，就是以生命作孤注一擲。

當紅燈殺手運起丹田罡氣時，體內血脈沸騰，面色殷紅如血，在醫學上這是「衝血」，高度衝血會致人於死的，但爲了抵抗焦一秀這一股奇寒之氣，拚命施爲，所以面色殷紅之外，全身肌膚也呈紅色，掌心更熱辣辣的。

好厲害的焦一秀，看見紅燈殺手這情形，冷笑一聲道：「我跟你拚個死活，看你有多大罡氣消耗。」

說完之後，翠袖一拂，另一隻手掌，已向紅燈殺手按下去。這一掌打出的奇寒之氣更甚，紅燈殺手不得不把扣在掌中的柳葉飛刀藏於袖裡，騰出一掌招架。

這麼一來，兩個人四隻手掌，互相抵在一起，各逞功能，彼此俱高度運起自己之功力作生死決鬥。

不到一刻之久，紅燈殺手雖然將滲入體內的奇寒之氣迫出，打從頭頂上蒸發出來，頭上之頭髮根根豎起，熱騰騰的丹田罡氣，往上直冒。但是，由於他過劇運功之故，猛的身體內血脈沸騰，衝血過甚，眼前一黑，站不住脚，蓬一聲倒在地上，登時昏倒。

這一邊廂的焦一秀，也因爲過度行功之故，本身之內勁操縱不住蘊藏在丹田的奇寒之氣，變成泛濫，錯入經絡，她雖然鬥倒了紅燈殺手，到頭來兩敗俱傷，面色慘白，身體搖搖欲倒。

上官傲鵬和青嬌嬌二人立即跑上前去扶持她，不扶持她，上官傲鵬還不知道她之危機，一手扶持過去，立時感覺她之手腕冷若冰霜，不禁大吃一驚，喲的一聲說道：「秀姑娘，妳怎麼啦，是遭了紅燈殺手之暗算嗎？爲何手冷如冰？」

青嬌嬌聽聞此說，知道不妙，立刻運氣行功，想用「接氣通元」之

法去拯救，可是焦一秀搖搖頭苦笑道：「憑她之功力，救不得我的，還是讓我和傲鵬在一起吧。」

她說出這般絕望的話，儘管她殘害了武林七大門派不少子弟，但這悽婉動人的言詞中，甚至受了傷的高亮，也爲之酸鼻，攘臂高呼道：「秀姑娘，青嬌嬌一人之功力不行，我們大夥兒接着以眞氣匡助，即使氣盡人亡，也要爲妳打通奇經八穴，讓妳和上官傲鵬有情人終成眷屬。」

要知道在場的高亮和鄧千修，都是一派之長，功行甚深，既然拚却性命相救，這是可爲的。

青嬌嬌欣然大喜，便首先以「接氣通元」之法施救。

就在此時，遠處一聲哈哈大笑說：「用不着你們損耗眞元之氣，待我來動手吧。」

笑聲甫歇，一個鬚眉皆白的老人已飛躍而來。

焦一秀一見喜得手舞足蹈，大叫道：「爹，你怎麼這般遲來的啦。」

焦一秀稱這老人作父親，不用猜，衆人都知道他是長白山焦三泰了，立刻拱手相迎，上官傲鵬更跑前一步，喜洋洋的拜見岳丈了。

焦三泰大笑道：「我躭心俊男醜女不匹配，現在證明你兩口子倒是一對恩愛夫妻啦，好麼，老夫生平之願已酬，從此了却一樁心事。」

說罷，伸出一掌，按在焦一秀背後的大椎穴上。

武林高手，功行果然卓越不凡，他一掌按下，焦一秀面色立時轉紅，不消一刻，便打通了焦一秀的奇經八穴，不但如此，他還有餘力救治紅燈殺手，照樣一掌按在紅燈殺手大椎穴上。

這一舉動，衆人俱爲之一愕，因爲紅燈殺手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救活了他，這還得了。

衆人正在焦慮之際，焦一秀已反對地道：「爹，我答應過傲鵬，爲他父母報仇的，爲什麼你把他的仇人救治？」

焦三泰大笑道：「孩子，妳那裡知道我的心事啦，快將『三月絕命丹』給他吞下吧，慢慢的折磨他，豈不比他無知無覺的昏迷而死好嗎？再說高掌教他們要拚却眞元枯竭，也玉成妳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般仁慈法澤，我們應該與他七大門派冰釋前嫌，還要他們門人弟子做奴隸作什麼？此後採參工作，由紅燈殺手一人爲之，豈不是好嗎？」

這一說，衆人皆大歡喜，尤其是高亮及鄧千修，更喜得彎腰弓背的下拜，焦一秀也將「三月絕命丹」纖指一彈紅燈殺手之人中穴。

丹丸已落在他肚中，過了一會，他甦醒過來時，看見焦三泰手持着「七絕奪魂幡」，不敢抵敵，翻身便走。

焦一秀厲聲喝道：「你還往那裡走，你已經吞下我的『三月絕命丹』了，還不服服貼貼站着，難道你要三昏三厥，全身武功消磨淨盡而死嗎？」

這一嚴重的威脅，儘管紅燈殺手司徒丹是個萬惡的大魔頭，也登時呆若木鷄，服服貼貼的站着。

焦三泰招手道：「朋友，你隨我回長白山吧，不要再在江湖上行走。」說了之後，拱手向鄧千修、高亮等人告辭了。

千里獨行袁世海眼見上官傲鵬大仇已報，也就欣然說道：「焦老前輩，我和你一起回長白山去，我還要喝鵬兒的喜酒啊！」

焦三泰大聲笑道：「歡迎！歡迎！」說完之後，聯袂下山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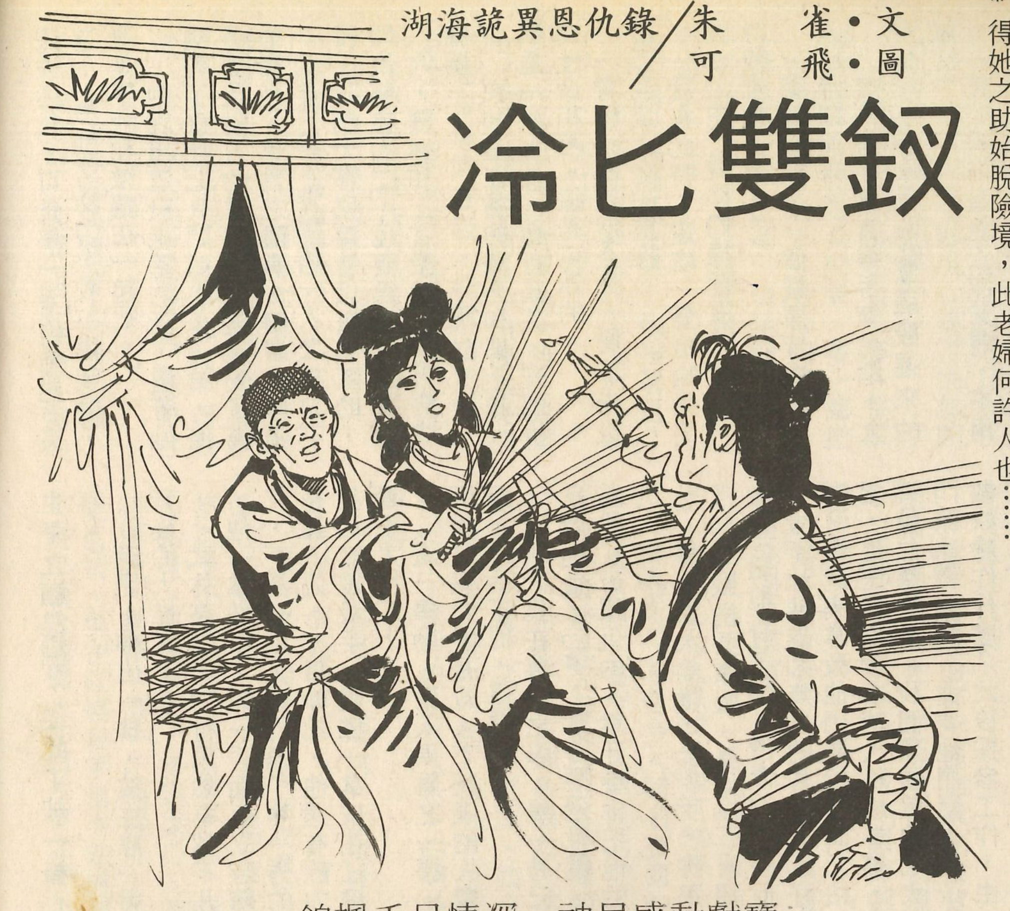
鄧千修、高亮看着他們男女老幼，一行六衆的背影，消失在遙遠的山徑中……

（全文完）

上文提要：徐翎英欲殺白無常滅口，以免被胡錦楓知道內情，陰謀難逞。誰知被胡錦楓無意中全聽了去，並救了白無常，並要求他說出另一金釵下落……因為救命之恩，白無常不得不答應與胡錦楓前往徐府搭救她大娘和錦桃，誰知徐府已張網以待，等錦楓中伏，危急之時，出現了一老婦出手救援，此老婦武功高强，得她之助始脫險境，此老婦何許人也……

湖海詭異恩仇錄／朱雀・文　可飛・圖

冷匕雙釵



錦楓手足情深　神尼感動獻寶

黃玉春此刻已面色慘白，氣喘吁吁，却鼓足餘力嘶吼道：「錦楓，殺他！別……管我……」

「嘿嘿！」白劍衣連聲冷笑道：「黃玉春，你自己不想活，該不至於也希望你的親生女兒毒發身亡吧？」

黃玉春原已慘淡的花容，又添上了一層驚色，振聲叫道：「白……無常，你……說甚麼？」

白劍衣沉聲道：「黃玉春，你那寶貝女兒錦桃在我手中，她的血脈之內已含有劇毒，如果每月按時吞食解葯，則無妨礙，否則她就別想活過一月零一天！」

「眞……的？」

胡錦楓眞是迷惑不已，連忙蹲下去問道：「大娘！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被囚禁在『鐵硯居』中那兩個女人又是誰？」

黃玉春乏力地搖着頭道：「我也不知道……她們是……是誰？」

白劍衣放聲狂笑道：「胡錦楓，讓白某人將個中內情告訴你吧！你父胡百豪打着『劫富濟貧』的幌子，其實珠寶都入了他的秘密地窖，將藏寶地形圖繪刻在一對金釵之鳳翅之上，將對金釵分給黃玉春及你的生母一人一支。

「這個秘密不知因何被黃玉春知道，竟然起了貪念，素知你母生性仁慈，於是教錦桃裝成老婆婆，向你母討那支金釵。

「黃玉春在你父親處學得易容秘訣，錦桃又是長得身裁高大，竟然未被你母識破，那時你母萬念俱灰，正要投奔庵寺為尼，自然不會計較身外之物，就將那支金釵給了錦桃，誰知天不從人願，錦桃又落在白某人手上，見她小小年紀，易容為老婆婆，必有蹊蹺，稍一審問，她就吐露了實情。」

胡錦楓聽得暗暗皺眉不已，不禁轉頭向黃玉春問道：「大娘！眞是這樣的麼？」

黃玉春點點頭道：「他……沒有說假。」

白劍衣又接着說道：「白某人自從在錦桃手中得到那支金釵之後，就想得到另一支，可是總尋找不到黃玉春的下落……」

黃玉春插口接道：「因為錦桃失踪……我心中……後悔不已，心想可能是因為貪念而遭天譴……所以隱入深山大澤，不意遇見一個盲眼老人，我見他可憐，乃盡心服侍……想不到他竟是一個絕頂高手……見我服侍他不辭勞苦，乃傳授給我一身武功……其他均得所傳，只因我已事人，難達百毒不侵境地……才中了你這狡狐的……」

「哈哈，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哩！」白劍衣頗有躊躇自滿的神情，頓了一頓，便又接道：「因

為尋不到你，白某人就心生一計，暗中以毒藥迷亂了兩個一老一小的婦女冒充你們母女倆，又仿製了一支金釵，然後在五鬼處故意流傳藏寶之說，五鬼就獻計『花花太歲』徐成龍，綁去那對假母女。

「白某人又故意放出流言，說你和徐成龍有奸情，目的是激你出面興師問罪，白某人却改裝易容，在徐府喬裝文案，等你來殺，想不到你置身深山大澤，根本毫不知情，害得白某耗去了不少功夫，哈哈，如今雙釵都已到手，眞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哈哈！」

胡錦楓冷叱道：「白無常，你根本是一派胡言，你才多大年紀？這事又是……」

白劍衣狂聲接口道：「白某人養顏有術，所以年紀二十餘，其實，白某自己也記不清在世上活了多少年了！」

此刻，黃玉春已漸漸昏迷，語氣喃喃地道：「錦楓，別……管我！只是……錦桃那苦命的孩子……太無辜，望你念……在一父同出……救她一救……」

一言未盡，人已昏厥過去。

胡錦楓不用黃玉春叮囑，她也不會置她同父異母的胞姊於不顧。

於是，將匕首放入袖中，冷聲說道：「姓白的，你的目的就是要那宗寶藏，雙釵既已到你手中，寶藏垂手可得，望你稍有天良，立刻袪除大娘血脈之毒，然後再將錦桃體內血脈內之毒袪除乾淨，從此恩怨兩消，本姑娘絕不再與你為難。」

白劍衣嘿嘿冷笑道：「姑娘說得太輕鬆了。」

「你還想怎麼樣？」

「要姑娘答應白某人一件事。」

「白無常，你不要逼人太甚！」

白劍衣冷聲道：「姑娘不必發怒，答應與否，完全在你，白某人並不想强求。」

胡錦楓雖然心中狂怒不已，也只有耐着性子點點頭道：「好！先說來聽聽！」

白劍衣目中透出邪惡的光芒，嘿嘿連聲地笑道：「錦桃和你堪稱人間二絕色，錦桃雖在白某人身邊為時不短，可惜當初年紀尚小，後來逐漸長成，却又因體內含有毒性，與白某人體質犯冲，未能一親芳澤，如果姑娘讓白某人獲得一夕銷魂……」

胡錦楓氣得杏目圓瞪，花容失色，沉聲叱道：「住口！」

白劍衣神情輕鬆地聳聳肩頭道：「姑娘何必生氣，白某人方才就已說過，這事要姑娘自願，白某人絕不强求……」

胡錦楓不待對方說完，就厲聲說道：「像你這種奪人錢財，又想淫人妻女的萬惡之徒，如聽任你活在世上，天理何在？本姑娘拚捨棄了大娘和錦桃姊的兩條命不要，也要殺掉你為人間除害！」

話聲未盡匕首已出，閃電般撲向白劍衣心窩處刺去。

白劍衣身影如魅影般一晃，輕而易舉地躲過了胡錦楓的致命一擊，然後哈哈大笑道：「胡姑娘，可惜你動手太遲，白某人的功力已經恢復了，憑你那把『寒鐵冷匕』宰那幾個小鬼倒是易如反掌，想刺我白無常，一根汗毛也辦不到，別了！別了！天涯何處無芳草，人間何處無佳麗，白某人也不痴心妄想得到姑娘的青睞，而獲得一夕銷魂了。」

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胡錦桃眞是欲哭無淚，心念一橫，高聲叫道：「姓白的慢走！」

白劍衣停步轉身，冷聲問道：「姑娘有何未盡之言？」

胡錦楓銀牙一咬，悻悻然說道：「為了拯救大娘和錦桃姊的性命，本姑娘甘願遭受你這衣冠禽獸的淫辱，不過要你將她們二人體內的毒性完全袪除之後，本姑娘才能答應。」

「嘿嘿，姑娘到底回心轉意了，白某人向來說話算數！」

「哼！像你這種人面獸心之徒，怎會懂得信義二字？」

白劍衣沉思半晌，忽然蹲伏在黃玉春身邊，雙手十指在她週身幾處大穴反覆點點戳戳，約莫費時盞茶光景，黃玉春那隻黑紫的右手立刻變為白皙，慘白的面色也轉為紅潤。

白劍衣站起來說道：「她身上的毒已完全袪除了，三個時辰後就完全恢復元氣甦醒過來了。」

胡錦楓是練武之人，自然懂得氣血脈象，一量經脈，一探鼻息，就知道黃玉春已無中毒的現象，只是元氣未復而已。

「姓白的！」胡錦楓問道：「錦桃姊呢？」

「嘿嘿，姑娘可別得寸進尺，白某人為表示誠意，所以先行為你大娘袪毒療傷，至於錦桃姑娘，那可得等到姑娘讓白某人銷魂之後。」

「姓白的，這樣也未必可靠，本姑娘論武功根本就不是你的對手，你儘可以在發洩獸慾之後，再置大娘於死地！」

白劍衣冷笑道：「姑娘太多慮了，白某人可以在三招之內要你躺下，照樣能還心願，只是白某人對這種事不願强求，非要姑娘心甘情願不可。」

胡錦楓問道：「錦桃姊現在何處？」

「就在金陵城外。」

「以你的輕功脚程，來去只需一盞茶的工夫，你去將錦桃姊帶來此地，爲她袪除毒性，那樣我才眞正心甘情願受辱！」

「嘿嘿！白某人怎知姑娘所說是眞是假？」

「姓白的，你的顧忌太多了，大娘昏睡未醒，而錦桃你也可以使她暫時昏睡，本姑娘如反悔，你可隨時施展『斷魂抓』殺死她們，即使本姑娘也難逃你的毒功！」

「好！白某人爲了使你心甘情願，就照你的話去做，姑娘也該趁此機會沐浴一番吧！」

在一陣狂傲的笑聲中，白劍衣業已穿窗而去了。

胡錦楓連忙抱起昏迷的黃玉春到她自己的房中。

這間上房是雙榻的，胡錦楓將黃玉春安置在一張榻上，爲她蓋好被褥，這才悶坐一旁，低頭沉思。

爲了挽救大娘和錦桃姊的性命，胡錦楓已準備受辱了，然而却不是心甘情願。

她暗中思量，在受到汚辱之前，也許有機會殺死白劍衣，他那時淫念大熾，極可能會分心。

當然，她也有遭受到對方反擊的威脅，不過，她已豁出去了，即使與白劍衣同歸於盡，她也毫不在乎，以她一條命換回兩條命，那是很值得的。

她又想到冒充錦桃那個翎英的女人所說的話——美色是女人天賦的武器，應該多加利用，想到這裡，胡錦楓取出了銅鏡，對鏡刻意打扮起來。

＊　＊　＊

胡錦楓對鏡添脂抹粉一番，又抑住心中的憤怒，面上頓現嬌媚之色。

攬鏡自憐，眞箇是我見猶憐。

胡錦楓盤算時，那白劍衣想已在回程之中，芳心一橫，毅然脫下了外罩褂褲，換上一件對襟小褂，一條碧羅紗裙，露出一雙粉白藕臂，隱見一抹雪白酥胸，半臥床榻，但等那白劍衣投進脂粉羅網。

俄頃，房門推開，只見白劍衣抱着一個體態輕盈的少女進來。

白劍衣目光一掃，將懷中的少女放在黃玉春睡臥之榻上，嘿嘿笑道：「錦楓姑娘，這就是你的錦桃姊，白某人已爲她袪除了毒性，昏睡幾個時辰，就會安然甦醒了。」

胡錦楓下床榻，趨前探視，見那少女容貌與自己果然有幾分相似，想必是眞的胡錦桃了。伸手一探鼻息，微把脈搏，知道白劍衣並未說假話，倒是眞的爲她袪除了體內毒性了。

胡錦楓又回到了自己的榻邊坐下，嫵媚的一笑道：「你既然言而有信，本姑娘自然也會守諾言陪伴枕蓆，良宵苦短，你還在等甚麼？」

她的神情嬌媚萬分，倒使得白劍衣犯了疑心，銳利的目光向四下一掃，嗤嗤笑道：「姑娘眞是心甘情願？」

「那是自然。」

「女兒之貞，人生只得一回，姑娘不會後悔了麼？」

胡錦楓斜視對方一眼，嬌聲道：「白無常，後悔不後悔那是本姑娘的事，豺狼是絕對不會放過到口的小白兔，你又何必假惺惺作態呢？」

「哈哈！」白劍衣邪裡邪氣的笑着說道：「姑娘眞是豪爽得很，嘿嘿，白某人雖有採牡丹之心，却無意作牡丹花下之鬼，所以問上一問，姑娘那把『寒鐵冷匕』放在何處？」

胡錦楓早就算到有此一問，所以將匕首放在粧台上，二人近身相貼，只要有機會出手，想要置白劍衣於死地，並不見得一定要那把匕首，於是皓腕一抬，向粧台一指，道：「匕首放在粧台之上，你眞是太過多心了！」

白劍衣目光向粧台一掃，上面放着脂膏一瓶，香粉一盒，骨梳一把，並沒有甚麼「寒鐵匕首」，不由冷聲道：「姑娘眞是將匕首放在粧台上麼？」

胡錦楓聽出他的語氣有異，連忙站起向粧台上望去，果然未見匕首。

胡錦楓不禁一楞，蹙眉暗想，明明記得將匕首放在粧台上的呀！

她連忙又去翻檢換下的衣衫，以及榻角枕下，竟然遍尋不獲。

白劍衣冷笑道：「嘿嘿，連姑娘自己也不知藏在何處？」

胡錦楓本來已面臨辱身之危，此刻又丟了師門傳下「寒鐵冷匕」，眞是急上加急，而白劍衣又懷疑她在弄奸使詐，不由沉下臉來道：「白無常，一定是你暗動手脚拿走了匕首，方才本姑娘明明將匕首放在粧台之上……」

白劍衣冷笑接着口道：「錦楓姑娘，白某人雙手抱着令姊進來之後，你可曾見到白某人走近粧台麼？」

「你一向詭計多端，誰知道你動了些甚麼手脚？」

「嘿嘿，祇怕姑娘自己動了手脚吧！」

「胡扯！」

白劍衣面色一寒道：「白某人對這事兒一向不願强求，奈何姑娘心存詭意，白某人爲了防患未然，只得點封姑娘的『痲穴』，雖然大減情趣，那也顧不得了……」

話聲未落，出手如電，點穴手法不但怪異，而且其快無比。

幸而他事先說出要點「痲穴」，使胡錦楓知所防範，將「移星換月」身法施展到極限，才堪避過白劍衣那凌厲的一招。

白劍衣嘿嘿冷笑一聲，身形暴進，又是閃電般點出一指。

胡錦楓疾速的向床後之帳退去，誰料後退之勢太快，腿彎碰着床角，身形不由得打了一個踉蹌，刹那間，白劍衣那凌厲的一指已然點到了。

突見一道寒光自幔帳閃出，緊接着血光迸現，白劍衣悶哼一聲，身形疾退，而他右手上的食指，却被齊根切斷留在床上，像一尾遭斷身小蛇猶在戰動不已。

此刻屋內已出現了一個老尼，手中握着胡錦楓那把「寒鐵冷匕」，沉聲道：「五指如爪，去了一指，你該再無法施展爲害武林『斷魂抓』了吧！」

胡錦楓由駭轉驚，由驚轉喜，一刹那間，神情數變，原來這個老尼就是她的師父，她眞想奔過去抱着那老尼痛哭一場，然而面對着武功不弱的白劍衣，爲免師父分神，她一時還不敢妄動。

白劍衣被潛伏於帳後之老尼出其不意地斷去一指後，神色一變，但是他臉上却未流露過份驚懼之色，冷笑一聲道：「胡錦楓，想不到你這丫頭比白某人還要狡詐，幸而白某人留下了後步，告訴你，黃玉春和胡錦桃血脈之內餘毒未消，她們活不了！」

胡錦楓明白他的用意，不過是畏懼自己的師父施展出毒手，因而一着虛言恫嚇，以求自保。

胡錦楓洞悉眞意之後，不禁沉聲道：「白無常，你乖乖的閉目受死吧！大娘和錦桃體內已無餘毒，本姑娘把過脈，探過鼻息，你休想虛言恫嚇。」

「白無常，」老尼沉聲道：「我只知你打算凌辱我的愛徒，其他的事我無意去管，說吧，是你自己動手自裁，還是由我動手？」

白劍衣嘿嘿冷笑道：「你說得未免太輕鬆了……」

「你唬得別人休想唬我，破了你的『魂斷抓』，你還有甚麼狠勁？」老尼話聲一落，身形暴進，手中「寒鐵冷匕」如一尾銀蛇般直向白劍衣心窩刺去。

胡錦楓雖然認定白劍衣是虛言恫嚇，却也不敢十分確定，唯恐萬一黃玉春和胡錦桃二人體內餘毒未消，於是高聲叫道：「師父，斷他手腕，暫留他的活口……」

她的話聲未落，白劍衣的驚呼聲已起，只見他右脅血漬殷紅，已被匕首挑破一道血口。

白劍衣心頭大駭，狂叱道：「老禿驢，你眞不顧她二人的死活？」

老尼幾乎連對方喘息的工夫都不留下，身形猛進，匕首向白劍衣心窩處扎去。

這一次白劍衣再也難逃劫數了，慘呼一聲，胸間頓時被那鋒利的「寒鐵冷匕」穿透。

胡錦楓不禁暗暗咋舌，想不到平日食齋念經的師父竟然心性如此之殘忍，即使白劍衣罪該萬死，也不該由她這個出家人來下手啊！

胡錦楓大驚恐之餘，喃喃地呼道：「師父！你老人家……」

老尼將匕首一揚，冷笑道：「姑娘，你認錯人了吧！」

胡錦楓不禁大吃一驚，楞得說不出話來，就在她驚楞之際，那老尼在臉上撕下一層薄薄的面具，原來那光禿禿的頭皮也是假的，又揮動匕首，割裂了身上袈裟，赫然是一個白髮蒼蒼的六旬老者。

胡錦楓吶吶道：「你是……何人？」

老者嘿嘿笑道：「老夫姓孟名嘯風，目下是徐府總管，其實嘛……你最好不要過問。」

「你怎麼將我師父這把匕首使得如此出神入化？又何以要易容冒充我師父？」

孟嘯風神色傲然地說道：「這把『寒鐵冷匕』乃是老夫昔日之物，三十二手絕命狠招，也是老夫所創……」

胡錦楓接口道：「你胡說！那三十二招是我師父所創的！」

「嘿嘿，你這丫頭倒是蠻維護那尼姑的！你可知道你師父是老夫的甚麼人？」

「你說。」

「她未削髮爲尼之前，是老夫的髮妻。」

胡錦楓怒叱道：「我師父自幼出家，根本就未曾嫁過人。」

「女孩兒，」孟嘯風獰笑道：「你知道的太少了，你師父就是因爲老夫手中這把『寒鐵冷匕』殺人無數，所以偷了老夫的匕首而去落髮出家。」

「你會甘心讓她偷去你的匕首？」

「嘿嘿，不甘心又待如何？老夫縱然肆無忌憚，却也不敢膽大妄爲地擾亂佛門啊！」孟嘯風說到此處，得意地將匕首向上一拋：「現在總算物歸原主了。」

「你可知道你的行爲跡近偷盜麼？」

孟嘯風反唇相稽道：「難道你師父的行爲就不是偷盜？」

胡錦楓一時爲之語塞。

孟嘯風又道：「女娃兒可知道老夫因何要殺死白劍衣？」

「想必是爲了那對金釵。」

「不錯，令尊偷盜一生，掠得

奇珍異寶無數，埋在地下未免可惜，讓老夫挖取出土吧！」說畢，探手向白劍衣的屍體上搜去。

孟嘯風一面摸索，神色一面在變，儘管他搜遍了白劍衣的全身，一隻左手也沾滿了鮮紅的血漬，却是一無所獲，想必白劍衣在方才離去之時將那對鳳頭釵暗藏在別處了。

孟嘯風轉過身來道：「女娃兒，那對金釵可是被你拿去了？」

胡錦楓見他沒有搜到金釵，也不禁暗暗錯愕，連連搖頭道：「沒有呀！方才白劍衣來到時，你想必早已躲在帳幔之後了，你可曾看見我拿了他的金釵？」

其實，孟嘯風在胡錦楓回房之前已潛在她的房中了，他的確沒有看見她走近白劍衣的身邊，不禁連連跺脚，道：「糟了，一定是這傢伙在方才離去時將那對金釵藏到別處去了！」

胡錦楓微微一愕，接着冷笑道：「那倒好，白劍衣被殺，無人知道那對金釵的下落，也好絕掉你們這些貪婪之徒的妄想。」

突然，房外响起了一聲嘹亮的佛號，接着，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尼緩步走了進來。

胡錦楓心頭一怔，來人正是她的師父靜月師太，因爲有了前車可鑒，她不敢認定，一時楞在那裡，也沒有喊叫。

這個老尼倒是眞的靜月師太，她的目光向孟嘯風一掃，沉聲道：「孟嘯風，你殺人無數，劫數難逃，今日畢竟惡貫滿盈了。」

孟嘯風雙睛露出兇光，冷哼道：「老夫念你已遁入空門，不爲已甚，望你不要自尋死路。」

靜月師太冷聲道：「你以爲我要殺你麼？」

「諒你也不敢，即使你有膽一試，你也休想傷到老夫絲毫。」

「孟嘯風，我既已遁入空門，自然不願妄開殺戒，其實也用不着我動手，你自己殺死自己了！」

「怎麼講？」

靜月師太道：「孟嘯風，你一生行狡弄詐，却也有百密一疏之時，白劍衣週身血液、肌膚無不沾有劇毒，你剛才搜尋那對鳳頭釵，不知不覺在手掌上沾上了白劍衣的毒血，此刻，想必已毒攻內臟，命在旦夕了！」

孟嘯風臉色在變，抬起左手一看，發覺肘彎以下，已呈焦黑之色，暗中運勁，發覺內力渙散不聚，一時額上汗滾如珠。

靜月師太冷聲道：「孟嘯風，我不會誑言亂語吧！」

孟嘯風面上獰色頓失，語氣哀求地說道：「師太！念在夫妻之情……」

靜月師太沉叱道：「住口，我的塵緣已了，休要亂言胡語，亂了我的耳根清淨。」

「那麼，看在我佛慈悲的金面上，務必救我一救。」孟嘯風幾乎是聲淚俱下的哀求。

「佛法無邊，不渡無緣之人，何況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我管不了你。」

孟嘯風神色又是一變，臉上立刻獰色密佈，桀傲不馴地低吼道：「休要神氣，『寒鐵冷匕』現在我手中，在老夫毒發之前，可以先送你上西天！」

「阿彌陀佛！」靜月師太唸了一聲佛號：「孽障，你眞是死到臨頭還不知悔改，好好地坐着閉目待死，還可以落個全屍，如果想逞強動武，除了加速殞命之外，你不免遭受暴睛吐舌，爆腸炸肺，血脈迸裂的苦楚。」

孟嘯風狂吼一聲道：「拚着受苦，老夫也要先送你上西天！」

話聲未落，身形暴進，靜月師太口唸佛號，閃避開去。

孟嘯風拚盡全力一擊，撲空之後，頓覺氣血翻騰，脚步踉蹌。

他還不肯就此罷手，復又全力猛撲，身形方才撲起，忽發一聲慘呼，軀體四平八穩地落在地上，七竅噴血，死狀難看已極。

只看得胡錦楓怵目驚心，靜月師太方才向胡錦楓輕聲喝道：「楓兒，還不趕快穿換衣裳？」

胡錦楓這才如夢初醒，也顧不得向她師父請安，即忙地將外衫換上。

那邊，靜月師太自袖中摸出一方黃巾，將沾染血漬的「寒鐵冷匕」包了起來。

胡錦楓換好了衣衫之後，口氣遲疑地問道：「師父，他眞是……」

靜月師太接口道：「那是孽緣，不必說了，他雖然中了白劍衣的餘毒，師父還可以救他，但是此人却萬萬救不得，『鐵硯居』徐府之中此時已無活口，那些人縱然該死，他心腸未免太狠毒了！」

「啊……」胡錦楓不禁脫口驚呼。

靜月師太將黃玉春扶在脅下，將頭一擺道：「楓兒，背你的錦桃姊，隨着爲師的來！」

胡錦楓連忙將昏睡的胡錦桃背在背上，隨着靜月師太穿窗而出。

月色已偏西，怕有寅正的光景了。

在金陵城外的紫金山望日峯頭，靜月師太和胡錦楓二人席地而坐。

尚在昏迷中的錦桃母女二人，平放在一張青方石之上。

靜月師太抬手向一塊奇形怪狀的石頭指了一下，低聲說道：「楓兒，那方怪石之下，就是你父親藏寶之所。」

胡錦楓驚道：「師父怎會知道呢？」

「說來凑巧，爲師在打算探你的住處時，却正見白劍衣出了客棧，爲師尾隨其後，發現他將那對鳳頭釵藏在青方石之下。」

「啊！」胡錦楓大感驚喜，忙問道：「那對金釵在師父處麼？」

靜月師太點點頭道：「爲師自然拿到了，不然爲師怎知你父藏寶之所？」

「那麼……」

「楓兒，你眞的相信你父親在這裡埋下了藏寶麼？」

「這……徒兒不敢肯定！」

靜月師太語氣喃喃地道：「江湖中稱讚你父爲『錦衣大盜』，就因爲他不是猥瑣小人，自己從未沾染過不義之財，藏寶之說該未必可靠，不過……」

胡錦楓接口道：「師父，將那怪石移開，挖掘泥土……」

靜月師太連連搖頭道：「那就先犯了貪念，爲師得到那對鳳頭釵，原是要將其銷毀，然而現在……」

胡錦楓搶着說道：「那就遵照師父的原意將那對金釵銷毀好了！徒兒不敢萌生貪財之念也。」

靜月師太向昏睡的黃玉春母女二人瞟了一眼，道：「楓兒，你的大娘和姐姐體內餘毒並未除去，仍有殞命之危……」

「眞的？」

靜月師太點點頭道：「爲師一進入你的房中就看出來了，也就是爲師所以改變初衷……」

胡錦楓振聲接口道：「難道老父的藏寶之中，有天丹仙草之類的藥物嗎？」

靜月師太喃喃道：「以爲師的猜測，此處一無所有，你父絕不會故弄玄虛，藏寶絕無可能，却有可能是甚麼珍貴之物留給你們姊妹倆……」

胡錦楓迫不及待地接口道：「師父，那你就趕快找找看！」

靜月師太揚手道：「慢點，楓兒，你大娘起了貪念，設計騙去你娘手中那根金釵，你不怪她？」

胡錦楓連連搖頭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雖然非我親生之娘，名份却在，徒兒怎可以怨怪尊長？」

靜月師太道：「你殺死閻怒濤妄造殺孽，這一份可貴的赤子之心，也可抵銷罪過了！來！待爲師的來移動那塊怪石，看看有何珍貴異寶？」

胡錦楓搶着說道：「待徒兒來吧！」

靜月師太笑道：「只怕你還弄不動哩！」

果然，胡錦楓盡了全力，也不過使怪石搖晃了幾下。

靜月師太屏息運氣，喝聲：「起！」那塊怪石立刻應聲而向山下滾去！

地面上有一個小小的洞穴，穴中有一鐵盒，打開鐵盒，裡面又有壹隻錦盒。

錦盒內也是一對黃澄澄的金釵，釵頭各自鐫刻一頭栩栩如生的彩鳳。

另外有一塊小箋，箋上寫着道：「百豪在世之日，得金釵一對，係異人所贈，並非掠來之物，如吾女有緣得之，桃兒、楓兒各得其一，據贈與之異人相告，將鳳咀緊抵舌尖含於口內，有祛除百毒之功，惜乎用過之後，功能即告喪失，非到危急，不可亂用，愼之，記之！」

胡錦楓讀畢小箋，歡呼道：「大娘和錦桃二人有救了。」

靜月師太道：「楓兒，你父留言，金釵一支是你的，餘下一支怎能救她二人？」

「師父！」胡錦楓語氣懇切地道：「大娘和錦桃姊能夠安然無恙，徒兒心願已足，一支金釵又算得甚麼？」

靜月師太流露出滿足的笑容，哈哈而笑……

（全文完）

上文提要：陸游於廟中得人指點，急奔去亂石嶙峋的山崗上尋找柳青青，兩人相見後一同搜索惡賊巢穴，但遍找四週均不見，突然破空落下一石子，陸游便循着石子落處，運掌貼崖而下，側頭下望，果然發現惡人焦子龍等三人在水波中游走，邊走邊談水下穴居之秘密，陸游正想繼續聽下去，突聞三人噢一聲，均浮屍水面……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花鼓歌

雖是萍水乍相識　却已心掛夢縈牽

那知陸游尚不明白，爲何又叫他過去，柳青青忽然住了口，竟站起身，倒向陸游走了過去，走去他身後。

她要做什麼？但不容他回頭，那怪異的，令他陶醉心跳的異香，又鑽入他的鼻孔了，敢情是亂髮玉掌梳，竟用她的手，替他抿起亂髮來。

忽然間，陸游竟也失聲笑了。

「你，笑什麼？」

「必然也是一樣了，你回到庵堂，必也像個淘氣的頑童，髮上沾滿了苔蘚和泥沙，你師傅必也說，過來啦，你這個淘氣的小姐……」

「不，」柳青青說：「是說我像個小要飯的啦。」

那麼，都不過是有樣學樣而已，祇不過是天眞未鑿，並非是發乎情，對他有百縷的情愫，不過是：作之親；作之師。

他再也笑不起來，也陶醉不起來了，但也不無安慰，無論如何，初相遇時，簡直像一塊玄冰，祇不過才一日夜相處而已，這玄冰已溶解了，已有說有笑，話也多起來了。

若然花開的不僅是笑靨，而是開在心頭，何愁情不發心頭，必會有那一日的，因爲，至少她不討厭他，而且就許他和她作伴兒。

眞令他好生失望，她開口說了，說道：「他告訴你，焦天龍那賊子，身後其實沒有什麼主公？」

「是，」陸游說，敢情，也才知道，她心中其實一直在想着那先生，她的芳心中，並沒有他的位兒，祇是那先生，也祇有那先生，現在，他終於摸着頭腦了，雖說話說得突然，但話不離那先生，才知她的話其實並不突然。

「是，」陸游繼續說：「說那焦天龍騙天下人，甚至連他手下的嘍囉，也被他騙了，眞不明，那賊子爲何要這樣做？」

「那麼……」柳青青話聲又冷了，他雖然看不見，想來她那臉兒也又繃緊了，說：「那麼，你不相信了，相信騙人的是那先生？」

「初時我眞信了，」陸游說：「但後來，我在那崖上，聽得清清楚楚，也相信焦天龍這賊子，眞有個主公，而且，憑焦天龍那手底下的功夫，能稱霸鳳陽城也罷了，豈能稱霸中原！」

「那麼，」柳青青的話聲更冷了，道：「你不覺得那先生先一步來到這殿內，生起大火等你，不就是爲來告訴你這椿事嗎？」

「而且……」陸游登時眼前一亮，而對着火堆，當然心中更亮了，說道：「他，那先生，隨即指點我，在後山可以尋找到你，啊呀，分明是要我轉告你，要你也信以爲

眞。」

「那麼，」柳青青已把替他整理好的頭髮，在他頭上挽出個髮髻來，當然祇是感覺到，而且感覺到她已離開他身後了，傳來的話聲也已不在他頭上，遠了，回頭一看，可不是已走向殿門口。

「你你……你那裏去啊？」

柳青青並不回頭，但已停下步來，原來不過是凝眸那烏雲密佈，漆黑的夜空，像沒聽到他的話聲，繼續說了，道：「那麼，你已明白了，他先一步，在此等候你，用心、目的，祇有一個，要我相信並沒甚麼主公。」

「爲何他要這樣做？」

陸游差點又搔起頭來，那指尖已觸到柳青青替他挽好的頭髮，才慌忙縮回手來。

「因爲，我若信了，就是說，焦天龍一死，我便已報了血海深仇……」

「棄卒保帥！」

「你說什麼？」

柳青青轉過身來了，可不是臉兒又繃得緊緊的，目光也一般冷。

「棄卒保帥，」陸游說：「就是犧牲了卒子，保全將帥。」

柳青青連牙兒也咬緊了，點了點頭，哼出一聲來，才又說道：「這也就是不容焦天龍那賊子活着，留下活口之故，可惜他操之過急，却不知上了我的當……」

「上了你的當？」

陸游一怔，可不明白了。

柳青青冷笑一聲，說道：「他是想迫你出手的，却不料你的內功眞力了得，不僅我走眼了，連他，就是焦天龍幕後的主公，也必然就是你說的那先生，也走了眼，不料你能運掌貼壁，能支持那麼久。」

啊呀，那麼，那先生，還有柳青青，對他的一舉一動，都瞧得明明白白，而他，非但不覺不見，甚至連想也不會想到。

「他知道你的出身來歷，燕山客的弟子，豈是等閒，那兩個漢子，連同焦天龍，豈是你的敵手，你在崖上若是支持不住，一旦落下，被他們發現了，豈會放過你，你一出手，那兩個漢子，連同焦天龍，必死在你手中了，那知……」

陸游好生慚愧，也好不驚訝，萬萬料不到，天眞未鑿的柳青青，豈僅聰明絕頂，更冷靜之極，簡直有大智慧，不由目瞪口呆。

那柳青青繼續說道：「却不料你能運用內功眞力，能支持那麼久，若容那下面的三人繼續說下去，豈不揭穿了他的詭計陰謀……」

「詭計……陰謀？」

「就是要我們相信，焦天龍就是罪魁禍首，背後沒有甚麼主公。」

「原來你早已發現了他？」

「我把你拉過來躺在我懷裡，替你療傷，甚至，我把你擲出去，擲到亂石上，就是要引他出來，這才能令他毫無戒備。」

陸游倒抽了口氣，啊呀，祇道她天眞未鑿，一片純眞天眞，原來也會用心機的，不怪她不避男女之嫌，竟讓他躺在她懷裡了，不用說，啊呀！原來她必是也要那先生知道，他們的關係有多親密。

「他才上了我的當。」柳青青又道：「而且，又再一次上我的當了，也是他再也沉不住氣了，我一揚手，不過是故意一揚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先下手爲强，殺了焦天龍，因爲他知道，我不會即刻取焦天龍那賊子的性命，至少，焦天龍這賊子死了，便已死無對證，雖然知道我們必然會生疑。」

「他又爲何要如此？」

「這就是我要知道的，」柳青青說，忽然皺了眉頭。「我以爲他必然會躡踪前來的，那知……」

陸游的心兒在下沉，那麼，她又把他拉過去躺在懷裡，替他敷藥、療傷，甚至適才替他清理亂髮、挽髮，眞像是一心一意，替他把頭髮挽成個髻兒，其實她在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君子可欺以其方。」柳青青走過來，不是挨着他，而是坐在火堆那一邊了，說道：「我還是小時候，也讀過一些聖賢書，書上不也這麼說嗎，他必然知道騙不了我，故爾騙你，要你信以爲眞，也從你口中說出來。」

「多謝姑娘讚美。」

那麼，至少，她也當他是君子了，如何不是讚美。

不料柳青青忽然啐了一口，瞪了他一眼，說道：「哼！我一聽，就聽出破綻來了，你竟然絲毫不疑，上了他的當，睡吧，離天明還有兩三個時辰。」

不言語了，在火堆旁一躺下來，柳青青已閉上了眼睛。

陸游那敢言語，君子，慚愧，從另一方面說，不也就是說他其實愚蠢。

難道他又不其蠢，不但輕易受了騙，若不是柳青青絕頂聰明，幾乎作了幫兇，幫同那先生騙了她，被人家利用了，竟然不知。

顯然柳青青已知那先生是甚麼人，也許已知道是誰，他也不蠢，難道那先生，便是甚麼主公？也才是罪之魁，禍之首，柳青青的仇人，必然也是對九華神尼最清楚不過的人，自知不是敵手，故爾把焦天龍作代罪的羔羊，焦天龍一死，也死無對證，柳青青以爲大仇已報，便不向他報仇了。

必是如此，好一個狡猾的賊子

，不怪柳青青雖未親手殺死焦天龍，但眼見仇人伏誅，也不以大仇得報爲喜了。

偷偷地瞧了柳青青一眼，竟已是鼻息咻咻，眞不知她是假寐，還是倦極，眞是一閉眼就睡熟了，經過昨晚同房又同床，兩番先後殺了那麼多人，她不都是在像是熟睡中。

是以柳青青雖然已是鼻息咻咻，他也不敢正眼瞧她，君子，那麼，人家姑娘仍相信他是君子，即使君子可欺以其方，至少他還是一個君子，是否這就是她對他毫不避忌，之所以同房也同床，也相處坦然之故，若知他心生綺思，爲她意亂情也迷，還會視他爲君子嗎？

心念及此，不禁打了個寒顫，會不會，她一惱怒，就殺了他！

眞令他心寒，別說彈指神通神乎其神，她一彈指，就能閉人穴道了，那兩臂上的二十四把柳葉飛刀，任你有通天的本領，任誰也逃不出她的手去的，就算是焦天龍口稱的主公，那先生也不敢與她爲敵之故，那自是怕了她了。

他又怎敢正眼瞧人家姑娘呀，現在，她在火堆邊睡熟了，像是睡熟了，不過偷偷地、飛快的瞄一眼而已，已令他怦然心動起來，她臉冷若寒冰時，已難掩那秀美了，何況被烤得臉兒紅紅，紅得那麼嬌豔，是美人，睡態自也更撩人。

眞是又慚愧，又害怕，偏是他那一雙眼兒不聽使喚，總是要向人家姑娘臉上溜。

不行，非閉上眼睛不可，心下還在想：可不能睡着了，若然柳青青不是假寐呢？若是眞睡了，那個甚麼主公，若乘機偷襲，那還了得。

那知，他一閉眼，就再也睜不開來，已是兩日兩夜，認眞說，都不曾閉過眼兒，如何不倦，眼兒一閉，竟已睡着了。

任那夜風蕭蕭，必是又下起雨來了，雨聲斷斷瀝瀝，也在催人眠。

他睡着，而且立即睡熟了，待得醒來，已是天光大亮，初時茫然，風已止、雨已歇，反倒更寧靜了，漸漸，昨晚的經歷，上了心頭，其實才上心頭，他已跳了起來。

柳青青？啊呀！柳青青已不知去向！

雖然雨止了，仍是陰雲密佈天，雖然不知時刻，但火已熄了，祇剩下堆冷灰。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柳青青姑娘這麼說過的，雖然後來又聚在一處了，又經歷了那麼多事故，但他和人家本就是萍水相逢，無淵源，也無關連，又一個天明了。

「天明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她說過，而現在，不是又一個天明了。

那麼，又像昨日一樣，又不告而別了。

不待他醒來，也不喚醒他，就這麼，一聲不響，走了，永別了。

陸游豈僅是若有所失，簡直失了魂，少了魄，如痴又似呆，好久好久，才長長嘆了口氣。

當眞是，人生何所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鴻，鴻飛冥冥，又那知東與西。

＊　＊　＊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有亭翼然，日醉翁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他沒打謊言，燕山客澹泊名利，笑傲山林，有其師，徒兒陸游也笑傲江湖，人家讀書以明理，他却祇看到古來聖賢皆寂寞，看到那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當眞是：鐘鼓饌玉何足貴，古來惟有欽者留其名了。

是以，讀醉翁亭詩，好生嚮往，南來一遊，道經鳳陽，祇道出了個朱皇帝，必然人傑地也靈，却不料鳳陽十年倒有九年荒，民不聊生，身背着花鼓走他鄉去了，眞個是：一曲花鼓歌，兩眼淚婆娑。

却那知，竟有了奇遇，奇遇了柳青青。

小小年紀，那血海的深仇，竟令她早熟得如此驚人，分明渾金璞玉，一派純眞，但冷靜起來，却又似已飽經世故，城府之深，簡直令他駭然，想到她眞是殺人不眨一下眼兒，能不令他心下不寒而慄，即使是除惡即是行善，也不由他不膽寒。

尤其是那一身功夫，那兩袖中的二十四把柳葉飛刀，其薄如紙，破空無聲，待見寒光陡閃，飛刀已封喉了，正因他親眼見到，也才更加駭然，出手不用眼看，而用耳聽，却能百發百中，她功力之深厚，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而是那彈指神通，倒也罷了，說甚麼也還要近身才能施爲，而柳葉飛刀，却能傷人於百步之外。

而且，還多達二十四把，陸游心想：即使是大羅金仙，必也難逃出她的手上。

却是他倒有些明白了，那先生，焦天龍那賊子的幕後主公，自然不是敵手，何況柳青青身後，還有一個九華神尼，誰能與敵？必是這緣故，以爲騙得他信了，以爲焦天龍便是罪魁禍首，其實主公子虛烏有，不過是焦天龍賊子的狡猾。

嘿！這人才眞正狡猾之極，以爲騙得他信了，柳青青年紀輕輕，武功再高，也還未曾見過世面，經

他傳話，必會信以爲眞。

那料，慚愧，他這個見過世面的，倒信以爲眞，人家未見過世面的柳青青，年紀輕輕，却絕頂聰明，不上他的當。

陸游站在殿門口，遙望那大路乍現還隱，向西北方伸展開去，又是慚愧，更好生失望，又再長長的嘆了口氣。

有了柳青青，豈僅相遇，相識了柳青青，又豈僅同房、同過床了，已不僅一次陶醉在她的懷抱，亂髮玉掌梳，連他頭上的頭髻，也是柳青青挽的，他心中祇有柳青青，還有甚麼環滁皆山也。

還說什麼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他陸游的心兒中，意兒裡，心目之中，那還有山水，祇有一個柳青青。

更何況，那柳青青眉是春山橫，眼是秋波聚，當眞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陸游未酒先已醉了，他這醉翁何處去，自也是：那柳青青眉眼盈盈處，不也是山水之間也。

他心目中，祇有柳青青的笑貌，音與容，早已把環滁之山拋在腦後了，柳青青去了何處？首惡未除，血海深仇未報，必是尋訪那主公去了。

不錯，汴梁，這鳳陽不過是焦天龍那賊子的巢穴，即使也是那個甚麼主公的崛起之地，其巢穴必是汴梁。蓮花樓頭，他曾聽到賊子們一再提起汴梁，那柳青青同在樓中，自然也聽到，必是去了汴梁。

他可找到藉口了，豈能讓她孤身一人前去冒險，而且……

陸游不見了柳青青，豈僅是若有所失，簡直萎靡得失魂少魄，現在，忽然一挺腰，直起了腰來，把胸脯挺得高了。

嘿！讓柳青青瞧瞧，雖不及她的絕頂聰明，至少，他陸游也不蠢，能猜她的去向，而且，能追尋到她，難道不也聰明。

那還等什麼，天亮已久了，遠遠地，他已見到了農家的炊煙，身在山上，自然也望得遠，那面山脚下，一個疏落的林子後面，隱約可見一戶人家，有炊煙裊裊昇起。

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眞是有林子，也疏落，這一場春雨，必也是一場及時的喜雨了，他明白，焦天龍那夥賊子，爲何以鳳陽爲巢穴了，民不聊生，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那年輕男女，身背着花鼓走他鄉，健壯的，就難免鋌而走險，應該說多鋌而走險，正所謂饑寒起盜心，日漸哨聚壯大，自然也成了土匪。

再說，那客棧中有七具横屍，蓮花樓中，數十具燒焦的屍體必已發現了，此刻鳳陽城中，必已天翻地覆，他那敢再入鳳陽城，人命關天，不怕被捉將官裡。

北上，必是蚌埠，也是最近的一個城市，而且是通都大邑，北走帝京，南下金陵的必經之地。

陸游一口氣奔到蚌埠，近着鳳陽城，也近着匪徒的巢穴，蚌埠必也是匪徒出沒之地，兔兒不吃窩邊草，比較之下鳳陽城反倒安謐了。

心有靈犀，他自然也不明白，爲何覺得柳青青必在蚌埠。

那是想當然，這蚌埠既是北走帝京，南下金陵的必經之地，也是商賈往來必經之地，又近着賊人的巢穴，那夥賊子，豈會不在這蚌埠立寨安窖的。

走了罪魁禍首，殺害他全家的眞正仇人，柳青青豈肯甘休，追查下落，必也從此起。

他絲毫不疑，柳青青必在蚌埠。

且慢，柳青青粗衣布裳，那衣著活脫是個農家的窮女，就像在鳳陽城一樣，落得不就是小客棧。

陸游不去大街，專走小街小巷，如此這般，臉兒繃得緊緊的，像是農家女，却又美極，人家見到遇到，誰不多瞧她兩眼，應該是不難打聽的。那知從南門訪到北門，莫不是一問三搖頭，都說沒見過這樣標緻的小姐。

驀見一個漢子迎了上來，而且笑臉相迎，說道：「相公，請這裡來。」

陸游抬頭一看，原來又來到一家棧房，一怔之下，登時心花怒放，一點頭，隨着那漢子進了客棧。

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祇見櫃枱裡坐着一個中年人，衝着他含笑點頭，說：「來了，相公請。」

隨對那漢子道：「帶相公去西廂。」

他心兒中，意兒裡，就祇有一個柳青青，除了柳青青，也再無相識的人了，這自是柳青青吩咐那店家，派這漢子來迎，又何必問。

客棧中冷冷清清，却有管弦之聲傳來，祇聽一個女子嬌滴滴的聲音，唱道：「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陸游心花怒放，是了，這必是柳青青要他虛掩房門，必待她前來。

竟是絲毫不疑，那漢子帶他進房，既然要他等待，待月西廂，柳青青不在房中，又何必問。

祇見那西廂祇有五七間客房，本來時才過午，冷冷清清少人客，倒也不疑，風送管弦之聲，竟不知自那一間房裡傳出的，亦可知客房有人。

這陸游也不過初在江湖上行走

，雖然不蠢，但意已亂，情已迷，心境中，就祇有一個柳青青，想念、追尋的，也是柳青青，簡直到了風吹草動，也以爲是柳青青了，竟不知那店家夥計，一眼便已看出他是外來的人客，東張西望，祇道他是在尋找棧房，招徠人客，裝做熟絡而已。那蚌埠乃是驛道上一個大站，北往南來的客商仕宦下馬，尋歡買唱，以慰旅邸寂寞，又何足奇，陸游情迷心痴，竟以爲是柳青青的安排示意了，倒怒放了心花。

其實這陸游也眞不蠢，那日在蓮花樓頭，焦天龍那夥賊子，交談雖不多幾句，便已知道隣近城縣，遠至汴梁，都已立寨安窰，鳳陽城不過是賊子們的老巢，根本之地而已。

柳青青當然也知道，而這蚌埠近着鳳陽城，又當大道驛站，追查賊踪，必也先來這蚌埠。

是以，竟深信不疑，竟多一句也不問，看看天色已晚，客棧中人客已多了起來，不僅人聲雜沓，甚至人喧馬嘶，燈火輝煌，奇怪，唯獨這西廂，冷冷清清，陸游躺在床上，想得出神，迷迷痴痴，竟連天色已黑了下來也不覺，忽聽院中一個嬌嫩的女子聲音，在叫夥計：

「呔！掌燈來。」

啊喲！當眞，若不是這女子呼叫，他竟忘記了該掌燈了。

隨見燈光一亮，快步來了一個夥計，說道：「姑娘休怪，一下子來了三十多個人客，忙得頭昏腦脹。」

陸游跳下床來，從窗洞中往外一瞧，祇見燈光之下，對面房門口，站着個年輕的姑娘，叉着腰，杏眼圓睜。

不怪兇霸霸了，竟是一身勁裝，十七八歲無醜女，何況竟還有幾分姿色，即使是一身勁裝，也難掩那俏麗，哼了一聲，說道：「不呼喚你，大概還不會掌燈來。」

那夥計咧着嘴，臉上堆着笑，說：「姑娘休怪。」

陸游可怔住了，心想：「這必是先前唱待月西廂曲兒的姑娘了，雖然是走江湖，却不是賣唱的。」

當然不是賣唱的，打扮得不但非嬈妖，而且一身勁裝，而且，那勁裝竟還是以綾羅爲衣，因是也令這姑娘倍增俏麗，可知也不是走江湖討生活的。

夥計的把燈送入房中，立即退了出來，陪着笑，說道：「掌櫃的要我請問一聲，這耳房三間，上房兩間，姑娘一人，何用這許多……」

那姑娘一挑眉兒，道：「可沒少了你的房錢……」

夥計的忙哈腰，陪笑道：「姑娘休惱，祇因來的這夥人客，乃是結隊而來，人數多了，我不過是隨便問一聲，不知姑娘可否行個方便，若還不用時……」

那姑娘道：「我的人這就快來了……啊！這不是來了。」

可不是進來了一夥人，陸游一瞧，可怔住了，來的竟是四個姑娘，皆一身勁裝，而且燈光掩映之下，閃閃生輝，一色的軟緞飄飄，惟獨當先一個姑娘披風深紫，金綫滾邊，也惟有這姑娘，才是綠髮覆雲，並無包頭。

門口那姑娘早搶了上去，說時遲，院中陡然一片光明，原來是店中夥計，竟連那掌櫃的也出動了，掌了燈，也搶進院來。

那陸游可看得更明白了，就知這姑娘大有來頭，明亮的燈光之下，也看得更清楚了，除了當先那姑娘沒有包頭，金邊紫緞披風閃出一片紫霞，連同搶來的桃紅衣的姑娘，沒有包頭，也沒披風之外，餘外的三個姑娘，一紅衣、一黃衣、一白衣，披風連包頭也同色，燈光之下，也閃閃生輝，可知皆衣綢緞。

那桃紅衣的姑娘搶到院中，說道：「宮主可來了，這店家好生囉嗦。」

嚇得那店家打了個哆嗦，說：「小老兒天膽也不敢，祇因來的人客皆是……」

祇見那宮主一擺手，桃紅衣的姑娘竟格的一聲笑，說道：「我若把房間給了你，點了頭，看你怎麼款待宮主。」

那店家捧的竟是明角宮燈，身後兩個夥計捧着三盞，雖非宮燈，却非常明亮，是以那院中登時明如白晝，而且就在陸游的窗前了，是以那陸游看得更是清清楚楚，甚至連聲容笑貌，都看得明明白白，那陸游直瞧得目瞪口呆，簡直目不暇給。

明亮的燈光之下，休道那紫衣的宮主了，餘外的四個姑娘，無不美艷，那宮主更清麗出塵，簡直眉目如畫，衣是綾羅，不但披風飄飄，露出在背後的劍繐竟也與各個姑娘衣同色，夜來風勁，把劍繐飄拂起來，更襯托得更美更有風韻。

若不是風飄劍繐，陸游還沒看出都身背長劍，因爲被披風遮住了。

那店家偷眼見宮主沒惱，加上那桃紅衣的姑娘笑出聲來，是以也膽壯了，說道：「小桃姑娘請放心，這上面的三間上房，自年前接待過宮主後，小老兒便再不敢接待人客，長年爲宮主留下了，宮主快請。」

原來這店家與這五個女子皆有淵源，那桃紅衣的姑娘名叫小桃，那麼，必是丫環侍女了。

那宮主却不移步，忽見挑了眉

梢，說道：「那柳青青，你打聽出來沒有？」

陸游大吃一驚，敢情這五個姑娘，竟是衝着柳青青來的。

祇見那小桃皺了一下眉頭，道：「鳳陽分堂的人，十之八九，皆已死在那柳青青之手中了，應該已來到蚌埠。」

說話間，店家、夥計已當先把燈送入房裡去，祇見那宮主的眉兒挑得更高了，哼了一聲，那小桃姑娘放低了聲音，又道：「好教宮主得知，帮主也來到此間了，是以嚇得我這半日一步也不敢離開店房，宮主可要小心，休被帮主見到。」

那店家恰好從房中出來了，宮主吩咐道：「傳話下去，不許洩漏半句，我不願被人知道我們已來到蚌埠。」

那店家忙道：「宮主若要人知，也不會天黑才來了，小桃姑娘已然吩咐，宮主請放心。」

陸游嚇了一跳，因爲那宮主轉過頭來，目光落在他的窗上，房中已掌了燈，自有燈光。

那店家顯然已知其意，忙又說道：「這西廂若不接待人客，豈不令人生疑，宮主請放心，接待的祇是一個北邊來的文弱書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來讀聖賢書之類的書獃子，今日恰從店前路過，我就留下了，宮主必能信得過小老兒這一對老眼。」

「哼！」那小桃姑娘說：「希望你這老兒的老眼不花，還站着幹嗎？快茶水侍候，準備飯菜。」

那店家笑着，用手一指，道：「若還待姑娘吩咐時，我也不是九尾狐了，這不是來了，備下已多時。」

可不是來了幾個夥計，送來了茶水飯菜。

陸游摸着頭，不是怔，也不是樂，敢情在人家眼中，不過是個書獃子。

可不是麼，柳青青一見他，不過走了眼，不也當他是書獃了，那麼，這店家自稱九尾狐，可知也是江湖中人，那麼，老江湖、老狐狸，也相信他是書獃，必也眞像個書獃子了。

都進屋去了，院中登時靜了下來，一時之間，又是失望，又心跳得很。

敢情不是柳青青的安排，倒被人作爲書獃子，來掩人耳目了。

但又心中一喜，這五個姑娘提起柳青青，不是挑眉兒，就是瞪眼，那自是來找柳青青的晦氣了，嘿！來找柳青青的晦氣，豈不是來向老虎嘴邊拔毛，他才不躭心哩。

倒是陸游的眉兒挑了起來，人家柳青青和他不過是萍水相逢，不過純眞，不告而別，一聲不響，走了，也許早已把他忘得乾乾淨淨，而他，豈僅念念不忘，簡直視作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但相聚了兩日夜，而且同房、同床、同眠，額上的藥，是她親手敷的，頭上的髮髻，是她親手挽的。

這都在其次，乍相逢，初相遇，祇不過覺得她清秀而已，更何況冷如冰，那臉凝寒霜，幾乎令人一見，連心也寒了，冷入心頭，那知一旦相處下來，一旦笑靨一生溫，簡直美艷如天人，尤其是，天啦，她才多大點年紀，那絕頂的聰慧，那奇詭高絕的武功，簡直都已達到了超絕神通的境界。

而那，軟玉溫香的懷抱，又多溫暖，多令人醉呀，令他如何不敬愛感激，爲之情痴意迷，爲之魂牽夢縈，失去了柳青青，就如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簡直就是失去了生命。

嘿！敢和柳青青爲敵，那是活得不耐煩，找死了，他怎會躭心，却是有了這五個女子，衝着柳青青而來，尋訪柳青青的下落，還愁找不到麼。

那店家打窗前過去了，陸游目送着他，出院去了，敢情這店家表面看來，活脫是個安分的生意買賣人，敢情外號九尾狐，可眞是眞人不露相了，既然贏得這九尾狐的稱號，可知是老江湖，而且狡獪之極。

而且，當然也是地頭蛇，有了這九尾狐相助，若柳青青在蚌埠，豈有尋找不出的。

陸游心中如何不喜，有了這夥人，他要尋找柳青青的下落，自是毫不用費工夫了。

却是目送這九尾狐出院去了，他心中對這五個女子疑惑，倒更增了，九尾狐這老江湖，豈僅對那個紫衣的甚麼宮主，不僅恭敬，而且畏敬，倒像是下屬見了主公。

主公！陸游搔着頭的手，垂下來了，愕住了。

主公！心中一動，莫非，這紫衣的宮主，是那個焦天龍所稱的主公的甚麼人？錯非是有關，柳青青初下九華山，從未在江湖中走動，又別無仇家，怎會知有柳青青，爲柳青青而來。

一定是了，陸游的眼睛亮了，甚至得意起來，越想，越覺沒錯兒，焦天龍口中的主公，柳青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既然各地皆有分堂分舵，那自是江湖中勢力極大的帮會的帮主，自也儼然在南面稱尊的帝皇，必是其居處以宮爲名，是以他的女兒，人也以宮主稱之，祇不過以別於王家的公主而已。

陸游喜不自勝，越想越不差，那麼，這客店，必也是其巢穴之一，表面上開門做買賣，雖非黑店，

其實不過是作爲帮衆往來落脚之地。

之所以九尾狐，這老江湖作了店家。

是了，是了，陸游驀可裡一拍大腿，眞是一竅通，百竅皆通，明白爲何唯獨這客棧白天冷冷清清，晚間客人成羣結隊而來，却要留下他這個表面上像是個書獃的人來掩人耳目了，想來往常亦皆如此，落店的人客，皆是經過九尾狐那雙老眼選的。

嘿嘿！不料這隻老狐狸今日可走眼了，倒把他這個寃家對頭迎進店來。

是了，是了，這五個女子爲柳青青而來，那夥帮衆，必也是爲柳青青而調遣來的。

祇把個陸游興奮得直搓手兒，眞是神差鬼使，僥天之倖。

倒不敢大意了，索性一口吹滅了燈，等待，也靜以觀變。

在他心目中，柳青青已是天人了，無所不知，也無所不在，這裡即是她仇人的巢穴之地，不僅來了宮主，來了侍女，更來了這麼多帮衆，會不會，會不會尋來，那麼，他不用去尋找，柳青青也會尋來了，啊呀！那麼，豈不原本是假，却作了眞，眞可待月西廂下了。

對，迎風戶半開，他要耳目併用，虛掩着門，外面的動靜，也才聽得、瞧得更清楚，而且，一旦有動靜，他也可以即時閃身而出。

誰會來理睬他這個書獃，滅了燈，人家一定以爲他睡了，更無人理他了，從虛掩的門縫中，他瞧得明白，店中人侍候宮主，自然加倍慇懃，祇把個陸游饞得直嚥口水，因爲一盤盤熱騰騰，香氣四溢的菜餚，不斷打他門前，送進上房，也才想起，敢情尚未飲食。

但想到那先生，也即是主公、帮主，可認識他的，而且……一想起來，陸游竟不禁陶醉了，那先生竟說柳青青對他有情，若發現他落在他的巢穴中，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柳青青面對再多敵人，並不放在眼裡，他麼，慚愧，可不由他不心寒。

不行，祇好忍耐了，祇不過，好香，忑怪，那拿菜餚進來的夥計，分明已打門前過去，進入上門去了，怎麼那餚香倒更濃了，可是垂涎欲滴，腹中饑火如焚之故？

不，那餚香分明從身後傳來，回頭一看，可嚇得他差點跳了起來。

駭然桌上不但有一盤熱氣騰騰，餚香四溢的菜餚，而且還有一大盤饅頭，也是熱氣騰騰。

原來他雖然滅了燈，但西廂小院，能有多大，不僅上房中燈火明亮了，對面房中亦有燈光，從窗上，從虛掩的門中，都有光亮透射進來，是以仍可看得清清楚楚。

啊呀！陸游却不能出聲，因爲他才開口，已飛來一個饅頭，塞住了他的嘴。

祇見桌邊坐着一個人，這間房中再暗一些，即使化了灰，他也認得的人，柳青青！

喜得陸游心花怒放，可明白了，迎風戶半開，驀然記起上來，可不是適才一開門，眼前一黑，刮進來一股冷風，還祇道是院中燈火明亮，乍見光明，眼前難免一黑之故，而且本來就夜來風勁。

那麼，迎風戶半開，不疑是玉人來，而是眞有玉人來了。

柳青青哼了一聲，說道：「你忑膽大了，我問你，你有幾條小命兒？」

陸游心中喜極，猛跳，不是因爲找到了柳青青，而是柳青青找到了他。

那麼，這正正眞眞，絕代的天人，可知冷在臉上，可知並非男女不分，可知她心中有他，其實心中熱，那先生，不，那個甚麼主公、帮主，旁觀者清，說得不差，對他有情。

心花朶朶開，臉上痴痴笑的陸游，竟會手足無措，說道：「待月西廂下，我知月上房頭，妳就會來的，可不是眞來了。」

柳青青像是餓極了，已吃起饅頭來，她怎麼了，竟瞪了他一眼，說道：「不怪連那老狐狸也被你騙過了，不僅像個書獃，眞是個書獃，那小桃閒着胡亂唱曲兒，你這書獃竟信了曲詞。」

痴痴笑的陸游眼兒睜大了，啊呀，可眞呆住了，是驚得呆了。

「你你……你究竟是仙女……還是……竟甚麼都知道，過往未來，無所不知。」

「也無所不在。」柳青青祇顧吃她的饅頭，冷冷地，說道：「書獃子，我問你，仙女可吃人間煙火，別發呆了，快坐下來，你這俗子凡夫，可不是鐵打的身子，還是早半天吃了個小饅頭。」

陸游驚得眼兒睜得更大了，了不得，竟連今日他在路邊買了一個饅頭來充饑也知道，還說不是仙女？那麼，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了。

柳青青也瞪了他一眼，道：「站在門口幹嗎？可是怕人家發現不了你，關上門，過來。」

陸游忙把門關上了，柳青青把身子兒挪了挪，說：「坐在我身邊來，挨着我，吠！可是怕我吃了你。」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刑部雅室內，田大哥協助程小蝶分析局勢，對小文報告素喜僱請五狠人作殺手之事特別重視，為防止殺害程小蝶，因而決定到時由小文、小雅都扮成程小蝶模樣以混淆殺手目標。臨別時田大哥送了苗族鎮山之寶劍給小蝶護身。當晚程小蝶等三人回轉京華小築去，鬧市中突飛出狠爪，勾傷了小蝶……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傷後感懷顧自憐　獲悉消息迎新戰

正感為難間，忽聽一聲尖銳口哨傳來，四狠人一齊暴退，去如飄風。

小文、小雅心有不甘，揮劍要追。

却聽得程小蝶叫道：「不用追了，我們回去。」

「這就是刑部的總捕頭啊！被刺客狙擊受傷了。」

話語在人羣中傳開，但程小蝶却在小文、小雅扶持下回到了家中。

本來程小蝶可以走，但想一想，既然受了傷，為甚麼不裝得重一些。

在小文、小雅扶持下，程小蝶也方便打量四週的景物。

她看到了四隻熟悉的眼神，兩個驃悍有如黑豹的漢子，跟在身側。

他們臉沉怒容，目如鷹隼，不停的搜索人羣。

是阿橫、阿保，看他們的激動神色，對程小蝶受傷之事十分難過，程小蝶是傷在腿上，他們却是傷在心上。

程小蝶是他們的新主人哪，田長青已把他們引荐給了程小蝶。

心知兩人悍勇無比，不能讓兩人心中窩藏着這股怒氣，一味的追殺五狠人，就會破壞這番計劃了，所以，程小蝶向兩人微微一笑，也傳達出不用追殺的心意。

程小蝶想藉此引出素喜，和她好好談一談。

兩人居然領悟了，他們久年追隨田長青闖盪江湖，論江湖經驗之豐，小文、小雅可是難以及得。

兩個人遙遙行禮後，悄然退走。

說是行禮，實是一種心靈交流的感受，施禮者把一股尊敬的心意，以目光傳達過來，就在四目相觸而微一頷首，表達出十分的敬重，也表現出絕對的服從。程小蝶也能領會阿保、阿橫表達的心意，要他們退入暗中待命。

在小文、小雅的扶持下，程小蝶應該走得很省力，事實上程小蝶心意集中，化費的心力更多，回復過阿橫阿保的請示之後，程小蝶又全心留神打量四外事物。

她不是轉動着眼睛四下看，而且半閉着雙目，睇了一條縫蒐尋目標。

五狠人出現四個，還有一個未現身，很可能是隱身在側等機會。

至於那聲口哨，十分尖銳，程小蝶的推斷是出自女人之口，但不能判定是不是素喜的聲音，她對素喜的瞭解太少了，連說話聲音也無法分辨，何況是口哨聲。

可惜，一路上，程小蝶未發現任何疑點，也沒有人再出手，平安的回到了程小蝶居住的京華小築。

這地方原本只是一幢幽靜的住宅，但程小蝶連番擴建，把它改建得非常有緻，有一座敬師樓，是特為先知者吳一諤築建房舍，也用千竿綠篁築成圍牆，表現出對田長青感激、懷念，又建了一座練武廳，隱藏翠林中，這就成為一座有規模的建築了。

幸好，這地方已在京城近郊，土地廣大，擴建容易。

程小蝶第一次看上這幢房子時，就存了擴建打算，直到破了王妃偽死一案，才開始動手。

回到了京華小築，郭寶元已帶着陳同、張重和二十四名捕快趕到，二十四名捕快中，帶了十二張强力匣弩。

郭寶元監工擴建，心知京華小築實已不小，房舍數十間，庭院七八畝，已不是小文、小雅兩個人防守得來的，何況，二女忙得席不暇暖，也無法照顧這裏的防衛、安全，所以，郭寶元帶來了兩班捕快，準備讓他們長駐於此。

但防守的計劃是暗樁為主，以保護這裏七八位廚師、僕婦的安全。

郭寶元說明了防守的構想，程小蝶沒有反對，不反對，自然是同意了郭寶元的主張，郭寶元還想再說幾句，發覺了程姑娘腿在流血，小文、小雅捧着葯箱站在一邊，這才急急退出去。

小文、小雅抱起姑娘放上床，剔亮了銀燈，關上門窗，脫光了程小蝶身上衣服。

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胴體，立刻展現二女眼前。

小文細心的洗去傷口附近的血汚，小雅却氣得流下眼淚，道：

「好可惡，這麼漂亮的腿，要留下一條傷痕，五狠人要拿命來賠。」

「我這十八年來的清白身體，還沒有被丈夫看過，却被妳們兩個丫頭看得一覽無遺！」程小蝶道：

「不但看啊！還要到處亂摸。」

「情不自禁哪！」小雅笑道：「我常和小文一起洗澡，香湯滌去積塵汗臭後，顧影自憐，對頗為玲瓏的身軀自傲，嬌軀凸凹線條美，雖是殘花亦散香，今日看到了姑娘的胴體，那才眞是叫美呀，全身尤如一塊白玉雕成，搭配均勻，長短適中，修指玉趾都配合得完美無瑕……」

「沒有纏脚呀！記得小時要纏脚，娘聽到我的嚎叫聲，就不忍動手了。」程小蝶笑道：「慈母心，無微不至，她說，嫁粧千頃地，兩櫃儲金銀，我不信還遮不過我女兒一雙大脚，當時要纏成一對三寸金蓮，練武功可就要事倍功半了！」

「我和小雅，都是出身農村的窮人，」小文道：「要下田幫着做工，所以也沒有纏脚。」

「深山育俊鳥，茅屋出佳麗，」程小蝶道：「妳們長得這麼好看，可全是天生麗質了！」

「這一點和被人搶去作丫頭有關，那裏吃得好、穿得好，不用作粗活，」小雅道：「雖然受盡了迫害、暴虐，但也淬煉了我們的心志，使我和小文早熟，使我們刻苦自勵，全意練武，當然，最大的收穫是追隨、照顧吳先生時那一年，等於活了十年……」輕輕嘆息一聲，接道：「一副上天的完美傑作，竟被四狠人狠爪留痕，這件事絕不饒恕，非殺不可……」

「小雅，腿上留道痕，也許可以增一份缺憾之美，」程小蝶笑道：「殺掉五狠人，不是為我報仇，只因為他們該殺，問題是殺他們的時機，現在似不適宜。」

「姑娘的意思是……」

「我想找出操縱他們的幕後人物……」

「是素喜呀！小雅已見過萬寶齋的大掌櫃萬復古，」小文道：「素喜出身萬寶齋，應該不會錯了。」

「第一批直接向我出手的人，似非應該，所以，這中間，可能有陰謀，只是我們還想不出是甚麼陰謀，目的何在，」程小蝶道：「所以，我們要靜下心來觀察，四大名捕，都將率領着他們最精銳的屬下，進入京城，他們耳目靈敏，分佈八方，也許會有些我們不知道的消息。」

「但目前局勢，如何應付呢？」小雅有點迷惘了。

近來她武功進境神速，智慧識見，也日漸開闊，頗有一股自負的氣勢！感覺着程姑娘能辨的事，她也能辨。

但程小蝶不記私仇，不計傷腿，來個大轉折，小雅就想不通要如何處置這件事了。

「如果，妳們放手施為，能不能殺了四個狠人呢？」程小蝶目光冷厲，由兩人臉上掃過。

「有些困難，他們以二對一，」小文道：「一百招內，恐怕要保持個不分勝負之局。」

「聽說五狠人有一種合擊之術，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變化克敵，頗有些兒神奇呢？」程小蝶道：「落入了他們五行合擊陣法中，恐怕更難應付了。」

「姑娘，小文和我，近日中都在苦練射月三劍，是吳先生傳授我們的劍法……」

「我知道射月三劍，」程小蝶道：「你們練得怎麼樣了？」

「還不是很純熟，無法施展得心應手。」小雅道：「所以不敢施用！」

「是為了我啦！」小文道：「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我對射月三劍，無法登堂入室，我和小雅一起練習，大師指點我們時，絕對不會藏私，為甚麼小雅練得已可施展，變化隨心，我却生澀得很，有幾個重要變化總是無法完成，看來，我的天份不如小雅多了！」

「不是天份，」小雅道：「有些我不如妳，例如一個忍的功夫，我就遜妳三分。」

「小雅，不用謙辭了，這是事實，我雖不如妳，但絕對不會妬忌妳，」小文道：「我們是好朋友，永遠是生死一線牽的好姐妹……」

「小雅，」程小蝶打斷小文的話，接道：「想清楚再回答我的問話，不許謙詞虛假，妳和小文在習練武功、劍術方面，是否有所差別？」

「沒有，」小雅想了一陣，道：「唯一的差別，就在射月三劍上，我確實已學得可以運用，可是小文一直突不破一些出劍的變化。」

程小蝶點點頭，道：「其他的武功、劍法呢？」

「齊頭並進，伯、仲之間，」小雅道：「我們同時用功，一起練劍，實在看不出我有強過小文的地方，如論忍字一訣，小文倒是眞的強我一些。」

這時，兩女已幫程小蝶包好腿傷，却未穿衣服，赤裸裸的躺在被窩內說話，聽完小雅回答，突然擁被坐起，道：「這裏夠不夠大？」小雅道：「聽不懂啊。」

「練劍哪！」程小蝶笑道：「妳們用筷子作劍，各自演練一遍射月三劍，如果還找不出原因，只有等師父到來，請示他老人家了。」

「移開桌椅、妝枱，應該夠了。」小雅口中應話，人已開始行動，小文也動手幫忙。

程小蝶這間臥室相當大，除了妝枱和一張大木牀外，還有辦公的桌椅、茶几、餐桌，一應俱全，她和小文、小雅，名雖主婢，但情同姐妹，常在這間閨房中品茗聊天，研商案情，這一移開桌椅，眞有一座小廳堂大。

小文手執一隻竹筷，首先演練射月三劍只九個變化，每劍三式，分開應用，自成招式，三式連合，即成一劍射月，劍名射月，凌厲可知，三式分用，小文施得很好，但合為一劍時，折轉的關鍵速度却突然一緩，使得兇猛無匹的一劍完全軟了下來，就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劍法要訣，就在一個快字上，快如閃電，目不暇給，劍招一慢，就破綻處處了。

小文把三劍演完，全犯同一個毛病，出在三式連合的關鍵上。

放下竹筷，小文人也變得無精打采了，苦笑一下，道：「這大概就是受限於天份了，」小文理一下鬢邊散髮，道：「我就是體會不出三式成一劍時的竅訣，但我知道，這是吳先生傳授我們劍法中最精奇的劍招，是取敵制勝的奇學，小雅已經練成了，我却滯止不前，臨敵搏殺時，小雅從不施射月三劍，是怕刺激我，致失去很多制敵機會，小雅，今日當小姐之面說清楚，不用顧忌到我的情面，我絕不會感傷、妬忌，我學不好精湛技藝，是我的事，和妳沒有關係呀！」

「這中間一定有甚麼古怪之處，小雅，練一遍射月三劍給我看看。」

程小蝶連看了三遍，嚴肅的臉上才現出笑容，道：「小文，妳是比小雅少了一些東西……」

「是嘛！我習武的天份不如小雅……」

「不可能啊！」小雅接道：「為甚麼其他劍法武功，我們練得一般火候，連輕功也無分別，毛病不在天份上……」

「小雅說得對！毛病不在天份上，」程小蝶道：「但妳確實少了一種氣……」

「甚麼氣？」小文道：「我苦練三個月，一直無法突破難關，每一次連合三式時，我都用足了力氣……」

「不是力氣是霸氣，小雅連合三式時，目射厲芒，滿臉殺機，劍招就在她忿怒中激射而出，」程小蝶道：「小文，妳就少了這份霸氣，笑容綻放，如針綉花，劍勢哪能兇得起來，這就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原來如此，我一直想把自己的心得，告訴小文，但却一直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對，三式連合的射月一劍，不是劍招變化，」小雅道：「是一種氣勢連成的。」

「對！上乘劍法，要天衣無縫，要順勢成招，要心劍合一，用不着求其變化，因為它本身沒有一定的變化，但三式基架已成，變化就存乎一心了。」

小文吁口氣，道：「關鍵在此，我把它用反了，每到此一關鍵，我就小心翼翼，劍雖在手，却不聽使喚了。」

「妳們由一個用劍的武人，要緩緩步上劍客之路，以後，再上層樓，劍法的精進，就要多用心去體會了，」程小蝶道：「小文，再演練一遍試試。」

小文拿起了竹筷。

小雅道：「妳心中最恨那一位，三式連合成一劍時，就想要一劍穿心而過。」

「我最恨素喜，鬼丫頭騙着我們玩，殺了她！」三式連合，發出了射月一劍。

成功了，小文仍然無法明白，甚麼變化使三式連合成了那凌厲的一劍。

是意念推動的變化，手配合着心念，成了劍勢變化主流，已脫出劍招變化的主裁。

一通百通，射月三劍，一氣呵成。

程小蝶緩緩躺下，笑道：「劍法已入大成，要以意導劍，才能有突破的成就，大師沒有欺我，為甚麼妳們不早來問問我呢？」

她心中有點得意，臉上浮着動人的微笑。

「想不到啊！」小文道：「只想是天份有限，功力不足，那裏會想到毛病出在心理上，心無殺機，招不出。」

「小姐一看就找出原因，而且一語解開，使小文回復了信心，小姐是小姐，兩個丫頭加起來，」小雅道：「還是比不過一個小姐！」

「妳們出去啦！我要養傷了。」

程小蝶側轉身軀，閉上雙目，裝出一副要入睡的樣子。

小雅一伸舌頭，道：「小姐呀！要不要肚兜、短褲，這麼光溜溜的，要是被人闖進來，看到啦，怎麼得了！」

「不會帶上門哪！」意思兒很明白，不想穿衣服了，光身子睡着舒服，中國人幾千年前已知曉了這個道理。

「誰要闖進來，那就是誰的大不幸了。」程小蝶接道：「『辟邪』寶刀伴我而睡，那是奪命的利器，不管他看到甚麼，沒有機會說出去，也沒有自我陶醉的時間。」

小文、小雅相視一笑，悄然退出閨房。

當然，兩人也沒有忘記帶上房門。

程小蝶躲在被子裏，笑容變成了哭泣，美麗的玉腿上，留下一道疤痕，心裏難過呀！再想總捕頭的生涯，不知道要過多久，還要經歷多少次血戰、火併，這一次留下傷疤在腿上，下一次呢？不知道是臉上？還是身上？有一天遇上了如意郎君，還是在父母迫求下上了花轎，拜過天地入洞房，脫了衣服上牙床，混身上下全是疤，刀疤、劍疤、棍傷、槍痕，天啊那時嚇得新郎掉了魂，不是回頭跑，就是暈倒新房中。

程姑娘很會想，想得兩眼淚汪汪，哭濕了一片綉花枕。

但聽到了叩門聲，立刻拭乾眼中淚，挺身坐起來，才感覺全身赤裸，來不及束上肚兜穿短褲，隨手抓過一件絲袍披身上，道：「甚麼人？」

「我是小文。」

「進來呀！」程小蝶道：「鬼丫頭，嚇了我一跳。」

小文推門而入，低聲道：「沒有要緊事，怎敢來驚擾小姐，起來吧！小婢侍候妳換件衣服，梳個粧，客人已在廳中等候，小雅正代姑娘接待他。」

「客人？甚麼客人！」程小蝶道：「快二更天了，還闖女人閨房，好生無禮呀！」

「是田公子……」

「田大哥呀！不是外人，請他進我房裏坐吧！」

小文呆了一呆，道：「姑娘，是田公子的侍衛阿橫……」

「說清楚啊！」

「姑娘接得太急了，上一句沒有說完，這一句也有後話，」小文道：「阿橫帶一個中年叫化子，自稱關杰，說有要事求見姑娘，兩人還在外面打了一架，婢子和小雅阻止了兩人惡戰，帶他們入廳待茶。」

程小蝶道：「鐵面神丐關杰，是位江湖大俠，一定得見，取我衣廚左面的新衣服。」

小文打開衣廚看，叫道：「姑娘，是短衫勁裝啊！而且是深藍色的夜行衣服。」

「對！還有兩套，是妳和小雅的，關杰來得突然，可能會有行動，」程小蝶道：「我先到客廳，妳就拉小雅來這裏換衣服，記得用青帕攏髮。」

「小婢知道了。」小文先在程小蝶的腿傷處加了一道白紗布，匆匆幫程小蝶穿上衣服，取過蝴蝶鏢和「辟邪」寶刀藏入了懷中，又取過長劍，才走入客廳。

「見過姑娘，」阿橫躬身一禮，道：「這位關大俠，姑娘認識？」

程小蝶點點頭，道：「道義之交，是一位可敬的朋友。」

阿橫轉身對關杰抱拳一禮，道：「適才多有得罪，關大俠請多包涵，姑娘，阿橫告退了！」轉身邁步，走出大廳。

望着阿橫消失的背影，關杰拂髯點頭，道：「刀法兇狠，戰技驃悍，是一員拚命三郎的勇將，關某人被氣勢所懾，差一點傷在他的刀下，姑娘羅致了這樣的人才加入刑部，難得啊！難得。」

程小蝶懶得解說了，田大哥已把兩名近衞，阿橫、阿保，送給她，也算是刑部的人了，重要的是關杰的來意，吁口氣，道：「關大俠深夜來訪，定有要事，小蝶已結束停當，敬候關大俠的吩咐。」

「如果要行動，自然是愈快愈好，不過，這件事老叫化却有些顧慮。」

「顧慮什麼？」程小蝶道：「關大俠心中有什麼盡管說出來。」

「圈套！」關杰道：「以江北四老作餌，引誘他人上鈎，」關杰道：「可悲的是，就算明知是圈套，也不能不管。」

「江北四老執江北武林道上牛耳，如若有難，小蝶豈能坐視，縱然冒些危險，也是在所不惜了。」

「總捕頭不但有公門膽識，也有江湖上的道義，」關杰道：「那種細綁人的手法，叫作斷血障，用幾道細索，綑在行血必經的穴道上，手法要恰到好處，行血能少量通過，穴道處的瘀血，却是越積越多，積血成癱，就救治不易了。」

「好惡毒的手法，小蝶也是第一次聽人提起這個名稱，江湖之險，寒人心膽，但不知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讓積血成癱？」

「要看下手人的功夫了，」關杰道：「功夫高明的人，時間愈久，細索綁穴之後，再以油浸的皮索，全身細一個結實，當然，兩種手法，還得有些配合，相互爲助。」

「這方面，小蝶已知大概，多承指教，江北四老現在何處？是否需要小蝶出動刑部捕快救助他們？」

「如無需要，關某人也不會深夜來訪了，四老現在城西妙峯山中，一處山谷之內，在三株老槐樹上，分吊四人，老二成泰、老三馬宏，合吊在中間，佟元修、曲大風，分吊兩側，似乎還有人在暗中監視。」

程小蝶接道：「老前輩見過他們了？」

「是！關某回到住處，就接到示警信函，立刻趕往妙峯山中，目睹了四人被吊在樹上的情形。」

「關大俠，爲什麼不救他們？」小文勁裝佩劍，緩步走入。

一樣的式樣，一樣的顏色，一般的青帕罩髮，看上去，又一個程小蝶進入到大廳。

關杰呆了一呆，看看程小蝶，又看看小文，道：「好！三個總捕頭，分別出現，看也要把他們看一個眼花撩亂了！」

他閱歷豐富，舉一反三，看到小文扮裝程小蝶，立刻想到小雅也可能裝扮了。

「關前輩，晚輩這點小秘密，」程小蝶道：「還請前輩代爲保守。」

「放心，放心，關某人絕不洩露。」

「也請老前輩放手此事。」小雅緩步而入，接道：「看樣子，他們沒有傷害老前輩的打算，他們利用老前輩傳遞消息，消息已經傳到，但如老前輩和捕快們聯手救人，恐怕他們就不會再對你這麼客氣了。」

「關某帶來訊息，也是幫程總捕頭添了麻煩，自己却甩手不管，此等事，要我如何作得出來？」

「小雅說得對，關前輩，你一和官方聯手，就不是純正的江湖人了，他們既要借重你傳出訊息，也敬重你俠氣，所以不願傷害你，」程小蝶道：「但他們敢把領導江北武林道的四老捉起來，証明他們的膽大妄爲，無所不敢，全不把江北道上數百位武林人物放在眼裏，前輩武功高强，以一抵二抵四，又能如何呢？他們可能集中十餘個殺手對付你。」

「江北四老形影不離，」小雅道：「前輩一個人，能勝過他們四個嗎？」

「關某不敢自誇，我不能，一對一，可能稍勝一籌，二個聯手，就非我能敵了。」

「何況，前輩還有大忙可帮，」程小蝶道：「我們急需要瞭解對方，雖是鳳角鱗爪也好，當然關前輩也可以把我們這方面消息透露給他們一些。」

「這個，關某只怕……」

「前輩！」小雅道：「重要的不要說呀！這中間分寸拏捏，要前輩自作衡量了，有些事不用說，別人也會猜到。」

關杰沉吟了一陣，道：「我懂了，就此告辭，我已把消息傳到，總捕頭似很忿怒，如何行動，我不知道，也不便問。」

站起身子，出廳而去。

「關大俠一向正直，」程小蝶道：「要他轉彎抹角的辦事，是有些不習慣了。」

「姑娘，他閱歷豐富，見聞廣博，」小雅道：「只要想通了，自然會作得很好，倒是救助江北四老的事，總捕頭是否已胸有成竹？」

「事出突然，只能隨機應變了，」程小蝶道：「但這一趟妙峯山非去不可！」

「可能是一個陷阱，人家早已在那裏埋伏大批殺手，等着我們上鈎了。」小文道：「素喜這丫頭果然可惡，一次不成，第二次立刻發動，我再遇上她，非得拚個生死出來不可，射月三劍，就拏她試驗了。」

「素喜如是萬寶齋中人，不會如此明目張膽的和刑部作對，」程小蝶道：「利用五狠人行刺，只是嫁禍江東之計，她想不到妳們能在暗中監視她，而又能不被她發覺。」

「這要感謝吳先生傳授我們的潛踪隱形之術了，」小文道：「把地形地物、衣着形貌、利刃、變化到極緻，素喜夠小心了，但仍然沒有發覺我們跟踪她。」

「發覺了，就不會有五狠人行刺我這件事了……」

「也不會讓姑娘的玉腿受傷，」小雅道：「這件事，小婢大意了，該死，那麼美麗的腿，留下了疤痕，眞是叫人心疼啊！」

程小較蝶裏想哭，口裏却笑道：「將軍騎馬上戰場，不退强敵不還鄉，常在江邊轉，難免水花濕衣裳，妳們兩個也要小心了，對敵不要再給敵可乘之機，五狠人，再碰上我，他們就不會有那麼幸運了。」

小文道：「咱們三個去呢？還是帶大批人去？」

「當然要帶人去，身爲捕快，就認眞捕賊，就算敵强我弱，也要放手一拚，要郭寶元選出技術純熟的匣弩手十六個，分成兩組，由陳同張重率領，多帶弩箭，也帶兵刃護身，要相互持援。」

「小婢明白了，十六個最好弩箭手，盡他們的能力多帶弩箭，」小雅道：「告訴他們面對的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如何克敵自保，要他們自作盤算了，他們的本領是施放弩箭，不是武功。」

程小蝶點點頭，道：「也告訴阿橫、阿保，他們面對的是天下最會殺人的殺手，要他們相互照應，不可逞强好勝，田大哥要他們常年在我身邊保護我，我不要他們拚掉了性命。」

「田公子也在暗中帮我們的。」小文道：「他對姑娘情深如海，不會坐視不管的。」

「一刀被人切下了腦袋，師父老人家到了也沒法子啊！」程小蝶道：「人貴自立，我們不能把事情想得太美好，妳們兩位還要易裝一下，扮作匣弩手，刑部的程總捕頭，帶着了二十張匣弩救人，讓他們莫測高深。」

「我們先用匣弩取敵，有機會抽冷手出劍，」小雅道：「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我要找一個武功最强的殺手，試試射月三劍的威力。」小文道：「阿橫、阿保的隱身突襲，打了就跑，就算是殺手組合，也要搗一個暈頭轉向了。」

「要阿橫、阿保首重安全，妳們兩個也要爲我珍重！可以認輸，可以失敗，就是不許妳們死傷，別忘了，妳們和我是三位一體，去吩咐他們挑選十六名最好匣弩射手，要帶上新近打造的强力匣弩，」程小蝶道：「弩箭要謹愼施用，我們要以匣弩，對付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

小文、小雅，心中感動，人却沒有答話，換下女服着男裝，扮成了匣弩手，配合陳同、張重率領的十六個優秀的匣弩射手，坐息至天將黎明，吃一頓豐富的早餐，一行直奔妙峯山。

妙峯山距京城不遠，山勢不大，但却林木幽深，荊叢茂密，是一處可以伏兵的地方。

程小蝶來得光明正大，而且有二十一個人，却有二十張匣弩端在手中，身上也都穿着捕快的衣服，是打着刑部旗號來了。

刑部中人，不是武林高手，但官方氣勢，眞還有點避邪，程小蝶看到了荊叢中人影閃動，但却無人突起發難，也無人以暗器攻襲。

陳同、張重當先開道，兩人手中也端着兩支强力匣弩，這種連發十餘支短箭的暗器，是暗器中最霸道的武器，一兩支，也許不放在高手心上，但十幾二十支明舉着走在一起，就有些令人膽寒了。

阿橫、阿保是單獨行動，兩人行動詭秘，程小蝶也看不到他們在哪裏，這兩年追隨田長青在南荒常住，想是又練成了草中潛踪的本領。

程小蝶心中非常明白處境的危險，人在草叢中行走，四週滿佈着善長突襲取命的殺手，只要他們一發動，攻勢必是快如閃電，一擊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捕頭會傷亡刀下。

但這些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新任捕快，練成了純熟的匣弩發射本領，又準又快，只是武功却不高，一路行來根本就未發覺有人潛伏在四週。

也許他們有所發覺，只是對匣弩的霸道充滿信心，並未把敵人放在心上。

小文、小雅當然是早發覺了，但兩個小美人劍法日益精進，頗有和當世高人放手一搏的衝動，更是勇氣百倍，四週荊叢中伏敵出沒，也就看見裝作未看到了。

辰中時刻，進入了一片峽谷中，一大片廣闊的草地上，並排生着三棵老槐樹，枝葉廣茂，蔭地數畝，這地方，就叫三槐谷。

江北四老果然分吊在三棵老槐上。

但三棵老槐樹，距離都在五丈以上，要同時救三人，就要三個人同時發動。

程小蝶沉吟了一陣，決定分成先後施救，打量過四週形勢，道：「先救北邊樹上的老大，神眼叟佟元修。」

小文、小雅一點頭，帶着張重、陳同，十六個捕快一齊行動，分佈在北首老槐樹的四週，十六個專於匣弩擊敵的射手，控按機簧，手中匣弩四下轉動，隨時準備應變。

程小蝶四顧了一眼，微一塌腰，嬌小的身軀直挺挺的拔了上去。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老叫化不是和山羊鬍子老頭同夥的，而且是來協助梅三公子對付歌樂山莊，並叫金絲獼猴帶他往山莊內救人，自己截擊敵人。梅隨小獼猴進入洞中，從遠處清晰傳來音樂聲，循聲前進，看到裸男女在歌舞，原來是被縛在半邊人形的木偶上，機動地伸屈起舞，他們都是被擄來的，其中有上官燕、崔慧二人，梅便將他們救走，設法離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紫衣女仗劍解危　鐵拐仙勇敵四煞

梅三公子身形一晃，攔到前面，繼續說道：「這是一位老前輩豢養着的小靈猴，今晚全虧牠引路進來，不然眞還找不到歌樂山莊呢！」

崔慧、上官燕經梅三公子一說，趁着從鐵板洞中照過來的燭火，仔細一瞧。

果然梅三公子身後，躲着一隻一尺來高的金絲小獼猴，歪着頭，正往自己兩人直瞧。

牠，好像知道梅三公子在給自己介紹似的，那顆毛茸茸的猴頭，不住的亂點，微露得意之色。

崔慧急急的問道：「梅哥哥，你說這金絲小獼猴，是一位老前輩豢養着的，他是不是鐵拐仙？」

梅三公子初次行走江湖，可不認識什麼銅拐仙、鐵拐仙，但這個名字，倒是和那老叫化子的樣子極爲接近，就笑着答道：「那位老前輩，大概就是鐵拐仙吧！但我不認識他。唔！缺了一條右腿，拄着一枝黑黝黝的鐵拐，肩頭上還蹲着牠……小六子。」

崔慧喜道：「一點不錯！就是他，就是他老人家，我時常聽爺爺提起他呢！」

梅三公子正想把自己兩次遇見鐵拐仙的情形說出，猛覺金絲小獼猴不住的緊拉自己衣角。

這小畜生怎麼啦？低頭一瞧，祇見小獼猴毛手拉着衣角，毛臉上似乎十分惶急的樣子，見到自己低頭瞧牠，就放下衣角，兩手亂舞亂揮，接着又拉了拉衣角，向洞外直比。

梅三公子心中一動，笑着問道：「小六子，你是不是說洞外打起來了？」

金絲小獼猴點點頭，又搖搖頭，牠屈着右足，一拐一拐地走了幾步，學着牠主人的樣子，雙手亂舞，接着又跳到對面，雙手亂揮的換了四五個方向，然後又拉着衣角，向前直指，口中「吱吱」的叫了兩聲。

這回梅三公子可看懂了，忙着問道：「你說外面來了四五個强敵？正在和你主人動手，你要我快去，是不是？」

金絲小獼猴毛頭亂點，「吱」的一聲，往外直竄出去。

梅三公子知道這小獼猴十分有靈性，如果單單祇有一個山羊鬍子老頭，鐵拐仙一人已足可應付。那麼，敢情洞外當眞來了不少高手？不然，這小畜生不會如此焦急。

心念一轉，當下就向崔慧、上官燕兩人說道：「我們快走！外面也許眞的來了强敵。」

說着領先就向甬道中飛去！轆轤之聲，已軋軋盈耳，梅三

公子正待向狹縫中竄出，驀聽兩聲嬌叱，黑暗之中突然劃起兩道尖風，向自己身前急襲而來。

梅三公子這時心急前山强敵，那有時間和她們週旋，右手一揮，「般若神功」陡然發出，但聽兩聲悶哼，接着長劍墮地，響起郎嗆之聲。

他身後的崔慧，連忙把長劍拾起，順手遞了一柄給上官燕，口中叫道：「梅哥哥，你快停一停，鐵絞索在這邊呢！」

說着就折向洞邊黑暗之處走去。

梅三公子給崔慧一叫，便停身跟了過去，目光所及，果然在洞口附近，有一支粗如兒臂的鐵索，橫貫洞口，正在不停的轉動，轆轤之聲從那上面發了出來。

難怪自己入洞之初，聽到軋軋之聲，越進去聲音越低，原來這條絞索，從山縫中穿入，到了洞裏，就穿向地底去了。

他無暇多看，隨手抽出昆吾劍，對準絞索揮去！

「繃！」一聲大震之後，接着又是嘩拉拉一陣巨響，震耳欲聾。

絞索才一斫斷。梅三公子的衣角，又被小獼猴急拉活扯，好似急不及待，口中發出「吱吱」亂叫！

「好！兩位妹子，妳們小心一點，就留在洞中救人，我且到前山瞧瞧再來。」

身形如電，人已隨着話聲，向山縫中飛出。

＊　＊　＊

崔慧見梅三公子飛出洞去，心中立時好像缺了什麼似的，悵然若有所失，急忙回頭對着上官燕道：「燕妹妹，外面既然來了敵人，我們不如也先上去瞧瞧，反正絞索一斷，木偶陣也已經破啦，先去殺他一陣，回頭再救人不遲。」

上官燕聽她一說，正合心意，便道：「崔姐姐，妳說得對，我們先去殺他一陣，出出胸中之氣也好。」

縱上山縫，梅三公子早已走得沒了影子。

兩人雙脚剛剛着地，忽覺眼前人影一閃，耳聞金刄劈風之聲，長劍迎面襲到！

崔慧心頭一驚，趕緊左手一探，抓住上官燕臂膀，向後輕輕一拉，同時右手長劍，暗運內勁，朝上撩起，橫架襲來之勢。

但聽叮叮叮，金鐵交鳴，三聲連響，三個手執長劍的少女，立被震退了數步。

上官燕一看崔姐姐出了手，不由長劍一引，正要縱出身去！瞥見一條紅影凌空飛墮，倏的落到自己兩人面前。

快速輕穩，簡直到了極點，來人武功之高，已可想見。

崔慧因敵我未明，急忙拉着上官燕，向後疾退了一步，定睛瞧去，原來却是一個二十三四歲，身穿紅色勁裝的女郎。

祇見她身材窈窕，臉目姣好，這時却臉罩寒霜，不屑似的望着自己兩人，櫻唇微撇，冷哼了聲，說道：「何方賤婢，敢來歌樂山莊滋事？還不給姑娘放下兵器，聽候發落！」

這女郎好大的口氣！原來她正是歌樂山莊的大小姐紅衣羅刹賀龍珠，眞正主持歌樂山莊的人。

崔慧那會把她放在眼內，聞言怒道：「哦！妳原來是歌樂山莊的人，好！吃姑娘一劍。」

她是恨極了歌樂山莊的人，聲到人到，劍花一挽，「指天劃地」，快若流星，疾向紅衣羅刹點去。

「賤婢！妳有多少能耐？」

紅衣羅刹賀龍珠嬌軀輕挪，讓開崔慧劍勢，反手一招「寸心千里」隨着刺出。

崔姑娘心頭一凜，此人身法劍法，均是不弱，看來倒是個勁敵，心念一動，手中劍刷刷刷連環劈出，寒芒掣電，劍氣迸發，出手煞是凌厲。

賀龍珠冷笑一聲，劍起青虹，也舞成一片光幕，迎着上去。

兩人這一動上手，四面立時閃出十來個勁裝少女，也紛紛的向上官燕圍攻起來。

上官燕自幼得她外公鐵臂蒼虬武公望薰陶，武功自然也不弱，她看到賀龍珠現身之時，早已躍躍欲試，這時一見十來個人紛向自己包圍過來，便嬌喝了聲：「來得好！」雙肩一晃，搶過身去，長劍如輪，狠狠的劈出。

十幾個少女，見上官燕來勢兇狠，當前幾個微微一退，緊接着又圍了上來，十餘支劍尖，寒光吞吐，覷準她全身要害，一齊出手。

一時之間，鶯吆燕叱，劍光鬢影，打成一片。

十來個照面之後，上官燕到底雙掌不敵四手，何況圍攻她的人，竟有十來個之多，漸漸感到劍法遲鈍，不但阻擋不了人家四面攻來的劍勢，而且心燥氣浮，自亂章法，心中更是慌張起來。

幸虧圍攻她的十來個人，人多手雜，大家亂哄哄的搶攻，有時倒反而相互制肘，予上官燕以可乘之隙，才能在險象環生之中，勉强的支持着。

崔慧和紅衣羅刹賀龍珠交上手後，兩個人都是個性好强，一上場就各傾全力，採取强攻路子，硬搶先機，打得非常激烈，玉手揮處，銀星萬點，白虹千道，鏘鏘叮叮之聲，盈耳不絕。

二三十招過去，還分不出誰勝誰負來，崔慧是個性急的人，一時勝不了對方，直氣得粉臉通紅，殺手絕招源源施出，但依然打成了平手。

就在旋身之際，瞥見上官小妹子正被十幾個少女，逼得步步後退，情勢危急。

這如何是好？她微一分神，驀覺賀龍珠一支長劍，居然乘隙而入，斜削自己右腕。

心頭更是一驚，連忙氣沉丹田，左手捏着的劍訣，猛向刺來劍身，劈空削去。

右腕一沉，劍尖斜斜向上，一招「置腹推心」，逕取對方胸腹。

紅衣羅刹賀龍珠難得對方露出一絲疏忽，自己搶了機先，長劍正好對準崔慧右腕削去，却見對方身形不避不讓，左手纖纖玉指，捏着一個劍訣，竟然對準自己劍尖，迎着劈下。

這是什麼怪招？即使兩個手指是鐵鑄的，也經不起自己這一劍啊！

劍指相距，越來越近，一個長劍斜削加速，一個劍訣下擊如故，這是電光石火其快無比的事，賀龍珠劍尖快要削上崔慧指頭。

陡覺對方劍訣，突然一吐，青葱般嫩指中間，突有一股無形潛力，勢勁力沉，向下驟壓，劍身猛力一震，自己握劍右手，微感酸麻，長劍疾往下沉。

紅衣羅刹這一驚，非同小可，就在這時，崔慧右手長劍又已迅速進招，向她胸腹之間挑來。

這兩招雖然出手略有先後，但也差不了多少，「劈空劍訣」和「置腹推心」，兩招迸發，勢若雷奔，直把紅衣羅刹賀龍珠逼得足步踉蹌，封擋無策，足足退出去一丈之遙，才避過崔慧的奇詭攻勢。

崔慧一招得手，瑤鼻輕輕的「哼」了一聲，縱身就向上官燕這邊飛撲過來。

紅衣羅刹睹狀不由又氣又怒，雙足點處，也跟着崔慧身後，撲了過來。

她使的是一招「宿鳥投林」劍先人後，伸臂向前點出。

但她劍還沒刺到，崔慧凌空的身軀，早已長劍和「劈空劍訣」同時並出，劍如匹練下捲，人若殞星飛墮，左手劍訣，也對着人羣，疾劈而出。

但聽悶哼慘呼接連而起，上官燕壓力一鬆，精神大振，喜得高叫了一聲：「崔姐姐！」

劍出如風，也砍倒了身前一個敵人。

直把紅衣羅刹氣得大喝一聲，玉臂一抖，長劍如輪，又向崔慧遞出。

同時和上官燕對敵的少女，其中一個從懷中取出竹哨，吹起尖銳的長嘯之聲，劃破長空，祇聽四面回音繚繞不絕。

這敢情是她們傳警之法，果然不到片刻，從四面石室中，湧出不少勁裝男女，手執刀劍，紛紛趕來，看人數怕不有百十來名。

崔慧、上官燕兩人，落入了重重包圍之中，他們的武功，幾乎沒有一個是弱手。

崔慧既要對付紅衣羅刹，又要顧到四面襲來的兵刃，上官燕又被隔了開去。

時間一久，那能支持？尤其是「劈空劍訣」每一出手，全憑着一口眞氣，把內力凝聚到中食兩指之上劈空削去，擊中人身，宛若利劍，威力雖大，但內力耗損自然甚多。崔慧連番施爲，鬢角上早已珠汗淌下，後力漸感不繼，還好紅衣羅刹賀龍珠，對劈空劍訣，心懷戒懼，不敢過份逼近。

兩人功力再高，也經不住這許多人的聯手猛攻，不用說上官燕已是精疲力竭，手足痠軟，就是崔慧也已汗流浹背，劍法遲鈍，情勢顯然十分危急。

歌樂山莊入口之處，陡然發出一聲銀鈴般的輕笑，一條人影，帶着笑聲，劃空疾下。

來勢奇快，直如殞星飛瀉，眨眼工夫，已落到離衆人交手不遠的一處空地之上。

人影乍停，原來是一個嬌艷如花，婀娜多姿的紫衣少女。

崔慧禁不住心頭一凜，一個紅衣羅刹，已使自己難於應付，再加上一個，這可怎麼辦？

目光斜瞥，祇見那紫衣少女眼橫秋水，眉凝春山，秀目盈盈，掃射了全場一眼，櫻唇輕啟，嬌聲喝道：「住手！你們誰是歌樂山莊的主人？快給本姑娘站出來。」

口氣好不托大，當她語聲未落，祇聽幾聲吆喝，早已有三個勁裝大漢，揮刀撲去。

「哼！」

紫衣少女鼻孔中輕輕一哼，身軀微閃，已迎到幾個大漢面前，冷笑着道：「看來今天姑娘得開開殺戒！」

鶯聲嚦嚦的嬌語方起，玉腕一揚，一道青光從她手中射出，快如掣電，幾個大漢手中兵刃才一舉起，早已血如噴泉，頭顱滾落。

出手之快，令人咋舌！

歌樂山莊的人，一見同伴被殺，他們那識厲害，圍着上官燕的人，竟有一半紛紛向她包圍上去。

「眞是找死！」

紫衣少女柳眉一挑，殺氣陡現，手上青虹吞吐，猛的隨身一圈，寒森森的劍氣橫撩，嗆郎郎兵刃斷折之聲，和咕咚咕咚的栽倒之聲，連續不斷，響成一片。

須臾之間，死在劍下的，怕不有二十來個。

紅衣羅刹看得心頭猛震，暗想紫衣少女身法手法，迅捷無匹，看來又是一個强敵。

怎麼李大叔、金二叔聞警之後，還不趕來？

她那知歌樂山莊名義上的老莊主獨臂天王李殘，這時在前山遇上了比紫衣少女更强的敵人，二莊主五陰手金老二，也早已傷重在梅三公子手下了。

她急怒之下，俏臉帶煞，回頭喝道：「你們把這兩個點子看住，我去會會那賤婢。」

說着連忙捨了崔慧，雙足一點，掠過身去。

崔慧可並沒跟蹤追出，她勁敵一去，振起精神，縱身就向人羣中撲去，長劍翻飛，殺入重圍。

她拚着耗損眞氣，左手劈空劍訣，又連續劈出。

歌樂山莊的男女，雖然武功不弱，但那裏擋得住這位女煞星，劍訣齊施，霎那之間，當者披靡。

上官燕心頭大喜，連臉上的汗珠也不抹一抹，長劍四剁，把一干男女，殺得四散奔逃。

紅衣羅刹賀龍珠，躍近紫衣少女身前，長劍戟指，喝道：「賤婢，妳到歌樂山莊來逞兇，也可算得一號人物，且把來意說給姑娘聽聽！」

紫衣少女青虹一斂，劍交左手，冷哼一聲，說道：「這是他們自己逞兇，可怨不得姑娘！」

說着右手從懷中掏出一面三寸來長黑色小旗，玉手一揚，問道：「姑娘問妳，這旗可是你們歌樂山莊的信物？」

紅衣羅刹乍覩之下，臉色微微一變，反問道：「此旗妳從那裏得來？」

紫衣少女不耐道：「姑娘祇問妳此旗可是歌樂山莊信物？妳別管我那裏得來！」

紅衣羅刹嘿嘿陰笑道：「這旗雖非歌樂山莊信物，但我還略知出處，祇要你能勝得我手上長劍，自然奉告。」

紫衣少女大眼眨了眨道：「妳祇要說出此旗來歷，姑娘立刻就走！」

紅衣羅刹臉色陡然一寒，沉聲說道：「歌樂山莊難道任妳說來就來，說去就去，妳想活着出去，就得露幾手瞧瞧。」

紫衣少女柳眉一揚，怒聲道：「那麼妳就留神吧！」

青虹一閃，便已欺近身來。

紅衣羅刹賀龍珠在和她說話之際，早已全神戒備，此時見她劍招一發動，也早已振臂發招，迎着過去。

兩個人都用上了最快最迅猛的劍招，不到片刻工夫，已互相搶攻了二三十招，祇見青白劍影，往來交織，一時那還看得清人影。

激戰之中，紅衣羅刹猛聽莊上男女不時的發出慘叫之聲，此起彼落。

動手過招，講究心神專一，乘隙蹈暇，她這略一怔神，手上自然稍微滯慢。

突然一陣金鐵交鳴，自己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立被紫衣少女青虹削斷，心頭猛吃一驚，趕緊向後躍出。

紫衣少女可並沒乘機追殺，劍勢一收，停住身形，嬌聲喝道：「這回妳可得把黑旗來歷見告了吧？」

紅衣羅刹幾曾被人如此逼過，祇氣得臉色慘白，冷笑着道：「仗着寶劍利器取勝，算得什麼？妳自信眞能勝我，咱們不妨在拳脚上再決個勝負。」

紫衣少女沒等她說完，右手把青虹劍還入鞘中，接着叱道：「拳脚上，誰還怕妳不成？」

紅衣羅刹那裏忍得住氣，祇喝了個「好」字，隨手扔去斷劍，雙掌一翻，已然發招搶攻。

紫衣少女沒等她雙掌近身，微一挫身，借勢還擊。

快如雷奔，雙掌連揮，伸縮之間，就攻出三掌，踢出三脚。

這正是九華絕學的「三才身法」，身手合一，十分厲害。

紅衣羅刹被她掌劈腿掃，身不由己的逼退了一步，怒火更熾，人影倏分即合，掌勢如閃電擊出。

兩人這一交上手，就各拚全力，互展絕學，祇見兩團一紫一紅的飄忽人影，鶻翻燕掠，此進彼退。

剎那間，掌影縱橫，風生四週。

崔慧、上官燕兩柄長劍，左右捲掃，早把歌樂山莊的一干男女，殺傷得四散奔逃，不遺一人。

崔慧回頭一瞧，却見上官燕青絲散亂，身上衣服，也在混戰之時被劃破了幾處，血跡斑斑。

不由拉着她纖手，低聲笑道：「燕妹妹，賊人都逃跑啦，我們且歇一歇再說！」

邊說邊替她輕攏秀髮。

上官燕一雙大眼睛，却緊盯着戰場上，悄聲問道：「崔姐姐，妳看那紫衣姐姐能不能勝得過紅衣妖女？」

崔慧搖搖頭道：「很難說呢！她們兩人，功力相差有限，勝敗之分，現在還難看得出來。啊！她出手三三相連，我曾聽爺爺說過，那是九華山旡礙大師的『三才身

法』！」

上官燕又道：「崔姐姐，她如果敗了，我們要不要去幫她？」

崔慧笑道：「妳別性急，好戲還在後面呢，我們且看情形再說。」

這時紫衣少女和紅衣羅刹雙方已互攻了將近百招，彼此心裏都暗暗焦急，各想以奇招求勝，花樣百出。

一攻之中，必暗藏着幾個變化，一招攻出，就殺着連綿，看得人眼花撩亂！

這樣又相持了一陣，仍是分不出勝敗來，直打得紅衣羅刹賀龍珠急怒交加，猛的一聲冷笑，雙掌驟然加急。

側身欺進，在無數掌影之中，右手兜胸劈出一掌，左手却倏駢中食兩指，迅速如電的向紫衣少女眉心點去！

紫衣少女跟着輕哼了聲，左掌上撩，右手平胸推出，硬接紅衣羅刹擊來掌勢。

那知紅衣羅刹左手兩指，原是虛招一發即收，她正要紫衣少女硬接自己右掌。

兩掌相對，啪的一聲脆響，紫衣少女斜退了一步，紅衣羅刹却乘掌力相接之勢，順勢後退了一丈來遠。

上官燕看得嗤的一笑：「這妖女可眞沒用。」

那知她話聲未落，忽聽紅衣羅刹一聲厲喝，左手揚起，三點銀芒，品字形的向紫衣少女當胸襲來。

原來她借後退之勢，去掏暗器。

紫衣少女身軀倏轉，快得幾乎看不清，三枚暗器，立時落空，她嬌叱一聲，一陣風似的疾撲而去。

紅衣羅刹見她撲來，再次疾退，就在疾退之中，左手又連續揚起，五點寒芒，脫手飛出。

兩個人一退一追，勢子都快，距離既近，發射又急，看來這下可不易閃躲。

上官燕不由看得驚叫出來。

那知紫衣少女凌空的身子突然往下疾沉，五點寒芒，正好從她身上平擦而過，她身子雖然下沉了幾寸，但勢子還是像弩箭般激射過去。

這一下「紫燕掠波」的身法，眞使得美妙已極。

紅衣羅刹趁對方身形略緩之際，她也緩開了手脚，祇聽她又是一聲冷笑，兩手連揚。

天狠釘漫天花雨，交相飛出，寒芒劃空，銀光亂閃，嗤嗤尖風，盈耳不絕。

崔慧、上官燕都驚得「呀」了一聲。

再看紫衣少女，「咭」的一聲輕笑，身形驟起，宛如一隻紫色蝴蝶，迎着無數暗器，在空中盤旋飛舞，玉手輕拈，像網兜般把天狠釘一隻隻收入纖掌之中。

直看得上官燕情不自禁，拍手叫好。

崔慧更是十分驚異，暗想：這紫衣少女到底是何來歷？看她方才所使「三才身法」，分明是九華旡礙大師的傳人。

但這回收天狠釘的手法，使的却又是海心山千手觀音「千手千眼躡空舞」，看她輕輕年紀，怎會身兼正邪兩家之長呢？

紫衣少女倏然墮身，對着上官燕輕輕點頭，粲然一笑，因爲上官燕方才替她鼓掌叫好，這算是回禮。

接着柳眉一挑，向紅衣羅刹嬌聲說道：「憑妳這些破銅爛鐵，也來現眼，眞是使人笑掉了大門牙，看！這回妳可瞧瞧我的啦！」

她把方才收來的天狠釘，輕輕往地上一擲，左手平伸，纖纖玉掌之中，金光燦爛，平放着一隻赤金鳳釵。

掌心微震，赤金鳳釵緩緩的向紅衣羅刹飛去。

紅衣羅刹賀龍珠乍覩之下，臉色倏變，她身子不避不讓，微微躬身，左手前伸，小心翼翼的接了過去。

仔細一瞧，然後把金釵飛還紫衣少女手上，憤憤的道：「妳既有金釵符令，可自上六詔山去，自然有人還妳公道。」

說畢，一個轉身，人已急飛而去。

紫衣少女剛收回赤金鳳釵，見她轉身就走，不由氣往上冲，大聲喝道：「六詔山又不是龍潭虎穴，難道我不敢去嗎？」

她話才說完，恨恨的蓮足一頓，人就躡空飛起，斜刺裏往來路激射過去。

「紫衣姐姐，請妳留步！」

上官燕對紫衣少女，心中有着好感，這時見她凌空飛起，趕緊叫了一聲。

但人家已經疾若流矢，劃空而逝。

崔慧因紫衣少女適才飛出的赤金鳳釵，正是當年領袖羣魔的海心山千手觀音威懾江湖的「金釵令」，她身有此物，自然和千手觀音淵源深極，此種人，到底還是少交爲是。

崔慧不好明說，祇得笑了笑道：「燕妹妹，這回歌樂山莊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一個都不賸，我們還是救人要緊，梅哥哥恐怕已經在洞外等候久了呢！」

上官燕四外一瞧，果然偌大一個山谷，這時已闃無一人，當下忙

道：「崔姐姐，那麼我們快走！」

＊　＊　＊

却說梅三公子和金絲小獮猴一人一獸，出了歌樂山莊洞口，祇見琴兒、劍兒兩人，倒臥洞口，似乎被人點了穴道，連忙一揮手把他們穴道解開。

兩小倏然坐起，一見是公子回來，方想開口。

梅三公子攔着說道：「這時無暇多說，快跟我走！」

說着就飛身往峯上縱起。

山頂上燈火通明，人影幢幢，果然來了不少敵人。

唔！那邊停放着一乘繡金軟轎，原來紅燈夫人也趕來了。

轎前兩邊，雁翅般排着十六名玄衣少女，宮燈高挑，照得山上如同白晝。

和鐵拐仙動手的已經不是山羊鬍子老頭、獨臂天王李殘了。

祇見圍着他的是四條人影，急攻猛撲，進退如風，那是轎前四煞！

瞧他們五個人，都是剛猛路子，倒眞是棋逢敵手，打得兩丈方圓，勁風呼呼，砂石飛揚，好不凌厲！

獨臂天王李殘，却盤膝趺坐地上，緊閉雙目，似在運氣調息，敢情受了內傷，他身後也一排侍立着十來個黑衣大漢。

離獨臂天王不遠，還有一個背插長劍的青年道人，負手而立，氣定神閑，身邊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道童，這時正注目戰場，雙眼霎都不霎。

鐵拐仙一支鐵拐，威力非凡，但見光影翻滾，直似無際大海中洶湧而起的萬丈波濤，聲勢嚇人。

轎前四煞雖然分佔四象方位，合力圍攻，不但毫無寸進，有時還被逼得手忙脚亂，後退不迭！

雖然如此，但轎前四煞功力深厚，力道威猛，却也不可輕視。

梅三公子瞧了良久，暗暗點頭，尋思那天自己如果不是一上場就用上「般若神功」先聲奪人，若眞是講到用一招一式和她們對敵，自己雖不致落敗，但要勝過她們，却也沒有那樣容易。

正當他沉思之際，猛見獨臂天王李殘，忽的自地上振臂躍起，大喝一聲：「拐子，你拿命來！」

青竹蛇杖一揮，身形如風，猛向場中撲來。

「哈哈！你們想以多取勝？」

一條人影，颼的從斜刺裏縱出，迎着獨臂天王攔去。

獨臂天王李殘，使的是一招「挾山超海」，青竹蛇杖揮出漫天青影，隨身而起，勁風四裹，該是氣勢萬鈞！

（未完・八）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鬼見愁阻撓小高探查廣雲宮，又和鬼又愁作法嚇唬小高，小高被兩鬼作弄一番，幸得陳水水把他救走，這對年輕男女，眞像歡喜冤家，危急時互相救援，相見時就鬥嘴，一個要走，一個要留，結果小高想通了，只好跟陳水水離開此地，但兩鬼似改變了主意，帶小高去見廣雲宮的宮主，寶籙的問題有了答案，宮主也答應收他爲徒，但有附帶條件，出難題考驗……



小高決心報復　三痞作惡受懲

「是從咽喉鑽入體內游走。」鬼見愁加强語氣地道。

小高當眞覺得那條蟲已在咽喉亂爬了，一個倒胃，食物已翻吐出來，嚇得他臉色鐵青，拔脚就往外飛奔。

他作夢都沒想過，有人以養蟲來練功，還讓它在體內遊走。

他才撞出去，陳水水已覺有異，立即奔了過來，急道：「發生了什麼事？」

「別……別過來……」

小高一時忍不住，又想嘔吐。

他急忙衝向左側一處亂草堆吐個夠，才淚眼通紅地走了回來，拉着陳水水道：「我們快走！」

陳水水雖然莫名其妙，但她早就等得心裏直發毛了，聞言立即快步跟着小高，兩人沒命似地往山下逃去。

而此時，廣雲宮中傳來一陣震耳的鬼笑聲，久久不絕於耳……

＊　＊　＊

等到穿過了陰雨區，小高才覺得把可怕的陰影抛得夠遠了，才想到要找地方躲雨。

現在屋、廟都會引起他的聯想與反應，於是只好找山洞休息。

小高終於開口，道：「妳知道他們是怎麼練功的嗎？」

小高於是將那幕嚇人的情景說得更入木三分，聽得陳水水也想嘔吐。

「我們還是走遠些，要是他們再找上門……」陳水水顫抖地說着。

小高道：「大概不會了吧！他已把我們嚇夠了，再上門來就眞的要命了！看他們的行爲，大概還不至於要我們的命。」

陳水水這才安心些，道：「叫你別再招惹他們，竟然還想拜他們爲師，你簡直是昏頭了！」

小高乾笑道：「人總有迷惑的時候，現在我已經淸醒多了。好累！休息吧，明天我們可以安心上路了。」

山洞雖小，兩人平躺却是足足有餘，睡得尚稱舒服。

正要睡熟之際，小高忽然聽到有聲音傳來。

「那小子被嚇得嘔吐連連，不知屎滾尿流了沒有。」

然後是一陣邪笑聲。

小高心神一震，他以爲鬼見愁又上門了，但仔細聽，聲音又不像，那又會是誰？他說的是自己嗎？

好奇心使得他立刻潛出山洞，躲在附近濃密草叢裏，那聲音越來越近了。

「經過這次教訓，我看他這一輩子都不敢上天雨峯了！」

「這樣也好，省了我們不少痲煩！」

小高覺得他們說的明明是自己，爲什麼聲音又完全不像鬼見愁他們？

「莫非他們也是化粧易容過了？」

他想潛去看個究竟，陳水水却已擠了過來，緊緊拉住他，道：「少惹事！」

「他們好像是鬼見愁！」

「神經病，鬼還有到處閒逛的？」

儘管陳水水拉得緊，小高仍想一探究竟，人雖去不了，他抓起一個石子丟向左前方，啪的一響。

這一招立刻有了反應。

笑聲、脚步聲立刻完全停止，幾道鬼影輕輕掠到發聲處，一閃即飄失。

小高看得清清楚楚，一共有三條人影，跟鬼見愁兄弟和宮主很類似，但却無法肯定是不是。

此後只傳來一句：「樹枝或落石？」

之後已全無聲息。

再等多時，陳水水才敢有所動作，她冷冷地斥道：「叫你別多事，你還想惹痲煩！」

她拉着小高進入山洞，一臉的不高興。

小高還是疑惑不解，道：「妳看那三人會是誰？會是鬼見愁他們嗎？」

「是又如何？你鬥得了人家嗎？」

「他們可能是某人假冒的。」

「你不怕再被抓去？」

想及此事，小高反而有所顧忌。

「睡吧！明天愈早走愈好。」

陳水水强迫小高睡覺。

小高雖然是躺了下來，但却怎麼也睡不着，許多的問題在心頭轉個沒完。

「如果那三人是某人裝扮的，那他們的目的何在？尤其，他們三番兩次阻止我們前往廣雲宮，這不尋常。」小高自語道。

「什麼不尋常？」陳水水開口罵道：「你闖入人家的地盤，他不殺你，已算你走運了，還怪人家裝神弄鬼？他們也給了你面子，把你帶去見宮主，這事到此已經是結局了，如果你再去，除非吞下那條蟲，讓他收你爲徒，否則還是準備一副棺材吧！」

陳水水的話說得小高猛伸舌頭。

她說得沒錯，就算對方是裝神弄鬼，自己的目的已達，再也犯不著去招惹人家，那的確是犯了武林大忌，還是回中原的好。

至此，他才甘心放鬆心情入睡了。

一夜睡得仍算安穩。

第二天起來，稍稍整理衣衫，小高已心甘情願要回中原了。然而，就在要走出洞口之際，卡的一聲脆響，他的腦袋卻撞上了東西。

「哇！好痛！」

小高猛揉額頭。

陳水水在後面笑道：「清早敲響頭，準是好彩頭，把你敲醒了沒有？」

「醒啦！沉痛的驚醒！」

小高以爲自己是撞上石塊，但那片東西掉在地上時，竟然發現是一大塊的木板。

「是門匾？」

小高俯身拾起，仔細一看，驚詫道：「怎會是廣雲宮的門匾？」

那三個斑駁的紅字，小高認得清清楚楚的。

陳水水也驚覺到了，急忙過來看看，立即問道：「怎會在這裡？」

「該不會被人拆了吧？」

小高疑惑不解，誰又有那份功力可拆掉廣雲宮？

「少管這事，快走！」

陳水水搶過門匾，一掌打去，把它擊得四分五裂，她拉著小高就想快走。

「等等……」

小高覺得頗爲可惜，於是拾了一小塊碎片，卻突然發現了可疑之處，道：「這紅字好像是剛漆上去似的？」

陳水水更是生氣：「管它是新是舊，不關你的事，你就別管。」

「話不能這麼說，如果這門匾是新做的，事情就大了。」

「那又如何？」

「至少我可以証明，昨晚那間廣雲宮可能是假的。」

「你明明見了鬼，還說它是假的？」

小高愈想愈不對，道：「這其中一定有問題，那鬼見愁本來百般阻止，後來卻甘心引我們上山，這根本就不合情理。如果說他們設計好了圈套，弄個假地方引我們上勾，這件事即有道理解釋了。」

陳水水道：「你怎麼不想想，門匾爲什麼會在這裏？這不就表示有人搞鬼，甚至是想陷害你嗎？」

「對啊！」

小高也覺得此問題不比尋常。

「走吧！留下來只會再惹更大的痲煩。」

陳水水堅決要走。

小高又想到那位神秘人，如果是他送來門匾，情況又不同了。

小高道：「至少那人告訴我，這門匾是新做的。」

陳水水驚訝地道：「你還想再去廣雲宮？」

「有點想。」

「你去吧！我跟你一刀兩斷！」

陳水水怒氣沖天。

小高道：「現在是大白天，去看個究竟也好，否則讓人耍了，却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像個呆子似的。」

「滾滾滾！最好死在那邊，我永遠不想再看到你。」陳水水怒不可遏，亂劈兩掌，甩頭就走，突然狂奔離去。

小高楞了一陣，陳水水是滿心關懷，但自己卻是一直讓她擔心，然而此事若弄不清楚，實在不甘心。

小高輕輕一嘆，他還是選擇了重返廣雲宮，當下選妥路綫，立即再奔天雨峯。

不到中午，他已找到地頭了。

廣雲宮仍掛在懸崖邊，白天看來，鬼氣去了大半。

他仔細觀察了半天，似乎未見任何動靜，他才明目張膽地向此宮掠去。

才潛至門前，他已瞧及頂頭本是掛着「廣雲宮」門匾的地方，此時因為門匾已失，已露出原有的「青松觀」字樣。

「果然是假冒的！」

小高覺得有進一步求証的必要，遂慢慢地潛入門內，舉目一望，景物依舊，連那張吊在半空中的太師椅也還在。

小高發現那椅子也是以新的繩索綁上去的。

「他們為何要設計此圈套瞞我呢？」

小高想不通，邊想邊在觀內打轉。突然，他又發現在牆角一堆腐木有被翻動過的跡象，他上前伸手撥開，裏面竟然藏了一顆骷髏，還有一束白長髮。

他終於明白了。

「原來那宮主的骷髏臉和長髮都是假的！」

小高已能確定，那鬼見愁兄弟也是某人假扮的，一時狠勁大發，他冷笑道：「這些老頭實在太可惡了！裝神弄鬼也敢耍到我頭上來！看我如何收拾你們！」

小高急於報復，但是他又想到這些人的武功怪異而高强，自己恐怕非其敵手。

「只能智取，不能力敵！」

小高已決定運用智慧與他們一決雌雄。

在經過一陣思考之後，他突然發出笑聲，然後，他很快折回山下，去準備所有用來對付這些鬼怪的東西。

一切平靜。

是夜。

天雨峯仍陰陰沉沉，今夜例外，沒有飄雨絲。

忽而東邊一陣飛禽騷動，過不久，西邊又响起落石聲，然後連帶淡淡笑聲，接著一切又恢復平靜。

不久，鬼見愁及鬼又愁已雙雙出現。

「有狀況……」鬼又愁問。

鬼見愁點頭道：「聽說那小子已發現不對，又折了回來。」

「這混蛋，當初該一掌劈死他算了。」

「如是再抓到他，非讓他脫層皮不可。」

鬼又愁剛說完狠話，右側不遠處已傳來鬼笑聲，他斥道：「這小子竟然公開向我們挑戰？」

話未說完，左側幾隻飛禽已驚飛了起來。

「兵分兩路！」

鬼見愁一聲令下，兩人一左一右，立即追向發聲處。他們身形如電，對手卻也逃得不慢，一時形成追逐大戰。

鬼又愁追逐那鬼笑聲，眼看就要追及，突然那聲音已消失無踪。

他為求搶得先機，暴竄出去，還是沒追到，正茫然之際，左側又傳出冷喝聲，他心下一喜，立即追了過去。

但見人影，他喝斥，舉掌欲劈，對方動作亦相同，但雙雙照面之際，卻雙雙楞住了。

「是你！」

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

原來那人竟是鬼見愁。

接著二人同時收招，追問對方為何會在此，又相繼表示是追敵而來。

「大概山峯轉了一圈，又碰上了。」鬼見愁道：「有結果？」

「沒有，這人狡猾得很。」

話未說完，附近又有夜鳥驚飛聲，兩人不約而同皆往那裏追掠而去。

鬼又愁突見人影一閃，急急喝叫道：「那邊！」領先追去，鬼見愁聞言，緊跟其後。

兩道人影一前一後，緊追不捨。

「哪裏逃！」

鬼又愁似發現了敵踪，登時暴撲七八丈，雙掌劈得樹林東倒西歪，卻又被那人溜走了。

待鬼見愁追來時，鬼又愁已追向一個小山洞，他騰身立即鑽入。

鬼見愁豈肯落後，緊跟其後射入。

就在鑽入洞內的一刹那，他覺得似乎撞入了巨大的網子裏一般，一片絲繩纏身，他知道不妙了。

「不好！」

他舉掌就想掙扎。

「沒那麼容易！」

只見一道人影掠來，不但抓緊網子，還撲向鬼又愁，將他踢向一邊，手指點個不停，將鬼又愁緊緊困住。

「小賊，你敢暗算老夫？」鬼又愁怒吼。

「你敢暗算我，我為何不敢暗算你？」

「你到底是誰？」

「你又是誰？」小高笑道：「好吧！我吃點虧，先告訴你我是誰，反正待會兒，我還是要摘下你的面具用用！」

他把臉上的鬼臉抓下，果然是小高。

「是你？」鬼又愁的雙眼幾乎噴出火焰。「你敢對老夫使詐？」

「嘿嘿！笑話，我跟你有一大段仇恨，我為什麼要對你客氣？」

「快放開老夫，否則你會有嚴重後果。」

小高道：「少在那裏大呼小叫的，大爺我不高興，準踢你兩脚！」他當眞一脚踢過去：「好好的人，裝什麼鬼？」

他頗用力，踢得鬼又愁哇哇大叫。

小高又踢了幾脚，才邪笑地道：「鬼先生，認識這麼久，還不知道你是誰，實在抱歉，現在該你露出眞面目了吧？我還需要借用你的面具呢！」

他已解開一條網繩，讓鬼又愁的腦袋伸出來，小心翼翼的解下他的面具。

面具一掀，小高突然怔住了。

「人痞？」

原來這三個裝神弄鬼的人，就是曾抓過小高去逼問三清寶籙的天地人三痞。

小高忽然想笑：「是了，除了你們三人，誰還能讓我的三清神功一招敗陣？」

他似乎對三清神功的信心恢復不少，又道：「說，裝神弄鬼整我，到底有何目的？」

「呸！憑你，還不夠資格跟老夫說話。」

小高也呸了一聲，道：「神氣什麼？待會兒有你好受，要狠？你還早得很呢！」

小高立刻給了他幾拳，打得他當場昏倒，他又點了他暈、啞二穴，繩索綁得更緊，然後藏往洞內深處。

但覺無露痕跡之慮，他才又將鬼又愁的面具套在自己頭上，又練了幾句人痞的聲調，才掠出洞外，尋向林區。

盞茶光景，那鬼見愁已尋了來，他急急道：「你去了何處，可有收穫？」

「有一點，那小子進入山洞，想找你去堵他！」

「原來是逃到你這裏來，難怪我找不到，哪個洞？」

小高不敢停留，立即倒掠回，鬼見愁緊跟在後。

就在快抵洞口之際，小高一聲冷喝，暴射入洞，叫道：「別動！」整個人穿射沒入洞中。

小高一進洞，立即張網等待，然而未見鬼見愁任何動靜，使他苦笑不已，這招顯然不靈了。

小高想了一陣，立即有了主意。

他卸下鬼又愁的面具，套回人痞臉上，然後將他吊在洞內牆壁上，再把另一張網暗藏頂端，準備網罩獵物。

一切備妥，他才故作不知狀，慢慢爬向洞口，故意露出本來面目，引起鬼見愁的注意之後，又縮回洞內。

鬼見愁欣喜萬分。「這小子果然在洞裏！」

他移步漸漸接近，他潛移非常小心。

「終於來了！」

小高也凝神戒備，準備全力一擊，尤其是連著那張網的繩索，千萬不能掉落，但覺不妥，他乾脆綁在腰際。

隨着鬼見愁的逼近，緊張的情勢立即升高。

鬼見愁慢慢地進入洞內，黑漆漆的，什麼也見不到。他再往裏面走，忽然看見鬼又愁被吊在高處，不禁緊張萬分，以為他被吊死了。

他驚慌尖叫一聲：「老三！」整個人瘋狂撲向前，想爭取寶貴的時間救人，沒想到這其中有什麼陷阱了。

他驚惶地托着人痞的身軀，正想伸手截斷繩索之際，小高的雙手猛扯，一張大網頓時凌空罩下。

「不好！」

鬼見愁一見巨網罩身，一手扣住人痞，一手反向小高劈去。

他乃死命一戰，其掌勁何足千鈞，轟然一聲，不但打得小高倒摔洞口，還震碎了洞邊大塊岩石。

小高跌撞出去，幸好他把繩索綁在腰際，飛出之際，正好以身軀重量牽扯巨網，加快了巨網收縮。

這一扯終於將鬼見愁及人痞網在一起了。

小高忍痛飛撲向前，想點鬼見愁的穴道。

鬼見愁在驚駭之中，仍運足功力，身形突然脹大，幾條繩索已被繃斷。

小高狠狠撲上，鬼見愁卻發掌猛擊，小高又驚又急，眼看繩索一根根繃斷，自己卻奈何不了對方。

不得已，只好抓向人痞，一拳擊去，作勢要打死他。

「你敢！」

鬼見愁在情急之中，雙掌擊向小高胸口，準備拚命一擊。

小高只是在引他上當，當下閃滾地面，抓來人痞的身體擋在前面，迫使鬼見愁臨時撤掌，小高則趁

機撲過去，將人痞壓在鬼見愁身上。

再空出右手猛點鬼見愁的要穴。

鬼見愁在奮力一擊之際，已將護體神功撤去，如今穴道遭擊，已是無力抵抗，整個人軟了下來。

「要命！」

小高冷汗直流，簡直筋疲力盡。而鬼見愁仍是怒火衝天地道：「你殺了他，我要你償命！」

「你們整慘了我，還敢罵我？」

小高狠狠給他兩巴掌，扯緊繩頭，塞入他嘴裏，讓他暫時安靜片刻。

鬼見愁仍是怒目相對，但卻罵不出來。

小高先檢視自己的傷勢，但覺並無大礙，才笑道：「多謝手下留情，否則我還得躺上幾天呢！」

對於三痞的武功，他著實有所顧忌。

鬼見愁仍是唔唔斥罵。

小高又笑道：「放心！你朋友欠的債還沒還清，我不會那麼容易讓他變成鬼的。」

小高一指點醒人痞，然後也抽出鬼見愁口中的繩頭。

人痞還在迷糊中，鬼見愁已急急叫道：「喜三，你沒死吧？」

人痞見到鬼見愁，先是一楞，道：「會是你？」想一想以為是小高偽裝，又狐疑道：「你是老二？」

「是啊！我也被抓來了。」

人痞看到他跟自己綁在一起，才相信他是地痞，隨即笑道：「你也罩不住了？」

「都是你，把我引來！」

地痞仍以為是人痞引他來此才被擒。

人痞苦笑道：「引你來的是他，不是我，那時我已被抓了。」

小高將鬼見愁的面具扯下，果然是地痞。

地痞冷冷地道：「你敢騙我們？」

小高道：「笑話！你們敢燒我屁股，我為何不敢騙你們？」

小高又道：「大餐還在後頭，你們準備吃吧！」

地痞道：「你敢惹三痞，不要命了？」

他的話還未說完，小高一巴掌狠狠打了過去，冷笑道：「現在情勢不同了，我還想要你的命呢！」

人痞在一旁竊笑道：「他是玩眞的！」

「你到底想怎樣？」

地痞口氣軟多了。

小高斥道：「這該是我問你的話，沒事裝神弄鬼，耍著我玩，到底是何目的？」

「天雨峯不是你去的地方！」地痞答道。

小高怒道：「放屁！大爺要去哪裏，你管不著，你以為你是誰？」

小高狠狠敲他的腦袋，道：「自以為是地痞就可以據地為王了？」

地痞被敲得兩眼噴火，卻不敢再回話。

小高有了勝利的快感，又冷笑道：「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們的話，你們百般阻止我到廣雲宮，是何目的？」

「你不是去過了？」人痞回答。

「那是你們設下的騙局，以為我不知道嗎？」

小高冷笑一陣，又道：「別以為我逼不出名堂來，等我收拾了天痞老太婆，你們就知道得罪我，是多麼痛苦的事。」

他敲敲兩人腦袋，問道：「天痞躲在何處？」

「不知道。」地痞冷冷地答道。

小高笑道：「記憶這麼差，連她在哪裏都忘了？沒關係，我很快就會使你恢復記憶的。」

「你逼供吧，老夫死也不說！」地痞狠狠地道。

人痞也道：「威脅利誘，對我根本無效。」

小高連連冷笑，道：「我不相信你們那麼有志氣，我不相信世上有我逼不出供詞的人。」

他慢慢將兩人擺正，然後雙手按向兩人腦袋，面對面地慢慢推近。

兩人驚道：「你想幹甚麼？」

小高道：「我要讓你們親嘴，相互來電！」

小高將兩人的腦袋推得更近，兩人開始尖叫掙扎，他們的身體穴道受制，扭來扭去卻動不了。

脖子的青筋已粗如手指，甚是可怖！

兩人同時大叫：「不要……」

小高笑道：「別急，慢慢來，親久了，感情就來了！」

「如果這還不夠，」小高又道：「我還可以替你們寬衣解帶，讓你們同床共枕，說不定明年還可以生個胖小子呢！」

說著小高當眞有所舉動，兩人沒命地尖叫：「不要……我說！我說！」

小高吃吃笑了起來，道：「早說不就沒事了嗎？現在可以告訴我，這天痞老婆子住在何處了吧？」

「在天雨峯頂。」

「確實的位置在哪裏？」

地痞瞪向人痞，道：「換你回答！」

他怕天痞怪罪下來，可不好受。

「你佔我便宜。」人痞不甘心。

「誰叫你不先說！」

「好了好了！」小高斥道：「吵甚麼咀？也不看看我的臉色，我才是重要人物呢！我只要跟老太婆說是誰告訴我的，她就剝了誰的皮，有甚麼好爭的？」

這話終於打斷二人的爭吵。

小高指著人痞，道：「換你說，天雨峯頂的甚麼地方？」

「大概是在南峯那面吧！」人痞道。

小高又問地痞：「怎樣才能引她出來？」

地痞一時答不出話來。

小高解釋道：「我的意思是說，她在乎甚麼？較害怕甚麼？甚麼事會讓她忍受不了？」

地痞有些臉紅地道：「她最怕……最怕男人光溜溜……」

小高吃吃笑道：「大概所有女人都怕這玩意兒吧？」復轉向人痞：「你還有甚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了……」

小高似又想到了甚麼，道：「胡說！她豈會只有這個毛病？她小名叫甚麼？可有初戀情人？」

人痞在小高的威逼之下，只好道：「她小名叫香兒，初戀情人是她的師兄，但是已死去多年了。」

小高道：「死了就無效了，有小名也就將就吧！接下來是你們選擇她狠狠不堪的被我抓來，還是用迷葯之類的？」

他抓抓頭，又道：「讓我能夠毫髮無傷的將她抓起來吧？」

「當然是毫無損傷好了。」兩人異口同聲地道。

小高道：「好吧，就用毫無損傷的方式，可是她的武功那麼高強，我實在沒把握，你們有沒有一些一定有效的迷葯或是甚麼功夫之類的？」

「我們哪有迷葯……」人痞想不通名堂。

地痞突然想到了甚麼，忽道：「點她背部的『靈台穴』……」

但忽然覺得說溜了嘴，立刻住口。

但是已經太慢了，人痞道：「你怎能把她的弱點說出來呢！」

地痞惱羞成怒，道：「那又不是金剛死角，只是點暈而已，有甚麼關係，難道要讓她挨一頓打，你才甘心嗎？」

小高道：「好了好了！任何人的靈台穴一被點都會昏倒，我也知道這事，這又不是秘密，只是老太婆太厲害了，我想証實一下而已。」

經小高這麼一說，地痞的罪惡感才減少不少，兩人才未再爭吵下去。

小高也不敢耽擱太久，他將兩人分開纏綁，笑道：「要不是你們兩個提供消息，說不定那老太婆的頭髮在爭鬥時會被扯光，所以你們是在做功德。可是非常對不起，時間不多了，還請你們兩位先睡一會兒，等到一覺醒來之後，天下就太平了。」

不等二人回話，小高已點了二人暈穴，然後匆匆提出山洞。

他覺得此處曾發生過爭鬥，若有人在附近，定會過來查探，故實在有換換地方的必要。

掠過半山腰，他發現一株巨樹，中洞已腐，足可藏人，遂把兩人藏在裏頭，這才往天雨峯掠去，準備再捉拿天痞這老太婆。

然而，待小高即將到達「青松觀」之時，小高已發現有道青衫飄動。

此山除了三痞，似乎已無他人。

小高但覺此人就是假冒廣雲宮主的天痞，這倒省了不少工夫，但等到慢慢潛近，才看清這傢伙又翻出長髮及骷髏，假扮宮主起來了。

而且不停地踱步，似乎非常焦躁。

「是何事讓她如此不安呢？」

小高沉吟了一陣，忖道：「想必是人痞和地痞已被自己抓來，未能跟她連絡，難怪她會坐立不安。」

既然她心慌，小高自是有機可乘。

於是他將鬼見愁的面具戴上，再穿上鬼見愁的外袍，然後疾奔而上。

「老二？」

天痞已發現小高，遠遠地就迎了過來。

小高故作受傷狀，跌了個跟蹌，急道：「快！老三他十分危險……」

轉頭即往下掠，一個不穩，腳步又滑了起來。

天痞見狀更是驚心，道：「遇上誰？」

「韓七絕！」

「是他？快！」

小高臨時想不出該說是誰，隨便說個名字，沒想到天痞卻焦急異常，一個「快」字出口，人已衝向小高前頭，大有危急存亡之態。

「遇上他怎不先通知！憑你二人……」

「香兒，找不到了……」

小高裝成重傷倒地，天痞不知有詐，立時叫聲：「小海！」整個人飛快撲了過來，她抱起小高。

小高在這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點出數指，尤其是背部的靈台穴，他非得點中才能安心。

於是他抱緊天痞，天痞以為他是垂死前的掙扎，就在這一念之間，小高已點中了她的靈台穴，她才知道不妙。

（未完・廿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黑衣敎在峨嵋逞淫威、肆虐，威脅峨嵋派加盟，結果被阿寶打走，還將漏網的皇甫嵩殺掉，報了師兄之仇，解了峨嵋派之厄，阿寶隨即將來意說明，爲情僧無垢尋女兒和她的娘冷寒梅，因爲這是俗家姓名，無法証實是誰，了塵只說了當年了緣師妹的情況……阿寶只好尋踪至苗疆，了緣的雙親就住在十里溝，到訪不遇，却邂逅遇到慈悲婆婆……



苗族情人節闖禍　師徒逃婚被截擊

十里溝。

夜幕已降。

華燈初上。

了緣一家人迄未返轉。

師徒二人無處可去，只好在街上閑逛。

十里溝只有這一條街，山裡野獸又多，入夜之後便甚少有行人往來，師徒倆孤零零地顯得格外惹眼。

行沒多久，賴皮就發起牢騷來。「奶奶的，原以爲鹹魚已經翻身，涼州的苦日子一去不復返，看來今夜若無奇蹟出現，又要露宿荒郊。」

阿寶不以爲然道：「賴皮，少說喪氣話，就算了緣一家人不回來，咱們也不致於非要露宿荒郊不可，可以找一戶人家借宿。」

想到借宿，開始注意兩旁的住戶，這才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門口點着一盞燈。

燈下放着一盆花。

並非家家如此，但每隔數戶，便有一家。

燈，製作得很精緻，不怕風雨。

花，朵朵芳香撲鼻，艷麗奪目。

賴皮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嘟喃道：「苗人眞奇怪，晚上連條狗都見不到，這花這燈給誰看？難不成這裡的苗子都有神經病？」

阿寶沉聲道：「少胡說，也許是苗人的奇風異俗。」

「管他是奇風異俗或神經病，與咱們一概無關，找一個吃住的地方最重要。」

「爲師的有主意了。」

「師父有何高見？」

「找花兒最嬌妍，房子最漂亮的人家準沒錯。」

賴皮眉飛色舞的道：「對，對極啦，花嬌人亦嬌，房子漂亮，主人必定是有錢人，招待會更週到。」

心裏一決，脚步隨即放快，師徒二人異想天開，到處尋找漂亮的房子與嬌妍的花，打算找一戶有錢人家借宿。

怎奈事與願違，花兒家家姹紫嫣紅，房子則破破爛爛，不堪入目。

同時，不知爲何，夜色深了，街上的行人却突然多了起來。

個個都是年輕力强，二十上下的小伙子。

個個衣冠楚楚，煞有介事，彷彿要去參加盛會。

更令人納罕的是，這些年輕小伙子也在挨家挨戶的品評鮮花的美麗，鑑別房子的好壞。

有些人摘了一朵花，叩門三響，被主人歡天喜地的迎了進去。

有些人同樣摘一朵花，叩門而入，却被主人一盆冷水潑出來。

阿寶看得有趣，隨口說道：「好玩啊！」

賴皮亦有此同感。「師父，咱們也玩玩吧？」

「怎麼玩？」

「學他們的樣兒，摘花呀，敲門呀，如果運氣好，吃住問題就可以解決啦。」

「好吧，玩就玩，反正閑着也是閑着。」

好奇心一生，精神也振作起來，在街尾，終於找到一戶花兒夠嬌，房子也夠好的人家。

只是，已有一個長臉，黑面，塌鼻，跛脚的年輕人捷足先登進去了。

二人正欲離去，不料，猛聽嘩啦啦的一聲響，那黑面年輕人被水潑出來，弄得全身濕淋淋的踉蹌而去。

賴皮甚覺猶豫，道：「我看換一家吧，這一家人太兇，不要觸霉頭。」

阿寶的想法却不一樣。「別換，就是這一家，那小子吃閉門羹是有原因的。」

「師父知道原因？」

「他太醜。」

「哦！」

「咱們是小白臉，一定受歡迎。」

純粹是猜測之詞，事實究竟如何，小祖宗根本一無所知。

甚至，爲何有的人家在門口點燈、擺花，有些人家則什麼也沒有，他弄不懂其中的原由所在。

爲了好玩，爲了找一個宿處，二人不遑多想，各摘了一朵盛開的玫瑰，篤！篤！篤！叩門三響。

很快就有反應，房門咿呀而開。

開門的是一對衣冠整齊的中年夫婦。

門內，側面，五尺許處，另外還站着一位成熟嫵媚，落落大方，打扮得花枝招展，說多美就有多美的俏麗嬌娃。

嬌娃的身旁還有一個女婢，手上端着一盆水。

對水，師徒二人很敏感，入門之後便一直留意那女婢的一舉一動。

女婢動靜全無。

夫婦笑臉相迎。

嬌娃笑得更甜，更媚，更迷人，阿寶情不自禁的將手中的玫瑰花插在女郎的秀髮上。

有樣學樣的賴皮也要獻花給女郎，嬌娃却沒有接受，笑盈盈的躲開了，只好退而求其次，獻給那婢女。

婢女欣然接受，拋來一個媚眼，對大哥大道：「公子請淨手。」

這時節天氣已暖，奔波一日，正想洗一洗，阿寶毫不推辭，不但淨手，還洗了一個臉。

賴皮也要洗，被女婢及時阻住，另外給他換了一盆新水，嗔道：「一盆水只能洗一個人，正如一個男人只能娶一個老婆，一個女人只能嫁一個丈夫。」

中年夫婦指着那嬌娃同聲道：「我們姓巴，這位是小女巴莎娃，那位是莎娃身邊的丫頭，兩位尊姓大名？」

賴皮簡單扼要的將師徒倆介紹一下，小祖宗望着巴父道：「眞不好意思，這麼晚了還打攪，區區不情之請，可否在府上借宿一宵。」

巴父的回答很爽快。「歡迎，歡迎之至。」

熄掉門口的燈，搬回門外的花，索性連大門也關上，還下了門，將二人領進一間寬敞的客廳。

廳內燈火通明，窗明几淨，茶已泡好，點心是現成的，似乎早已預知將有貴客臨門。

更令人訝異的是，屁股尚未坐熱，酒菜便已上桌，而且極爲豐盛，一眼即知絕非臨時湊合的東西。

巴父巴母，古道熱腸，大哥大、小弟小甫一落座，便不停的敬酒挾菜，彷若多年老友，更似剛上門的新姑爺，招待得無微不至。

賴皮受寵若驚，覺得渾身不自在，道：「各位好像能未卜先知，早有準備，曉得有貴客要上門？」

巴父點頭道：「對啊，酒菜早已備妥，隨時歡迎貴客光臨，因爲今天是苗人的一個大日子。」

「大日子？過年呀？」

「比過年還大，是情人節。」

「情人節是個怎樣的節日？」

侍立一旁的婢女噗嗤一笑，既嬌且嗔道：「土包子，連這個也不懂，情人節就是待嫁的姑娘選郎君，未娶的男孩子討老婆的日子。」

阿寶道：「原來如此，難怪滿街都是年輕的小伙子。」

巴莎娃瞟來深情的一瞥，滿面嬌羞道：「此乃苗人習俗，公子勿見笑。」

「那裡，巴姑娘別客氣，有幾件事咱家還是不懂。」

「公子請明示。」

「門口擺上一盆花，是何意思？」

「表示這戶人家有待嫁的姑娘。」

「點一盞燈也有緣故嗎？」

「純爲照明而已，別無緣由。」

賴皮道：「爲何有人恭迎入內，有人却被冷水潑出？」

女婢道：「被水潑出者都是姑娘不鍾意的人，能夠進入門內便表示女方的初步印象還不錯。」

「進一步怎麼做?」

「男方獻花女方，表示已經看中這位姑娘。」

「女方不鍾意怎辦?」

「可以拒絕接受。」

「女方若是鍾意，又如何表達?」

「請男方淨手。」

賴文龍一點就通，嘻皮笑臉的道:「我懂啦，假如男方不鍾意，可以拒絕洗手，告辭而去，很公平嘛，也好玩啊!」

巴父乍然堆下一臉肅穆，道:「婚姻乃終身大事，兒戲不得，也玩笑不得。」

阿寶聞言猛一震，情知無意中又惹上麻煩，道:「照先生之言，我們師徒二人剛才……」

話說一半便停下來，靜待巴家的反應。

巴父鄭重其事的道:「小女鍾意公子，公子也喜歡小女，這一頓飯就是訂婚宴，你們現在名份已訂，就是夫妻了。」

這事非同小可，阿寶臉都嚇白了，情急之下竟無詞以對。

什麼時候了，賴皮還開玩笑:「師父，恭喜恭喜啦!」

巴母笑容可掬的道:「也該恭喜一下你自己。」

小弟小愣然一楞，道:「我那有喜事?」

巴母指着婢女道:「她喜歡你，你也鍾意她，花獻了，手也洗了，你們倆也是夫妻了。」

賴皮嚇一跳，面無人色，傻呼呼的叫道:「不對，不對，彼此會錯意啦，小弟小還小，不想娶妻，來十里溝摘花啦，獻花啦，敲門啦，洗手啦，不是好奇，就是好玩，主要的目的是要在府上借住一晚。」

巴父的臉色變了，充滿怒氣:「你的意思是不想娶她?」

「我們是外鄉人，一開始就弄錯了，不知道是一場婚姻遊戲。」

「現在知道了，你怎麼說?」

「不知者不怪，婚約自然該取消，就當沒這回事。」

「你倒說得輕鬆，苗人禮俗嚴苛，可知後果如何?」

「怎樣?」

巴母鐵青着臉，道:「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嫁你爲妻，另一條就是死!」

阿寶駭異道:「有這麼嚴重?」

巴母一字一句的道:「苗人最重節操，既已被人遺棄，那還有臉再嫁他人，只有以死相殉。」

賴皮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結結巴巴的道:「可是，我還是個大孩子，只有十五歲，還欠下一身債，挑着兩肩仇，根本無力養家活口。」

巴父沉吟一下，道:「只要原則上不退婚，其他的事情倒是可以商量。」

賴皮如釋重負，喘了一口大氣。

巴母目注大哥大，道:「阿寶，你是師父，年紀也比賴皮大，可以馬上成親吧?」

阿寶急忙辯解道:「不行，不行，我也是個窮光蛋，無力養家活口，而且……」

「而且怎樣?」

「有仇人追殺，隨時隨地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怎忍巴姑娘過門不久就做小寡婦。」

本是推諉之詞，巴父却當起眞來，正經八百的道:「沒有關係，再厲害的仇人也不怕，你娶巴家的女兒算是娶對了，火龍堡的四位堡主與巴某乃莫逆之交，婚後就住在十里溝，保証沒人敢動你一根汗毛。」

阿寶欲辯無詞，心中暗暗叫苦不迭，丈母娘又在一旁催促道:「阿寶，你的困難已經解決了，放心大膽的準備成親吧!」

巴莎娃的一雙大眼睛，不停的在大哥大的臉上轉來轉去，等候他的回話。

婢女更大方，一雙玉手早已明目張膽的搭在賴文龍的肩膀上。

阿寶想了想，實在不忍令巴家的人太難堪，只好勉爲其難的道:「好吧，原則上咱家同意不退婚，其餘的事情則必須從長計議。」

這樣的結論，大家都不滿意。但是，大家都可以勉強接受。

賴皮呵欠連連的道:「夜色已深，眼皮子已經在打仗啦，該睡啦，天大的事也等到明天再說吧。」

巴父巴母商量一下，表示同意，命人將師徒倆送進後院客房內。

總算鬆了一口氣，奔波終日，早已疲憊不堪，一進門便跳上床去，賴皮伸了一個懶腰，道:「媽的，苗疆這個鬼地方風俗眞奇怪，男婚女嫁好像捉迷藏，早知如此，乾脆露宿荒郊算了，免得惹上這些莫名的麻煩事。」

小祖宗仰面而臥，望着天花板，道:「麻煩已經惹上身，發牢騷有屁用，睡吧，只要找到了緣師太這一家人，咱們明天就走。」

「師父的意思是準備遺棄巴莎娃主僕?」

「巴莎娃主僕本來就跟咱們毫無關係，談不上遺棄。」

「可是，照這裡的風俗，名義上已是夫妻。」

「這是苗人的風俗，咱們是漢人，可以不理會。」

「這樣做總覺得怪怪的，似乎太絕情，有負美人厚愛。」

「賴皮，你是不是愛上了那個俏丫頭?」

「我可沒有這樣說，是師父自己說的。」

「假如喜歡她，可以留下來做苗人女婿。」

「不!小弟小寧願一輩子打光棍，也不願長住苗疆。」

「那就睡吧。」

「是，師父!」

* * *

不知道睡了多久。

反正天還沒有亮。

師徒二人被一陣女人的體香與脂粉味給弄醒。

睜眼一看，房內已赫然多了兩位妙齡女郎，正是巴莎娃主僕。

二女已換了新裝，薄如蟬翼，俏麗養眼，輕顰淺笑，春意盎然，更嬌、更艷、更媚。

就站在床邊，一瞬不瞬的凝視着二人，欲說還休，欲笑還羞，如醉如痴般，彷彿欲將他們師徒吞入腹中似的，却又暈陶陶地什麼也沒有做。

師徒倆齊皆一驚，呼地坐起來，賴皮大呼小叫道:「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的，妳們來幹什麼?是不是想要非禮我們?」

女婢格格的嬌笑道:「賴郎，你大概還沒有睡醒，在說夢話，世間只有男人非禮女人的事，還沒有聽說有女人非禮男人。」

賴皮急中生智強辯道:「那可不一定，像我們師徒這種細皮嫩肉的童子雞，說不定就會有人害單相思，想打歪主意。」

巴莎娃臉上熱辣辣的，滿面羞窘，嗔怒道:「亂說，我們都是規規矩矩的人，從來不做丟人現眼的事。」

賴皮還是緊咬不放道:「說笑了，如非企圖非禮，偷偷摸摸的跑到男人的房裡來幹甚麼?」

巴莎娃笑意如花般道:「是來告訴兩位一個好消息。」

阿寶錯愕一下，道:「甚麼好消息?」

「關於我們的婚事，我爹我娘經考慮，已經作出決定。」

「怎樣決定?」

「明天就完婚。」

這那是好消息，簡直是災難，黑衣教未滅，母親未返，三位師父交辦的六件事只完成一件，就算是仙女下凡，阿寶也不能長住溫柔鄉，聞言如遭電殛，驚得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賴皮幸災樂禍，說起風涼話來。「師父，恭喜啊恭喜。」

女婢白了他一眼，道:「別羨慕別人，你自己也要做新郎啦。」

「妳說我也要娶媳婦?」

「是啊!老爺意思是兩件喜事一起辦，這叫雙喜臨門。」

巴莎娃的確很美，而且柔情似水，眸中充滿了嬌羞嫵媚，嬌滴滴的對大哥大道:「阿寶哥，聽到這個消息高不高興?」

小祖宗腦中靈機一動，改口道:「高興啊，高興得很。」

「不反對明天就成親?」

「巴姑娘美若天仙，只有傻瓜才反對!」

「不反對就好，晚安。」

「晚安。」

「祝寶哥有個好夢。」

「娃妹也一樣，咱們夢醒再相會。」

「明兒見。」

「明兒見。」

巴莎娃主僕含笑而去，賴皮可急了，道:「師父，你昏頭啦，眞的要娶妻生子，長住苗疆?」

阿寶小聲道:「此乃權宜之計，不這樣說如何退兵，可能會糾纏一夜。」

「何不實話實說，乾脆告訴他們根本不可能。」

「賴皮，你忘啦，巴家跟火龍堡有交情，萬一雷、電、風、霜出面干涉，麻煩會更大。」

「如今該當如何!」

「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溜!」

* * *

溜者，走也，師徒倆繼續留在屋內，再假寐片刻，待確定巴家的人俱已入睡後，隨即不告而別，溜之大吉。

從街尾直奔街頭，十里長溝走下來，天將破曉，往了緣師太家一看，老天幫忙，人已返轉。

阿寶是個急性子，等不及天大亮便又敲又叫道:「有人在家嗎?有人在家嗎?」

許久，許久，門才打開，應門的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先生，睡眼惺忪，呵欠連連，衣服亦未穿好，顯然剛從熱被窩裡爬起來，一見是兩個陌生小伙子，顯得頗爲不快，道:「大清早的，兩位不睡覺，跑來寒舍……」

大哥大截口道:「對不起啦，我們因爲有急事才不得已來打攪老丈，請老丈見諒。」

老者的臉色稍稍和緩一些，道:「兩位小哥有何貴幹?」

「首先，區區想知道，老先生是否了緣師太的尊翁?」

「不錯，小老兒正是了緣的父親，兩位從那裡來?」

「從峨嵋來，是了塵掌門叫我們來的。」

提到峨嵋，提到了塵，老者的態度大變，變得熱絡起來，馬上揖客入內，搬來兩張櫈子請兩人坐。

屋內很簡單，除了藥材，還是

藥材，寢具之外，別無長物。

沒見女主人。

亦未見比丘尼。

賴皮道：「這裡只有老人家一個人？」

老者咳嗽一陣，感然道：「老伴三年前走了，孩子們都在內地，目前只有老朽一人獨居。」

「了緣師太也不在？」

「是，她也在內地。」

「去內地多久了？」

「從峨嵋回來，住不幾天就走了，算算看已有十幾年。」

阿寶追問道：「當初從峨嵋回來的時候是否抱着一個小娃娃？」

老者遲疑一下，道：「是帶着一個娃娃。」

「是個女孩？」

「對。」

「現在何處？」

「跟小女一起去了內地。」

賴皮道：「老人家可知這個孩子是怎麼來的？」

「小女說是撿來的。」

「事實又如何？」

「小女從來不說謊話。」

「那麼，孩子的生身父母究竟是誰？」

「這就不得而知了。」

大哥大皺着眉頭道：「老先生姓冷吧？」

老者大搖其頭道：「不，老朽姓陳。」

「了緣師太是否從母姓？」

「從父姓。」

「小時候有無送給姓冷的收養？」

「沒有，很小便出家剃度爲尼。」

麻煩來了，情僧無垢的情人冷寒梅，了緣既然姓陳，當然不是情僧的老相好。

這個女娃兒眞的是冷寒梅生的嗎？

冷寒梅人在那裡？現在的身份爲何？

是峨嵋掌門人了塵？

是了因？了俗？了情？了性？

還是……

或者……

繼續和陳姓人談了一陣，始終不得要領，揭不開這一連串的謎，問清楚了緣師太的去處，師徒立即匆匆離去，決定直奔目的地，先找到和尚的女兒，再及其他。

孰料，甫離陳家，尚未走出十里溝，便被人給堵上了。

領頭的共是三男一女，男的壯碩如牛，女的也高頭大馬，胸衣上繡着一條噴着火焰的龍，想必定是名震遐邇的火龍堡雷、電、風、霜四堡主。

巴父巴母、巴莎娃主僕立在四堡主一側。

另有數十位苗人環立左右，都是赤膊，古銅色的皮膚油光發亮，每個人的胸前皆有火龍刺青，個個手握弓箭，腰配刀劍。

這陣勢，阿寶一看就心知肚明，一心一意想擺脫麻煩，結果麻煩還是找上身來。

人羣中有一個二十多歲，魁梧昂藏，虎背熊腰的青年跟巴父嘰嘰咕咕的說了幾句話，忽然大步衝出來，站在阿寶面前道：「你叫阿寶？」

「對！」大哥大表示認可。

青年又指着賴皮道：「你叫賴皮？」

「是！」賴文龍也表示同意。

青年來者不善，氣勢凌人，開門見山的道：「兩位爲甚麼要逃婚？」

賴皮聽得刺耳，反唇相譏道：「說話客氣點，我倆逃不逃婚，關你屁事，你算那棵葱，又是那棵蒜？」

青年怒冲冲的道：「老子巴多勇，巴莎娃的親哥哥，火龍堡的總護法，明白吧。」

當然明白，明白事情變得複雜，更棘手了，阿寶苦笑道：「巴兄請息怒，這是誤會，在下師徒初來貴寶地，不知昨天是情人節，更不知摘花、獻花、敲門、洗手乃是擇偶婚配，諸般巧合，誤打誤撞，以致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抱歉！抱歉！」

巴多勇冷笑道：「哼，說一句抱歉就想把事情擺平，沒那麼便宜。」

「巴兄認爲怎麼辦？」

「馬上拜堂成親。」

「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甚麼不可能？」

「因爲在下已有妻室。」

有其師，必有其徒，賴皮聽而效尤，也撒下漫天大謊道：「沒錯，我們師徒早就結婚啦，已經生下一個胖娃娃，强迫我們娶巴莎娃主僕，就是要她倆做小老婆，這是很殘忍的事啊！」

巴多勇瞪着眼珠子吼道：「如果確有其事，命令你們立刻休掉，結婚之後就長住苗疆，老死不得往來！」

賴皮龍抗辯道：「這更殘忍，也太不人道啦！」

事到如今，小祖宗無可迴避，只好實話實說道：「不娶！」

巴多勇更火更怒，指着大哥大喝問道：「廢話少說，巴大爺問你一句話，到底娶不娶舍妹巴莎娃？」

「既然不想娶，爲何答應家父不退婚，答應舍妹願成親？」

「這些話都是被逼出來的。」

「你這樣做等於是逼她死。」

「在下絕無此意，請巴姑娘多保重。」

「貓哭老鼠，少假慈悲，想要舍妹不死，只有一個方法。」

「請巴兄明示。」

「你自己自殺謝罪。」

「咱家本無罪，何須謝罪！」

巴多勇突然向後退了幾步，以無比嚴肅而又鄭重的語氣道：「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你小子不肯自殺，讓本護法來成全你，願以勇士的身份跟你決鬥！」

話一出口，全場駭然，吵雜的聲音登時靜下來，火龍堡主火龍王天雷大步走來，道：「娃兒，決鬥的意思你懂嗎？要不要本堡主解說一下？」

阿寶道：「好啊，咱家願洗耳恭聽。」

天雷道：「決鬥不同於擂台比武較技，以及一般武功切磋印証，不是論勝負，而是論死生。」

賴皮驚呼道：「一定要鬧出人命來才停止？」

天電、天風、天霜也齊步攏來，二堡主天電正容道：「完全正確，兩人之中必須有一人命喪當場。」

小弟小對大哥大的武功信心十足，故作訝異道：「這太恐怖啦，彼此無怨無仇的，何必要拚死拚活。」

三堡主天風笑道：「怕死就別決鬥，馬上跟巴莎娃主僕拜堂成親。」

賴皮的話開始硬起來。「這是强人所難嘛，我們師徒不接受威脅！」

四堡主天霜年紀不大，僅二十上下，貌相亦頗清麗脫俗，語氣却比冰霜還冷。「給臉不要臉，給台階不下，喜事不願辦，就準備辦喪事吧！」

火龍王天雷招招手，命人拿來兩張弓箭，兩把刀，兩把劍，分置兩方，道：「決鬥與比武較技大不相同，沒有規矩，沒有規則，可以不擇手段，也可以各逞奇謀，任何殺人的方法均可放手施展。」

阿寶道：「這樣未免太嚴重了，可否點到爲止，改爲分出勝負即可？」

巴多勇斷然拒絕道：「本護法不同意，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咱家若血濺當場，這一場是非是否便宣告結束？」

「當然。」

「假如死的人是巴兄呢？」

「也一樣，所有的恩怨一筆勾銷。」

「能否以和局收場？」

「不能！」

「兩人之中一定要死一個？」

「不錯！」

「有無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案？」

「沒有！」

巴多勇不願多言，驀見金光一閃，已拔刀在手，又惡狠狠地道：「臭小子，不做巴家的乘龍快婿，就要你做刀下之鬼，用甚麼兵器自己選，本護法要出招了。」

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人粗獷，動作也俐落，阿寶方自一怔，明晃晃的寶刀已近在眼前，上取頸項，中掃腰腹，下攻雙腳，一出手是連環快攻，大有小祖宗不死絕不善罷甘休之勢。

苗人善戰，巴多勇更是苗人中難得一見的高手，刀法精湛純熟，功力深厚無比，寶刀一揮，金光四射，健腕一動，八面生風，三刀砍完再三刀，刀刀相連，步步緊逼，壓根兒就不給阿寶還手喘息的機會。

事實上大哥大也沒有還手意念，直待巴多勇攻了十幾招，摸清楚他的刀法路數後，突出奇招，猝下妙手，驚險萬狀地，奇準無比地，以右手三指將巴多勇的刀尖夾住。

這一手不簡單，全場大駭，爆出一片驚呼聲。

火龍王天雷道：「娃兒好功夫！」

殺人王天電道：「娃兒好膽識！」

吃人王天風道：「果然有兩把刷子！」

血娘子天霜道：「的確有三兩三！」

賴皮撥弄一下鼻子，斜乜着眼，意氣風發的道：「沒有三兩三，不敢來苗疆，實際上家師才高八斗八，打遍五湖四海無敵手，殺得黑衣教的魔崽子屁滾尿流，魂飛魄散，現在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希望巴朋友能知難而退，適可而止。」

巴多勇不信邪，認爲三指夾刀，能有多少力氣，大吼一聲：「放！」猛地用刀一拔。

白費力氣，好像被銲住，與小祖宗連成一體，落了地，生了根，休想動得分毫。

阿寶道：「巴兄，可以結束了吧？」

「不行！」

「非要分出生死不可？」

「當然！」

「這又何苦，彼此又無仇無恨……」

「殺！殺！殺！」

巴多勇答覆是三聲殺，使盡了力，卯足了勁，雙手握刀，不顧一切的向前猛推猛刺，欲以雷霆萬鈞之勢將大哥大刺死，壓扁，搗成肉泥血漿。

（未完・十三）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褚八邀請大喇嘛　聯手大鬧大元堂

上文提要：丁香由小玉兒陪同去堂兄丁卯家，撞到丁卯女人夏玫瑰偷漢子，那個回族猛漢却被小玉兒用混元通天功打得血流而逃。夏玫瑰見丁香送來許多銀票與珠寶給她，立刻獻殷勤並哭訴丁卯沒出息，才逼她如此。如今有這麼多錢，今後願爲丁家生許多娃兒，第一個還要過給丁香房下，丁香聽了很高興，小玉兒却不看好……

趙瘋子也回應：「姑奶奶，妳是神，我是人，妳是天上的神，下得凡塵來救人，咱兒子又撿回一條命，他沒死，這都是小姑奶奶的功勞。」

小玉兒笑笑，道：「咦，原來你這排場是來謝我救了你兒子呀？」

趙瘋子道：「咱們開山立寨的人，這個排場最隆重，小姑奶奶，妳請下馬吧！」

小玉兒道：「幹什麼要我下馬呀？」

趙瘋子指着山道上的大旗圍着的供桌，笑道：「小姑奶奶妳看看，刀頭供香敬天酒，妳得上前一炷香。」

小玉兒道：「你叫我上香？」

趙瘋子道：「爲什麼，我暫時不說，上完香妳就明白了。」

小玉兒道：「我一定要上香？」

後面的丁香道：「這樣做有些趕鴨子上架，但却也一番至誠，小玉兒，去上一炷香吧！」

小玉兒下馬了，她那裡剛剛走到供桌前，一個大漢已把點上的香交在小玉兒的手上了。

小玉兒接過香，忽見山崖上的人全跪下了。

當然，他們也不再拍手笑哈哈了，一個個十分的虔誠，看的人還眞以爲這不是山賊，是一羣好人。

* * *

小玉兒看着手上這隻巨大的香，正自發楞，忽聞一人大聲唱起來。

「一炷香表心願，衆家兄弟有人管。

「吃天吃地吃四方，無義之財咱不幹。

「上香，叩首。」

小玉兒聽得清，她也照上香叩首，她心想，難道他們也想拉我上山入夥呀……我才不幹吶。

* * *

小玉兒叩過頭，香也插上了，立刻間火炮對天轟九聲，嚇得野林中鳥飛獸走。

那趙瘋子拔出刀來斬羊頭，他也求小玉兒斬豬頭。

小玉兒照着他說的做，立刻間，又是一斛酒往肉澆，而且在澆酒之後，一衆嘍兵立刻叫了：「寨主好……」

嚄！只這一叫，滿山又拍起手來。

小玉兒忙搖手，道：「喂，原來你設圈套叫我上山當你們的首領呀，我才不會去幹。」

她就要回身上馬了，但趙瘋子幾人圍住她。

趙瘋子哈哈笑，道：「小姑奶奶呀，咱們這是幹什麼的，怎麼會叫妳小姑奶奶淌渾水！」

小玉兒道：「那是爲什麼？」

趙瘋子道：「小姑奶奶呀，咱們落草在山林，可也全是有血性的人，是好是壞分得最清楚，不像官府中的人，陰損貪財營私謀利還害人，我們只不過時運不濟才如此。」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小姑奶奶呀，妳幾次三番幫了咱們忙，妳又不計較咱們用手段弄走妳弟弟，反而飛馬奔走南陽府助一把及時雨，老實說，這次如果沒有妳，我兒子的一命就不保了。」

小玉兒道：「別謝我，我的心中也有氣，我也是爲了我弟弟史天生才去的。」

趙瘋子豎起大拇指，道：「因此妳更了不起，更加值得咱們推舉妳小姑奶奶做咱們的名譽當家的。」

他在小玉兒一怔間，又道：「若是我們任何人，都會找來殺活人，妳却不這樣，大肚量呀。」

小玉兒道：「你說什麼……名譽當家……」

笑啦，趙瘋子道：「小姑奶奶，妳放一百二十個心，咱們這是爲個義字，也是對妳小姑奶奶報恩，所以才以名譽當家的封號送妳小姑奶奶，可不是請妳小姑奶奶上山寨坐第一把金交椅。妳以後只要山中行，兄弟們全都聽妳的，只要小姑奶奶妳高興，我趙瘋子跪地也可以。」

小玉兒笑了。

丁香把這一切看在眼裡，立刻上前去，道：「趙當家的，你們以後不會再找我妙手幫的麻煩吧。」

趙瘋子雙目一亮，道：「丁幫主，我們流血妳佔便宜，我們已打聽出來了，兩次都是你們妙手幫玩的鬼把戲，我還正打算再找妳吶。」

丁香道：「你也該明白我與小玉兒的關係吧！」

趙瘋子道：「妳想雲跟月亮，沾小姑奶奶的光呀？」

丁香道：「就算是吧！」

趙瘋子道：「也罷，在小姑奶奶面前答應不派人去殺你們妙手幫的人，只不過……」

丁香與張展吃了一驚。

趙瘋子又道：「老實說，我們已盯住渭水河上的十幾隻風船，伺機下手了。」

丁香大驚，道：「被你們知道了吔？」

趙瘋子道：「若非這一陣子爲了我兒子的事，只怕早就對你們下手了。」

丁香道：「如今你已知我與小玉兒之間的關係，你還會對咱們動刀？」

趙瘋子道：「未救出我兒以前，我是會的，但這次小姑奶奶的出手令我感動，就憑這一點，我不再對你們下毒手，但妳回去，快快送來白銀一萬兩，咱們兩家就此化干戈爲玉帛，橋歸橋，路歸路，各走各的。」

丁香一聽，看看小玉兒。

小玉兒心中也在想，十八盤上人又多，他們幾乎全死掉，而妙手幫却在一邊撿便宜，索這些銀子也是應該的。

「阿姨，答應吧，一萬兩銀子算是我求妳了。」

這話一出，趙瘋子這些人更感動，他們以爲小玉兒已經是他們的當家了。

丁香再看看張展，那張展開了腔：「幫主，小玉兒這般說，咱們無話好說，立刻回去取銀子送來。」

丁香道：「小玉兒的話我怎麼會反對，就這麼說定了，十天之後我派人送銀子來！」

今天眞是一場喜，十八盤的人都樂了。

趙瘋子取過一碗酒，他站在小玉兒面前大聲吼：「衆家兄弟們，這碗酒我代表兄弟們向咱們的名譽當家的敬了，大伙看着，我乾了！」

嚄，大碗酒他往肚子裡猛灌着，「呱嘟呱嘟」還帶响聲，他一口氣喝乾。

小玉兒笑了：「取酒來。」

趙瘋子忙着用他的衣袖擦大碗，又忙着替自己倒了酒，雙手帶敬的送到小玉兒手中，道：「小姑奶奶，妳也乾。」

小玉兒接過酒，她未動顫，雙目看向天。

「我叫你們開開眼界，這酒我先送上天，然後我張口把酒喝完。」

這話令聽的人都吃驚，大伙都瞪眼，要看看小玉兒是怎麼把酒來喝完。

只見小玉兒暗中運功在手上，她再抬頭，未見手腕如何動，碗中的酒凝成了酒柱直往空中升起一丈高，嚄，一滴酒也未洒下來，而當碗空的刹那間，小玉兒迎着空中的酒柱把口張開來，那麼多的酒她一下子全嚥進肚子裡了。

這是甚麼功夫呀！

「通天一氣混元神功」何其驚人，似這種小技還不過是表演而已，如果她以水酒當箭射人，這人就如同挨箭。

此刻，大伙都怔愣住了。

只不過一窒之間，由趙瘋子爲首的大伙人忽然暴出一陣响徹雲霄叫好聲，大巴掌拍得更加响亮了。

小玉兒把碗拋給趙瘋子，道：「趙寨主，我有急事，咱們這就要

走了。」

趙瘋子一聽，點頭道：「但願小姑奶奶他日有空，到山寨上一敍，兄弟們有榮焉也。」

小玉兒道：「趙寨主，臨走我得告訴你一件事。」

趙瘋子道：「妳小姑奶奶吩咐吧！」

小玉兒道：「南陽府在各路請能人，莫少白是不會甘心的，他早晚會派人來，你可得小心了。」

趙瘋子一聽哈哈笑起來：「小姑奶奶妳放心，我趙瘋子管叫他們來得去不得，像上一回那種事不會重演了。」

小玉兒道：「上次你們幾乎全完了。」

這時候霍大牙開口就罵了：「奶奶的，我霍大牙非宰了那個花正剛不可。」

霍大牙每次都遇上花正剛，他恨透了姓花的。

郭棟長道：「這次南陽府，我也發現中原雙煞藍家兄弟二人，娘的，他兩人扮成兵勇在大牢附近，我一眼就認出來了，幾乎上當。」

他說的正是「中原雙俠」，藍布衣與藍布衫兄弟兩人，這兩人家住唐河縣，武功也算一流的，有人說他兩人的刀法是少林寺傳授的，想是當年兩人去過嵩山少林。

* * *

小玉兒與丁香張展三人拍馬往前馳，只聽得衆嘍兒大聲吼起來：「當家的一路平安。」

小玉兒帶着那麼一點感動，只一忽兒，她成了十八盤名譽山大王了。

丁香抬頭看，山崖上的山賊還在拍巴掌，只這場面，丁香還是頭一回遇上，她心中熱熱的。

那張展在馬上低聲道：「帮主呀，咱們就沒有這種場面，咱們只有暗中來。」

丁香道：「你忘了，渭河邊咱們還唱大戲呀！哈！」

張展也哈哈笑了。

* * *

三人就快到咸陽了。

咸陽城中三光客棧是妙手帮一個堂口，只不過丁香却對張展吩咐了：「你去三光客棧找王大年，叫他快去籌銀子一萬兩，要銀票，如果不足，快到船上去取幾件寶物變賣掉，十八盤的人咱們惹不起。」

那張展跨馬進咸陽，當然是去找王大年籌銀子去了。

* * *

小玉兒與丁香兩人馳往寶雞，丁香打定主意再去武關一次，要夏玫瑰爲他們丁家生娃兒。

這件事小玉兒心中最清楚，小玉兒聽到夏玫瑰的自言自語，說是替丁家生茄子。

小玉兒也不便澆了丁香阿姨的興，她只有陪着丁香回寶雞。

丁香一心要找史水樂，爲她弄上專生孩子的藥，她要親自送往武關了。

* * *

到了，騎馬總是來得快，在小玉兒與丁香兩人把馬倂拴在大元堂藥舖門口的時候，嚄，從裡面跑來個小子。

這小子不是別人，史天生是也。

史天生拉住小玉兒，笑道：「姐，妳回來了，妳出門這多天，送我甚麼東西呀！」

小玉兒笑道：「天生，你想要甚麼？」

史天生道：「姐，這寶劍好漂亮，送我玩吧！」

小玉兒道：「你太小拿不動，等你長大了再送你。」

便在這時，金娘子與史水樂也出來了。

金娘子一見丁香，不由冷冷道：「原來我兒子藏在妳堂兄家，太過份了。」

丁香上前忙施禮，笑道：「史夫人，妳還不知道吧，我也是後來聽到的，眞氣人，下次見了我罵他。」

金娘子冷哼一聲，道：「妳又來做甚麼？」

丁香笑笑道：「一方面多時未同小玉兒聚了，另外便是求史大夫一件事。」

史水樂一聽，道：「求我？甚麼事？」

於是，一行人走到大元堂的後院屋子裡，那小玉兒許久未回她住的洞室，回來便又把她自己關在洞室中了。

她不想多見人，她要多用心的想一想，想想江湖上的許多狗皮倒灶的事情。

* * *

丁香對史大夫說了，她來的目的：「大夫呀，你是寶雞名醫，你的功夫我知道，我求你開上十幾服藥，叫丁卯的女人快快爲咱丁家生幾個娃兒接續咱丁家的香烟。」

史大夫一聽哈哈笑了：「不難，不難，便是妳想生孩子，我也照樣可以叫妳生幾個。」

丁香笑：「眞的呀！」

史水樂笑道：「不是蒸的是煮的，大夫不會開玩笑的，妳說妳要不要生？」

丁香道：「先叫我堂兄的女人生，如果靈的，我大禮送到你家門，然後你再爲我開藥。」

史大夫哈哈笑，他對一邊的金娘子道：「兒多福壽多，缺子缺孫是白活，咱們……哈……」

金娘子道：「咱們已經生夠

了。」

「哈……」

* * *

百毒大夫史水樂果然爲丁香配了九包女人生孩子的葯交給丁香，眞大方，就憑小玉兒的關係，史大夫白送，不要一分銀子！

只不過直到丁香離開大元堂葯舖，也不見小玉兒再出來，便是金娘子也無法進入小玉兒的洞室中。

小玉兒把自己關閉起來了，她要靜下心來想一件大事情，那便是她的身子，爲甚麼同別的女人不一樣？

小玉兒原打算回來問金娘子的，但她又改變了，因爲她難以啟齒呀！

* * *

金娘子站在洞室外，她只有小聲的對小玉兒，道：「我的女兒，有件事情告訴妳！」

洞室中，小玉兒道：「娘，我想靜一靜……」

金娘子道：「女兒呀，妳走後沒幾天，有位小王爺來了，那眞是驚動寶雞地方呀！」

小玉兒只聽得朱丕來過，她便心中不悅，她如何才能把二人之間的事說出口呢！

「娘，我想靜一靜！」

金娘子道：「可是娘看得出那位小王爺對妳是眞心的，他帶着那麼多衞士前來咱家！」

小玉兒連回答也沒有了，她好像睡着了！

金娘子一看這光景，也不再多言了，她正欲往外走，忽又對小玉兒，道：「女兒，丁香阿姨走了，她等不到妳便走了，好像去……武關吧！」

小玉兒仍然不出聲，因爲這兩件事都令她心煩。

她煩朱丕的事，也煩丁卯女人的事，她，更對江湖上所有的事煩……

小玉兒寧願一個人靜靜的關在這地洞室中不再出去！

但她却忘不了一件事，一個月後的約鬥，那正是老道婆瘋婆子汪蘭眞約在玉青觀交手之事。

其實小玉兒並未將此事放在心上，她擔心的乃是那個百寶莊，還有那個徐元玉，他們之間必會有一番糾葛。

小玉兒已有憂人之心了。

* * *

小玉兒關緊了門不出外，丁香只有悵然的走了。

丁香原是想與小玉兒一同前往武關的，她很想多與小玉兒相處幾日，但見小玉兒那麼憂鬱不樂，不知如何安慰，便也只得拍馬而去！

丁香又來到咸陽了，三光客棧她剛進去，就見王大年急匆匆的自外面奔回來，王老闆見了丁香，立刻一起來到後院的客房中，果然，飛天鼠張展迎過來了。

丁香忽問：「銀子湊齊了嗎？」

王大年道：「剛剛湊夠！」他自懷中摸出一把銀票，全是百兩以上的。

丁香對張展道：「收下吧，從此日子太平了。」

她這話說得不錯，從此再也不怕被十八盤高山上的趙瘋子們找妙手幫的痳煩了！

王大年吩咐伙計快送上吃的用的，更把銀票爲張展藏好在身上。

王大年對丁香道：「幫主，我以爲叫陶大妹子同厲長風夫妻二人陪你二位前去，路上就好多了！」

他是在聽了丁香說出曾遇上山賊圍殺之事，才出此語！

丁香笑笑，道：「一萬兩銀子非小數目，他趙瘋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玉兒已經是他們的名譽當家了，他敢再找咱們痳煩？」

張展嘿嘿笑道：「我操，趙瘋子眞會擺譜，大山中那個熱情得叫人推卻不掉的場面，高呀！」

是的，小玉兒怎麼也不會答應當他們的名譽當家，正因爲趙瘋子的那種熱烈盛情的場面，小玉兒才點頭了！

丁香與張展騎上馬，三光客棧門口送行的人眞不少，但如果仔細瞧，全是妙手幫的人。

* * *

從咸陽往東行，第一站就是長安城，丁香與張展二人正自緩緩大道上馳，遠遠的自長安城中奔出一個大漢來。

這大漢奔得快，眼看着就快到丁香與張展二人面前了！

丁香吃一驚，再遠看，十九個官兵追來了。

張展以爲甚麼人，那丁香更以爲妙手幫的人失風了，但二人仔細看，丁香仰天一聲尖叫。

她的叫聲似寒鴉却也把奔逃中的大漢引過來了。

這大漢剛撲到丁香馬前，就見丁香一頭栽到馬下來！暗地裡她把馬韁繩抛向半空中。

逃來的人却接個正着，立刻跳到馬背上尖吼一聲：「對不起啦，哈哈……」

這人拍馬便往東狂奔，剎時間只留下大道上黃土飛塵滾滾如一條老黃龍。

那追趕的十幾個官兵直追到張展與丁香二人前，只見丁香雙手拍地大哭：「搶了我的馬呀，土匪呀，我的馬呀，怎麼辦……」

官兵一看這光景，大夥都搖頭。

張展不高興，他指着官兵吼起來：「你們賠我女人的馬來！」

有個小軍官叱道：「我們又沒搶你老婆的馬！」

張展指着坐在地上哭叫的丁香，道：「你看看，我女人騎馬好端端，都是你們窮追人，你們不追，那個賊子也不會搶去我女人的馬了，你們賠！」

這年頭誰去說眞理，只有歪理那麼一大堆！

十八個官兵都發火，他們是保鄉安民抓惡人呀，如今成了不是人的豬八戒了！

於是，也不去追人了，這十八個官兵立刻回頭走，張展大叫：「不賠，我告你們！」

只不過官兵一個也不理他，如果他上衙門告，當堂先打四十棍！

當然，張展是不會去告的，他伸手拍拍地上抹淚的丁香，笑道：「妳別哭了，狗腿子們走遠了。」

丁香站起來，用衣袖抹去臉上口水——原來不是眞眼淚，她的口水比眼淚多！

丁香躍身坐在張展馬後面，二人一馬雙鞍往東馳，過了壩橋便立刻拍馬疾馳！

丁香道：「眞是的，還以爲他已回去了，怎麼忽然間從長安城被官兵追出來！」

張展道：「追去問問他就知道了！」

丁香說的那個人，乃丁卯是也。

那個從長安城逃出來的人正是「武關一把刀」丁卯。

丁香發覺是丁卯，她學烏鴉叫，當然這是有原因的，因爲丁香小時候愛哭，丁卯便說她烏鴉叫，而武關的烏鴉也最多，冬天更多，只不過也是丁香急中生智，把丁卯引過來，騎上她的馬！

四隻脚比兩條腿跑得快，丁卯一口氣馳出七十里，他已進入大山裡去了！

＊　＊　＊

丁香與張展二人騎着一匹馬直奔山道上，他們經過蘭關不稍停，一路快到十八盤的入山口——龍駒寨了！

就在丁香十分不悅的對張展發着牢騷：「怎麼搞的，這麼久了還未來找我呀！」

忽然間，山林中傳來烏鴉叫，引得丁香抬頭望去。

張展已看到樹邊有個人在招手，那人正是「武關一把刀」丁卯。

是的，丁卯在向二人招手了。

丁香這才發現她的坐騎被藏在一道斜岩下！

「飛天鼠」張展抖韁撥馬登斜坡，一馬到了荒林邊，那丁香已躍下馬來了。

嚄！丁卯却眞輕鬆，他此刻又是酒又是肉的大口喝着啃着，那當然是丁香馬鞍上掛的，也是王大年命人爲他們當家準備在路上吃的。

如今丁卯便不客氣的吃了起來。

張展過來了：「嗨，你好！」

丁卯「嗤」的一聲，幾乎將滿口肉碎噴出來，他斜着豹目沉聲道：「好個屁，幾乎爲官家狗腿子逮個正着，我……我我還好呀！」

笑笑，張展道：「只不過幾個官兵，你就怕了他們呀？」

丁卯道：「如是大山裡，再多十個也不怕，兄弟呀，那是長安城呀，官兵越來越多，如果來上百來個，他奶奶的我能殺光他們嗎？」

張展一笑，道：「算了，好漢架不住人多嘛！」

丁香冷冷道：「堂哥，你應該回去武關了，怎麼却又去了長安城，幹什麼去了？」

丁卯道：「還不是爲了我女人，她娘的，非要我在長安城中爲她買甚麼撈什子的胭脂花粉什麼的，連帶着再買些好布匹，她說要爲我做幾件衣衫褲子穿。」

丁香道：「也是應該的，你這麼一去有兩天了吧！」

丁卯道：「眞他娘的不湊巧，大街上我遇到一個軍官模樣的傢伙，他一見我就叫，叫我是山賊强盜，便立刻把附近的十幾個兵丁叫過來，他奶奶的。」

丁香道：「那人認識你？」

丁卯道：「必是上一回在山中遇到過，要不他怎麼會見了我就喊强盜。」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其實我又不攔路打劫，我只是同趙瘋子私交好，有時幫他們一下而已，他就叫我是强盜，你說這算什麼呢？」

丁香道：「趙瘋子是强盜，你幫强盜當然你便是强盜。」

張展道：「就算是强盜吧，有道是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呀！」

丁卯道：「官家才不管你這一套，你想想，當時街上我若出刀，他們那個敢近身，只不過街上行人多起來，大伙看着官兵捉强盜，奶奶的，我不是强盜也變成强盜了。」

丁香道：「所以你也算聰明，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哈哈一笑，丁卯道：「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剛逃出城便遇上大妹子妳了，這……」

他雙手一擧，又道：「這又是吃的又是喝的，太好了。」

丁香道：「吃飽了嗎？」

丁卯一笑道：「飽了。」

他看看丁香的馬鞍，又道：「奶奶的，我的馬匹算是完蛋了。」

丁香道：「你騎馬？」

丁卯道：「是呀，我把史水樂的寶貝兒子送回去，騎馬才去長安城的呀。」

他對丁香笑了，又道：「大妹子，妳馬鞍袋中放了那麼多包的藥，妳病了？」

丁香道：「那藥不是我服用的，我是爲你女人才買些藥的。」

丁卯一瞪眼，道：「玫瑰？她怎麼了？」

丁香道：「前幾天我去武關，我送了金銀首飾還有銀票不少錢，我是要你安心的住在武關別再到荒山，好好的過日子，爲咱們丁家多生幾個孩子什麼的，不巧你不在，我便把首飾銀票交在玫瑰手中，這是專程爲她買了生孩子的藥，堂兄呀，聽妹說，瓦罐不離井邊破，動刀最後也挨刀，你就放下刀來別出門，守着玫瑰過日子，以後有需要，妹子自會送些銀子來的。」

她話雖不夠甜，但充滿了關懷備至，無我無怨，不悔是個妙手幫當家的。

丁卯被感動得快落淚了，他重重的道：「大妹子，妳別說了，人心都是肉做的，堂兄玩刀十八年，早已想透人生了，人家說，世無長生之人，山無不朽之木，怎樣的轟烈到頭來兩眼一閉也是空，堂兄也是這麼想，丁家的人丁怕是要斷在我丁卯手中了……唉，丁卯、丁卯，你大名的意思是丁茂，丁家人要茂盛，我他娘的正相反，唉……」

丁香道：「所以咱們把希望寄托在玫瑰身上，咱們好生對待她，吸，這藥一吃就有了。」

丁卯道：「靈嗎？」

「靈，靈得很，小玉兒她娘就生男的。」

丁卯笑了。

丁卯也把馬匹還給丁香，道：「大妹子，咱們這就往我那個破家走吧！」

丁香叱道：「什麼破家，要說好聽的。」

她對張展道：「咱二人還是合騎一匹馬，我的馬仍由我堂兄騎。」

丁卯道：「沒關係，過了龍駒寨，山上自有人來，我就有馬匹好騎了。」

提到十八盤大寨，丁香不由冷哼一聲閉緊了嘴巴。

丁卯就未發現大妹子不高興，他還在吃吶……

＊　＊　＊

斷腸溝那面有一聲十分刺耳的呼哨聲傳來，緊接着又有兩聲自遠回應着，丁卯在馬上哈哈笑道：「經過上一次的教訓，趙當家的把山上防守得更嚴密起來了，官兵如果敢再來，那眞的應了那句狠話，來得去不得。」

丁香淡淡的道：「也別太小看官家了，如果再來一次剿山之戰，十八盤大寨非完不可。」

丁卯道：「小聲些，衆家兄弟會不高興的。」

丁香道：「堂兄啊，我便對你實說吧，趙瘋子早就派人想吃掉我的人，他仍然忘不了莫少白的銀子呀！」

丁卯道：「大妹子，我說一句公道話，妳如果站在趙當家一邊想一想，便也坦然了，妳想想，山上兄弟正面幹，死的死來傷的傷，而且也結了大仇，他們爲的還不是莫少白的那些黑心銀子呀，可好，到頭來由妳暗中巧安排，全部變成你們的了，這算什麼嘛？」

兩次戰役都有他，他却什麼未分到，當然有牢騷。

丁香道：「我已送他銀子了，在那種困難裡我出銀子，他却仍在暗中謀算我，若非小玉兒一句話，早晚我會上當。」

一怔，丁卯道：「小玉兒，她怎樣？」

「小玉兒變成十八盤大寨的名譽當家了。」

「什麼叫名譽當家？」

「有名無實，小玉兒怎會上山當强盜？」

丁卯道：「那也算是一家人了，趙瘋子打心裡怕那個小姑娘，這一下他放心了。」

丁香道：「我這裡再送一萬兩銀子來，兩下裡以後各不相干了。」

丁卯道：「這樣也好，免得我也爲難。」

三人馬上正說着話，遠處只見那霍大牙率領着二十多個大漢在路中央了。

丁卯一看便笑了：「三當家，我回來了。」

霍大牙粗聲道：「丁兄，你偏勞了，快回寨裡吃酒。」

丁卯道：「我不吃酒，我要回武關了。」

他下馬，把馬韁繩交在丁香手中，又對霍大牙道：「爲我找匹馬來，娘的，我的馬匹丟在長安城了，連我也差一點被官兵圍住出不來。」

一驚，霍大牙道：「眞的？」

豹眼一閃，丁卯道：「巧遇我大妹子，她把馬給我騎，這才逃回來了。」

霍大牙衝着丁香二人點點頭，道：「丁幫主！」

這是客氣話，丁香淡淡的道：「三當家，我丁香雖是女流，說話照樣擲地有聲，衝着我堂兄，還有小玉兒，也就是你們的名譽當家，一萬兩銀子我是一個蹦子兒不少的帶來了，吸，你當面收下。」

她話聲才停，張展已把銀票取出來了。

張展雙手遞過去，道：「請點一下。」

霍大牙舉着銀票一聲「貪財……」嘩的一聲全部塞入他的上衣袋中了。

丁香道：「你不點清？」

霍大牙道：「已經厚顏了，怎好再一張張的數？」

他轉而對丁卯道：「丁兄，從此兩家撇清無轇轕，妙手幫哥兒們打此過，全是山寨的好客人。」

他一聲哈哈笑，又道：「丁兄，你不上山寨聚聚？」

丁卯道：「改日吧，弄匹馬來我騎。」

霍大牙立即吩咐身邊的人，道：「快備馬過來。」

便在這時候，從山上奔下一個人，那人奔到霍大牙身邊，立即對霍大牙耳語一番。

霍大牙聽得雙眉聳動，道：「消息可靠？」

那人道：「錯不了的，三當家。」

霍大牙立刻走近丁卯，他似帶歉然的道：「丁兄，你就暫時別回去了。」

丁卯怔怔的道：「有事嗎？」

霍大牙道：「急事呀，丁兄。」

丁卯道：「什麼樣的急事？」

霍大牙一拍巴掌，道：「行，都是自家人了，我便直說吧，是這樣子的，咱們留在南陽府的兄弟奔回來了，那莫少白果然不死心，他又邀集三山五嶽不少江湖愛管閒事的人，決心要再同咱們狠幹一下，丁兄，這種事少不了你呀！」

丁卯一聽，轉而向丁香道：「這麼巧。」

丁香道：「不巧，莫少白絕不會罷休，他必然會來。」

丁卯道：「但不知莫少白的人馬何時來？」

霍大牙道：「既有消息，必也快了。」

丁卯道：「三當家，你多包涵，丁某必先回武關一次，如果路上得到什麼消息，丁某必立刻回來，似這種熱鬧場面，丁某是不會錯過的。」

霍大牙道：「丁兄，咱們恭候了。」

丁卯道：「代丁某向石老哥面前招呼，再見了。」

一匹馬已拉來，丁卯也不多呆，上馬便往武關奔去。

丁香十分安慰，她心中在想，這位堂兄總算沒叫自己失望，看來丁家有後了。

她拍馬直追上去，笑對丁卯，道：「堂兄，也算咱們丁家沒有太過缺德，你能回武關來，也算良心。」

丁卯道：「再怎麼說，妳大妹子能想到咱丁家，我丁卯是個男兒漢呀，我能不汗顏？」

這三人拍馬一路狂奔，一陣馬蹄雷動中便出了黑龍口，過了十八盤，那山道便更見平坦了。

只不過丁卯的心中很沉悶，他也弄不清爲什麼會有這種感受，但他也肯定，他不是生病。

* * *

武關快到了，丁香十分愉快，她忍不住拍拍袋子裡面裝的幾包葯，那可是史大夫親自調配的，女人吃了不但生，而且是生男的。

丁家人丁太單薄了，丁香還對丁卯笑笑，道：「堂兄呀，你的花紅未買成，沒關係，我這裡帶有，堂嫂如果要什麼，我以後都會買給她的。」

丁卯道：「大妹子呀，妳已經仁至義盡了，就聽妳爲玫瑰弄的那些首飾帶銀票，二十年咱們也花不完。」

丁香道：「只要堂嫂肚皮能爭氣，這點首飾算什麼，你放心，今夜你先別同床，過一兩天等她的葯在身上生了效，保証妳一舉而得男，哈……」

「哈……」丁卯也樂了。

張展道：「幫主，肚子是人家的，生不生怕由不得妳。」

丁香叱道：「你這是什麼話？」

張展道：「我看那女人認錢不認人，妳呀，把首飾銀票送得太早了，應該當着丁兄的面交出來。」

丁香道：「那是你不相信人，如此，反而叫她不高興。」

三個人拍馬過了東西向的那條街，很快的便到了那個小小三合院。

丁卯下馬推開門，他拉馬便往院中走。

他一邊還對屋中叫：「玫瑰呀，我回來了。」

然後他又幫着丁香把馬拉進去，那張展抬頭看，他自言自語：「怎麼不見人呀？」

三匹馬拴在樹下，丁卯持刀往屋內奔去，丁香立刻與張展合力把帶來的東西解下鞍。

便在這時候，只聽得剛奔進屋的丁卯狂吼如虎的跳在院子裡了。

那丁香只一看便吃一驚，因爲丁卯全身在哆嗦。

丁香與張展二人奔上去，丁香急問：「堂兄呀，你發現什麼了？」

丁卯氣結的指着屋內，道：「賤……人她……」

丁香也不問了，拔身奔進屋子裡，只一看便楞住了。

張展也進來了。

丁香指着已被翻箱倒筴的內室，道：「她……她怎麼可以這樣呀，她……捲逃了……」

夏玫瑰逃走了，這眞是晴天霹靂，更是無情的一盆冷水，三個人楞在屋子裡誰也開不了口。

丁香的希望是要夏玫瑰爲他丁家生娃兒，可好，夏玫瑰說過，她爲丁家生茄子。

* * *

三個人正在屋子裡不知如何是好吶，忽然間院子裡來了一個人，那是隣居老媽媽。

老媽媽今年七十一，她姓王，也是看着丁卯與丁香長大的，她持着拐杖過來了。

老人家站在門口不進來，丁卯上前忙敬禮。

「王奶奶，妳進門坐呀！」

「我不坐，兩句話說完我就走。」

丁卯道：「王奶奶，妳教訓。」

「王奶奶教訓你聽嗎？那個女人壞了咱們這兒的規矩，她偷人吶。」

「王奶奶，妳知道怎不早說？」

「我們誰敢說？她弄了個帶刀的回子在家中，她如今跑了還是沒人敢來說，我老奶奶今年七十一，死了不算短壽，丁卯呀，這種女人要不得，以後討個好女人吧。」

丁卯一聽，全身不自在，他丁卯自認是綠林英雄，他的女人也有人敢沾，這是個什麼樣的人！

半晌，丁香不開口，那王奶奶果然說完轉身便走，她連頭也沒有回。

忽然間，丁香拍巴掌，道：「難怪了，難怪了。」

張展道：「妳有話快說。」

丁香道：「記得小玉兒嗎？小玉兒一定知道，怪不得小玉兒當時那種表情。」

丁卯道：「小玉兒來過？」

丁香道：「小玉兒知道這夏玫瑰。」她說着，忍不住哭了起來。

張展道：「這時候哭什麼？」

丁香抹着眼淚，道：「我不心痛那些珠寶金銀呀，我哭我丁家就要絕子絕孫了。」

丁卯已氣咻咻的道：「奶奶的，我饒不了這賤貨。」

一時間三個人都陷入痛苦中了。

* * *

原是一場喜，丁香打定的好主意，如今變成空，這一夜她幾乎未把眼闔上……她煩惱了。

只不過煩惱的事接踵而來，就在第二天一大早，丁香與張展二人發現丁卯不見了。

原來丁卯四更天便走了，走得神不知鬼不覺。

丁香忍不住流眼淚，她明白她的堂兄必是去找那個夏玫瑰了，這一旦找上，必有一番玩命。

張展也煩惱，他重重的道：「丁兄也眞叫想不開，大丈夫何患無妻，天下女人有的是，就一定非要夏玫瑰不可？」

丁香道：「你知道什麼，我堂兄不是爲那賤女人，他是丟不起這個臉，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那個回子有什麼比我堂兄强的？這口氣他不出，這一輩子都窩囊。」

張展道：「也罷，咱們今天怎樣呢？」

丁香嘆口氣，道：「先回去吧，我以爲咱們去找小玉兒，聽聽她的話，也許她知道這件事。」

張展是沒有意見的，他只有跟在丁香後面侍候。

* * *

寶雞半山的那條小街上，這時候來了幾個人，這幾個人可不是普通的人，這幾個人也混雜。

這其中有兩個大喇嘛，另外的兩個回子都是大毛臉。

除了這回人以外，就是一個女人了。

這個女人很媚，三十出頭的年紀，如果要問她是誰，吶，她就是夏玫瑰。

* * *

五個人原是很湊巧，他們先是在大山裡相遇。

當初那回子褚八便是打算奔回天水，把他與小玉兒打鬥，而發覺小玉兒的功夫高不可測之事去向天水北高山天王寺的大喇嘛求教，那是因爲褚八與天王寺的大喇嘛呼成濤、甘天泉二人有交情。

巧的是褚八尙未走到天水，中途便遇上這二人，他把事情只一說，兩個喇嘛點頭了。

原來天王寺外方喇嘛傳回消息，中原發現有人使的是西域神功，十多年喇嘛們都在注意這件事，因爲西域至高武功秘笈「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失踪了。

如今大喇嘛聽得有人使出西域神功，當然會聯袂走出天王寺直奔中土來。

呼成濤與甘天泉二人年已六旬，在西域武功奇高，過去他們是不到中土的，如今爲了西域神功之事，來了。

這二人在中途遇上了褚八，那騷回子立刻把小玉兒的功夫對這兩位高僧描繪一遍，兩位有道的喇嘛便來找小玉兒了，這原是一件平常事，看來却變成大麻煩了。

* * *

這三人就快到寶雞了，却又碰上了夏玫瑰。

夏玫瑰席捲丁卯，她這是奔天水來找褚八的，如今半路碰上，再經褚八介紹，夏玫瑰便也一同找上寶雞來了。

原來小玉兒住寶雞，也是丁香

那天夜裡忍不住對夏玫瑰說出來的。

* * *

寶雞大元堂葯舖裡，只見兩個小男孩在地上玩蟋蟀，那是一種鬥蟋蟀遊戲。

兩個娃兒六七歲，正是史天生與李强生二人。

客堂上，金娘子與金蟬二人話家常，那史水樂也同那五毒怪客李兆元二人品茗弈棋，看上去眞的是那麼溫馨愉快，令人羨慕。

誰也想不到這時候來了煞星，是的，褚八等五人找到大元堂來了。

五匹快馬併停在葯舖門口外，從馬背上跳下這五個男女僧俗來了。

兩個大喇嘛手上各托着一只大銅鉢，看上去宛如大臉盆，怕不有個三二百斤重。

兩個喇嘛併站在大元堂葯舖門下台階上，只見他二人左手托鉢右手併指在銅鉢上彈起來。

「嗡嗡」之聲既沉悶又刺耳，震得人們耳膜也不舒服。

那史天生與李强生二人立刻拔腿往屋內跑，兩個娃兒也嚇哭了。

立刻，從葯舖裡出來兩個大男人，兩個女人也緊緊的跟出來了。

史水樂一見這兩個大喇嘛，心中不痛快：「喂，化緣的，別敲了，咱們不會少給你。」

他回身對櫃枱伙計吩咐：「取十兩銀子來。」

十兩是個大數目，一個人可以花上一個月。

伙計取出銀子各五兩，他每個銅鉢中放一錠，笑笑，道：「二位大師，夠了吧。」

不料兩個喇嘛一副古井不波的，仍然以指彈着鉢，那李兆元冷冷道：「我送二位大師一些小小禮物。」

只見他走到兩位大喇嘛面前，立刻自腰帶上取出一隻黑色布袋，伸手裡面掏一把，便分別拋入兩個大銅鉢中。

李兆元可不是放銀子，他放的乃是青背大蜈蚣，每一條足有半尺長。

那蜈蚣拋入銅鉢中，立刻吱吱響的往上爬。

於是，怪事發生了，只見這兩個大喇嘛自袋中取出銅鎚來便用力的敲銅鉢。

「噹」聲震動中，兩個銅鉢中的蜈蚣全死了。

那當然是被震死的。

這光景李兆元看得一瞪眼，史水樂冷冷道：「二位大師，你們必是有爲而來，何不明說？」

那紅目喇嘛呼成濤嘿嘿一聲，道：「化緣，超渡，一念間，施主，咱們在郊外河邊一會。」

兩個大喇嘛回身就走，而且把銅鉢中的死蜈蚣對着地上猛一頓，嘿，蜈蚣竟然寸寸斷，這份功力眞嚇人。

李兆元臉色變了！「娘的，我李兆元不信邪。」

後邊，金蟬也冷冷道：「走，河邊會會這番僧，有什麼了不起的！」

史水樂道：「這幾個男女好像是來者不善嘛。」

金娘子道：「問他們也不說爲什麼，好像不對勁。」

史水樂道：「走，我去會會他們。」

這時候五匹馬已往渭河邊去了，李兆元看看地上已碎屍的蜈蚣，心中還眞心疼。

* * *

金娘子並未去渭河邊，她匆匆忙忙的走入地道的洞室外，細聲細氣的道：「女兒呀！」

洞室中已傳來小玉兒的聲音：「娘，我聽到了。」

金娘子道：「妳不去？」

小玉兒道：「我不想出去，我今天也不想吃飯了。」

金娘子道：「孩子呀，妳爲什麼定要這樣，娘是多麼擔心呀！」

不料小玉兒連回話也沒有，金娘子又怎知小玉兒把自己關起來她自己更痛苦。

小玉兒也正在沉思，她應如何的向金娘子問個明白有關她身子的變化。

此刻，小玉兒的身子變化更大了。

* * *

金娘子退出地道，憂心忡忡的坐在葯舖裡，兩個娃兒便乖乖地守在她身邊。

金娘子才正是這兩個娃兒親生之母呀！

只不過那李强生却叫金娘子阿姨，金娘子把兩個孩子抱在懷中，心中那份愛憐直叫人感動。

* * *

此刻，渭水河的這段荒涼的岸邊上，兩個高大的喇嘛併站在一起，他們對走過來的史水樂與李兆元夫妻二人，面上一片肅然！

另一邊站着褚八刀與夏玫瑰二人，那夏玫瑰一手拉着褚八眞輕鬆，她還滿面姣笑只差未出聲。

史水樂站定身子，冷冷的道：「一路走來，心中實在不愉快！」

嘿然一聲笑，甘天泉咧嘴道：「是甚麼令你史施主不愉快呀？」

史水樂道：「想也應該明白，我請問二位大師，咱們往日有仇？」

甘天泉道：「沒有，甚至也不認識！」

史水樂再問：「有恨？」

甘天泉道：「自然也是沒有！」

史水樂道：「既是無仇無怨，二位大師爲何如此霸道？想我已對二位盡了地主之誼了！」

呼成濤仰天一聲哈哈狂笑，道：「休忘了洒家剛才說的話，化緣，超渡！」

史水樂道：「化緣怎麼說，超渡要超渡誰？」

呼成濤道：「如果雙方坦誠相待，就是緣份天成，否則，洒家便只有超渡各位施主了！」

史水樂一聽火大了：「娘的，王八好當氣難受，這是欺上門來了！」

李兆元道：「史兄，咱們也不是省油燈呀！」

呼成濤道：「無緣無緣，只有超渡你們了！」

史水樂提腿拔出插在腿上的一把尖刀，他也在暗中摸了一把毒粉，便往呼成濤逼過去：「娘的，你憑甚麼呀！」

大銅砵當胸抱，忽然往外推出，只聽得「噹」聲起處，一把無味無色毒粉已往兩個喇嘛罩去！

不用說這是毒，兩個喇嘛並不閃避，二人豎起單掌疾拍，同時聽得「呼嚕」聲！

呼，只見毒粉被一股勁風捲得打着旋反罩過來，急得李兆元與金蟬二人忙不迭的往一邊閃！

另一面，褚八刀也大吼，道：「妙，妙呀！」

夏玫瑰笑道：「看這掌力眞嚇人，比那個臭丫頭可就厲害多了！」

她說的不是別人，當然是小玉兒了！

兩個喇嘛併肩逼近史水樂，大銅鉢相互碰撞，發出「噹」聲似雷轟，李兆元與金蟬忙把耳朵掩起來！

史水樂的心神一緊，他旋身又是一把毒粉撒出來，眼看着毒粉罩上兩個喇嘛身上了，但見這二人的鼻孔出大氣，硬把毒粉噴得無影無踪！

便在這時候，呼成濤大吼而起，道：「佛爺超渡你了！」

那麼重的大銅鉢，他竟然托起來拔身兩丈高下，「轟」的一聲直往史水樂撞去！

「砰！」

「哦……」

史水樂閃避不及，只得出手封擋，却已被壓得口吐鮮血倒在地上直翻白眼珠子。

「妹夫呀！」

這是金蟬的呼叫，而李兆元倏然雙手盡出，又是蜈蚣又是毒蜘蛛，毒蠍子也有幾十隻，他是一古腦的往兩個喇嘛罩上去，而他的人便也隨之揮刀殺上去了！

銅鉢一對放在地，兩個喇嘛呼成濤與甘天泉二人四掌齊拍出，河岸的沙子飛起如龍捲風一般，呼嚕直把李兆元撒出的無數毒物捲入渭水河裡了！

便在李兆元揮刀直殺的刹那間，甘天泉一掌劈出！

「澎！」

「噢……」

甘天泉的劈空掌用足了十二成力道，在距離李兆元的身子尚有一尺多遠處，李兆元已吃不消的被打得倒翻出去，「咚」的一聲撞在河邊石頭上，立刻口中發甜忍不住一口鮮血噴出一尺那麼遠！

金蟬一看，驚怒交加，她這就要撲上去拚命了！

李兆元倒地之處就在金蟬身邊，她被李兆元喝住了！

李兆元啞着聲音，道：「快，叫小玉兒……」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人已在翻眼珠子了！

金蟬可急了：「兆元，兆元，你挺着，我這就去，我去叫小玉兒來！」

金蟬有名毒娘子，但她見史水樂用毒吃了虧，再見丈夫的毒虫也不行，她有些氣餒了！

猛抬頭，金蟬惡狠狠的道：「別得意，也別走開，我去把我甥女叫來！」

呼成濤點點頭，道：「那就快去，再晚了他們兩個怕是活不成了！」

金蟬道：「他二人如果死了，你們四個也別想活！」

甘天泉笑道：「那你更應該快去叫了。」

金蟬咬牙往街上奔，那甘天泉轉而問褚八道：「褚施主，你說的是個姑娘？」

褚八忙點頭，道：「不錯。」

「有多大年紀？」

「十四五，看上去又像十七八，不過她長得很美！」

甘天泉道：「等一等那姑娘來了，你要仔細看清楚，是不是你遇上的那一個！」

褚八點點頭，道：「兩位佛爺，我只一眼便會認出來！」

夏玫瑰接道：「我也認得的，我見過她，人模人樣的，咱們女人見了也妒忌！」

呼成濤皺起眉頭，道：「不對呀，咱們西域失踪的那本絕世神功秘笈，好像只有男人練得成，而且還得自五六歲就得開始練，她却是個姑娘呀！」

甘天泉道：「這件事我也一直的在想着，可也就是想不通呀！」

呼成濤道：「難道中原也有那種絕學？少林寺也沒有聽人說過吧！」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小林見怪人不辭而別，觀他的動靜似曾相識，正發楞時，「狐叟」突然出現，二人論証，懷疑是畢熙……何志欽奪得白翎搶來的右斷手，請夏愚代譯斷手上的暹邏文、高麗文，譯好後，欲將夏愚置之死地，但夏愚不知是被人救走還是詐死，失去了踪影。呂敖、喬琪兩師徒被聶天聲離間，呂敖一怒趕走喬琪，將聶天聲廢除武功。喬琪自暴自棄，爲眞一扯皮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文·司空羽
圖·可飛

頭痛人物



思冰斷臂誰所爲　志欽行藏有可疑

當然，最後還是量了，勉強夠五寸。

在這方面，白翎六寸半最長，可稱之爲冠軍。

心中一得意，又拿出來甩了兩下。

也許是向喬琪示威或者亮寶吧！

這玩藝兒稱之爲寶也沒有什麼不對。

有個故事可以証明這東西之重要，較功名尤甚：

有兄弟二人，兄留戀閨房，不喜讀書，弟則埋頭苦讀，科期日近，嫂勸兄勤讀，兄說：「凡習舉子業，皆去『勢』如閹人」始能專心而得功名，吾弟即如此也，試問一旦去『勢』，那人生還有何生趣？」嫂曰：「『勢』可貴，功名敝屣耳，萬勿去『勢』而取功名也。」

堂堂功名，在婦人心目中還不如男人的生殖器。

難怪一代名醫靈胎寫下他那首諷刺讀書人的道情詩：

「讀書人，最不濟，臭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頭擺尾，便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什麼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賣新科利器，讀得肩高背低，口角唏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是他騙一官半職，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眞是道盡了讀書人的無用。

這四人的德性眞夠瞧的，每人都仔細地量「則兒」，呼延覺量時故意拉長些，喬琪道：「呼延大俠你在幹什麼？」

呼延覺道：「心情緊張，未達飽和長度，拉長點不算誇大，這責任自負……」

四人把「則兒」交給喬琪，交竹條時，每人都暗暗塞在她手中一張銀票，只有宮奇沒有。

他還沒有想到來這一手。

由此可見「彩衣娼女」的魅力了。

* * *

小林和米珠在酒樓上用膳，向樓下眺望，後樓窗處却有一人向他們窺伺。

這人窺伺了很久。

直到米珠回頭時才發現，大叫道：「小林，你看……」小林回頭時，那人已縮回頭去。

小林未看清，道：「是誰？」

「小林，好像你師父呀！」

小林道：「不會吧！八成妳看錯了人。」

「不會的，我認識你師父，只不過，你師父怎麼會窺伺我們，而且眼神十分冷漠……」

二人向後窗外望出去，此刻暮色四合，甚麼也看不到了。

「小林，你不信是不是？」

「有點信了！」

「是你師父？」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眞想不通。」

「你師父會不會有甚麼毛病？」

「甚麼毛病？」

「比喻說偶爾會犯的病症。」

「可能！」再向街望去，正好看到黎玄向街頭走去，小林下樓追去，却沒有追上。

他回到樓上道：「眞怪，家師眞有些不對勁了！他好像很神秘，難怪別人懷疑他隱惡揚善呢！」

「你們師徒最近，你對他有何看法？」

「我不以爲他是那種人……」

米珠不再談這件事了。這工夫米珠回頭，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小林望去，心頭不由一涼，且叫了聲「師父」。

只見黎玄站在門外，探進頭來望着二人。

那眼神是十分陌生的，而且有點冷漠。

「黎前輩……你不認識林小飛了？」

黎玄又縮回頭去·兩小追出屋外，又不見人影了。

「小林……是你師父嗎？」

小林喃喃地道：「是他……」

「小林……我有點怕了……」

「我也有一點。」

「小林……我好像見了鬼一樣。」

「我倒沒有這想法，我只是怕他中了毒或得了怪病。」

「小林，他這樣窺伺很不方便……」

「是啊！我們上床萬一被他看到怎麼辦？」

「你以爲他從未看到過？」

* * *

蕭思冰在練功。

她一直以爲砍去她的手之人是黎玄，只不過却也一直以爲這件事還沒有定案。

因爲她失手時是昏倒之後，昏倒前曾和黎玄動手。

她醒後不見了黎玄也發現失去了一手。

這就是她失手時的簡略經過。

她要找到那個砍她手的人，就必須苦練。

她已失去一手，而武林中比她高明的人還大有人在。

就憑她目前的底子，要復仇只怕還難。

她的住處可謂隱密，是山野中一個小石屋，而且還在峭壁之上，但是，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

當他正在倒立運氣時，忽然人影一閃。

她本以爲是那個啞徒。

她有個十九歲的啞徒，武功也有了根基。

也許正因爲她有此想法，動作才緩了一下。

這一緩就大禍臨頭了，來人一下子捏住了她的雙足，自然已制住了她的穴道。

這是一個蒙面的人，身手了得。

就以此人剛才滑近捏住她的雙足穴道的動作來說，就非比等閒。

倒立運氣是一門別走蹊徑的武功心法。

這種方式更能使血氣循環加速而徹底。

這人捏住她的雙足的穴道，却沒有動靜。

她發現此人在看她的雙足。

她是赤足練功的，她的天足仍然很美。

看完了她的雙足，又看她的腿。

她穿的是布裙，在倒立之下，布裙就滑了下去，使整個大腿五分之四都裸了出來，只有短短的內褲。

此人甚至還把面孔貼近她的玉腿上以面頰蹭了一下。

更絕的是，此人還在她的下體處大力嗅了幾下。

蕭思冰以爲這是奇恥大辱。

這是誰呢？應該不是陌生人。要是陌生人，不會找到這裡來的。

然後，他向下看她的雙峯，然後才是她的臉。

又停了一會，分開她的雙腿，把他的頭放入她的胯間，大力吸了幾口氣，此人的動作猥瑣而下流。

似對蕭思冰有無限的响往與崇拜。

或者對她有長久的憧憬，所以一旦接近她，她的身體上任何一部份都是好的。

終於，制住穴道後把她抱到床上。

一件一件地，把她的衣衫全剝光了。

蕭思冰不能言也不能動，但她能看。

雖然能看，却因此人蒙了面，看不出是誰。

剝光了她，此人却沒有馬上上床，而是負手踱來踱去，一會打量她一下。

是在天人交戰上是不上？抑是在慢慢地欣賞？

這是她所無法瞭解。

足足有兩盞茶工夫，他坐在床邊上，伸出手放在她的臉上，輕輕地撫摸她的前額和面頰。

蕭思冰目如噴火，可惜不能表

示出來。

此人的手往下滑，終於摸遍了任何一處。

最後的動作使她只想死；他的嘴又壓在她的下部。

只有舌頭在動，這眞是一個最卑鄙而怪異的淫徒了。

他居然並沒有以正常的方式佔有她。

事後是否仍要來那一手不得而知，却因來了個人而不得不走。

這人蹦跳而來，往門外一站，這蒙面人也許認識他，立自後窗外竄了。

這蹦跳的怪人臉上有樹葉遮面，所以蕭思冰隱隱看到簾外有人，却也看不到面孔。

怪人追出，似未追上蒙面人，又折了回來。

他解了蕭思冰的穴道，蕭立刻匆匆穿衣。

怪人調頭欲去，蕭思冰道：「且慢！」

怪人站在簾外，不言不動。

蕭思冰道：「你是甚麼人？」

怪人不出聲，只是搖手，不知是說不能出聲或者不便出聲。

「你爲甚麼要救我？」

怪人仍然搖手。

「你怎知有人要害我？」

怪人又搖着手。

「你可能知道那蒙面淫賊是誰了？」

怪人這次沒有搖手，這是不是表示他知道蒙面人是誰？

「他是誰？你一定知道。」

怪人又搖搖手，蕭思冰突然向簾外衝去。怪人回頭一躍就到了院中，然後越屋而去。

蕭思冰的輕功了得。

再回頭看看女徒已被殺死。

此仇非報不可，但仇人是誰却又不知道。

儘管如此，她却又隱隱覺得那幪面人似是相識。

甚至以爲怪人也不像外人。

這奇恥大辱怎能不報？她決定不走，一定要活捉逮住猥褻她的那個幪面人，她以爲他吃上甜頭還會再來。

＊　＊　＊

小林和米珠又來到一家賭場了。

如果他們稍稍注意些，應能看出這兒的氣氛。

只不過二人沒有注意這些，只看到和其他賭場一樣，吵雜喧囂，烟霧繚繞。

米珠化裝成一個中年男子，不和小林一起。

小林佔了「末門」，押牌九時，下注三千。

第一把被吃了，他抱怨不已。

第二把又輸了一千五。

第三次他自己拏牌，沒有讓莊家分牌，拏就擄，由於是兩扇一翻瞪眼的牌九，他翻手砸在桌上——天九王。

這次他本是押了五千，十分技巧地調換了一張五萬的。

莊上賠錢時叫了起來，說他本是押了五千兩。

小林道：「老兄，都是個『五』，你八成看錯了。」

由於別人都未看清，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莊上心中有個疙瘩，總以爲上了當。

下一次小林押了六萬兩，還嚷嚷着道：「老兄，這一次要看清，這可是六萬兩啊！」

這一次小林又以「地七九」贏了莊上。莊上還沒有賠他的，先把牌先翻過來一點，多了一張「地」牌。

「這小子耍鬼，身上藏了牌。」莊上道：「他這張『地』牌必是身上藏的牌，所以才會多出一張『地』來。」

小林大聲道：「笑話！誰能証明是我藏牌？也許這副牌九本就是多了一張，只是我倒楣罷了。」

「不行，這小子贏的要全部吐出來。」

小林站起來道：「笑話！輸了要賴皮是不是？」

莊家一出手，發現不是小林的敵手。

結果「出門」和「天門」也動上手，他們是一伙的。

三人聯手也沒沾到便宜，這工夫屋中其他賭徒都到院中去了。四人打了一會，三人中還有一人受了傷。

這工夫院中有個人道：「三位退出來！」

小林不認識此人。

其實此人正是「海天幫」副幫主之一的馮稼昌，他曾追殺過藍夜，小林不認識，米珠也不認識他。

米珠也上了，兩人對付馮稼昌，堪堪平手。

不久司徒靜又來了，這是「海天幫」的護法中較高的一個，加上他絕對不成，二人想走都不容易。

米珠不久就失招挨打了。

又過了一會，小林被馮稼昌踩了一脚，接着又被司徒靜砸了一拳。

眼見二人就要被擒，空中兩盞孔明燈及兩支巨燭在「卜卜」聲中熄滅，忽然屋中多了一人。

這人一出現就在三招內把馮稼昌迫到門外。

剩下一個司徒靜自然不成，挨了小林一掌。

這工夫來人自後窗穿出，小林和米珠也跟出去。

原來又是那個臉上有樹葉的怪

人。

小林道：「兄台援手，十分感激，請問高姓大名？」

怪人一蹦一蹦地，快是很快，但因這次二人同時起跑，也未必比小林快些，到了郊外已被小林追上了。

小林迎面攔住，抱拳道：「兄台出現過幾次，總是迴避，也許不是外人，請告大名！」

怪人不出聲。

米珠道：「看身材很眼熟。」

小林道：「我也以爲你是熟人，爲何不肯出示身份呢？」

米珠往上一撲，怪人一閃，這邊的小林突然逼上。

怪人未想到他們會左右夾擊，只好又向米珠這邊衝。

米珠自然非其敵手，一下子就被扣住了脈門。

但米珠一看對方扣住她的脈門的手，突然尖叫起來，道：「你是不是畢熙？對！一定是你……」

原來畢熙的左腕上有個大刀疤，而且還是紫色的，他們很熟，常常看到，世上沒有這麼巧合的人和事吧！

小林一愣，的確以爲此人的身材及動作很像畢熙，道：「畢熙是你嗎？」

畢熙不出聲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

他還是不出聲，小林陡然出手，一下子把他臉上的樹葉扯了下來，三人同時驚嘶，而畢熙却雙手捂面。

「畢熙……」小林道：「我很抱歉！告訴我，這是什麼人弄的？我一定會爲你復仇的。」

畢熙身子抽搐，顯然十分悲傷。

他一直是捉弄別人，有時的惡作劇十分過火，也不管別人能不能忍受，結果有此下場。

「畢熙，我們是好朋友，有什麼話不能對我說？」

「是『品花老祖』聶天聲……」

「他不是被喬琪刺了一劍？」

「好了……」

「他爲什麼要殘你？」

畢熙不出聲，小林拍拍他的肩胛道：「你別絕望，也許還能有點辦法，我們可以去找柳大元。」

畢熙終於又出了聲，道：「不成了，殘得太厲害了。」

「總可以試試看的。」

「我不想見任何人，我是個妖怪。」

「畢熙，不要這樣，你不能消極服輸，試試看吧！」

畢熙道：「我只想到沒有人的地方去。」

「畢熙，你的武功大有進境，而且蹦跳式的輕功，很像一個老前輩『蟾怪』。」

「我就是他的徒孫。」

「你的師父是誰？」

「上官清，他也被人毀了容而被師祖收容，他的功力極高。」

「畢熙你必須重建信心，不要東藏西躲了。」

「我這樣子如何見人？」

「我爲你弄個人皮面罩。」

「那恐怕也不成，因爲我臉上這兒突出一塊那兒凹下一塊，戴人皮面罩也不成。」

「總是好一些。」小林在他耳邊道：「有個辦法能使你恢復信心。」

「什麼辦法？」

小林說了，畢熙連連搖手道：「不成，那會把她嚇壞的。」

「不會，我有辦法事後再讓她看到。」

「這……我不能這麼做。」

「不，我以爲正好可以作爲一次情感的試金石。」

「小林，這辦法一定不靈。」

「不靈也要試，不試又怎知別人的心？」

＊　＊　＊

「黑寡」黃綺年在酒樓獨酌。

「海天帮」長老倪賓走了上來。

本來上次黃被畢熙玩了，倪一試便知，絕裾而去，事後想想，反正也不是要娶她，那又何必呢？

於是又找了來。

至少倪已是近五十的人了，黃才三十許。

「大妹子，近來好吧？」

黃綺年冷冷地道：「暫時還死不了……」

「大妹子！上次的事，我向妳道歉！」

「不敢！我配不上你！」

「何必呢！不過是一次誤會而已。」

「誤會就誤會吧！反正我是高攀不上。」

倪賓很不好意思，道：「妹子，我是專程爲妳來道歉的！」

「我說過，也沒有必要。」

黃綺年也不過是以他作面首，可是這麼老也派不上什麼用場，她對現在的戶頭很滿足，不想別的了。

倪賓好歹也是個長老，不便低三下四地。

「妹子，我是誠意的，下次再來找妳……」

倪賓悻悻地走去，黃綺年心道：「你現在想要，我還不給了呢……」

這工夫小二上了樓送上一個字條。

上面潦潦數字：姐，我在東興客棧後院等妳歡聚，請火速前來……畢熙。

黃綺年笑笑道：「哼！還火速

前來哪……」

吃完了飯，大概已是近一更了，不慌不忙來到東興客棧一問，的確有個叫畢熙的住在後院中。

她進入後院閉上門，一推內向的門，沒有灯也未鎖，是虛掩的。

他們都是猴急型的，往往不發一言。

黃綺年匆匆脫衣上床，火辣辣地進行起來。

他們有一段時間沒有玩這個了，看來畢熙還是如此能幹，生龍活虎，勇猛無匹。

她就喜歡這種粗獷作風的男人。

直到她完全服了，一切才靜下來。

「畢熙……」黃綺年道：「你那是什麼『癟十』，簡直是『至尊寶』嘛！」

畢熙道：「還滿意嗎？」

「當然，非你不可！」

「不見得吧。」

「我騙過你嗎？這些日子到哪裡去了？」

「有點事！只怕你亮了灯之後就不是非我不可了。」

「亮了灯又如何？難道你變了？」

「非但變了，而且變得太多了……」

「我不信！」她伸手一摸他的臉，忽然「噫」了一聲，道：「你的臉……」

「我剛才不是對妳說過了嗎？」

「是怎麼回事？」

「反正不一樣也就是了！」

黃綺年亮起灯一看，發出一聲尖嘶。

畢熙的臉上橫一道溝豎一道槽，肌肉翻起，形同厲鬼，上下牙床全露了出來。

黃綺年雙手捂面發抖。

「妳怕是不是？」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妳走吧！永遠也不必再看到我了。」

「畢熙，告訴我，是誰弄的？」

「這有什麼分別？」

「有，我要爲你報仇！」

「算了！妳不是他的敵手。」

「到底是誰？」

「聶天聲！」

「他爲什麼要害你？」

「因爲我罵過他，出過他的洋相。」

「好，我爲你報仇去……」她立刻就走。

畢熙慘然一笑，道：「妳不會再找我了！」

小林出現門口，道：「她可能再回來。」

「不可能的。」

「我以爲也許可能。」

畢熙搖搖頭，小林道：「如果她是種絕情的女人，第一眼看到你的臉，就會大叫着掩面而去。」

畢熙道：「小林，我不能和你們一道。」

「我要陪你去找柳大元！」

「他也不成，因爲我殘得太重了。」

「我也不以爲他能使你恢復原來面目，但至少可以改良多多。走吧！人總要活下去的……」

* * *

柳大元看了畢熙的臉直搖頭。

「柳大俠，如何？」

「太重了，就是神仙在此也無能爲力。」

「至少可以改良一些。」

柳大元踱了一會，道：「是誰傷的？」

「聶天聲。」

「總該有個理由對不？」

「我揭了他的底……天閹！」

「有所謂說話不揭短，打人不打臉，作人要厚道些，以後千萬要注意。」

畢熙道：「他本來就是天閹。」

「但你不說別人就不知道，何必揭人之隱私？」

小林道：「柳大俠能不能幫忙？」

「改也改不了多少。」

小林道：「柳大俠只要肯帮忙，我想總是有辦法的。」

柳大元道：「我必須聲明，至多能改變一半。」

畢熙當然略感失望。

只不過當今武林任何一位醫生也不可能使他目前的面孔康復一半，失去這機會就不再有了。

看來柳大元對小林給了點面子。

於是畢熙就留了下來。

兩個月下來，照照鏡子，好是好了些，但還不到一半，畢熙很失望。

柳大元道：「還有第二及第三次手術，一次比一次好些，沒有人能一蹴而及的。」

畢熙不耐煩，小林勸他留下安心治療。

小林和米珠暫時離開了柳宅。

* * *

蕭思冰發誓要找到那個猥褻他的蒙面人。

有志者事竟成。

今天這鎮上酬神唱戲，但由於風砂太大，看這野台戲的人却不多，蕭思冰忽然發現人叢中有個很眼熟的人。

這個人自然並未蒙面，但她以爲此人易了容。

她走到此人身後打量，她以爲就是上次去施襲的人。

她在後面冷冷地道：「眞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呀……」

這人反應奇快，扭身甩臂就攻出一掌。

這一掌之怪之奇，大出蕭思冰的意料，差點被他按在胸部，差一點就丟臉極了。

這一照面，蕭思冰突然心頭一動，這很像她的僕人何志欽，道：「你是何志欽？」

這人見對方已有備，不戰而退，往人叢中一鑽。

蕭思冰絕不放過，立刻疾追。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爲何是她的忠僕？

一個忠僕居然能對主人作出這種事來，太可怕了。

是不是何志欽呢？生擒了他才知道。

但是，這人很狡猾，三鑽兩鑽就不見了。

蕭思冰住入客棧苦思當年之事。

第一，她隱隱記起，何志欽對她百依百順，但有時注視她的眸子有點異樣光采，可以說是邪而不正。

另外，昔年她和黎玄動手時，似乎何志欽在附近。

有這麼些疑點，她更會往這方面去想了。

* * *

深夜，蕭思冰在洗澡。

她隱隱覺得，好像有人在窺浴。

是誰？會是那個不明身份的人嗎？

她匆匆穿好衣衫外出巡視，又未發現甚麼。

上了床躺下苦思，往事一幕幕地湧上心頭，上官清的失踪，黎玄和他的交惡，以及師父的去世等等，似乎都和她有關連。

也可以說這些事都和她的右手有關連。

當然也都和砍去她右手的人有關連。

夜裡她不敢熟睡，天亮起來梳洗，到後窗外一看，地上一層爐灰上有清晰的足印，那是她昨夜上床前撒的，以便証明是否眞的有人窺浴。

現在已証明的確有人窺浴了。

如何能抓到這個人，她要苦思。

早餐時在前廳用膳，竟然遇上了「北神龍」夏愚。

昔年她當然也知道夏愚對她也很傾慕。

此時此刻在此相遇，蕭思冰倍感親切。

「夏兄，眞是幸會。」

「思冰，在此遇上妳眞是太好了！不知妳一人在此有何貴幹？」

蕭思冰不由恨意徒生，道：「夏兄，一言難盡。」

夏愚道：「八成有甚麼不順心的事？」

「又何止是不順心，簡直能氣炸了肺……」

「我也差不多，甚至可能比妳更慘！」

「不可能比我更慘！」

「我說出來妳就相信了……」他說了何志欽騙他而向他施襲的一切經過。

蕭思冰驚道：「是誰救你的？」

「一個怪人。」

「這是誰呢？救我的人也是那個怪人。」

夏愚喟然道：「人稱在下『北神龍』，眞是汗顏，居然受此凌辱，那還有資格……」

「夏兄也不必自餒，此人太卑鄙了，昔年我有此惡奴，居然毫不知情……」

「妳到底發生了何事？」

蕭思冰也說了倒立練功被人施襲之事。

當然，最下流的動作，她沒有說，只不過夏愚也可以猜到，道：「思冰，我以爲此人必是何志欽！」

「他對主人敢如此下流？」

夏愚道：「人心難測呀！有一種人，天生淫邪，尤其對他們的女主人產生一種憧憬，由崇拜而形成一種响往……」

蕭思冰以爲的確如此。

照當時的情況看來，那人果然極可能是惡僕何志欽，不論是身材及一些動作，都很像他。

也只有一個惡僕，才會在她被剝光後，而不馬上上床。

他似乎還有那麼一點敬畏。

也可以說另有一種長久的期許、渴望，而一旦到手時的躊躕滿志的舉措，這種人會把女主人看得很高很高。

和女主人作那件事，眞是作夢也未想到。

只不過，在過去却也常有此遐思。

兩人溝通之後，眞正是同仇敵愾，發誓要逮住何志欽這個惡奴。

「還有，」蕭思冰道：「我有點懷疑，昔年斷我右手的人就是他。」

「是他嗎？」

「以今日此人的行爲看來，是十分可能的。」

* * *

四大高手又在這家酒樓上集會。

然後未時來了一人。

又是小道姑喬琪，也就是清一。

別看呼延覺及白翎等人素日趾高氣昂，見了清一居然還十分賣帳呢！

呼延覺道：「小道姑有何事見告？」

清一道：「家師姐要召見四位面談。」

四人大為興奮。

是否能成為入幕之賓固未可知，但至少可以瞻「彩衣娟女」的丰采了，這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的眼福。

白翎道：「宮、曲二人夠資格嗎？」

清一道：「宮奇和曲以直二人，雖然武功遠不如二位，但其他條件却並不太差，好在這是初選，無關宏旨的。」

呼延覺道：「馬上可以見到眞一道姑嗎？」

「到時便知，走吧……」

她沒有把他們帶到小道觀去，而是在一個小鎭的民房中，先把他們帶入客廳。

很久之後，清一又來到客廳中，把上次每人量的則兒還給他們，且要他們再量一次。

呼延覺有點惱火，道：「幹甚麼要一量再量。」

清一道：「為求公允確實，有再量一次的必要。」

由於呼延覺的「條件」不怎麼壯觀，就不大願意再量，白翎道：「不願『抛頭』露面的人，可以自求退出！」

呼延覺道：「你算甚麼東西？」

白翎道：「我固然不算甚麼東西，你又算甚麼？」

「不要吵了！不願再量的可以退出！」

於是爭吵停止，清一把他們帶到一個小木屋中。

這木屋顯然是臨時搭建的，也可以說不是個屋子，只是三面有木板擋住，一面沒有板牆而是用一張宣紙糊起來的。

這一大張宣紙上每間隔一步有一個孔。

這孔大約比雞蛋的直徑小。

清一叫他們進去，把那東西自那紙上的孔中伸出來。

這一次量則是由外面的人來量。

因為這樣才不會弄鬼循私。

四人眞有點啼笑皆非。

當然，事已至此，又不能不服從。

四個東西自紙孔中伸出來，眞正是惡形惡狀。

為了使尺碼保持最大限度而不吃虧，只有心中想過去的床上雄風，使之勃起，達到最長標準。

不知是誰，用毛筆在他們那龜頭上寫上冠亞季殿四個等級。

白翎是冠軍，他得意極了。

本以為可以獨佔花魁，雀屏中選，那知事後眞一出現在大廳中，和四人見了面。

四人眞正是驚為天人。

這眞不愧為天下第一美人，舉世無雙了。

四人以為，雖然出了些洋相，能一瞻仙姿也不虛此行了。

「四位各有千秋，十分佩服……」

白翎大為失望，他是冠軍，怎麼會各有千秋呢？

他道：「眞一道姑，在下乃是冠軍，怎麼……」

眞一嫣然一笑，道：「你在某方面固然優越，可是在其他方面却不怎麼樣……」

「那些方面？」

「在財富方面你不如他們三人，但在武功方面，你又優於宮、曲兩人，因此，四位平分秋色，以另一條件來決最後之勝負。」

四人大失所望。

眞一道：「四位千萬別洩氣，這最後一次考驗，決定入選之人，才是最最公平的。」

呼延覺冷冷地道：「妳要我們量了『則兒』，又自紙孔中伸出紙外，還寫上了冠亞季殿等級，分明已見高下，為何又……」

眞一道：「四位請立刻去找那兩隻手，找到兩隻手的人即為入幕之賓，如兩人各找到一隻，可同時入幕，絕不食言。」

忙了半天，結果也是為了那兩隻斷手。

再傻也能看出，眞一是在利用美色驅使他們。

只不過這些人到此地步，不一定會再繼續受她的指使，因此，眞一不能不施捨少許，給他們一點甜頭。

在黑暗的屋中，一場裸舞，又吊上了四人的胃口。

在似有似無，似見不見的情況之下，他們自我燃燒了很多次。

這是個曠世少見的尤物，為她奔波涉險去找那兩隻手，是很划得來的。

尤物只有一個，得之不易，他們都願意去找。

* * *

蕭思冰和夏愚一起，夏却易了容。

兩人也很少交談，因為蕭思冰以為，那個神秘人物經常在一邊窺伺，就是抓不到他。

由此可見這個人絕非等閑。

這天晚上她剛上床，又發現有人窺伺。

到了屋外，只見一個背影越牆而去。

追出時見此人沒於夜色中，她相信又是那個蒙面人，大概也就是何志欽了。

只不過這工夫已發現另一人去追何志欽。

蕭思冰本不想去追了，見此人去追，她也追去。

在郊外，那窺伺之人不見，蕭思冰發現，這個追那窺伺之人的，正是那個一蹦一跳，臉上有樹葉之人。

此人想逃避，蕭思冰就圍堵攔截。

最後還是被這怪人跑了，只不過蕭思冰似乎猜到了此人的身份，猜出他去的方向而迎面攔住了他。

「你不用再迴避我了。」

怪人不出聲。

「我知道你是誰。」

「……」怪人不出聲，似仍想逃走。

「你是上官清。」

怪人顫動了一下，仍不出聲。

「上官清，告訴我，你怎麼弄成這樣子？」

這人不講話，蕭思冰往上一撲，但撲了個空。

怪人向前蹦去，蹦得夠快，却沒有蕭思冰快。

也許是不想逃了。蕭思冰揪住了他。

「上官清，告訴我……」她看到了這怪人的臉。

上官清雙手掩面，連手都像變了型的枯枝，他嘶呼着：「為甚麼要接近一個怪物？為甚麼……」

終於，她証明了一件事，他就是昔年的情人上官清。

「上官清，你不要如此，我絕不會笑你的，告訴我，是誰？」

「我也不知道，是一個蒙面人……」

「武功很高？」

「當時是施襲，無法估計他的功力，但絕對不低。」

「他為甚麼要毀你的容？」

「我也不知道，却又不殺我！」

「這會是誰？能不能看出年齡？」

「看不出，在那時，他和我的年紀差不多。」

「阿清，會不會是我的僕人何志欽？」

「他？」

「怎麼？你以為不可能？」

「妳怎麼會想到是他？」

「這有很多原因，第一，近來他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我曾被他施襲，當然，這只是猜測的。」

「他向自己的主人施襲？」

「你不信？」

「我眞的不敢相信，昔年他對妳忠心耿耿。」

「知人口面不知心。」

「我還是不信。」

蕭思冰說了一切，當然，最下流的保留未說。

上官清默然，蕭思冰道：「你還是不信？」

「一個人怎麼會變到如此地步？」

「你是誰害的？」

「我說過不知道。」

「你有未想到一個可能？」

「甚麼可能？」

「也是這個陰賊。」

「他？」似乎更不信了。

「對！還有誰比他更有可能，他能害我，不是更有理由害你？」

上官清還想逃走，她抓住他的手，放入衣內。

使他那枯枝似的手捂在她的乳峯上。

昔年他們常有過這種舉措。

甚至他們還在石穴中有過一度銷魂，從那時起，他們生離死別了，事隔數十年，在這情況下相遇，心情自然不同。

是溫馨還是凄苦？眞正是難以形容。

乾枯的手捂在綿軟的乳峯上，和昔年一樣。

只不過感受就不同了。

昔年他年輕英俊，對自己有所期許。如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憑甚麼享受這份溫柔？

他大力收回手，一蹦而出，又想逃走。

蕭思冰追了上去，一個全力蹦逃，一個全力追逐。

大約在十二三里之外，進入一個荒涼的山谷，在山谷的錯綜複雜的岩叢中，上官清鑽進一個洞中。

這個洞外人是絕對找不到的。

洞徑是按奇門設防，不諳八卦生尅必然迷路。

上官清被堵在洞內。

這兒有石床石桌，還有淙淙泉水，顯然是上官清這些年來的匿居之地。

「這兒很不錯。」

「這只是一匹獸的巢穴。」

「你不要自卑了！」

「我現在眞的只是一個怪物，妳走吧！」

「阿清，你想我嗎？」

「我不配。」

「不，不，你配。」

「那是以前……」

「告訴你，不論你變成什麼樣子，我都對你一樣。」

「那是因為妳沒有看清我的臉。」

「看清了也是一樣。」

她走近他，他背過身子，她自後面抱住他，喃喃地道：「還記得石穴中那奇妙的一夜嗎？」

「記得……」

「你喜歡嗎？」

「當然！」

「阿清，我們還可以再續前緣……」

（未完・十六）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為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